朱羽 ● 著

罪惡之橋

（連載插畫版）

罪惡之橋

朱羽文

（一）命案

橋下有女屍。

百善橋下有女屍，這對百善鄉的人們來說，如同晴天霹靂，夏日飛雹。從晚清到民國創立，數十年來，百善鄉在徐百善徐老爺子的治理下，幾乎連口角、鬥毆的事件都没有發生過。百善鄉的人過得都很快樂、知足，別的地方還鬧過饑荒、匪患、兵災，百善鄉似乎得天獨厚，始終是安安寧寧，和和樂樂的。明兒個是徐老爺子的七十大壽，他已經治理百善鄉近萬戶人家整整四十年。他老人家決定將這項大權交給他的長子徐克飛。這具女屍竟然將徐老爺子的四十年盛譽給破壞了。

最令人感到驚震的，女屍並非失足墜落，也不是自尋短見，而是被人勒斃之後棄屍於橋下。死者的長褲繞在她的頸子上，兩條雪白的腿浸泡在水裡，上半身躺臥在沙灘上。深秋水淺，所以没有被水冲走。最最重要的關鍵是：死者不是普通人，她是徐老爺子的三兒媳婦。

徐老爺子有三個兒子，長子克飛已經年近半百了，他長大成人後一直都是徐老爺子的好幫手，如果不是很大的事情都由他作個主兒，不必再去麻煩徐老爺子。次子克勤是個書呆子，在省城讀過洋學堂、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看到他，都會發現他手裡除了一本書，或者一根釣魚竿之外再也不會有第三樣東西。三子克剛則是個性格完全外向的人，騎馬、摔角、玩槍、狩獵，樣樣精通。百善鄉有個保鄉團、有百來支槍，二、三百個團丁，這個保鄉團統領的重責很自然地落到徐克剛的身上。

這是民國八年的秋天，在軍閥統治下的北國很不安靖，盜賊蠭起，兵災處處，四鄉八鎮，經常聽到燒殺掠擄的事，百善鄉就不曾有散匪入過境。剛三爺的名氣在江湖道上也是叮噹響亮的。

徐克剛結婚的那年剛好是民國創立的新紀元，鄉下人並不關心政治，但是，朝廷換位總是一件大事。女家是滾石鎮的大戶，出名的大糧商郭積慶的么女兒，婚事的舖張、豪華一直成爲四鄉八鎮人們的談話資料，單是爲了保護豐盛的嫁粧，就派出了五百人以上的槍隊，當然，其中大部份是鄰鎮鄰鄉前來支援的，

新娘子郭彩雲多麼美麗，多麼嫻淑，那只是人們嘴邊的空談，那年頭，女人拋頭露面的機會太少，尤其是大戶人家的堂客。可是，有一點却是有目共睹的，婚後的徐克剛已不像以前那樣跋扈，狂野了，除了每年秋冬之間的一次狩獵之外，大部份時間他不是待在家裡，就是待在保鄉團的團本部，見了人，總是笑呵呵的。

深秋的早晨是灰濛濛的，一大早，就有許多婦女到河邊浣衣，女屍發現之後立刻就有人飛快地報到了鄉團本部，當然，身爲總團練的徐克剛也立刻趕到現場。

死者是自己結褵八年的妻子，這對徐克剛是既悲慟、又難堪的當頭一棒。可是，這位年僅二十八、九的小伙子却非常冷靜，他的臉色如同深秋的穹蒼，陰鬱而又灰濛，他的目眶中隱現一絲淚光，嘴角在輕微的抽動，任何人也無法猜透他此刻心中在想些什麼。

百善鄉原來的名字叫八道溝，在徐老爺子苦心經營下，幅地一再擴展，溝渠變成灌溉的水流，丘陵變成了可耕的良田。當百善橋完成通行的那一天開始，百善鄉就已經揚名北國了。這裡是冀南一帶主要糧產的集散地，由於郭、徐通婚，身在滾石鎮的糧商郭積慶也在這兒插上了一脚，可是，在徐老爺子的威勢之下，誰也不敢有低買高賣的行爲。

從百善橋的南端走下去，就是百善鄉的一條主要大街，街道的兩旁全是糧棧、旅棧、騾馬店。其實這裏早就具備了大市鎮的規模，稱它爲百善鄉，那只是人們的習慣。

在這條大街的中間，有一座高大門牆，門前橫臥一具石雕麒麟，這就是百善鄉最有名的徐家大院。

年近古稀的徐百善身體依然健朗，他每天天未亮就起身，一趟拳練下來剛好東方發白，他酷愛花木，經常在花園裏消磨了整個上午。

徐家大院整日的氣氛是和樂的，尤其是在清晨，今兒個可不同，連吊在廊下的畫眉鳥都好像解事似的閉上了嘴巴，花園中紫姹紅嫣的秋菊也減了顏色。

長街上傳來一陣蹄聲，跟隨徐克剛有五年之久的蔣佩廉一聽蹄聲就知道那是三少爺的雪裡拖槍，他從角門衝出，那匹拖着一條烏黑尾巴的白馬正好在他面前停住。

馬兒還没站穩，徐克剛已經一躍而下。現在，可不能形容他身手俐落，他簡直有些兒慌亂，落地的時候，右脚還拐了一下，蔣佩廉立刻衝前扶住。

徐克剛却忽忽地將蔣佩廉的手甩開了。

「三少爺！」蔣佩廉是個毛躁性子，此刻却是非常地溫文。「老爺子在大廳等你。」

「哦?!」徐克剛微微一楞。「老爺子已經知道了?!」

「三少爺！這麼大的事，瞞得了誰呀?」

徐克剛似乎很困乏地跨上徐家大院門前那七層用花崗石舖砌的石階，在經過花園時，他停步對一朵凋謝枯萎的紫菊凝視；那好像是他剛剛死去的嬌妻。

大廳中的氣氛也是低沉的，四面的花膈都敞開了，看上去好像還不太明亮，徐老爺子拿著旱煙袋叭嘰叭嘰地吸著，專門侍候老爺子的小胖許兆麟站在旁邊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徐克剛緩緩走進了大廳，輕輕喊了一聲：

「爹！」

徐老爺子的頭低垂著，目光似乎在盯著袋煙鍋裡冒出的縷縷輕煙，他也是輕輕地說了一聲：「站過來點！」

徐克剛向前走了幾步，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在他和郭彩雲結婚的那一年，有一個戲班子來百善鄉唱迎神大戲，他迷上了班子裡的一個女伶，被老爺子用煙袋鍋將他頭上敲了一個大疱。

「彩雲呢?」

「爹！我將她先安置在鄉團本部，因爲她是凶死，不敢隨便入宅……」

「渾帳！」徐老爺子一聲沉叱，倏地站了起來，這一次，他手裡的煙袋鍋並没有往他三兒子的頭上敲。

「爹……」

「彩雲是咱們徐家的兒媳婦，你居然將她安置在鄉團本部，置身在那羣臭男人的中間，你說你渾帳不渾帳?」

「爹！我立刻就去……」

「你給我站住！」徐老爺子手裡的煙袋桿兒一揮。「小胖！這件事交給你去辦，到後院帶兩個婆子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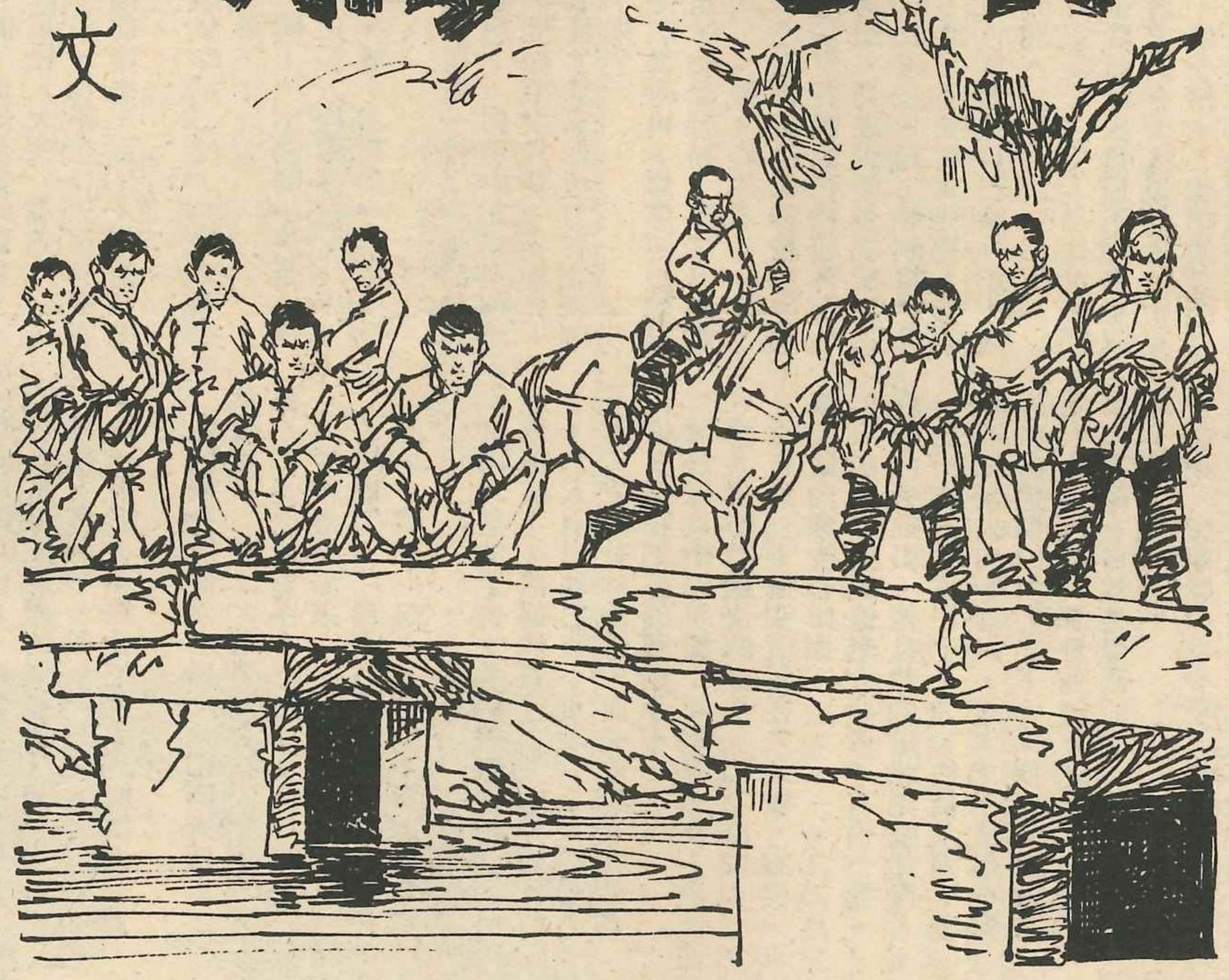
「是！」許兆麟轉身就走，他怕待在這兒自己會被沉悶的氣壓憋死。

「你昨晚上那兒去了?」徐老爺子的神情依然非常嚴肅，但是口氣却輕緩了許多。

「没上那兒去呀！」

「渾帳東西！你以爲你老子老眼昏花、耳朵聾了是不是?昨晚吃過晚飯後你就溜了出去，一夜没回。你的老毛病又犯了，要是你在家，要是你跟彩雲在一起，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你說，是那個狐狸精把你給迷住了?」徐老爺子氣得臉色發白，鬍鬚上都沾上了口沫。

「爹！昨兒夜裡我宿在鄉團本部。」



「你騙誰?你這渾帳小子肚子裡在想什麼歪心事你老子還會不知道?」

「爹！我眞的待在鄉團本部，澈夜未眠，因爲明兒是您七十大壽，有一件事情不敢驚動您老人家。」

「什麼事?」

「在冀南一帶活動的散匪頭目灰狼武勝教人帶了一封信來，要咱們準備快槍二十支，子彈二千發，大洋三萬，明兒晌午之前送到狐狸嶺，要不然他就要鬧您老人家的壽宴，所以，我連夜在鄉團本部商量對策。」

這時，徐克飛趕了進來，他似乎起身較遲，連長袖子領口上的鈕子都還没有扣上。

「爹！」徐克飛先請了安，然後轉頭問：「克剛！怎麼回事?」

徐老爺子先作了個制止開口的手勢，然後喃喃地說：「灰狼武勝?!他竟然敢在百善鄉的地面上打主意?」

徐克飛只聽說弟妹被殺，詳情一概不知，很想問個青紅皂白，在徐老爺子面前，他却連口都不敢開。

「爹！」徐克剛神色凝重地說：「灰狼武勝在前幾年還不成氣候，近兩年來，他併吞了好幾股散匪，約莫有七、八百支人槍，力量不可忽視。爹！要是平時，我倒不含糊，偏偏在您老人家的壽誕之期……」

「什麼壽誕不壽誕，他不教我過七十，我還可以過八十；他不教我過八十，我還可以過九十……這麼說，彩雲是他們幹的?」

「我也這麼猜想。」

「爲什麼?爲什麼要對一個無辜的女人下毒手?」

「給咱們一個下馬威。」

徐老爺子兩道花白的眉毛皺了起來，徐克飛剛要找機會開口，又被徐老爺子一個手勢擋了回去。

半晌，老爺子才緩緩地問：「明兒請了多少客人?」

「四鄉八鎮的，總有百來桌。」徐克飛總算找到了說話的機會。

「還要唱戲嗎?」

「爹！那是免不了的。一個京戲班、一個落子班，分別在南院、北院演唱，兩個班子都到了，如今一出事，只怕……」

徐老爺子堅定有力地說：「克飛！明兒宴客的事照常進行，原先想怎麼辦，如今還是怎麼辦，別因爲彩雲的事受到影響。」

「是！」徐克飛没有多說，他太明白他爹的個性；徐老爺子不是一個喜愛排場的人，他如此決定，一定有他的理由。

「克剛！你親自去一趟十里溝，請龐老爺子過來坐一坐。」

徐克剛暗暗一怔，龐雲過去是個江湖大豪，是他所景仰的人物，可是，徐老爺子畢生最不喜歡和江湖人物打交道，怎麼有這樣一個決定呢?

「克剛！你没聽見?」

「爹！你說的是龐雲龐老爺子?」

「除了他還有誰?請他立刻過來坐坐，就說我有事請教。如果他搭架子不肯來，也無所謂，我去拜訪他，不過，時間一定要定在今天。」

「是！我這就去。」

徐克剛飛快地走出了大廳，在廳外佇候的蔣佩廉立刻迎了過來。

徐克剛的話聲像連珠炮：「小蔣！備馬，咱們去十里溝。」

話如連珠炮，人如旋風，座騎如閃電，不過眨眼間，兩騎已經過了百善橋，通過了百善鄉的界碑；一過界碑，就算到了滾石鎮。只見對面塵煙滾滾，一支馬隊正朝百善鄉方向電馳而來。

大道最多也只能容許三騎併行，因此雙方都挽轠勒馬、煞住去勢。

這支馬隊約莫有二十騎，一色皂衣褂褲，每人都腰插快槍，槍穗子𦞂紅奪目。爲首一人，約莫與徐克剛年齡相同，身裁短小精悍，雙目烱烱有神。他是郭彩雲的胞兄，徐克剛的舅子郭健業，護糧押車，都是他親自出動，雙槍既快又準，附近活動的散匪爲他封了一個綽號，叫做拚命三郎。

郭健業是個血性漢子，公子哥兒却絲毫没有紈袴氣，如果硬要挑他的毛病，那就是太毛躁了一點，常常捅了漏子再反悔。

「徐克剛！你上那兒去?」郭健業在馬上粗聲粗氣地問。

「去十里溝……」

「去十里溝?!不是去滾石鎮?」

「我去滾石鎮幹啥?」

「徐克剛！」郭健業猛一夾馬，他那匹灰斑馬就縱到了徐克剛的身邊。「你說你不去滾石鎮，我妹妹彩雲被人宰了，你還不去滾石鎮給我們家報信，你是什麼意思?」

徐克剛楞了，就在這一瞬間，郭健業已經伸手抓住了徐克剛的領口，聲色俱厲地說：「姓徐的！你它娘的存什麼心我可是明白得很，你昨晚不在家，是不是?你故意溜出去，教人把她做了，好趁你的心，你它娘的早就跟那個唱落子的臭婊子好上了，你以爲我不知道?」

「小健哥！」徐克剛這才發現郭健業對他發生了極大的誤會，因此連忙解釋；「你誤會了，我昨夜不在家，那是實情……」

「行了，你已經招了供，走！跟我上滾石鎮見我爹，如果他說不計較這檔子事我就放你一馬。」

心裏如此說，手上也動了勁兒，猛力一拖，想將徐克剛拖下馬。

蔣佩廉一夾馬衝了過去，冷冷地說：「健少爺！請你放手，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小蔣！」郭健業冷冷地說：「站遠點！這不干你的事，如果你硬要逞强，吃了苦頭可別喊叫。」

「健少爺！我奉老爺子之命保護三少爺，在我没有斷氣之前，誰也別想動三少爺一根汗毛。」蔣佩廉字字著力，顯示了他絕不屈服的性格。

郭健業以不敢相信的目光凝視著蔣佩廉，突然，他手中的鞭子抽出，快如閃電，劃地一聲，插在蔣佩廉腰間的快槍被抽飛了。幾乎同時，有兩個皂衣漢子策馬向前，一左一右地將蔣佩廉夾住了。

就在這一瞬間，砰地一響，從山林間響起了一聲槍聲，由於道路兩旁的峭壁迴震，槍聲格外震耳。

郭健業身旁的一個皂衣漢子立刻應聲而倒。

毫無疑問，這一槍如果不是以郭健業爲目標，就一定是以徐克剛作目標，那個皂衣漢子作了替死鬼。

郭健業的拚命三郎之號絕非浪得虛名，兩旁夾壁甚陡，但是他仍然策馬衝上了山坡，循槍聲追了過去。他一動，另外一羣人馬也緊跟著行動，他們顯然經過熟悉的演練，立刻展開了包圍陣勢。

蔣佩廉疾聲說：「三少爺！咱們快走呀！」

「不行，」徐克剛搖搖頭說：「我們一定要等到小健哥回來再走，否則誤會愈鬧愈深……」

「三少爺，舅爺不講理，到時候又是歪纏，誤了老爺子的事那還得了?我看咱們還是去十里溝，然後再去滾石鎮……」

「好吧！」徐克剛想想也對，立刻夾馬前行。

前面是一道坳口，過了坳口再左轉就是十里溝，在坳口處有六匹馬、馬上人都端著槍，每個人的遮陽草帽都蓋住了半張臉，他們似乎在這裡等待什麼。

他們在等待什麼?這個問題飛快地在徐克剛的腦海裡閃過，而他也很快地得到答案：這六個人是在等他。郭健業方才從這個方向來，並没有遇上這六個人，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小蔣！」徐克剛輕輕地喊了一聲。

蔣佩廉兜轠趨前，和徐克剛併鞍而立，跟隨這位剽悍的三少爺太久，他已經養成了過人的警覺性。

「聽清楚！」徐克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對面有六個人，想盡方法認清一個人的面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都要活著回去。」

「三少爺……」

「閉嘴！」徐克剛一聲沉叱。「這是命令……退後，你要是不聽我的話，作鬼我都不會放過你。」

蔣佩廉那敢違抗，緩緩抖轠，那匹座騎也很聽話，退後了約莫二十步的距離才停住。

徐克剛很嚴肅地開了口：「徐三克剛在此候教。」

那六個人當中有一個夾馬上前了幾步，措辭倒很客氣：「三少爺！用這種方法跟你會面很是不敬，不過，情非得已還得請你多多原諒——時間不多，長話短敍，聽說武勝給百善鄉下了黑帖?」

「不錯。」

「三少爺打算如何應付?」

「有錢化錢消災，没錢只有拚命。」

「三少爺！你在說氣話。這也難怪，只怪兄弟我没有先亮身份。咱們兄弟並不是武勝的同路人。」

（一）

「哦?」徐克剛倒是有幾分意外。

「三少爺！咱們找武勝找了許久，這小子大概是屬泥鰍的，滑不溜手，老是踩不著他的尾巴。明兒晌午，三少爺最好準時赴約，好給咱們兄弟一個復仇的機會，也好趁此爲地方除害。」

徐克剛不禁暗暗稱怪，武勝下黑帖應該是個天大的秘密，怎會被外人知道?而且對方還知道約在明天晌午，這不是太玄了嗎?

對方又是何種身份?也是黑道上的梟雄，只不過與武勝有私仇才打出了『爲地方除害』的冠冕旗號……絕對是如此，自己又何必被對方利用?

「剛才我們死了一個人。」徐克剛冷冷地說。

「剛才?」對方好像非常驚訝。

「你們用這種方法把別人調開，好與我打商量，這種方法太卑賤，也太殘酷。」

「三少爺！你只怕弄錯了，咱們剛到這裏，就和三少爺遇上了，咱們並沒有……」

「不是你們?方才放冷槍殺人的不是你們?」

「三少爺，我可以發誓，咱們這六支槍早晨才擦過，還沒有發射過，你不信可以檢查。」

坳口那邊響起奔雷般的蹄聲，顯然是郭健業趕了過來。

那個漢子連忙說：「三少爺！咱們兄弟不想和拚命三郎打照面，兄弟我的建議你可以仔細想想，反正對你們有益無害，明兒我也許會找機會跟你碰碰頭……」

他的手臂一揮，六人六騎兜馬就走，眞個是快如閃電疾如風。

這六騎剛去，郭健業那二十騎已經如狂風勁颷般捲了過來。

徐克剛疾聲問道：「小健哥！追著沒有?」

郭健業氣咻咻地說：「連個影兒都沒見着；——克剛！我妹妹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健哥！內情複雜得很，你先去家裡坐坐，我去十里溝請龐老爺子，卽刻就回，再跟你細談，行嗎?」

「克剛！你要是不給我一個明白交代，我就剝了你的皮。」

徐克剛連多說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打了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用意的手勢，然後縱韁策馬疾行，蔣佩廉立刻跟了上去。

兩騎一先一後，一直到了十里溝，才緩了下來。

十里溝在山窪子裡，只有幾十戶人家，這裡說不上山明水秀，却是安和寧靜。不過，這小小山村的寧靜却被這兩匹快騎打破了。

龐老爺子眞是人如其名，他常自嘲自己是一朵流浪的『雲』，但是，他終於找到了一個安樂窩。

幾塊山田，一幢茅舍，誰也不敢相信這兒住著當年叱咤江湖的龐雲龐老爺子。

快騎驚動了山村野夫，也驚動了龐雲，徐克剛的座騎剛到門前，他已經快步迎了出來。

龐雲約莫六十來歲，一頭銀絲，寫盡了他此生的風霜雨雪，不過，他的身子骨兒依然朗健，兩眼也烱烱有神。

他的神態並不熱絡，語氣也是冷冷的：「原來是徐家三少，難怪氣勢如此驚人，你也不怕嚇壞了村夫野婦?」

徐克剛從鞍上飛躍而下，一個長揖到地。

「龐老爺子！實在是急如星火，才來得如此鹵莽，家父請老爺子過去坐坐，有事請教。」

龐雲神情一楞，似乎大感意外。「小蔣！你還不快些下馬，把座騎讓給老爺子乘騎?」

蔣佩廉飛快地從鞍上跳下，將座騎牽到龐雲的面前。

「三少！」龐雲的神態依然非常冷漠。「我並沒有答應說要過去坐坐呀！」

「家父說過了，如果老爺子不願移駕，家父就親來拜訪，只請老爺子定個時間，不過一定要在今天。」

「哦?!徐老爺子要來?」

「是的。要親來拜望龐老爺子。」

「令尊一向杯葛江湖中人，怎會折節下交，莫非是什麼情況把他逼成這個樣子?」

「前輩！事態的確非常緊急。」

「三少！不必說，我也非常明白，你先洩個底兒，看我龐雲是否能插得進手，否則，我不必去，令尊也不必來。」

徐克剛一合計，不說明情況絕不行，於是很簡略地說：「悍匪武勝向咱們下了黑帖，不但要槍，還要錢，所以家父想向前輩討個應對之策。」

「你在說誰?」

「悍匪武勝。」

「對不住，」龐雲猛地一揮手，「三少，你請回吧！別人的事我或許能拿個主意，武勝的事我管不了，也不敢管。」

武勝是個什麼東西?充其量只是一個泯滅人性的悍匪，龐雲龐老爺子在江湖上何等受人尊敬，多少黑道巨擘聽說他的名字都亡魂喪膽，他怎麼會怕起武勝來了?

「前輩如此說可教小輩不明白了，以老爺子在江湖上的聲望，怎會將武勝放在眼下?」

「聲望?!聲望值得了什麼?」龐雲冷笑了一聲，又接著說下去：「三少！龐雲只落了個虛名，那管不了用，我見了武勝那號人物雙腿都會發抖，我還敢在徐老爺子面前出餿主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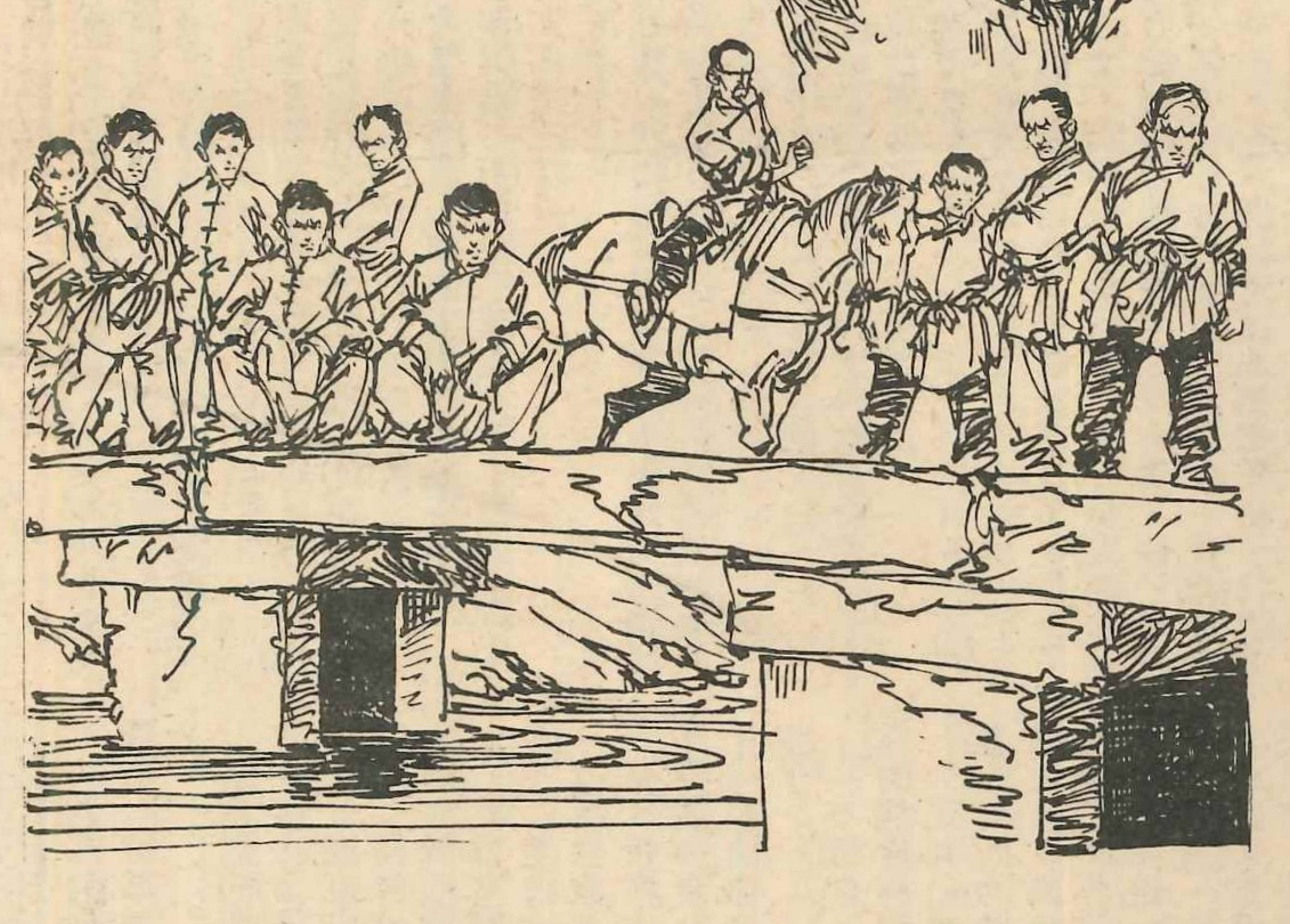
徐克剛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這個老頭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龐雲龐老爺子。

「三少！轉告徐老爺子，如果他眞想跟我討教應對之策，我就教他一個法子，武勝教你們東，你們就向著太陽，教你們西，你們背著太陽，要不然，百善鄉就會變成百『屍』鄉，千屍鄉，萬屍鄉，你快請回吧！」

龐雲似乎是過甚其辭，區區一個悍匪，能有這麼大的能耐嗎?徐克剛就不信這個邪，誰也沒有本事將百善鄉變成一座死城。武勝辦不到，天王老子都辦不到。「龐老爺子！」徐克剛一肚子火，但他按捺住沒有發洩出來。「今天跑來打擾你，眞是不該。不過，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在徐家的人沒有死絕之前，武勝的爪子就休想伸進百善鄉，小輩告辭了。」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徐克剛和蔣佩廉躍上了馬背，揚鞭而去；去勢比來勢更急，引起了一陣雞飛狗跳。二人只顧揮鞭疾馳，轉瞬間又回到了百善鄉。

就在這一段短短的時間裡，郭彩雲的遺體已經移回了徐家大院，後院內堂的靈堂都已經佈置好了。

拚命三郎郭健業帶來的馬隊暫歇在徐家大院的門口，長街上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他們只知道徐家三少奶奶被殺，舅爺前來興師問罪，暗中潛伏的危機他們就不知情了。

小胖許兆麟在大門口探頭探腦，一見徐克剛策馬疾回，立刻就迎了上去。

「三少爺！老爺子在花廳等你，教你立刻過去。」

「舅爺呢?」

「在後院守著三少奶奶的屍首……」

徐克剛來不及聽完小胖的下半句話，就連忙向花廳疾步走去。

徐老爺子正在花廳裡踱方步，擠眼一看，就知道他的神情非常沉重。

「克剛！見著龐老爺子了嗎?」

「見著了，倒不如不見。」

「這是什麼話?」

「爹！什麼江湖老前輩，他說的話混帳透了，他教咱們聽武勝的擺佈，好像武勝是催命閻羅似的。」

「他眞是這麼說的嗎?」

「爹！我還會瞎胡亂編造嗎?」

徐老爺子兩道花白的眉毛皺得更緊了，半晌之後，他才開了口：「克剛！我要問你一件事，明兒唱賀壽戲的『福齡班』是誰去請的?」

「是我去縣城約來的。」

「你跟這個班子很熟嗎?」

「談不上很熟，去年咱們鄉裏唱迎神戲也是這個班子，上個月我到縣裏去買槍，跟幾個賣軍火的應酬，也去聽過幾回戲，玩藝兒還眞不賴。」

「班子裏有個當家花旦叫吳美卿，是不是?」

「是呀！明兒夜裏，她還要爲您老人家唱一齣麻姑上壽的吉祥戲哩！」

「這個班子什麼時候到的?」徐老爺子愈問愈緊。

「昨兒擦黑光景。」

「歇在那兒?」

「如意棧。」

「有人告訴我，一年前你就跟那個姓吳的花旦混上了，昨晚你歇在她那兒，是不是?」

徐克剛的臉色倏地一變，那絕不是作賊心虛的惶然，而是意料不到的驚訝他不知道這個謠言是從何而起的。

「怎麼?!你啞啦?」徐老爺子的臉色鐵青。

「爹！沒那回事，昨夜我的確在鄉團本部，不信你可以去問……」

「問?!我去問誰?那些人全是你的心腹死黨，誰不幫著你說話?你在外頭玩戲子，老婆才被人拖出去宰了……郭家的人來了，我看你怎麼應付，你的舅子可不好惹，他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我這個作老子的可救不了你。」

「爹！小健哥我已經在路上見過了，死的是他的妹妹，也是我的老婆，他難過，我也傷心。如果他硬要找碴兒，也得要有憑有據，含血噴人可不行。他如今在後堂，我去見他。」

徐老爺子似乎也慌了手腳，亂了方寸，不知該如何是好，就讓徐克剛去了。

郭健業一個人站在院子角落裡，他似乎在極度悲慟中去求取冷靜，徐克剛的步履聲才使他轉過身來。

徐克剛等待一場風暴，愛妻的死已經就是一場驚濤駭浪，沒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了。

「克剛！」很意外，郭健業的語氣非常低沉：「我一直想不透，剛才是誰放咱們的冷槍?」

「對了！中彈的弟兄怎麼樣?」徐克剛關心地問。

「沒有死，送到傷科大夫那兒去了，能不能脫險要看他的造化……克剛！你說，剛才那一槍是要射你?還是要射我?」

根據當時子彈射來的方向判斷，那一槍顯然是要射殺郭健業，可是，徐克剛不願說出他的看法，只是含糊地說：「誰知道！」

「克剛！如果有人說，你會暗中派人殺死彩雲，我絕不信，可是，剛才有人告訴我，你昨晚沒回家睡覺，你常常夜不歸家嗎?」

「小健哥，昨夜我的確不在，我徹夜都在鄉團本部，明兒是我爹七十大壽，悍匪武勝來下黑帖，要錢要槍，若是不答應，他就要鬧得咱們人神不安，昨夜我就在爲這件事大傷腦筋。」

「哦?!有這種事?」

徐克剛無言地點點頭。

「那麼，彩雲是死在武勝那個王八羔子的手下囉?」

「小健哥，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想法，不過，我卻不以爲然，彩雲的死與武勝沒關係。」

「怎見得?」

「武勝限令交錢交槍的時間是明天晌午，時限沒過，他並不知道咱們是否拒絕，他不可能先下毒手，濫殺婦孺。」

「那麼……?」

「小健哥，承平的日子過得太久，我們的警覺心也鬆弛了，以我看，咱們內部已潛伏了危機，家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郭健業雖然號稱拚命三郎，勇猛絕倫，但是他並非一個武夫般只會動槍使棒不會用頭腦，『家賊』兩個字像一枚炸彈般使他一震，而他並沒有大聲嚷嚷，却反而將雷神似的粗嗓門壓低了。

「家賊?!徐家大院會有這種人?」

「我說的是百善鄉。」

「裡應外合，勾結悍匪，這種人還容許他存在?」

「小健哥！我恨不得把他找出來將他撕成一片片的用來餵鷹，可是這小子究竟在那兒悶著，咱們是一點影子也沒有呀！」

「克剛！我問你一句老實話，彩雲死了，你傷不傷心?」

「小健哥！這還用問?」

「可是，我看你一點兒也不急、也不怒、也不慟……」。

「你難道教我去抱屍痛哭，呼天搶地、茶不思、飯不想。小健哥！咱們是男子漢，悲慟放在心頭、仇恨也要放在心頭。」

「有一件事我代替咱們郭家反對。」

「什麼事?」

「明兒老爺子七十大壽的壽宴應該取銷。」

「小健哥?這是我爹決定的。」

「克剛！你得替咱們郭家想想，兒媳婦死於非命，老爺子的壽宴照常舉行，分明是不把我妹妹的死活當一回事，咱們郭家的面子往那兒擱?」

「小健哥！你要明白一件事，老爺子並不是一個貪圖享樂的人，他這麼作有他的道理……」

「外人並不知道內中有什麼道理，傳揚開來，咱們姓郭的那還有面子作人?」

「小健哥！你這麼講究面子嗎?」

「克剛！你這麼說就不近情理了……」

「小健哥！你能忍受你妹妹被人勒死了還光著兩條大腿躺在橋底下出洋相?你能忍受別人打你的黑槍?……將這些事情和面子去比較，面子又算得了什麼?」徐克剛顯得很激動，說起話來像放鞭炮似的。

郭健業的眉頭皺得很緊，一臉困擾的神情。

「小健哥！我要戰勝那姓武的悍匪，我要將殺害彩雲的兇手找出來，我要把那個內賊查出來將他剁成肉醬……小健哥；只有你才能幫我的忙。」

「克剛！你說，要我怎麼幫你?」

「一切都聽我的。」

「克剛！你過去太花，這是大夥兒全知道的事，而且有人傳說你跟『福齡班』的當家花旦有一腿，如今彩雲的死令我疑雲叢生，教我怎麼相信你?我既然不相信你，我又怎能聽你的?」

「小健哥！這麼說，你甚至懷疑我是兇手了?」

正在這個時候，小胖許兆麟突地跑了進來。

「三少爺！我四處都找遍了，原來你在這兒，『福齡班』的吳老板來拜訪你，在前廳等著哩！」（六）

徐克剛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

郭健業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同時還冷笑了一聲：「哼！三少奶奶還沒有入棺封土，外頭的女人就找上門來了！」

「小健哥！」徐克剛嚷道、「你胡說些什麼呀?」

「克剛！在百善鄉是你們徐家的天下，你們姓徐的說了算，彩雲屍骨未寒，只求你憑憑良心，我拚命三郎儘管老愛跟別人拚命，卻不喜歡找自己妹夫拚命。不過，有句醜話可要說在前頭，我爹是個火爆神，他要是知道他的寶貝女兒被人殺了，你們還在大開壽宴，恐怕不會答應的，那時候，看你如何去對付他吧！」說罷，郭健業氣沖沖地就往外走。

「小健哥！慢走！」徐克剛橫身攔住了他。

「還有什麼話要說?」郭健業的態度非常冷漠。

「小健哥！我在前廳打個轉兒就來，你務必等我一等，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說。」

（二一）

罪惡之橋

朱羽

「克剛！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不喜歡拐彎抹角，你聽清楚：要我幫你找兇手，清內賊，對付悍匪武勝，都不成問題，只要答應我幾件事。」

「你說！你說！」

「立刻宣佈，老爺子明兒的壽宴取消；然後將那個臭京戲班子攆走。」

「小健哥……」

「別叫得那麼親熱，只回答我，行，還是不行。」

「這頭一件事情我就作不了主。」

「那還有什麼好談的？」一擺手，郭健業已經衝了出去，不過，狠話還是不斷地從他嘴裡吐出：「彩雲一死，咱們徐、郭兩家的關係也斷了，以後是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小胖輕輕地說：「三少爺！舅少爺太不講理了，你少理他！」

「小胖！不干你的事，你少說廢話。」

徐克剛沒有去追趕郭健業，他太了解這位舅少爺的個性，『日久見人心』，他希望雨過天青，用事實來證明一切，誤會就讓他誤會去吧！

吳美卿打扮得非常漂亮，那年頭，正流行鳳仙裝，由於剪裁得宜，將她那副玲瓏浮突的身段都顯露出來了，几上放着一封壽禮，她的身邊則坐着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的老頭兒。經她介紹，那是他們班子的管事，名字叫做田通。

「吳老板！」徐克剛對她一直沿用梨園行的稱呼。「妳太客氣了，怎麼好意思讓妳破費呀！」

吳美卿是個成熟透頂的女人，尤其是在梨園行中廝混已久，進退應對當然是駕輕就熟，她笑瞇瞇地說：「三少！你要這麼說，可就拿我吳美卿當外人了。縣城裡有多少京戲班子呀！你只請咱們『福齡班』，咱們的面子夠大啦！另外，還有一件重要事情要稟報三少。」

姓田的管事立刻接上了口：「三少！這件事可眞有點兒怪，咱們可不能把你瞞着……剛才有個人上咱們那兒去，他竟然紅口白牙地說你的三少奶奶被人殺害了。」

徐家三少奶奶被人殺害棄屍在百善橋下，已經在百善鄉鬧翻了天，『福齡班』身在客居一時沒有聽說倒也是情理中的事，這位田管事在得到消息之後也應該查訪、查訪，怎麼反而說報信的人『紅口白牙、胡說亂道』哩！

徐克剛神情沉重地點點頭說：「是眞有這麼回事。」

「呀！」吳美卿尖聲嚷叫起來：「田管事！你……你快些將下情稟告三少爺呀！」

下情？徐克剛心神突地一震。

「三少爺！是這麼回事，剛才我正在和吳老板合計戲碼，突然來了那麼一個人，三十上下吧！瘦瘦精精的，眼珠子又黑又亮，說話的時候瞟來瞟去。」田通可眞會形容。「一進門就嚷着要見吳老板，後來被我擋了駕……」

田通吸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他劈頭就說：徐家三少奶奶被人抹了脖子扔在百善橋下，……」

吳美卿不甘寂寞地接上了腔：「當時我躲在門背後偷聽，接下去他又說：三少爺一定痛心萬分，眼面前他一定要千方百計地追查兇手……呢！誰也不知道是那個王八羔子幹的黑心事，我知道……」

田通像爭功似的搶著說：「他說，只要三少爺給個賞錢，他就洩底。」

徐克剛搶著問道：「那個人在那兒？」

「三少爺！你聽我說吖！」田通可不管徐克剛急不急，他還要細說原委：「我當時就說啦！這種大事你爲啥不當面跟三少爺說去？他說……他說，內中有不便之處，要麻煩咱們這外來的人居中引個線。」

「我問你人在那兒？」

「他說過，價錢沒談好，他絕不跟三少爺見面。他教我晌午時候到東頭七棵柳樹下等候，他再跟我碰頭。他還說，除了我之外，若是再多一個旁人，他就不露面了。」

「好！你晌午的時候告訴他，只要他有確實的消息，他想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教他當面來見我，我不會爲難他的。」

「好好！」田通連聲答應：「我一定把話傳到……」

「……吳老板！咱們回去吧！」

「三少爺！」吳美卿笑瞇瞇地說：「有一句話我想問問，既然府上發生了這麼大的不幸，老太爺的壽誕……？」

「老爺子交代過了，壽宴如期舉行。」

「那……咱們今晚的暖壽戲什麼時候開台呢？」

「上燈就響鑼鼓點兒。」

「田管事！」吳美卿一本正經地交代：「辦完了那件事之後，立刻就將今晚的戲單送過來請三少爺過目，要有不合適的地方，立卽修改，知道了嗎？」

「吳老板！這些瑣碎事就不用妳煩心啦！」

「好啦！田管事，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田通連忙識趣地先走了。

徐克剛也要緊跟著離開，却讓吳美卿一伸手給攔住了。

「三少爺！別躲我。」吳美卿板著臉在說話。「若是你還看得起我，你就靜靜地聽我幾句話。」

徐克剛皺皺眉頭，停了下來，因爲流言困擾著他，他不願讓人看見他和吳美卿單獨在一起。

「聽說悍匪武勝給你下了黑帖。」

徐克剛微微一楞，反問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三少爺，有這回事嗎？」

「是有這回事。」

「要錢又要槍，限期明兒晌午，對不對？」

「吳老板的消息倒眞靈通。」

「三少爺打算如何應付。」

「還沒想。」

「三少爺拿我當外人？」

「吳老板！說句妳不介意的話，咱們只見過兩三次面，本來就是外人。」

「三少爺！」吳美卿娓娓道來：「別說見過兩三次面，見過一次也是緣份。如果三少爺打算花錢消災，也就算了；若不理武勝的碴兒，我大概還可以爲你出個主意。」

「吳老板？承妳關心，我不能不說實話，武勝要的錢數，咱們也許還能湊出來，他要的槍彈咱們根本辦不到。咱們手邊一共才只有七、八支快慢機，他一要就是二十支，獅子大開口，離譜啦？」

「那只有硬拚一途啦？」

「別無他法。」

「三少爺！咱們班子裡有個唱武生的，平日喜歡喝兩杯，大夥兒全管他叫迷糊；其實這個人是表面迷糊心頭清，三少爺不妨跟他談談。」

「跟他談談又有什麼用？」

「聽說他和武勝有點交情，或許……」

「什麼?!你們班子裡當家武生和悍匪武勝有交情？」

「是這麼回事，好幾年前在關外，武勝很潦倒，病困在客棧裡，迷糊幫了他不少忙，就這麼一份交情。」

徐克剛當然不肯放過任何機會，立卽說：「吳老板！一客不勞二主，麻煩妳代邀，請他過來坐坐。」

「不成！這會兒他已經喝上早酒了，誰請他也不會動，他除非得聽到了鑼鼓聲兒才會有精神。三少爺上咱們班子去坐坐，又何妨呢？」

徐克剛考慮了一下，終於答應：「好！吳老板先回，我隨後就到」

「那我就恭候您的大駕啦！」

吳美卿走了。

徐克剛立刻去見他爹，把這兩個重大的消息告訴了徐老爺子。

徐老爺子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成見，當然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冷笑了一聲：「哼！你倒眞會編故事，你又打算找機會去『福齡班』廝會吳美卿，是不是？」

「爹！」徐克剛忿忿地說：「你怎能不信你的兒子？要是你眞不信，你派小胖跟我一起去，行不行？」

「別忙，先等晌午那個消息回報之後再說，武勝不是銅頭金剛鐵羅漢，我徐爲善並沒有將他看在眼裡。」

徐克剛一直都認爲他父親是個和善、慈祥的老人，沒想到徐百善是如此頑強、固執，他眞希望有個幫他說話的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來了！想著想著就來了，是他大哥徐克飛。

「大哥！」徐克剛雖然明知這個大哥在老爺子面前除了唯命是從之外再也沒轍兒，他仍然把徐克飛當成救星。「你幫我說說，幫我說說，爹對我的誤會太大了，他老人家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兒子……」

「小弟！」徐克飛的聲音簡直像蚊子叫：「你別嚷嚷呀！自從你長大知事以來，什麼時候見過爹作過沒道理的事？如果他老人家說你不對，你就得面壁三日，好好反省、反省，別再頂撞啦！」

徐百善並沒有去叱責他的三兒子，冲著他的長子問道：「克飛！事情辦得怎麼樣？」

「爹！」徐克飛緩緩地說：「這件事可眞難辦，誰家也沒遇上過這種事，又是喜事又是喪事。好幾位地方上的大爺我都去探過口氣了，他們明兒沒法子來跟您賀壽，這也是實情，心裡頭多彆扭呀！」

「克飛！打明兒起，百善鄉就要交給你了，這點小事都辦不好，你還憑什麼治理百善鄉？」徐百善冒火了，臉紅筋脹，樣兒很可怕。「我不是爲了擺譜，也不是非過這個七十大壽不可，只因爲那個姓武的土匪揚言要擾亂我的壽宴，我才要跟他標上一標……克飛，把話傳出去，凡是接到我帖子的人，明兒要是不來，我徐百善就跟他沒完沒了。」

「是！」徐克飛那敢說半句『不』字。

「我就去傳話。」

徐克飛匆匆走了。

「克剛！」徐百善輕輕叫了一聲，他的情緒似乎已經逐漸平息下來。

「爹！」徐克剛向前跨了一步。

「克剛！我有三個兒子，只有你最像我，好强、好勝，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屈辱都不表露出來……克剛，從小我就最疼你，我不願看到你作出令我痛心的事。」

「爹！你放心……」

「克剛！什麼都不必說，我只問你一句話，有沒有作出對不起彩雲的事呢?!」

「沒有，絕對沒有。」

「你老婆被殺、悍匪壓境，你身爲鄉團總練，你有了應付的腹案嗎？」

「還沒有。我心裡很亂……不過，你老人家放心，我會很快鎭定下來，理出一個頭緒，爹！我不會給你老人家丟臉。」

「克剛！我信任你，如果事後我發現你欺騙我，我會親手宰了你。好！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只有一個要求，壽宴照開，客人一個也不能少，誰要是不來，用槍桿子把他給押來。」

「是！」徐克剛緊張的神經才稍稍鬆弛下來。

（二）摸索

福齡班把這家客棧的東廂九間廂房都佔據了，行頭、道具，幾十口人，住九間廂房並不寬敞。不過，當家武生和當家花旦還是各佔一間。福齡班是專跑喜慶堂會的班子，不以正宗唱功戲爲主。除了打情罵俏的花旦戲，就是火爆熾烈的武打戲。所以花旦、武生才是角兒，其餘的都是邊配。

這位當家武生的本名叫什麼，沒人知道，他掛牌的藝名叫做涂小樓，可能因爲那個『涂』字與糊塗的『塗』字諧言，再加上他好喝幾杯酒，整天醉眼迷離的，因此有了『迷糊』的綽號。

正如吳美卿的形容，這位當家武生是表面迷糊心頭清，不管他喝得有多醉，一上台，絕不拖泥帶水，口齒清晰，邊式俐落、套槍、快槍，絕不會戳上『下把』的眼珠子，一個『四季頭』亮相，準定博得滿堂彩。

一碟花生米、一壺燒刀子，他又在那兒『暈』。

當田通帶着徐克剛進來的時候，他連眼皮子都沒有抬動一下。

「涂老板！」田通輕聲叫喚。

「田管事！」他仍然沒有抬頭，右手在一大堆花生衣子中尋找剩餘的花生米。「今兒夜裡給我點花蝴蝶，明兒是大泗洲城。徐老爺子的七十大壽，咱們可得卯上。」

「涂老板！徐三少爺來看你啦！」

涂小樓這才抬起頭來，那兩顆眼珠子也在轉動，好像費了好大勁兒，那兩道迷迷糊糊的目光才落在徐克剛的身上。

徐克剛也在打量對方：高個兒、寬肩膀、貌相不惡，扮上戲裝之後，一定是英俊挺拔。

「徐家三少爺？」

「徐三克剛，一大早就來吵擾你，請包涵。」

「客氣！客氣！」涂小樓雙拳當胸一抱。看他的模樣兒似乎已經醉了。「早就聞名……三少！我這武生是假的，是花架子，你這個武生才是眞的……田管事，給我找個酒杯來，我要跟三少爺乾幾杯。」

「不！」徐克剛連忙說：「喝酒的日子很多，今兒來訪，是有事請教。」

「哦?!」

「聽說涂老板以前在關外待過？」

「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唱野台子，充下把……唉！眞是不堪回首話當年。」

「涂老板太客氣了！就算那個時候你不得志、不如意，身子骨兒還算朗健，不至於病困他鄉，聽說，涂老板還救過一個病困客地的人，是嗎？」

涂小樓突地神情一震，兩道目光也變得非常清亮，酒意在這一瞬間突然消失淨盡。

「涂老板莫非忘記了嗎？那個人名叫武勝。」

「莫提武勝！」涂小樓搖頭嘆息，突然乾了一大杯酒。

似乎武勝曾經給予涂小樓刻骨銘心的創痛。

徐克剛沒有待人處世的手腕，由於愛妻凶死，意外沉重的打擊使得他比以前冷靜，此刻，他沒有說半句話，只是靜靜地觀察，他要先弄清楚涂小樓說這句話的意思。

涂小樓倒主動地說了出來：「武勝如果當年不遇到我，已經死了；我救活了一個人，却害死了許多人。我以前不喝酒的，我不但身段俐落，嗓門也沖，現在……」

他又喝了一杯酒，好像說了一聲：「不提也罷！」

「涂老板！」徐克剛心中有了盤算，首先，他一定要說服眼前這個藉酒澆愁的人。「聽說，江湖中人都非常講義氣。」

「是嗎？」涂小樓不置可否。

「而且，他們恩怨分明。」

「這與我不相干。」

「你可以找他。」

「我找他?!」涂小樓瞪大了眼睛，像是很光火。「我是沒飯吃、沒酒喝？我會去向一個土匪討恩情、要錢化？」

「涂老板！你別發火……」

「三少爺！在縣城就聽過你的大名，在你面前大吼小叫實在不應該，不過，請你在我面前別提武勝……今晚老太爺的暖壽戲，我唱花蝴蝶，好嗎？」

「涂老板！我還是要提武勝。」

「三少爺！幹嗎老提武勝？就因爲我認識武勝所以註定要倒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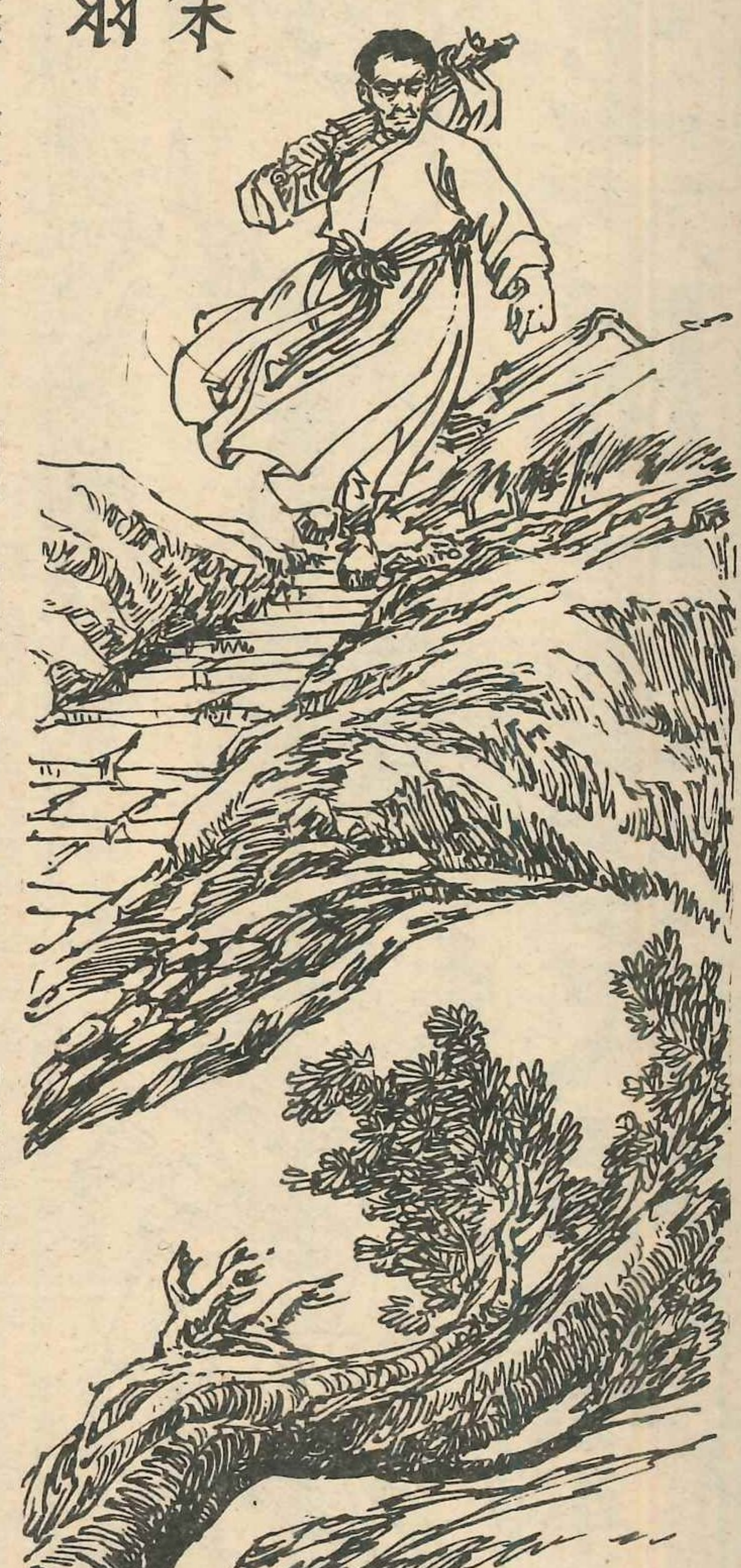
「因爲武勝給咱們下了黑帖。」

「哦?!」涂小樓好像酒意全消。「武勝下了黑帖？他敢在百善鄉頭上動歪腦筋？」

（三）

罪惡之橋

朱羽



「他要三萬大洋，二十支快慢機，二千發子彈。」

「好大的口氣。」

「我想麻煩你傳個信兒。」

「我?!」涂小樓指著自己的鼻子。

「家父七十大壽，我不喜歡在這種大日子惹麻煩，三萬大洋照付，槍沒有，不過，我可以折價。」

「我上那兒去找他?」

「涂老板！出了百善鄉，我包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武勝。」

「三少爺！承你看得起我，我理當効勞。可惜我早就立過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見這個土匪的面，對不住，幫不上忙，罰酒一杯。」涂小樓又乾了一杯。

吳美卿一定在屋外注意裡面的動靜，她適時走了進來。

「迷糊！」她有些激動地說：「這件事你一定要幫忙。」

「我一定要幫忙?!」

「迷糊！三少爺待我們不錯，剛好你和武勝又有一段交情，順水人情爲什麼不作?」

「吳老板！別以爲我當眞迷糊，我當初幫助武勝的時候並不指望他記得這份情，你們就當我不認識這個人，別煩我，行不行?」

吳美卿顯得很尷尬，幸好，徐克剛及時給了她一個眼色，二人退了出來。

吳美卿還在嘟嚷着：「眞是不識抬舉。」

「人各有志，」徐克剛倒很諒解別人。「人家已經很痛心了，又何必硬去逼他?

「三少爺！到我房裡坐一會兒吧！你也需要靜一靜。」

一片盛情，徐克剛又怎能拒絕?

身在客棧，沒什麼講究，不過，進得房來，還是讓人感覺清清爽爽。

吳美卿親自爲他倒上了一杯熱茶。

「吳老板……」

「三少爺！」吳美卿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在梨園行中混了好幾年，老板長老板短的，已經聽膩了。你要是不嫌棄，就叫我一聲美卿好了。」

「吳老板！」徐克剛很正經地說：「妳待人熱心、親切、一點都不像是跑江湖的藝人，我呢?也是個很隨和的人，却想不到流言四處傳播，把咱們兩個扯在一起了。」

「哦?!有這種事?」

「是呀！老爺子竟然相信了這個流言，對我大發脾氣，偏偏又遇上……」

「三少爺！老爺子也眞是的，三少爺是什麼身份?我配嗎?」

「吳老板要這麼說我倒不好意思了，我方才就說過了，吳老板待人親切、熱心……這件事還要請妳費點兒心。」

「教迷糊去找武勝?」

「是的。」

「好！我盡力而爲就是。對了！晚上的暖壽戲……?」

「照唱。」

「那麼，戲碼請你過目……」吳美卿打算叫田管事。

「不必了，妳說了算，我還得回去一趟，晌午的事麻煩田管事給我送個信……。」

「三少爺！有一件事我不知該講不該講。」

「有話儘管說。」

「我在城裡常常應一些大商家的飯局，這些話也都是聽來的，請別當眞……我聽人說：三少爺的岳丈郭老爺子對令尊徐老太爺很不滿。」

「怎會有這種傳言?」

「三少爺！我說句大膽的話，這話也不能不信。」

「爲什麼?」

「作生意的人總會爲利潤打算，郭家在百善鄉收購小麥，令尊爲農家爭價錢爭得很厲害，郭家嘴裡不說，心裡不舒服總是難免的。」

「吳老板！這種事千萬不要再提了，彩雲被殺，我和岳家的誤會已經很深、很深，如果這種話再流傳出去，一定會推波助瀾，不可收拾……好！我走了。」

徐克剛的去勢甚疾，很有遠離是非圈的味道。他打開房門，却見涂小樓筆直地站在房門口。

涂小樓的呼吸很急促，薰人的酒氣直噴到徐克剛的臉上。不過，從他清朗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絕對沒有醉。

「三少爺！」他緩緩地說：「我剛才想了很久。」

「哦?!」徐克剛不便答話，因爲對方這句話不著邊際。

「我是應該去見見武勝，我早就該去了。他是否聽我的勸，那是另一回事，我總得盡盡責任。」

「那眞是太好了，」吳美卿忍不住似的叫了起來：「小樓！我早就說過了，你是表面迷糊心頭清，三少爺……這下你可放心啦！」

涂小樓神情冷冷的，他似乎沒拿吳美卿的話當話。

「三少爺！我立刻就去找武勝，不見他我絕不回來，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說，你說！」

「聽說三少奶奶不幸過世了?」

「是的。」

「家有喪事，老太爺的壽誕大事舖張，合適嗎?」

徐克剛沒料到涂小樓會提出這個問題，一時之間不禁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

「三少爺！我好像太冒昧了，不過，我總覺得不太合宜，就拿我個人來說吧！我在台上又唱又打的，一定會不大對勁。」

「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老太爺的壽宴能夠取消。」

「小樓！」吳美卿以責備的口吻說：「咱們身在客位，怎麼可以過問徐府的事……」

「吳老板，涂老板也是善意，讓我解釋一下，」徐克剛很和氣地向涂小樓提出解釋：「家父一生節儉，不是一個喜歡擺譜的人，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次壽宴也是兒孫輩出的主意。如果不是武勝下了黑帖，家父一定會爲拙荊過世而取消宴客。家父一生好強，他堅持壽宴如期舉行，只是對武勝還以顏色罷了。」

「那是不是稍嫌衝動?」

「小樓！」吳美卿竭力想阻止。

「三少爺！如果你能說服徐老太爺取消宴客，我就想法子去說服武勝，要他讓步……」

「涂老板！如果我無法說服家父取消這次壽宴，你就不去找武勝，是嗎?」

「是的?」

「小樓！」吳美卿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幫人之忙，救人之急，怎可以講條件?」

「吳老板！」涂小樓冷冷地說：「我拿妳的包銀，就爲妳幹活兒，妳點我的戲碼，我就照唱，縱使我心裡不舒坦，我就憋著點。除此之外妳少管我的事，妳也管不了。」

吳美卿氣得粉臉發白，說不出話來。

徐克剛倒是心平氣和，他緩緩地說：「涂老板！你的善意我心領，你的爲人我佩服。不過，明兒的壽宴是無法取消的。我不能違拗家父的決定；再說，我也不願被武勝的黑帖壓低了頭。……二位！夜裡看你們的戲。」

徐克剛可說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可是，他此行也絕非一無所獲。

吳美卿和涂小樓都留給他極爲深刻的印象，前者屬於柔性的，善於調和，人也挺世故；後者爲人剛勁，耿直，這兩個人都很正派。可惜的是，這兩個人在目前都幫不了他的忙。他信步行來，不覺來到百善橋，從不幸的事情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個鐘頭，現在他才流出了悲慟的眼淚。

「是徐家三少爺嗎?」

背後有人，徐克剛竟然沒有發現。在以往，他不是如此缺乏警覺性的。

是個滿臉絡腮鬍子的漢子，戴着一頂草笠，壓得很低，只看得見下半張臉。

徐克剛第一眼就是瞄了瞄對方的腰部，對方帶了武器，這絕對瞞不過他的眼睛。

「朋友高姓?」

「敝姓王，虎頭萬兒。」

「貴幹?」

「交個朋友。」

「在下?」

「能交上三少爺這種朋友，是我虎頭萬兒的榮幸。」

「客氣。不過，我有點兒懷疑，王朋友爲何在這種節骨眼兒上出現?」

「因爲三少爺這個時候最需要朋友。」

「哦?!」

「有一個人你需要對付，可是，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能對付他。」

「你?」

「除了我之外還有誰?」

徐克剛還沒有遇上過如此自傲、自信的人，他再仔細打量，得到的印象是：高深莫測，倨傲不可攀。

「請到舍下談談如何?」

「三少爺！咱們最好別公然露面。」

「爲什麼?」

「三少爺是聰明人，還用我說明嗎?」

「那麼，咱們就在這裡談談。」

「其實，不用談，像我這種人只談兩件事：一是友情、一是金錢。友情有限度，金錢愈多愈好，對了！我忘記表明一件事，我只爲錢殺人。」

「你絕對能殺武勝?」

「能。」

「說！你要多少錢?」

「這一回例外，我不要錢。」

「朋友的話先後矛盾，剛才你還說只爲錢殺人，而現在又說不要錢，難道你要一樣比錢更有價值的東西?」

姓王的以一根手指頂起了頭上的草笠，現在，徐克剛可以看到他那雙大眼睛和兩道濃眉了。論相貌，的確是威武堂堂，只因爲威武過份，稍帶幾分煞氣。

「三少爺！我只要一個字。」

「一個字?!錢也是一個字。」

「一個『信』字。」

「信?!信任?!信息?!信義?!……」

「信任。在我未除武勝之前請三少爺對我絕對信任，我要投店，我要露臉，百善鄉一定有人懷疑我，一定會有人報到你那兒去，你得作個妥善處理。」

「這我知道。不過，在我沒有決定信任你之前，我要請教兩個問題。」

「有必要嗎?」

「絕對有必要。」

「好吧!」

「你過去認識武勝嗎?」

「認識。」

「你決定除去武勝的動機何在?」

「私仇。」姓王的倒很坦白。「睚眦必報，是江湖道上的鐵律，不過，這個機會非常好，我報私仇却可以博得衆人的稱讚，何樂而不爲?」

徐克剛面臨考驗，他必須確定這個姓王的可信不可信；這一個決定，正反兩面的影響都非常大。

「我還想請教一件事。」

「沒關係，兩個問題和三個問題並沒有差別。」

「你擬定了行動計劃了嗎?」

「三少爺！這請你不要過問……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進入百善鄉，你決定給我這次機會，那麼，我就入鄉落店；如果你不敢信任我，我就走回頭路，譬如咱倆沒見過。」

「王朋友！去信賴一個從未晤面的人是件愚蠢的事，急病亂投醫，我就作一件愚蠢的事吧！有一句話實在不必說，不說又憋不住。我沒在江湖闖蕩過，可是，我也是個睚眦必報的人。」

姓王的嘴角牽動了一下，那是唯一的反應，他並沒有將這種不禮貌的警告放在心上。然後，他通過長橋，向熱鬧的長街走去。

徐克剛看著他的背影，心頭突覺沉重；這個姓王的來得太突然，太玄妙了，他不應該去相信這樣一個陌生人，他無異作了一次平生最大的賭博。

橋頭是一片酸棗林，徐克剛好像聽到一聲輕微的馬嘶，馬歇林，人必在附近。

那會是誰?

必然是異鄉客，爲什麼在這兒停歇?

徐克剛下意識地摸摸腰間的快慢機，弓著身子，像離弦疾矢般向那片酸棗林射去。

四匹馬，拴在林間，徐克剛一看就知道這四匹牲口經過迢遙的路程。馬上人呢?四個人

徐克剛游目搜索，終於看見了，四個人聚集在一處，有兩個在吸旱菸，另兩個則仰起頸子在喝水袋中的水。徐克剛很難判定這四個人是什麼身份。從衣著，神情上看，他們是極爲普通的行商；從那四匹健馬看來，就不那麼簡單了。

最大的疑問是：過橋之後有店有舖、有茶有酒，幹嗎要在這兒歇?

徐克剛站直了身子，緩緩走過去，他要盤問、盤問；別說現在，就是在沒發生事故的往日，他也照樣會盤查一番的。

徐克剛露了臉，可是那四個人一點反應也沒有，似乎徐克剛是個隱身人。

「各位迷路了嗎?」徐克剛很溫和地問。

四個人相互看了看，誰也沒有答腔。

「過了橋就是長街，要茶有茶，要水有水，幹嗎在這裏歇?」

「咱們在等人。」有人答話。

「是有伙伴落隊了嗎?」

有人站了起來，旱菸袋還在叭嘰、叭嘰地吸著，他緩緩走到徐克剛面前，手指頭兒一點：「咱們在等你。」

「我?!」任何人都會感到意外。

「徐家三少爺，不是嗎?」

「有何見教?」

「前來報個信兒。」

「哦?!」

「有人出一百石麥子，買拚命三郎一條腿。」

徐克剛心頭暗驚，但他表面上却非常冷靜，輕描淡寫地說：「各位好像走錯了地方。」

「沒走錯，拚命三郎不是三少爺的大舅爺嗎?」

「腿在他的身上。」

「這麼說，三少爺並不關心舅少爺?」

「關心是一回事……好吧！你的意思是……?」

「如果郭少爺肯出價一百五十石麥子，他那兩條腿就可以帶進棺材。」

「好意盛情都心領，只是不明白，這事爲什麼不跟郭少爺當面談，却來找我?」

「郭少爺性子太毛躁，不好談；三少爺是個懂事理，明是非的人，所以……」

「這碼子事我不能立刻回答，稍等……」

「等多久?」

「各位能等多久?」

「天黑之前。」

「那兒再碰頭?」

「四海茶園。」

「四海茶園?!徐克剛楞住了，這四個人公然在百善鄉等，膽子未免太大了吧?!

「先告退了！」那幫人可眞懂得禮貌。

四匹馬轉瞬間出了酸棗林，徐克剛聽得清清楚楚，蓬脆的蹄聲過了百善橋。

他在冰冷的草地上坐了下來。

四週一片沉靜，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好環境……現在已不是單純武勝下黑帖敲詐勒索的局面了，其中的恩恩怨怨好像非常複雜；尤其是吳美卿告訴他的謠言更令他暗自心驚，他覺得有告訴他老子的必要。

一念此，他就連忙穿出了酸棗林，向橋頭奔去。

這時，已經是日正當中，陽光非常强烈，徐克剛一出林子，就發現東邊的崗子上坐著兩個人。本能的警覺使得徐克剛立刻臥倒，然後翻滾在一條乾溝裡。（四）

　　再偏頭看去，那兩個人仍然坐在那兒，似乎在談論什麼，對方並沒有發現他。

　　他找好一棵小樹作掩護，潛到樹後，再向崗子上望去，他認出了其中一個人：福齡班的田管事。

　　另外一個人當然是出賣消息的人，徐克剛看了許久，都認不出那個人來。好奇心驅使他想走過去看個究竟，最後他還是忍住了。

　　終於，崗子上的談話結束了。

　　另一個人從崗子後路離去，田通則從崗子上走了下來；這已經證明了一件事：一大清早，吳美卿和田通到宅子裡來送信並非清明放風箏——亂打高空。這一幫人倒是可以信賴的。

　　田通急沖沖地走上了大路，徐克剛冷不防地叫了一聲：「田管事！」

　　田通嚇了一大跳，開口就是結結巴巴的，「三……三少爺！你……你怎麼在……在……在……？」

　　「怎麼樣？」

　　「三……三少爺，你剛才都……都看見了嗎？」

　　「嗯！」

　　「這小子開價太離譜啦！」

　　「他要多少？」

　　「一百兩金子。他說，兇手就在鎮上，只要他說出來，三少爺就包管手到擒來。」

　　「如數照付。」

　　「這……太多了呀！」

　　「他所提供的消息也太重要了。」頓了一下，徐克剛才問：「怎麼跟他連絡？」

　　「他說：起三更的時候，要三少爺一個人帶著黃金到百善橋下來跟他會面，他還說，全部要一兩重的小元寶，也不能多帶一個人。」

　　「田管事！多謝啦！」

　　「三少爺！我躭心這內中有花樣。」

　　「花樣?!」

　　「是呀！也許他什麼也不知道，只是趁火打刼，到時候你帶著黃金一個人來，他在這兒設好埋伏，那怎麼得了呀?!」

　　徐克剛冷笑著說：「田管事！你給我放一百二十四個心，我徐三克剛不是綉花枕頭，也不是省油燈，他們想算計我，門也沒有。」

　　徐克剛和田通分了手，急急趕回徐家大院，將他所見、所聞、所知、所斷、鉅細無遺，全部向他老子徐百善提出了報告。

　　徐百善雖然個性强烈，畢竟是一個好好先生，沒經過這種事故，自然沒有應付之方。楞了許久，才問道：「克剛！千頭萬緒，你打算從何著手。」

　　「爹！我先要請示你老人家一件事：壽宴還要如期舉行嗎？」

　　「！爹一生好强，到這種骨節眼兒上我也知道强不過去了……克剛！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爹，原先我是不贊成壽宴如期舉行的，如今我反倒贊成了……」

　　「爲什麼呢？」

　　「爹！我揣測這內中必然有一個很大的陰謀，目標不是指著整個百善鄉，而是針對我們徐家。如果壽宴如期舉行，對方就有機會；同樣，我們也有機會。不過，最好請大哥親自去請郭老爺子來一趟，把實情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免得發生誤會。」

　　「如果他不贊成壽宴如期舉行呢？」

　　「我相信我可以說服他。」

　　「好吧！你告訴克飛，教他立刻去一趟。」

　　「好的……爹……」徐克剛想說什麼，却又沒說出來。

　　「克剛！有話儘管說，別吞吞吐吐的。」

　　「爹！我記得去年縣裡的保安大隊劉大隊長送了你老人家一支象牙把子的三號勃朗寧……」

　　「怎麼?!你要用？」

　　「爹！你老人家最好把那支槍放在身邊。」

　　「怎麼?!我還用得著？」

　　「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嗯！」徐百善漫應了一聲。

　　徐克剛來到外面，只見家人正忙著佈置壽堂，趕搭戲台，他匆忙找到了徐克飛，兩人低語了一陣，徐克飛連忙吩咐備車，匆匆出門去了。

　　徐克剛來到了後堂，整整過去了五個多鐘頭，他還沒有見過愛妻一面。現在，他再也抑壓不住心頭的衝動，他明明知道此時去看死者，會影響自己的情緒，但他再也忍不住了。

　　死者已經穿戴整齊，而且面部還經過打扮，看起來如同在睡覺一樣，可是，沒有生命的軀體是冷漠無情的。徐克剛以顫抖的手指去摸觸她的臉，她的手，在毫無反應的情況下，他哭了。

　　他哭得很傷心，儘管他沒有嚎啕，但是在一旁的老婆子都能體會出他是多麼的悲慟。沒有任何人去勸阻他，悲哀是需要發洩的。

　　四海茶園在百善鄉那條大街的西頭上，雖然這裡已經遠離了大街的中心區，還是非常熱鬧。這裡有四廂雅座，敞座也有十幾副茶頭。

　　方才在酸棗嶺露過面的四個漢子如今就坐在這兒，他們翹著二郎腿，剝著花生，意態非常悠閑。四匹馬拴在門口的橫欄上，馬鞍沒離馬背，很明顯，他們隨時準備上馬離去。

　　在四海茶園的對面有一家『董家藥舖』，這是百善鄉唯一的藥材舖，舖面不算小，店裡有好幾個伙計。

　　店東董貴平不是道道地地的本鄉人，不過，他在百善鄉落籍也有一、二十年了。他每年走一次關東，收購藥材，因此他的見聞極廣。只要他在四海茶園一坐，其餘的茶客就一個個閉上了嘴巴，豎起了耳朶。他的人緣也不錯，窮人上門，他經常不收錢。因此，百善鄉的老百姓見到他，無不恭恭敬敬地喊一聲董大爺。

　　他總是一吃晌午就過街在四海茶園一坐，一壺明前龍井足够他消磨一個下午。

　　今兒他還是照常進了四海茶園。

　　不過，今兒却不太對勁，茶座上只有四個客，而且都是陌生客。其實，今兒個整個百善鄉都不對勁，徐家出了事，就好像他們自己出了事，大夥兒都缺乏心情。

　　董大爺正在端詳面前這四個陌生客，倒有一個向他打起招呼來了。

　　「這位大爺！下一盤象棋，消磨消磨，有興致嗎？」

　　對方一臉笑容，董大爺當然不便峻拒。棋盤擺好，雙方開了局，董大爺才搭訕著問道：「貴姓？」

　　「敝姓趙。」

　　「哦?!百家姓上第一姓。」

　　「好說！」

　　「打那兒來？」

　　「遠吶！您就是對面董家藥舖的董掌櫃？」

　　「是呀！」

　　「常去關東？」

　　「一年走一回。」

　　「那一定認識關東道上有名的金毛獅子楚河東了？」

　　提到楚河東，董大爺不禁皺起了眉頭，有名！的確有名，不過，却是匪名，臭名，楚河東是關東道上赫赫有名的大盜。

　　「我跟楚爺不熟，是經別人引見的。承他大力保護，我才能安安穩穩去，安安穩穩回。」這是實情，董大爺上關東都是買人參，若是沒有通好關節，預奉孝敬，人參是休想安全帶回來的。

　　「董大爺！聽楚爺的口氣，他跟您好像很熟。」

　　「是嗎？」

　　「楚爺捎來一個口信。」

　　「哦?!」

　　「兄弟們要在這兒辦點小事，楚爺托您多多關照。」

　　董大爺的臉色變了，白裡泛青。

　　董大爺太了解楚河東是何等人物，綠林强梁，黑道梟雄，江洋大盜，土匪……不管用那一種名稱去稱呼他，反正他都是一個壞人；一個沾不得的壞人。楚河東的朋友要在這兒辦事，那還會辦什麼好事？

　　他不但臉色變了，連嗓門也變了，他張大了嘴巴，却發不出聲音。

　　「董大爺！咱們還在等著您的回話哩！」

　　「這……？我能幫得上什麼忙呢？」董大爺總算在喉嚨眼裡擠出了一句話。

　　「董大爺這麼說就太客氣了，除非您從今以後不再交楚爺這個朋友，從今以後不打算再去關東。」很明顯的威脅，不過，對方却說得很婉轉。

　　「趙爺！」董大爺的聲音微微發抖，顯示他的心情非常緊張。「你初來乍到，還不了解這兒的情況，徐家三少爲人非常剽悍，他是個不講情面的人。而且，這兩天剛好有事，悍匪武勝下來黑帖，要槍要錢，徐家三少奶奶又死在百善橋下，一定會對外地來的人特別留意……」

　　「董大爺！咱們兄弟可是光明正大的投店，一不偷，二不搶，徐家三少爺又能把咱們怎麼樣？」

　　「既然如此，各位爺們的房飯錢一律由董家藥舖開銷，就算……」

　　「那倒不必。」

　　「那……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我照顧的呢？」

　　「天黑之後，有個女眷要到，住店不方便，想在寶居寄宿個三、兩天，為免惹起無謂的麻煩，請董大爺不要張揚，就這麼點兒小事。放心，叨擾之情，楚爺會當面謝你的……將軍！」

　　姓趙的大喊一聲，將棋盤上的黑馬跳到臥槽的位置，至於他所提出的問題似乎不需要答覆了。

　　董大爺難免有些發楞，但他立刻明白對方何以如此，原來是徐克剛緩緩走進了茶園。

　　「輸了！輸了！」董大爺將棋子一推，站了起來。「我是臭棋，不是對手。」

　　他疾步離座，迎向徐克剛。

　　「三少！眞是不幸。」董大爺憂戚地說：「身子要緊，務要節哀。」

　　茶座上見面就是朋友，因此徐克剛並沒有留意董大爺爲什麼會和這幾個人下棋，他很有禮地回答：「多謝董大爺關注，明兒還請過來吃一碗長壽麵。」

　　「令兄克飛已經來過了，明兒準來拜壽，紅是紅，白是白，生老病死，人生難免，能看開就好了。」

　　「不坐了嗎？」

　　「我得回店裏去瞧瞧，剛才和這位爺下了一盤棋，腦子裏暈暈的。」

　　董大爺三步併成兩步地走了。

　　徐克剛在姓趙的面前坐下，整理棋盤上凌亂的棋子，緩緩地說：「領教一盤如何？」

　　「下什麼彩頭？」姓趙的有恃無恐地問。

　　「無彩不博嗎？」徐克剛反問。

　　「有彩頭雙方才會全力以赴，棋局才會精彩。」

　　「好！我要一個秘密。」

　　「哦?!」姓趙的一楞。

　　「是誰出一百石麥子要買拚命三郎一條腿。」

　　「三少爺！別老是想到贏，輸了你又怎麼樣？」

　　「立即付一百五十石麥子，要糧給糧，要錢給錢，錢糧都不要，我就給票，縣城裏的糧棧都可以提貨。」

　　「一言爲定？」

　　「徐克剛說話是絕對算數的。」

　　「好！紅先黑後。」

　　棋局立刻開始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另外三個人還在喝茶嗑瓜子，對這盤賭有彩頭的棋局毫不關心。

　　徐克剛的棋力不弱，一上來就架上了當頭炮，接連幾手，威猛有力，攻擊火力就迫近了對方的王宮，難怪他要博彩。那個姓趙的似乎就有點兒自不量力了，他的棋力並不强，但他爲什麼敢博彩。

　　不到三十手，姓趙的就被迫投棋了。

　　「輸了！」他的身子往後一靠。

　　「彩頭呢？」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絕不反悔。不過，我要提醒三少爺一聲，這件事情被你知道了並沒有好處。」

　　「我這個人對任何事情都想了解眞相，好處、壞處那是我的事。」

　　「三少爺了解眞相之後又如何呢？」

　　「放在心頭。」

　　「那麼，我們談的交易又怎麼樣？」

　　「這件事我不能作主，我已派人去請我的岳丈去了，我的郎舅也會來，你們當面談。」

　　「怎麼?!三少爺！你拿拚命三郎來吓我？」

　　「朋友！你也不是怕事的人，如果拚命三郎能吓倒你，你還敢明目張膽地跑到百善鄉來嗎？」

　　「三少爺太抬舉我們兄弟幾個了……好啦！話題不要扯遠，言歸正傳……幹咱們這一行的，是接買賣，不問來頭。那位化錢的大爺姓什麼叫什麼咱們眞不知道。咱們只曉得他也是個糧商。」

　　徐克剛瞪著對方，沒吭聲。

　　「三少爺不信？」

　　「我沒有理由不信……朋友貴姓大名？」

　　「幹咱們這一行的，是在刀口上舔血，生不留名，死也不留名。我姓趙，道上的朋友都喊我一聲燈籠萬兒，另外三個兄弟你也不必知道他們姓什麼了。」

　　徐克剛一直在觀察，他發現：這個姓趙的非常穩健，不但是好手，也是老手，絕不能小看。

　　「趙兄今晚可能要在這小鄉小鎮歇下了。」

　　「早就有此打算。」

　　「既然不是行色匆匆，我可要跟你談點別的事兒。悍匪武勝，這個響叮噹的黑道人物你一定聽 說 過。」

　　姓趙的淡淡一笑；那種笑很難形容，至少，坐在他面前的徐克剛就不明白他在笑什麼。

　　「三少爺！武勝這個名字我聽說過，說他是悍匪也不爲過，他打家刼舍，燒殺姦淫，無所不爲。不過，你要說他名號響叮噹我可要反對，在道上混，要混得有名，並不靠一個『狠』字。」

　　這番話相當有份量，徐克剛對這位陌生客的掂估又重了一些。

　　「三少爺因何提起武勝？」

　　「你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

　　「方才跟對面藥舖的董掌櫃下棋時他已提了一提，聽說他下了黑帖，要錢要槍，是嗎？」

　　「是的。」

　　「這件事在三少爺來說，當然是晴天霹靂，因爲百善鄉一直平靜無波。在我的眼中，這碼子事就不足爲奇了，武勝幹的是這一行，他當然要不停地找尋斂財的目標啦！」

　　「趙兄！咱們都是安善良民，只想過安寧日子。化錢消災的道理我也懂得，地方雖不富庶，三萬塊大洋還湊得出來，可是他還要二十支快慢機，兩千發子彈，這就把咱們難住了，化錢也沒處去買呀！」

　　「三少爺！我認爲這件事處理起來很簡單。」

　　「哦?!那倒要討教啦！」

　　「四個字——不理不睬。」

（五）

霹靂之橋

朱羽

「趙兄說這四個字非常簡單，我作起來可就難了，明兒是家父的大壽，四鄉八鎮都有賀客前來拜壽，如果武勝趁亂出點子，那就防不勝防啦！」

姓趙的眉頭微微一皺，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很顯然，喝茶是爲了拖延時間，思索一下該如何接話。

「三少爺！如果你不嫌，我要冒昧說幾句話。」

「我正在討教，請趙兄務必直言。」

「聽說尊夫人今晨不幸去世了？」

「是的。」

「凶殺是大喪，對百善鄉來說，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老爺子的壽宴爲什麼一定要如期舉行呢？」

「趙兄，家父一生好強，只因爲武勝在黑帖上說，如果咱們明天晌午不將錢與槍彈送到指定地點，他就要鬧家父的壽宴，家父一怒之下……」

「三少爺！黑帖是什麼時候收到的？」

「昨天下午。」

「那時尊夫人還是鮮蹦活跳的，如果逞強照開壽宴，那倒還無所謂，如今……」

「趙兄！恕我打斷你的話，——壽宴是否照開，完全由家父作主，咱們談了也是白談，我想請教另外一件事，趙兄或許能指點迷津。」

「三少爺不必太客氣。」

「拙荊遇害，可能是武勝下的毒手嗎？」

姓趙的毫不思索，就斬釘截鐵地說：「絕不是。」

徐克剛瞠目以對，他不了解姓趙的何以如此肯定。

姓趙的立刻就說出了他的理由：「最近幾年來，武勝無法無天已經到了極點，正因爲他目中無人，所以他才標榜他是『明人不作暗事』，他搶、他殺，都是明著來，絕不偷偷摸摸。而且根據常情判斷，他下黑帖，是想要槍、要錢，在沒有肯定你已拒絕之前，他爲何要行兇殺人？」

徐克剛點頭表示同意。

「三少爺！恕我說句直話，你有仇人。」

「哦?!」

「而且這個仇人還在你的身邊，他利用這個機會殺害尊夫人，使別人誤以爲是武勝下的毒手。」

徐克剛兩道濃眉倏地挑了起來。

「三少爺！這是很好查的。」

「如何查法？」

「三少爺接到黑帖之後，絕不會大肆宣揚，有那幾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三少爺！還要我再說下去嗎？」

徐克剛仔細尋思，昨晚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鄉團的幾個心腹，他沒有理由去懷疑那幾個心腹之中有一個是他的仇人。

「趙兄！我要冒昧問句話。」

「請問。」

「聽說江湖道上有一種職業殺手，專門爲錢殺人，或傷人。」

「是的。我就是幹那種行業的。」

「可是，以趙兄的談吐和氣質來看，似乎不像。」

「人不可貌相。」

「聽說這一行的規矩很嚴。」

「相當嚴。」

「有人出一百石麥子買拚命三郎一條腿，如果咱們出一百五十石麥子，你就可以保證他那兩條腿能夠帶進棺材。如此一來，趙兄對原先托付的那個人豈非不忠、不義、不信了嗎？」

「問得好！問得好！」姓趙的連連在大腿上拍了兩巴掌。

「趙兄！我在等待你的答覆。」

「三少爺！那只是一個幌子。」

「幌子?!什麼意思？」

「沒那回事，你明白嗎?沒人出價要拚命三郎的腿，我燈籠萬兒也不會爲了一百石麥子勞碌奔波，我只是用這個幌子進了百善鄉，用這個幌子來結交三少爺你。」

「那麼趙兄來此的眞正目的呢？」

「談一樁大買賣。」

「什麼買賣？」

姓趙的伸出一隻手來搖了搖：「五萬大洋，我先要問問三少爺出不出得起這個價。」

「那要看你賣的是什麼東西。」

「武勝的人頭。」

徐克剛著實吃了一驚，武勝令人談之色變，如今竟然有人要賣他的人頭。

這個消息應該使徐克剛興奮，但他沒有。他非常冷靜、非常小心。從今晨那個晴天霹靂在他的腦門頂上爆開來之後，所有帶有激動性的字眼都在他的意識中消失。

「武勝有幾顆人頭？」徐克剛的語氣非常嚴峻。

「他並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他的人頭當然只有一顆。」姓趙的語氣依舊非常輕鬆。

「武勝的人頭常常被他自己摘下來隨地亂扔嗎？」

姓趙的臉色變了，語氣也變了：「徐家三少爺！買賣不成仁義在，就算你認爲我燈籠萬兒沒那種本事，你儘管直說，也犯不著轉彎抹角地罵人呀！」

「沒那個意思。只是我覺得奇怪，今天向我兜售武勝人頭的人何其多。」

「還有別人？」

「是的。一個從未晤面的陌生客。」

「姓什麼?叫什麼？」

「他說他姓王，人就像他的姓，橫是橫，豎是豎，一筆也不拐彎兒。」

「虎頭萬兒?!」姓趙的皺起眉頭，似乎想從他的記憶中將這個人搜索出來。「人在那兒？」

「就在本地。」

「請三少爺帶我去見他。」

「對不住！在他過橋之前我和他曾有過協定，准許他留在百善鄉，不去打擾他。」

「那我就不打擾他，只在暗中瞄他一眼。」

「趙兄，有這個必要嗎？」

「有必要。」

「理由呢？」

「理由很簡單，武勝雖然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可是，除了我燈籠萬兒之外，誰也不夠格賣武勝的人頭。」姓趙的語氣張狂，可是，教人聽起來却會相信他絕不是吹牛。

徐克剛的態度緩和了一些，他的話鋒也轉彎了：「趙兄！咱倆好像在抬槓，在這個節骨眼上抬槓對你也許無所謂，對我却有莫大的損失，咱們言歸正傳，請趙兄報個價碼，我好斟酌。」

「我不要錢。」

「哦?!又是不要錢？」

「怎麼?!難道那個虎頭萬兒也是不要錢嗎？」

「趙兄，咱們不談別人，只談你，你不要錢，要什麼呢？」

姓趙的一個字一個字鏗鏘有力地說：「事成之後，請三少爺准許我帶一個人離開此地。」

「誰？」任何人都會如此問，徐克剛當然也不會例外。

「三少爺！」姓趙的詭譎地一笑。「我這個條件並不好答應，因爲事先我不會說出這個人是誰，也許是你，也許是……。」

「趙兄！如果你的條件是要帶我走，我也許還會答應。若是別人，我還需要知道理由，徐家保護百善鄉的每一個人，他們比咱們徐家任何一個人都重要。」

「三少爺！非得打破砂鍋問到底嗎？」

「一定要問。」

「如果我堅持不說呢？」

「買賣就不成，即使武勝明天會將百善鄉搗翻，我也認了。而且，我不會允許你們在本地再多待上一分鐘。」

姓趙的經過一番苦思，終於妥協了，但並非完完全全的妥協。

「三少爺！我了解你的立場，但你也要體諒咱們的處境。不管成與不成，三少爺都要保守機密。」

「可以。」

姓趙的抬手向對面一指，字字有力地說：「咱們要帶董貴平。」

徐克剛大吃一驚，疾聲問道：「理由呢？」

「三少爺！董貴平是在百善鄉落籍，開了那家藥舖之後才成爲安善良民，以前他不是。有一段江湖恩怨牽連在他身上，日子太久，需要結算了。」

這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最令徐克剛棘手的事情，但他却很快就下了決定。

「趙兄！」徐克剛神色肅穆地說：「我沒在江湖上闖蕩過，但我懂得江湖規矩。如果董大爺眞是牽涉到一段江湖恩怨，我不便袒護他，隨便怎樣都可以，不過，你一定要給我一個明白的交代。」

「放心，三少爺！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

「成了！」徐克剛用力說出這兩個字。

姓趙的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伸出了他的手。徐克剛了解對方的意思，伸出手去和對方重重一握。

姓趙的站起來打了一個手勢，另外三個人立刻離座而起，和他一起離開了茶園。

很靜。晌午過後的四海茶園會如此安靜，倒是一件稀罕事。

正因爲茶園內太安靜，因此，長街上那一陣疾驟的馬蹄聲聽起來才勢如奔雷。

是馬隊，還沒見影兒，可是徐克剛已經猜到來人是誰了。

是拚命三郎郭健業。

那是絕不會錯的，郭健業一馬當先，馬兒剛在茶園門口一露影兒，拚命三郎已經飛身下了鞍子，衝到了徐克剛的面前。

「克剛！」郭健業氣喘吁吁地說：「是誰……誰出一百石麥子要我一條腿、是誰？」

郭健業就像一個引燃引線的爆竹，隨時都會爆炸，除非徐克剛趕快伸腳踩熄引線。

「小健哥！」徐克剛笑着問：「打那兒聽來的消息？」

「克剛！你還想瞞我?百善鄉誰不知道這碼子事?人都到了，一共有四個，對不對?它娘的來了四十個我拚命三郎也不在乎，告訴我，他們在那兒?」

「小健哥！你安靜點聽我說，今天是有陌生人來到了百善鄉，跟你都不搭軋，什麼一百石麥子，一條腿的，我聽都沒聽說過。」

「克剛！爲啥一定要瞞着我?你告訴我也好讓我有個防備呀！」

「小健哥！我說的都是眞話，那是謠言，有人想把咱們百善鄉變成一座亂哄哄的蜂窩，所以造出各種謠言，信它幹嗎呀?!」

郭健業衝動的情緒逐漸平復下來。

徐克剛不說出眞相是有原因的，那個姓趙的既然說明那只是一個幌子，他又何必讓郭健業知道了節外生枝呢?

「爹來了。」郭健業輕輕地說。

「在那兒？」

「在跟你爹談話，你得趕緊去一趟。」

「你爹也是個火爆神，我眞怕見他。」

「待會兒你一定很意外。」

「哦?!」

「爹出奇地冷靜；從我長大知事以來，我還沒見他如此冷靜過。他好像吞下了一顆不會發脾氣的藥丸子。」

「小健哥！你先去……」

「怎麼?!你還有事？」

「你提起藥丸子，使我想起一件事，我要先到對面董家藥舖去一趟。」

「好吧！別讓我爹等得太久。」

郭健業是個勇猛、剛強的漢子，從不去懷疑別人；當然更不會懷疑他的妹夫，匆匆走了。

徐克剛在姓趙的那一夥離去之後就決定去見見董貴平；他答應守密，但他絕不會百分之百地去相信一個陌生人，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董貴平心中有鬼，一直就在藥舖裡注視徐克剛的行動。如今一見徐克剛橫過街心，向舖子走過來，不禁心頭暗驚，連忙摸這摸那裝出一副忙碌的樣子。

「董大爺！」徐克剛人沒跨進店舖，就已經先打了招呼。

「哦?!三少爺！」不管董貴平如何掩飾，都掩飾不了他內心的慌張。

「剛才那幾個人，你認識嗎？」徐克剛的態度非常嚴肅。

「不……不！從來沒見過。」

「可是，我看見你們在下棋。」

「三少爺！人家找上我，我能不理不睬嗎?三少爺！你……你坐呀！」董貴平搬凳子的雙手都在發抖。

徐克剛沒有坐，問起話來更加直截了當：「董大爺！有什麼事瞞著我?」

「沒……沒有呀！」

「董大爺！你是個老好人，不會裝假，我看得出你好像很害怕的樣子，沒關係，說出來，有我徐三在，恐怕還沒有人敢在百善鄉耍狠！」

「三……三少爺！我說出來只怕你也不信。」

「董大爺，老街坊，老鄰居，你又是個大好人，我不信你，信誰?」

「三少爺！你坐著，聽我慢慢說。」

徐克剛這才坐下了。

「三少爺！我每年都要走一次關東，你是知道的。」

「嗯！」

「我去關東都是買些貴重的鹿茸、人參等等貴重的藥材。關洛道上是江洋大盜楚河東在稱雄霸道，我經同行的指點，每次都預奉孝敬，所以一路平安，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故。」

「嗯！」徐克剛靜靜地點著頭。

「剛才我去四海坐坐，就是跟你說話的那個漢子，搭訕著要跟我下棋，然後他又提到了楚河東。」

「嗯！」徐克剛仍然很沉靜。

「他說，楚河東要他捎個口信，他們幾個人要在這兒辦點事情，教我關照、關照。」

「如何關照呢？」

「那漢子說，今晚有個女客來找我，因爲女流投店不便，所以要在我這兒借宿一、二宿……三少爺！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董大爺！我要問你一句話：在本鄉落籍以前，你都在……?」

「不瞞三少爺說，我那時是個走方郎中。」

「在江湖道上混過嗎？」

「三少爺！我還不夠格。」

「你自問此生作過喪德敗行的事嗎?」

「沒有，絕對沒有。」

「有過仇家嗎?」

「我生平與人無爭，那更不可能。」

「董大爺！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一個安善良民，而且對本鄉本土有很大的貢獻，你安心，有我徐三在，誰也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是是是……那件事……」

「你是說有女客登門借宿的事？」

「是呀！」

「照辦。咱們方才的談話你知、我知，就當咱們沒見過面。」徐克剛說完之後，立刻轉身走了出去。

他現在認定那個姓趙的有問題，因爲姓趙的言語太閃爍，一會兒說要五萬大洋賣武勝的人頭，一會兒又說不要錢。很明顯，那都是臨時的搪塞之辭，所以才前後矛盾。

（三）虎頭

百善鄉雖然幅地很廣，然而那一條熱鬧的長街却有限度，招商旅店也並不很多，徐克剛要想找尋一個外來客的落腳處，那是不費吹灰之力。

他在翻閱號簿，只見上面寫著：

『王科、三十二歲、河北人，來自關外，前途不定……』

「他住幾號房？」

「東字三號」掌櫃的必恭必敬地回答。

徐克剛放下號簿，向內院走去。（六）

聚友棧是百善鄉最大的一家旅店，東西兩廂各有十五間上等客房。在偏院還有專供車伕、馬伕、挑伕居住的通舖十來間，後面還有車棚、馬廐。

東、西兩廂之間是個偌大的庭園，可惜未經整理，以致雜草蔓生，凌亂無章。

東廂三號的房門虛掩著，徐克剛輕輕叫了一聲：「王兄……」

沒回應。

用手一推，房門蕩開了。

徐克剛一腳跨了進去，由於窗戶沒有撐起，光線略顯黯淡，乍進之際，徐克剛很難看清房內有沒有人。

他再叫了一聲：「王兄在嗎？」

「是徐家三少？」聲音來自背後。

徐克剛一驚回頭，發現那虎頭萬兒置身門後，手裏還拿著一把寒光閃閃的七首。

「三少爺！對不住。」他將七首插進了腰際。「絕不疏忽是咱們這一行的生存要訣……三少爺會來這兒，很使我感到意外……請坐！」

「王兄！剛才又來了四人四騎。」

「哦?!」

「其中有一個姓趙的，不知王兄聽說過沒有?」

「江湖道上何止千人、萬人，姓趙的太多了。」

「不過，這個姓趙的卻有些特別。」

「哦?!他有三頭?還是六臂?」

「他跟你我一樣，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不過，他求售的一樣東西却非常特別。」

「是寶刀?還是名劍?」

「都不是。」

「那是什麼?」

徐克剛一字字很用力地說：「他要賣武勝的人頭。」

王科的兩道濃眉倏地挑了起來，他那對很大、很圓的眼珠子裡充滿了煞氣、如果他的目光是兩把刀，徐克剛必然立刻血濺五步。

徐克剛也在玩心機，很明顯，他要在王科與那姓趙的之間製造糾紛，讓他們去衝突，他才可以在一旁冷冷地去發現眞相。

這一著棋下得很絕，但是也很冒險。

虎頭萬兒眼光中的煞氣逐漸消失了，他凝注徐克剛，半晌才問：「三少爺告訴我這件事的用意何在?」

「讓你知道你有了對手。」

「對你來說，並沒有兩樣……」

「當然不同，你最少不會教我付錢。」

「燈籠萬兒開價多少?」

「五萬大洋。」

「這件事如果被武勝知道，他一定會笑掉大牙。砍下來的人頭都要值大洋五萬，長在他脖子上的那顆人頭該要值多少錢呀?!」

「王兄!有句話本來不該問。」

「問也無妨?」

「來了這個姓趙的，你原訂的計劃會改變嗎?」

「絕不更改，我虎頭萬兒就像我的姓一樣，橫是橫、豎是豎，一筆也不拐彎兒

「請保重。」徐克剛雙手一拱，掉頭要走。

王科一伸手攔住了他：「三少爺！保重二字是什麼意思？」

徐克剛緩緩地說：「我有一個感覺，武勝的爪子似乎已經伸進了這塊寧靜的土地，王兄既然與他有過節，當然應該小心一點呀！」

「多謝提醒！」

徐克剛走出客棧時，心頭比來時更感到壓迫加重，他也明白自己這一著棋子下得很險。

管它娘！徐克剛在心中暗暗罵了一句粗口。愛妻遽逝，這個世界已經變了樣，他才不在乎那些牛鬼蛇神會將百善鄉弄成什麼樣子哩！

匆匆趕回徐家大院，門上的人告訴他，他的岳丈郭槐臣郭老爺子已經等他等得發急了。

徐克剛一進門，還沒開口，他的爹，他的大哥克飛，以及拚命三郎郭健業就立刻退了出去，好像事先說好了的。

「克剛！」郭槐臣的神情相當凝重，語氣倒很緩和：「我要問你幾句話，你可要老實回答我。」

「是的。」

「你跟彩雲感情好嗎？」

「這還用說嗎？多年來，頂幾句嘴總是難免的，咱倆還沒吵過架哩！」

「眞的嗎？」

「我不會騙你老人家的。」

「你在外面另外有女人嗎？」

「沒有。我敢賭血咒。」

「你最近的生活正常嗎？是不是經常夜不歸家？」

「沒有。縱然有一、兩晚回家稍晚一點，也都是在鄉團本部跟兄弟們商量事情，譬如說昨晚……」

「克剛，我給你看一封信，這封信我不但沒給別人看過，而且提都沒提過，是彩雲十來天前教人捎回去給我的……」一說著，郭槐臣從懷中掏出了那封信。

徐克剛迫不及待地抽出了信箋。

信上寫著：

『爹：女兒近日心情不好，想回家住一段日子，有好些心裡話要對您老人家說，爲了避免公公和克剛的不悅，請您老人家派人來接女兒回去，就說您想我，要和我聚聚。別讓健哥知道。

女兒彩雲敬叩』

「克剛！聽說彩雲有空就練字，是嗎？」

「是的。」

「這是她的筆跡嗎？」

「很像。」

「心情不好是什麼意思？回娘家也是正經事，爲什麼怕老爺子和你不快？」

「您接到這封信之後，怎麼沒理睬呢？」

「我沒當回事，彩雲在家沒出嫁時就喜歡跟我撒個嬌什麼的，直到方才我聽到噩耗，我才想起這封信，克剛！你說，她心中是不是早就有了什麼疑慮？」

「她不應該有什麼疑慮，」

「她爲什麼心情不好？」

「待會兒我要去對對她的字……對了！這封信是誰捎回去的？」

郭槐臣皺眉想了想，才說：「信留在糧行的櫃上，我當時也沒查問是誰捎過去的。」

「這種事，彩雲除了交小蔣去辦之外，絕不會交給別人，我教他來問問。」

徐克剛立刻著人將蔣佩廉叫了來，經過詢問，蔣佩廉絕口否認這件事，時隔不久，他應該不會忘記。

蔣佩廉退出之後，郭槐臣說：「克剛！你查問這些幹什麼？難道你懷疑這封信是別人揑造的？如果是揑造的，我派人來接彩雲回去，父女一照面，不就揭穿了嗎？」

這個理論很對，這封信不可能是假的，那麼，郭彩雲爲什麼心情不好？她有什麼隱憂呢？

「這封信我暫且留下。」

「好！你揣著吧！」

「剛才你老人家跟我爹談過明兒壽宴的事吧?!」

「嗯！」

「您的意思是……?」

「克剛！我要問一句話：你眞沒有作出對不起彩雲的事嗎?」

「沒有。絕對沒有。」

「克剛！我信任你，我當然也信任你們徐家。親家翁大壽是大喜，絕不能因彩雲的喪事而躭誤，何況你們還別有用心，我沒意見，你們看著辦，不過……」郭槐臣想說什麼却又沒說出來。

「你老人家有什麼訓示，儘管明說。」

「我明兒不能來拜壽，壽禮是一定會送到的。」

「那……?」

「克剛！你要諒解我的心情，彩雲慘死，我那有心情舉杯痛飲……我已經吩咐小健，帶著他的兄弟佈置在附近，隨時給你最大的支援。」

在這一瞬間，徐克剛感到無比的激動，熱淚幾乎奪眶而出。郭槐臣不愧是上了年紀的人，連忙豪邁地在徐克剛的肩頭上拍了一下，揚長走出了客廳。

郭家父子走了。徐老爺子躺上了床，他一大早起來到現在還沒有休息過，也確實累了。

徐克剛在一陣短暫的悲慟之後，精神又開始振作起來，壽宴要辦，喪事也要辦。前院唱吉祥戲，後院請僧道超度亡魂。這種情況很少見，不過，這個世界上又有幾個人有過這種遭遇?

在一陣忙碌之後，徐克剛在客房中休歇片刻，因爲，還有緊張的兩天兩夜在等候他，他必須養精蓄銳，應付任何突發的情況。

醒來時已是黃昏，前院的戲台已經搭好，五色繽紛的幕布也掛好了，四盞煤氣燈投射出白色的光芒。

班子也來了，已經有人在化粧，前後院的氣氛迥然不同，前院喜氣洋洋，後院愁雲慘霧，徐克剛的心情更是複雜，他不知道自己是該愁?還是該喜?

吳美卿本來在後台忙這忙那的，徐克剛一照面，她就迎了過來。顯然，她一直在注意徐克剛的行動。

「三少爺！」她笑著，已經上了脂粉的臉鮮艷得像一朵花。

「吳老板！妳辛苦！」

「三少爺！你精神好像不大好。」她透露出無限的關切。

「睡了會兒，剛醒來……」

「有件事我要跟你說說。」

「哦?!」

「以前我在城裡唱的時候，有個姓趙的客人常來捧場，又是包座、又是打賞、又是請吃飯的，咱們幹這一行的，也不能不應付。」

說到姓趙的，徐克剛不禁心頭一動，不過，他並沒有表示什麼。

「他剛剛到客棧去找我……」

「怎麼?!那位趙爺是咱們百善鄉的人嗎?

「不是的，他不知怎麼也跑到這兒來了

「嗯！往下說。」

「他扯東拉西的，最後提到了府上的壽宴，他說，徐家的排場早就聽聞了，很想來見識、見識……」

「歡迎他來，歡迎他來……」

「三少爺！他又不是接到帖子的客人，跟你們徐家又不熟，他說，他要冒充咱們班子打雜的，混進來偷偷瞧兩眼就行了。」

「哦?!」徐克剛的雙眉不禁挑了起來。「要是往日，還倒無所謂，偏偏在這種節骨眼兒上，我怎麼敢呀！」

「妳拒絕他了?」

「當然啦，想不到他大發脾氣，還警告我，若是我把這件事說出去，就剝我的皮。」

「吳老板！……」

「三少爺！」吳美卿眉開眼笑地說：「咱們也不是剛剛才相識，幹嗎老板長，老板短的，這多生份呀！你要是不嫌棄，就喊我一聲美卿……」

「這……在人面前咱們也該避避嫌疑。」

「喲！三少爺，這兒又沒第三個人……」

徐克剛唯恐話題扯遠，連忙收了回來：「我跟妳說正格的，妳知道那姓趙的住在那家客棧嗎?」

「三少爺要去找他?!」

「不！我要妳去找他。」

「幹嗎?」

「答應他的要求，免得開罪他；我也要趁機瞧瞧，他混進徐家大院是想幹啥。」

「三少爺！這可是你教我這麼作的，萬一……」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與妳無干，妳趕來送信，我已經感激不盡啦！」

「好！我這就去……瞧，我還得將臉上的脂粉洗乾淨……三少爺！不陪你聊啦！」

吳美卿一溜煙似的跑進了後台。

吳美卿對他格外巴結，徐克剛不會不明白，他只當她是職業上的表現；一個吃開口飯的藝人對肯化錢的大爺總是百般奉承的，他並不認爲這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徐克剛緩緩走出了徐家大院，在大門的左右兩側出現了不少攤販，有賣糖葫蘆的、有賣山楂糕、有賣水菓的……他猜測那可能全是郭健業的手下所佈置的。

今晚應該無事。因爲武勝的限期是明天中午。

一陣得得聲，有一匹小毛驢打從徐克剛面前走過，驢背上坐著一個娘兒們，她頭上紮著布巾，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紀。

徐克剛也不是那種見了娘兒們就淌口涎的登徒子，也不過是漫不經心地一瞥，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匹小毛驢邁著小碎步一直到了董家藥舖門口才停了下來。

董貴平心情焦灼地等了一個下午，這會兒他那顆懸起來的心差點兒就要從心腔裡跳出來了。

騎毛驢來的女人年紀不算小，也不算大，約莫有二十四、五歲年紀。身裁婀娜，五官也不惡，唯一的缺點是她的面頰上生著雀斑。不過：這反倒增添了幾分嫵媚。

他從容地從毛驢背上跳下來，一搖三晃地進了董家藥舖。

「董掌櫃在嗎?」

「我就是。」董貴平連忙迎了過去。

「關東楚大哥的口信捎到了嗎?」

「捎到了，姑娘請到後院，客房早就收拾好了。」

「我有個小包袱，替我提進來，那匹小毛驢給我餵上好的料，可別虧待牠。」這小娘們的口氣眞大，也眞會擺架子。

董貴平沒有半點埋怨，乖乖地接受了。

客房很寬敞，也很潔淨，董貴平既然得到了徐克剛的默許，當然樂得接待這位『惡客』；她一開口就稱楚河東爲大哥，可以想見她絕不是什麼等閑人物。

那個小包袱很有點份量，董貴平猜測那裡面一定有刀槍之類，他放在桌上的時候用力特別輕，唯恐碰出聲響來。

「這間屋還合適嗎?」

「好極了！」她的表情、姿態、聲音都柔和起來，怎麼看，也不像個女强盜；她既然稱楚河東爲大哥，董貴平自然就將她當强盜看待。

「姑娘要什麼，儘管吩咐，我指派了兩個婆子日夜分班侍候。」

「董掌櫃！婆子都是笨手笨脚的，我才不要。」她走到董貴平面前，佻撻地用手指在董貴平的眉心處點了一下。「我要你親自侍候我，行嗎?」

「行！行！只怕……」

「只怕什麼?」

「只怕有些不便。」

「沒什麼不便的……董掌櫃！我先自我介紹，我叫楚仙仙，是楚河東的七妹。」

「哦！楚姑娘！」

「是！是！」

「頭一件事，我一身骯髒，先要洗個澡。」

「洗澡之後，我要好好吃一頓飯，飯要用糯米蒸的，菜只要一樣，整隻肥鵝，用燒烤的，別的什麼都不要。」

「是！是！」

「第二件事，給我配點藥，等我吃飽之後，這帖藥就要到我手裡。」

「那沒問題……」

「別答應得那麼快。」

「楚姑娘！這是我的本行，當然沒問題。」

「你最好先看看藥方子。」楚仙仙從腰間掏摸出一張小紙片遞了過去。

方子上一共開了五味藥材，頭一味就是麝香……

「都有嗎?」

「有，有，當然有。」

「只是貴了點，可別心疼，該付多少錢，我會照付。」

「楚姑娘這麼說，就見外了……」

（七）

「將這五味藥焙熟烘乾，研磨成粉，裝在磁瓶子裡，記住，飯後我就要。」

「是！是！」

董貴平連忙退了出來，吩咐備水、備飯之後，他就跑到前面的藥櫃，他是行家，知道其中的過程並不那麼簡單，一點時間也不能耽誤。

他仔細揣摩那個藥方，想不出到底是一帖什麼藥，以他的經驗竟然看不出究竟，那倒是一件怪事。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他的腦際。

蒙藥！雖怪有麝香，不過，這種配方董貴平還是第一次見到。

在聚友棧的隔壁有一家騾馬店，這裏除了販賣騾馬的客人居住之外，一般的客人是不會投這種店的，因爲那股子牲口的糞便味道實在教人受不了。

姓趙的就住在這家騾馬店。他也許想掩飾他的行踪，不過，還是有人找上了他。是王科。

當姓趙的發現站在門口的王科時，第一次露出了驚訝之色。

「找誰？」

「找你。」王科粗而有力的手指點在姓趙的腦門頂上。

姓趙的抬起手來，將那根極不禮貌的手指頭撥開了。

「找我幹嗎？」

「談談。」

「請進。」姓趙的側身讓路。

王科大踏步走了進去，另外三個大漢就站在門邊。王科昂視闊步，根本就無視他們的存在。

「坐！」姓趙的還很客氣。

「不必，」王科向那三個大漢抬手一指。「請他們出去，這不是打架，用不著成羣結黨。」

打從一露面開始，王科就非常不客氣，可是姓趙的竟然忍受了，他大概是不願無故尋釁。一擺手，他那三個弟兄也走了出去。

「報個萬兒吧！」王科仍然非常地不客氣。

「燈籠萬兒。」

「趙?!天下第一大姓，什麼名兒？」

「單名一個驃字。」

「趙驃?!沒聽說過。」

「本來就是無名小卒。」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聽說你在賣野人頭。」

「野人頭?!」姓趙的有些迷惑。

「而且還索價五萬大洋。」

趙驃的態度開始改變了，目怒兇燄，口吐惡言：「這干你什麼事？」

「如果不干我的事，我幹嘛上門來找你？」

「說吧！這干你什麼事？」

「你要賣悍匪武勝的人頭？」

「沒錯。」

「有我在，你就休想辦到。」

「爲什麼？」

「因爲武勝只有一顆腦袋，那顆腦袋早就被我定下了，誰也不准動。」

姓趙的深深吸口氣，他開始仔細地打量對方，可是王科已經飛快地轉身向外走去。

趙驃的出手實在太快，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可是，鋒利的七首已經到了王科的腋下。他刀走死位，分明是一出手就要置對方於死地。

鏘地一聲，王科的傢伙也掏出來了，那是一把奇形怪狀的刀，有些像鈎子，正好將趙驃手中的七首鈎住。

一上手，雙方就將對方的份量掂出來了，半斤八兩，不相上下。

趙驃將七首收了回來，訕訕地笑道：「難怪口氣大，身手果然不凡。」

「我不在乎別人在我背後出刀。」

「那倒很好。」

「因爲我背後有一隻雪亮的眼睛。」

王科走了出去，他的行動頗有大將之風。趙驃心頭一定在想著一個問題：這小子是什麼路數呀？

一陣香風撲鼻，趙驃這才發現有個花不溜瞅的娘們站在他的面前。

「方才出去那個橫眉豎眼的大漢是誰呀？」

是吳美卿。

「別東問西問的，」想不到，眞想不到，趙驃對吳美卿竟然如此兇巴巴的。「事情辦得怎麼樣？」

「喲！瞧你！人家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你還對人家大吼小叫……」

「別囉嗦！事情辦得怎麼樣？」

「我試探過了，徐三好像不在乎。」

「不在乎?!這話什麼意思？」

「我照著你的話說了，他教我照你的交代去作，將你帶進去。」

「哦?!」

「我已經扮上戲了，又洗了臉趕來告訴你，你看怎麼樣？」

「原計劃取銷了。」

「哦?!是……？」

「別囉嗦，」趙驃對吳美卿始終沒有好顏色。「交代妳一件大事，剛才出去那個人，妳認清楚了嗎？」

「他那種長相看過一眼就不會忘記。」

「想盡任何辦法，都要把他的根底刨出來。」

「他住那兒呀？」

「百善鄉一共才多大，難道還找不著嗎？」

「好！我會去辦，徐三那邊我怎麼回覆？」

「妳就說我怕了，其它一概不提……走吧！今兒不見，明兒一大早，我就去妳的班子，我交代的事要快，咱們並不在這裏待一輩子，只有今夜，明天，凡事都要快，除非妳願意唱一輩子的戲。」

「我知道。」

吳美卿匆匆地走了。

趙驃開始召集他的三個手下，密商計議，他一面說著，一面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上畫著，那顯然是一個行動計劃。

他們到底是什麼來路？

一個謎。

在目前，任何人都猜不透眼前是個什麼局面，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任何人，任何事，目標都是對著徐家大院。

天色終於黑了下來。

徐家大院前院的戲台上也響起了鑼鼓點子，將那四盞煤氣燈所發出的嘶嘶聲也掩蓋了。

暖壽只有內親，沒有外客，戲台前只是稀稀落落地擺了十幾張桌子，而每一桌上也只稀稀落落各地坐了幾個人。儘管喧騰的鑼鼓，和五顏六色的綵燈將氣氛烘托得非常熱鬧，然而嚴格地說，只能用『冷冷清清』這四個字去形容現場的情況。

所幸暖壽的場面不需要壽星親自出面，要不然，對性格剛强的徐百善徐老爺子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菜在上，酒在斟，台上也在開始跳加官了，什麼『富貴壽考』、『八百八年』的字眼都在陸續出現，可是，在場的人任誰也提不起興致來。

靠近戲台的一桌，只坐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徐老爺子的表兒，他已經是個孤老頭子，平日就靠杯中物來打發日子。他不需要作莊稼，因爲他也沒有田產。別看他窮，一年之中他只在徐家大院出現兩次，一次是他表弟徐百善的生日，一次是過年，除了這兩個大日子，你就是用八抬轎去請他也請不來。

人是好人，就是喝了黃湯之後話多，別人爲了耳根清靜，都不願跟他坐在一起。怪?!今兒却有個年輕人陪著他，而且態度還非常恭敬，不時爲這位老人家斟酒。

老頭兒三杯入肚，興頭兒來了：「小老弟！你跟百善，是那門子親戚呀?!以往沒見過呀！」

「老大爺！我是徐家二少爺克勤的同學。」

「哦！那個書呆子，難怪你這麼懂規矩，知書達禮，你可是書沒白讀，來！乾一杯。」

年輕人陪他喝了一杯。

「克勤怎麼沒來陪著你呀！」

「唉！別提了，不知是誰最近打京裡給他捎來了一箱書，都有半個月沒出屋門了……老大爺！他弟妹遭了橫禍，他都沒去瞧瞧嗎！」

「反正大夥兒都了解他，也就見怪不怪了！」

「老大爺！您貴姓呀？」

「別問那些，多少年來，人家都叫我綽號，什麼大酒罈啦！醉貓啦！弄得我連自己姓什麼都忘記了，克勤要叫我一聲大伯，你，看著辦，愛怎麼叫都行，來！再乾一杯。」

那年輕人又端起酒杯來陪他喝了一杯。

這時，戲台上的七子鑼已愈敲愈緊，跳加官的動作也愈來愈快，大夥兒全在鼓掌，年輕人也跟著鼓掌。

年輕人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紅封袋子。

「怎麼?!你還要打賞？」

「他實在很賣力……」

「嘿！你一定是個有錢的公子哥兒。」

跳加官的得到一個紅包，當然是非常感激，回到後台，想急忙看個究竟，拆開封套一看，又是一個密封的袋子，上面寫著：『密函，急交徐家三少爺。』幾個字。

這件事當然立刻就驚動吳美卿，她立刻教田管事去找徐克剛。徐克剛跑了一整天，剛在飯桌前坐下，只扒了幾口飯，田管事就來找他了。

徐克剛丟下飯碗就跑，對他來說，這似乎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來到後台，吳美卿立刻將那封密函交給了徐克剛，他立即就到一個角落裏將信拆閱。

『徐三少爺：武勝要槍、要錢，只是一個幌子，其實另有陰謀，已有數起臥底者來到貴地，希加防範。』

署名竟然是『好管閒事者』這幾個字。

徐克剛請吳美卿把那個跳加官的人找了來。

「那個給你紅包的人坐在那一桌？」

「就坐在靠近戲台的那一桌。」

「你在簾縫間點一下，讓我跟他『對個盤兒』。」

「好的。」

他當然願意這麼作，孰料他在簾縫間一張望之後，立刻發了楞。那隻醉貓還坐在那兒猛灌黃湯，那個年輕人竟然已失踪影。

「奇怪?!不見了。」

「那一桌？」

跳加官的點了一下。

「行了！」

徐克剛從後方繞了出來，在年輕人原先坐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大伯！敬你一杯。」徐克剛擧起了酒杯。

「今天不跟你喝酒。」

「爲啥？」

「因爲你今天心情不好。」

「大伯！我今兒心情是一半好、一半壞……對了！我剛才好像看見有人陪你喝酒呀！人呢？」

「他是你二哥克勤的同學，去找克勤去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克勤的同學？」

「是他自己說的呀！」

「我去把他找來。」

徐克剛匆匆忙忙地跑到他二哥的房門口，擧手擂門，由於心情有點兒急躁，擂門簡直如擂鼓。

徐克勤開了門，他手裡還拿著書。

「克剛！你又來吵我了。」

「二哥！今天是什麼日子，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今天大夥兒全在爲爸暖壽，你都不知道？」

「對！對！我差點兒忘記了。」

「還有，你弟妹被人害了。」

書呆子的眼睛瞪得很大，驚訝地問：「克剛！你在說些什麼呀?!」

「這件事慢慢再告訴你，我問你另一件事，你約了一個同學來咱們家爲爹暖壽嗎？」

「沒有，我壓根兒就把這件事給忘了。」

徐克剛回頭就跑，信上警告他『已有數起臥底者來到貴地』，而這個『好管閒事者』却輕易地混進了徐家大院，這證明徐家大院在防衛上太鬆懈了。

來到中院，正好遇上蔣佩廉迎面過來。平日裡，小蔣總是與他寸步不離，今兒個兩人却有好幾個鐘頭沒照面了。

「小蔣！幹嗎急沖沖的？……」

「三少爺！我正找你嗯！門上來了一批壽禮，送禮的人非要你親自去收禮單，你過去瞧瞧吧！」

「在那兒？」

「在門上呀！」

「小蔣！你跟我應付場面的事也有兩三年了，送禮的人是親？是友？是混混？你還分不出來嗎？」

「三少爺！送禮的人壓根兒就沒見過，我一問他三搖頭，只得來找你啦！」

「怪?!照說壽禮明天才進門呀！」

「內親也有頭天送的，說不定……」

內親都是熟人，絕不會非要徐克剛去親接禮單不可。小蔣的話還沒說完，徐克剛已經大踏步向大門口走去。

八盞綵燈將大門口照得明晃晃的，打老遠，徐克剛就看見四個挑伕挂著槓子在那兒站著，結上綵帶的禮盒放了一長排，手捧禮單的漢子服裝整齊，神情肅穆，是個受過相當教養的人。

徐克剛抱拳一拱，很客氣地說：「在下徐三克剛，您是……？」

「三少爺！」那人立刻搶著答話：「我是城裡『大吉祥』的二櫃，代客送禮，禮單請三少爺過目。」

禮單展開，只見上面寫著：

『計開：
精選宋瓷花瓶一對
鄭板橋扇面四幅
團綉四色光緞各一丈二尺
雲腿四隻
精緻小玩一十二件』

徐克剛暗暗吃了一驚，這份壽禮不但雅緻，而且名貴，單是鄭板橋那四幅扇面就不是可以用金錢去計算的。

「二掌櫃！是那位送的這份厚禮呀？」

「這兒有拜帖。」

大吉祥的二掌櫃又捧上一個精緻的漆盒，揭開盒蓋，裡面是一份紮上緞帶的燙金摺帖，這份排場，這份譜，已經夠瞧了。

徐克剛取出那份摺帖，鬆開緞結，揭開，他的目光剛接觸到上面的字，就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拜帖上面寫著：

『賀
徐老爺子七十大壽
關洛 武勝 敬拜』

武勝下黑帖，打抽豐，要錢、要槍、要狠、要惡怎麼又會投紅帖，送來這麼一份厚禮呢？

「三少爺！是不是要清點壽禮，核對禮單？」

「三少爺！請打個回帖，行嗎？」

「不忙。」

「三少爺！你眼界寬，一擠眼也能估計出來，貴在鄭板橋的四幅扇面，不瞞你說，這件壽禮，要兩萬多塊現大洋。」

「錢都付過了？」

「三少爺！這宗買賣是咱們頭櫃接下的，要不是現金交易，也必然是信得的熟客，要不然……」

「二掌櫃！你認爲這份壽禮是不是太重了一點？」

「三少爺！」那位二掌櫃可眞會說話。「這的確算是一份厚禮。不過，徐老爺子年高德劭，名揚四鄉八鎮，够交情，才會送這麼一份厚禮呀！」

「二掌櫃！你的話很有道理，不過，這份禮咱們不能收。」

「哦？」那位二櫃的臉都綠了。

「因爲咱們徐家不認識這個人。」

（八）

「三少爺！也許是老爺子的故交，煩你問上一聲……」

「二掌櫃！請你將壽禮原封帶回，拜帖我徐三留下了……」徐克剛回頭發現蔣佩廉已靜悄悄地站在身後，又吩咐道：「小蔣！吩咐帳房開程儀廿塊錢，謝這位大吉祥的二掌櫃。」

「三少爺！三少爺……」

任那位大吉祥的二掌櫃喊破了喉嚨，徐克剛已經大踏步向內走去。

戲台已經粉墨登場上，頭一齣『八百八年』正在演出，徐克剛在戲台前一露面，那個跳加官的小丑已迎了過來。

「三少爺！我正到處找你哩！」

「哦?!有事？」

「瞧！」唱小丑的抬手一指：「那個人又露面了，」

徐克剛順著對方的手指瞧，可不是，那老頭兒的對面坐了個年輕小伙子，正在意興風發地和老頭兒連乾杯哩！

「就是他，你沒認錯人？」

「準沒錯，」

「好，回頭有賞。」

徐克剛一直走到年輕小伙子面前，對方依然和老頭兒喝得有勁兒，似乎不在意他的身邊多了一個人。

徐克剛冷冷地打橫坐了下來。

老頭兒酒言酒語地說：「克剛！咱們喝得真有勁兒，你這小子跑來攪和啥呀？」

「哦?!」年輕小伙子目光轉移過來了。「原來這位就是四鄉八鎮揚名的徐三少爺？」

「朋友！大函收到了。」

「聊表心意，何必提？」

「朋友！今兒是內親聚首，為家父暖壽，你是怎麼混進來的？」徐克剛神情嚴峻，態度很不客氣。

那年輕人的修養竟然非常好，笑著說：「三少爺！對於一個關心你的朋友，態度如此惡劣，妥當嗎？」

「朋友！徐三明是非、知好歹，關照之情日後會報。我現在只問一句：你是怎麼混進來的？」

「三少爺！這個『混』字用得極不洽當，我是大搖大擺走進來的，沒人盤，也沒人查。其實，真正混進來的人，三少爺你是一個也沒見著。」

「哦?!」

「三少爺！後院有座馬廐、聽說你豢了幾匹好馬，對不對？」

「朋友問這些幹什麼？」

「三少爺最好立刻到馬廐去瞧瞧。」

「瞧什麼？」

「三少爺如果信得過我，你就不妨去瞧瞧，包管你會發現一件生平從未見過的奇物異寶。」

徐克剛猶豫了一下，剛好蔣佩廉走了過來。

「三少爺！已經將送禮的人打發走了……」

「小蔣！」徐克剛輕聲說：「你留在這裡，把這小子釘牢，要是讓他閃掉了，我就要砍你的頭。」

「三少爺！你放心。」

徐克剛立刻飛快地向後院馬廐趕去。

管馬廐有好幾個伕子，只因徐克剛愛馬勝過愛己，經常會有兩個伕子在照顧馬匹，一見徐克剛，兩人都同時迎了過來。

「三少爺！您來啦！」聽口氣，這兩個伕子好像已經等待好久了。

「有事嗎？」

「剛才有位爺，綑來了三個人，說是什麼混進來想作怪的奸細，教小的放翻在馬廐裡，等候三少爺親自來發落，所以……」

「人呢？」

「在馬廐裡呀！」

「掌燈，跟我來。」

馬廐中舖著稻草，若不是一股難聞的馬糞味兒，躺在這兒也不算不舒服。

那三個人都綑得像元寶似的放在稻草上，油燈一照，徐克剛立刻認出來了，有兩個是廚子，一個是花匠，都是為了趕辦壽宴，臨時召募的。

他們真是潛進來臥底的嗎？

內中一個嚷了起來：「徐三！早就聽說你是一條鐵打的漢子，就是要把咱們斃了，也得讓咱們大吃大喝一頓，幹嗎讓咱們躺在這兒被馬糞薰死呀！」

「放心，我徐三是個講道理的人，不會和你們這種底下人計較，說吧！是誰派你們來的？」

「關洛武勝！」有一個很爽快地回答。

「你們都是武勝的弟兄嗎」

「沒錯。既然被你徐三識破，咱們只好自認倒楣。」

徐克剛的思念如風車般的溜溜地轉了起來。

(四) 路客

氣氛完全改觀了。

徐克剛雖然心高氣傲，卻不是飛揚跋扈的人，現在，他對坐在面前的這位年輕小伙子已是心服口服；從對方翻倒武勝派來臥底的三根暗樁這件事看來，他絕對是站在徐家這一邊的。因此，徐克剛立刻吩咐另備酒菜，將這位年輕人請進了他的廂房。

另乾三杯之後，徐克剛才開了口：「請問貴姓大名，徐三也好稱呼。」

「人必有名有姓，不過，像我這種無名小卒，即使報出萬兒，三少爺也一定是聞所未聞……」

「客氣……客氣……」

「在下姓鮑，鮑魚之鮑，草字凌峯，凌雲虛度之凌，山峯之峯。」

鮑凌峯?!徐克剛仔細想了一想，的確是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

「鮑兄一向在何處得意？」

「遊手好閒。」

「那麼，鮑兄這回來到百善鄉……？」

「三少爺！我只是路過……嘿嘿！一個路客。」

「鮑兄！咱們不妨摒棄客套，行客在外，大都守著少管閒事的戒律，這回鮑兄却願意淌渾水，沾上一身汚泥，其中必有緣故。」

「那是冲著三少爺的英名。」

「鮑兄這麼說就太客氣了……」

「我說的是實話。」鮑凌峯說起話來總是那麼不疾不徐的：「像我這種人，如果說生下來就有打抱不平的性格，那未免太高抬自己。不過，我的確是喜歡爽快，光明磊落的人，厭惡陰險多詐的惡徒。這一回路過此地，聽說武勝下黑帖的事，就身不由己地管上了，說不出有什麼目的，更沒有把握說將來能為三少爺幇上什麼忙。」

「鮑兄如何聽說這件事的。」

鮑凌峯笑了笑，笑容非常神秘，似乎其中有許多奧秘不足為外人道。

徐克剛很懂事，並未追問，話題立刻就轉開了：「那麼，鮑兄對我徐三有何指教嗎？」

「三少爺！你的台甫是克剛二字，以柔才能克剛，我認為三少爺處理這件事的手段不夠柔韌。」

「哦?!」

「譬如說剛才武勝派人投紅帖，送厚禮，三少爺就不應該拒收。」

「哦?!你都知道？」

「三少爺！我既然好管閒事，當然會對週遭的事物格外注意，也許，有許多情況我比你了解更清楚。」

「鮑兄！我先要請教，為什麼我不應該拒收武勝的厚禮……」

突然，篤地一聲，一把犀利的短刀插在桌子中央。

窗紙見孔，這把短刀分明是從窗外投擲進來的。

徐克剛那裡能接受這種威脅，霍地長身而起，鮑凌峯更快，一伸手就將徐克剛的肩頭按住了。

「任他去？」徐克剛急急地問。

「三少爺！我方才還提到過，以柔方能克剛，絕不能衝動，想想看，對方擲刀的動機何在？」

徐克剛答不上來，事實上這的確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對方絕不是存心傷人，否則，刀子不會落在桌面上，也不是傳遞什麼信息，要不然，刀上也會寄柬，很簡單，對方是在試探一件事，」

「試探什麼？」

「試探你的定力，」鮑凌峯以老練的姿態說：「所以我方才說你不該拒收武勝的那份厚禮，那也是一個試探。說不定，那位送禮的人就是冒充的，那些禮盒也都是空的。」

徐克剛猛地一顫，這些情況都是他事先不曾想到的。

他伸手去拔那把短刀，又被鮑凌峯阻止了。

「三少爺！讓這把刀留在這兒。」

「為什麼？」

「三少爺！我太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在外面混混的。人都有好勝心，混混們的好勝心更強，如果將這把刀留在這裡，我猜它的主人一定會來拿回去。」

徐克剛突然明白了，鮑凌峯利用這把刀佈置了一個陷穽；原來這個年輕人還有點兒心機。

徐克剛站了起來，豪爽地說：「鮑兄！咱們到前面聽戲、喝酒去。」

「不！」

「怎麼啦？鮑兄。」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談談。」

「哦？」徐克剛只得又坐了下來。

「有一位江湖老前輩龐雲龐老爺子，你聽說過嗎？」

「知道、知道，今兒上午我還奉了家父之命去拜訪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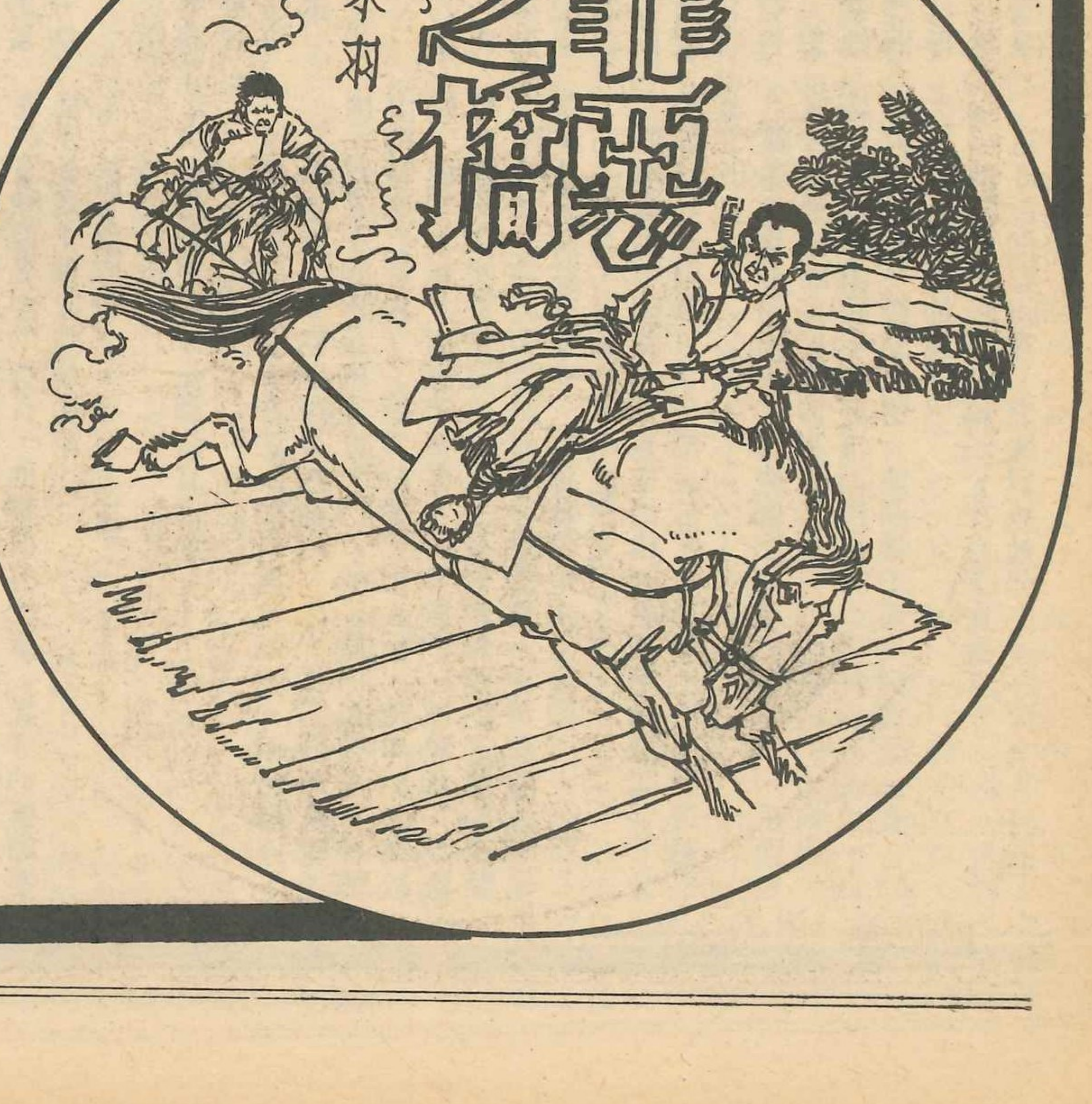
「哦？徐老爺子很信任他？」

「很敬重他。」

「是為武勝下黑帖的事去拜訪他？」

「是啊！」

「他怎麼說？」



「他壓根兒不管這件事，態度非常惡劣。」

「你們這兒有家『董家藥舖』，掌櫃的名叫董貴平，是嗎？」

「是呀……」

「三少爺！我特別提起這件事是有原因的，龐雲和董貴平彎過腰，是結拜兄弟，他們相距這麼近，為什麼平時不來往，為什麼？」

最後一句『為什麼』鮑凌峯特別加強了語氣，在這一個問號的後面似乎還隱藏了無數的問號。

徐克剛靜靜地坐在那兒，他不希望被鮑凌峯在他身上試探什麼。

「聽說過一個名叫趙驃的人嗎？」

「趙驃?!」

「不久之前你還與他見過面。」

鮑凌峯好像知道得很多。

「哦?!我只知道他姓趙……」

「他一來到這裡就和董貴平見過面，為什麼？」

又是一個問號。

「三少爺！這些事也許無關緊要，可是，在這種節骨眼兒上，許多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事都會變成最重要的事，絲毫也不能放鬆。」

「我會放在心上。」徐克剛只能說這句話；原先，他對面前這位年輕人非常欽敬，當然也非常信任，現在，他發現這是一個錯誤；輕信一個陌生人往往會帶來致命的傷害。

「三少爺！能給我一間客房嗎？」

「當然可以……」

「那就多謝了，一切心照，現在你很忙，稍歇咱們再長談吧！」

徐克剛立刻就吩咐人準備客房，不過，他私下還交代了另一件事，教蔣佩廉釘牢這個姓鮑的。平心而論，鮑凌峯的言行沒有令人起疑之處，如果硬要挑剔，那就是他熱心得稍嫌過份一點兒。

避開喧囂的戲台，徐克剛來到後園的一角，開始作冷靜的長思。

首先，他認為武勝那份厚禮不是假的，一個悍匪，一個武夫，怎會懂得鄭板橋的扇面？

可是，其中又有矛盾說不通的地方，下黑帖勒索三萬大洋，他送一份壽禮又化費了兩萬多，莫非他有毛病，喜歡搗來搗去嗎？

趙驃、龐雲、董貴平……這一連串出現的人物如果硬要把他們串連起來，却又沒有理由。

他驀地想起一件事，董家藥舖不是要來一個女客嗎？她到了沒有。

想到這裡，徐克剛決定到董家藥舖走一趟。

董貴平還守在店堂裡，似乎知道徐克剛要來。

「三少爺！明兒要去給老爺子拜壽哩？」

（九）

「董掌櫃！麻煩配一帖藥。」徐克剛也在說場面話。「提提神，補補氣。」

董貴平一面抓藥，一面說了許多話。徐克剛特別記住兩點：來人是江洋大盜楚河東的七妹；這個娘們一來就配了一瓶蒙藥。

「人呢？」

「剛出去。」

徐克剛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的臉色看來非常凝重。

在西頭上，有一間紙紮店。這間紙紮店的老師傅每年元宵節都要紮一些精巧的綵燈應景兒。雖然目前距離元宵節還有好長一段日子，而他已經忙了近半個月。爲啥？原來他紮了一座『八仙上壽』的綵燈，內中共用了一百零八個火頭，象徵一百零八歲，趕明兒要送到徐家大院去，爲徐百善徐老爺子賀壽。

八個紙神仙都照著人的尺寸，個個栩栩如生，在擦黑的時候才完工，點上了火頭，光華燦爛，絢麗奪目，引來不少路人圍觀。

衆人一面觀賞、一面嘖嘖稱奇。

「瞧！鐵拐李的那根鐵拐杖看來眞像有百斤重哩！」

「嗨！瞧瞧何仙姑那張臉蛋，有多漂亮呀！眞的神仙只怕也沒這麼美呀！」

「你們看張果老騎的小毛驢，耳朵還會動哩！」

竟然有人在何仙姑的玉手上捏了一把。

「哎呀！手是軟的，還溫溫的，眞像是個活人。」

在這許多圍觀的人當中，有一雙格外圓、格外明亮的眼睛；在這雙眼睛的上面是兩道黑而濃的眉，他就是虎頭萬兒王科。

王科一直瞪着何仙姑，彷彿被那紙人兒迷住了。其實，他的目光中絲毫沒有色情意味。

他就這樣目不轉睛地看了許久，然後悄悄走了。

他那兒也沒去，直接回了客棧。一進門，小伙計就迎上他：「王爺！您有客。」

「哦?!在那兒？」

「是位堂客，她要在你房裡等，我不好推拒：：：：」

小二的話還沒有說完，王科已經向內院走去。

王科眞猜不透這位堂客是誰，但當他推開房門時他立刻就認出來了；是福齡班的當家花旦吳美卿。

吳美卿臉上塗得紅艷艷的，顯然是急急忙忙趕來的，王科兩道濃眉不禁緲動了一下。

「王大爺！久不見了呀」吳美卿一副熱絡的姿態。

王科認識她並不是直接的，他意識到這個娘們一定在玩什麼花樣，於是冷冷地說：「咱們見過嗎？」

「喲！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在縣裡吃過好幾次飯，你都忘啦！」

王科跨進門去，用脚後跟踢上了房門，依舊冷冷地說：「我知道妳是誰，福齡班的當家花旦，對不對？」

「當家這兩個字可不敢當：：：：」

「吳老板，我認識妳是今天的事，以往根本就沒見過，更沒吃過飯，幹嗎要攀交情？」

「王大爺！結交咱們這種人好像不光彩，所以你就來個不認帳，沒關係，算我認錯了人，行嗎？」

吳美卿裝着生氣的樣子要往外走，王科突然地一伸手，將她的手抓住了。

「幹嗎？」

「吳老板！」王科一臉獰笑。「這可是妳自己送上門來的，想走，有那麼容易嗎？」

一絲懼意爬上了吳美卿的臉，不過，那也是一瞬間的事，很快地，她的臉上就浮現了毫不在乎的佻笑。

「王大爺！吃開心飯的見過的場面可不少，你這兩套可嚇不了我，我敢來，也不怕你把我一口吞下去，你想怎麼都成，可別耽誤我上台唱戲，徐三少爺像條猛虎，只怕你惹他不起。」

「坐著！」王科用力一推。吳美卿倒退好幾步，一屁股坐在床邊上。

「只問妳一句話，誰教妳來的？」

罪惡之橋

朱羽

「這話可問得新鮮，誰也沒教我來，是我自己來的。」

「吳老板！別自討苦吃，妳那張臉蛋很漂亮，要不然妳也唱不成花旦，我若是在妳臉上劃上那麼一刀、兩刀，往後妳只能去唱大花臉。」

「王大爺！別嚇人，行不行？」

「只要妳回答我一個問題就行，是誰教妳來的？」

「我剛才就回答過了，沒誰教我來，是我自己來的，就算我來錯了，還不成麼？」

嗖地一聲，王科拔出了一把犀利的短刀。

「我看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王大爺！你是說著玩兒的，你不會眞這麼作，對不對？」

「我虎頭萬兒一向說到作到。」

「你一定不會，因爲百善鄉一向不容許惡人在這兒爲非作歹，我只要一喊叫，你就完了。」

「吳老板，妳會喊叫嗎？」

「我當然會，我又不是啞巴！」

「咱們試試怎麼樣？」王科緩步逼了過去。「只要妳一張嘴，我就立刻教妳變成啞巴！」

「王大爺；」吳美卿還在力持鎭定：「就算我認錯了人，走錯了地方，你也不必要如此對待我呀？你抬抬手，我就過去了。」

「吳老板！吃開口飯的人那張嘴都很利，我早就知道了。用不着在我跟前耍嘴皮子，我不吃那一套。爽快點，只要說出那個人的名字就行了，要不然，我是：：：：」

「沒人教我來！」吳美卿突地強硬起來。

「喲！吳老板！妳是張飛賣刺蝟，人強貨扎手呀！我倒要看看妳這張嘴緊到什麼程度。」

鋒利的刀子到了她的臉上。

世上有不怕死的硬漢，却沒有不愛美的女人，想想臉上被劃了幾刀之後的醜樣子，誰都會寒心。

吳美卿自然也不例外。

不可，她也考慮到後果。她奉趙驃之命來刨王科的底，反而洩了趙驃的底，趙驃會如此輕易放過她嗎？

「快說！」王科又在高聲催促。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自房外響起：「哼！男子漢大丈夫，欺侮一個女人，算什麼呀？」

聲落人現，是楚仙仙。

王科不禁楞住了。

從王科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他絕不認識這個年輕而又花俏的綺年少女；說楚仙仙花俏，絕不過份。她臉上塗得紅艷艷的，身上也是五顏六色，鬢邊還戴了一朵大紅花。這麼一打扮，比原先的本色要成熟得多，也要俗氣一些。

王科發楞的原因並不是因爲楚仙仙很花俏，而是他不明白像這樣一個女孩子怎麼喜歡管別人的閑事？

「幹嗎衝著我發楞，」楚仙仙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我長得很標緻是不是？讓這位當家花旦走路，你可以仔細地瞧、慢慢看，要是我高了興，你可以看一輩子。」

王科走南闖北，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他立刻發現這個小妞兒是個多刺的玫瑰，花色誘人，却很扎手。

「吳老板！」王科在這一瞬間已經打好了主意。「妳可以請了。」

吳美卿得到這個脫身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連忙向外走。

「慢點！」王科突又將她叫住，「暖壽戲要唱到什麼時候？」

「總要到下半夜。」

「到時我會在徐家大院門口等妳，咱們還得好生聊聊。」

吳美卿急急忙忙地走了，一來是急於脫身，二來她也眞怕耽誤上台的時間，那樣對徐克剛可不好交代了。

王科跟過去門上了房門，然後在楚仙仙對面坐了下來。

「說句良心話，長這麼大，還沒見過妳這種膽大的姑娘。」王科的語氣柔緩有緻，看起來，他並不是一個十足的粗人。

「我也沒見過像你這樣粗心的男人，」

「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方才那個娘們明明是來刨你的根，挖你的底，你心裡既然有了數，就該跟她泡蘑菇、瞎扯談，幹嗎拆穿人家呀！竟然還逼問誰是主使者，你不但粗心，唉！簡直就是一頭驢嘛！」

王科臉上不禁一紅，這個小妞兒的口齒未免過份犀利了。

「虎頭萬兒！聽說你跟關洛武勝有過節？」

「姑娘！別忙，我得先弄弄清楚，妳怎麼知道我的萬兒？又怎麼知道我跟關洛武勝有過節？」

「哼！」楚仙仙撇撇嘴，輕描淡寫地說：「姑娘我知道的事情可多著哩！」

「妳還知道什麼？」

「你想聽嗎？」

「很想聽聽。」

「你過年時還在關東，今春溶了雪，你才進關往南走，走走停停，彎來拐去，今兒才到這裡。看起來你好像是專程到這兒來找武勝的碴兒，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因爲在昨天那份黑帖沒送到徐家三少的手裡之前，誰也不知道他會在這兒插一脚。」

兩個人隔著一張桌子，王科突地一伸手向楚仙仙的頭上抓去，他顯然想一把抓住楚仙仙的頭髮，將她的腦袋掀在桌子上，問個青紅皂白。

他這一著棋下得太急躁，簡直就是太冒失。

楚仙仙一晃腦袋，王科那隻手就落了空，叭噠一聲，他的手反被楚仙仙反扭，按在桌上了。

由於手心向上，胳臂扭曲，王科的身子也斜了。

王科絕沒有想到，他會栽在這樣一個小丫頭片子的手裡。

幸好，楚仙仙立刻鬆開了，她雙手輕拍著，好像手掌心裡沾上了什麼骯髒東西似的。

「虎頭萬兒！看你昂藏七尺，挺像個大男人，怎麼老是愛欺侮女人呀?!」

王科咬著牙，沉吟著：這口氣如果要忍下去，恐怕就要忍到底；如果不忍，那只有亮傢伙玩命兒。不過，他並沒有把握能够勝過對方，而且，他也有些兒師出無名。

他冷靜下來，放棄使用武力。

「厲害！」王科聳聳肩頭，自嘲地說。

「對我說這句話的人太多，如果有一天連閻王爺也對我說這兩個字我就高興了。」

「姑娘來找我的目的是什麼？」

「問你一句話。」

「請問。」

「我當然要問，不然我豈不是白來了一趟，不過，你會老老實實地回答嗎？」

「有問必答。」

「乾脆！聽清楚：問題很簡單，你來幹什麼？」

「殺悍匪武勝。」

「是爲公害？還是私仇？」

「我不想說冠冕堂皇的話，是爲私仇。」

「虎頭萬兒！方才我就拿話點過你了。我對你的行踪瞭若指掌。事先你並不知道武勝看中了百善鄉這塊肥肉，怎麼會：：：：？」

「姑娘對我的行踪的確非常瞭解，可是你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事先我不知道武勝要捲百善鄉，但他在這附近一帶活動我是知道的，事有凑巧，他給徐家下黑帖的事被我知道了：：：：我說的是實情，信不信由妳。」

「虎頭萬兒！你跟徐家三少見過面了嗎？」

「見過。」

「是你主動找他的？」

「不錯。」

「爲什麼？」

「向他說明我流連不去的理由，此時此刻，他對外來的人必定非常留意，我不願引起他的誤會。」

「虎頭萬兒！」楚仙仙字字有力地說「但願你說的都是謊言，如果你說的是眞話，我可爲你捏把冷汗。」

「爲什麼？」

「你可能會先被武勝所殺。」

「哼！」王科打從鼻孔裡噴出一股冷氣。「姑娘可知道我這一生中經歷過多少生死關頭？我的命不是燈草灰，一吹就不見了影兒，想要我的命可也沒有那樣簡單。」

「我眞想跟你打個賭。」

「打什麼賭？」

「如果我想要你的命，只要眨眨眼皮子就行了：：：：」

王科霍地站了起來。

「別緊張！我並不想要你的命，因爲咱們不是敵人；非但不是敵人，咱們還要作朋友。」楚仙仙輕顰淺笑，着實逗人。

王科顯然不是一個好女色的人，不然早就意亂情迷了。

「我很少交朋友，尤其不愛和姑娘家作朋友：：：：」

「你聽我說，朋友有兩種：一種是情投意合，那是感情上的；另一種是情勢所迫，基於彼此的需要。咱們就是要作這第二種朋友，現在是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等這種需要消失之後，咱們又不是朋友了。」以她這種年紀，竟然說出這種世故的話，眞是令人心寒。（十）

「我沒有需要你的地方，你也沒有需要我的地方……」

「有！絕對有！」

「說說看。」

「你需要我替你保密……」

「什麼意思？」王科的臉沉了下來。

「別發火嘛！女人天生舌頭長，喜歡說話，我要是把你的秘密洩漏出去，對你不是大不利嗎？」

王科忍住心頭火，冷冷問道：「妳又有什麼地方需要我的？」

「我需要你幫我去殺一個人。」

殺人這兩個字應該不會令王科這種人吃驚，而他的兩道濃眉却倏地挑了起來。

「幹嘛作那副怪樣子？」楚仙仙滿臉含笑，一副可人的模樣兒。

「姑娘的份量我掂過了，我能殺掉的人，妳也照樣辦得到，那裡還用得着我？」

「這話也是實情，」楚仙仙一點也不謙虛。「不過，內中還有緣故你並不知道，這個人對女人有戒心，很不容易接近他，而且，這種人也用不着我親自動手。」

最後這句話對王科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但是王科還是忍了下來。

「說說看，那個人是誰？」

「你永遠都不需要知道那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又如何下手？」

「只要你點頭答應，我就會告訴你如何着手。」

「好！我答應。」

「我眞高興死了，來，先鈎鈎手指頭。」

「不忙，我們既然要作朋友，我總應該知道你是什麼人吧！」

「我是楚河東的七妹楚仙仙。」

王科先是一楞，接着縱聲大笑起來。

楚仙仙原是滿臉笑容的，當王科縱聲大笑時，她反倒沉下了臉，冷叱一聲：「你笑什麼？」

王科止住笑聲，冷冷地說：「小丫頭片子！妳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妳以爲我不認識楚河東，所以想來唬我是不是？楚河東單丁獨個，那來的妹妹？別說七個，連一個也沒有啊！」

「哼！你以爲你很聰明是不是？其實你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傻瓜。你也許眞的認識楚河東，可是你並不認識他的妹妹……」

「楚河東根本就沒有姊妹。」

「你跟楚河東是彎腰的，磕頭的，還是歃血的？他憑什麼要將他的家庭狀況告訴你？我大哥在關東有名，那也只是土匪，我冒充他的妹妹又有什麼光彩。我根本就不需要將眞實身份告訴你，只是覺得咱們既然要作朋友，就得實在點，你明白嗎？」

王科眞的被這個小丫頭片子左右了，縱使疑雲未消，他仍然點了點頭。

「現在坐下來，仔細聽着我說的每一句話。」她以命令的語氣說。

王科很馴服地坐了下來。

「東頭上有一家金銀店，那是本地唯一的金銀店，你絕不會弄錯的。」

「嗯！」

「今晚三更時分有兩個人要從後院翻牆進去，他們不是賊，是有一批金子，跟店主人約好了，要賣……」

「幹嘛深更半夜偷偷摸摸……」

「別問爲什麼，那不干咱們的事……這兩個人當中是一老一少，老的大概五十出頭，少的二十靠邊，即使是深夜漆黑，你也很容易將這兩個人分辨出來，殺那個老的，記住，不多話，一照面就給他咔嚓一刀，然後掉頭就走，就這麼簡單。」

「楚姑娘！殺人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王科冷冷地說。

「這話什麼意思？」

「在搏鬥時，有一股强烈的衝激力；在復仇時，有一股强烈的恨意……殺人必須要有動機，像這樣無緣無故地殺人，我殺不下手。」

「虎頭萬兒！你這一生中殺過多少人？」

「你要我說實話嗎？」

「我當然要聽實話，放心，你嚇不倒我的。」

「楚姑娘！如果我說出來，一定會嚇倒妳。」

「我不會那麼膽小。」

「妳聽着：我從十七歲在江湖上闖蕩，今年三十一歲，前後十五年，經歷不少血腥搏鬥，傷人無算，但是我還沒有殺過一個人，」

「哦?!」楚仙仙果然吃驚了，「你從沒殺過人？」

「是的。」

楚仙仙突地躍起，人已凌空，脚尖向王科的咽喉處踢去。

楚仙仙穿的是一雙薄底快靴，這種靴子講究舒適、輕快，所以幫子是用翻皮，這種靴子不會光亮奪目。可是，楚仙仙踢過去的靴尖却出現了一道閃光。

原來那是一把長約二寸半的尖刀，靴尖藏刀，這小妮子的花樣倒眞多。

這些花樣對王科來說並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當然更不會吃驚。而他現在却非常吃驚。原因是：剛才這個小妮子還口口聲聲要和他作朋友，却在突然間展開了攻擊，一上手就要置他於死地。

王科不是省油燈，也不是窩囊廢，他想摘下悍匪武勝的瓢把子，當然不是三脚貓，儘管事起倉促，他還是很快地閃了過去。

楚仙仙絕不是只亮花拳綉腿，她一脚落空，變招再進，身子一轉，手中又出現了兩把匕首。她只有兩隻手，却有三把刀，即使她的雙腕被封，她的脚下仍可展開致命的攻擊。

罪惡之橋

朱羽

王科不敢等閑視之，更不敢東避西閃了，嗆啷一聲，他的傢伙亮了出來。

是一把鍊子刀。

鍊子的盡頭有一個圓環，那環套在他的左手腕上，刀在右手，鍊子接在刀把上。很明顯，若在必要時，那把刀會脫手而飛。

楚仙仙的攻勢立刻停頓下來。是被王科手裡那把鍊子刀所嚇住了嗎？

她輕描淡寫地問：「如果我再猛攻，你會怎麼樣？」

「我會殺妳。」

「你不是說，殺人需要動機嗎？」

「如果我不殺妳，便會死在妳的手裡。」

「那就對了，在自衞的情況下，你不需要任何殺人的動機。那一老一少不是青菜蘿蔔，不會任你殺、任你砍，他們必定還手，而且非常勇猛，你不殺人，行嗎？」

「我不明白妳剛才爲什麼突然向我下手？」

「告訴你一個道理。」

「也許我沒躲過……」

「那你就該死，我也不需要你這種朋友；你也別妄想去砍下武勝的頭顱了。」

這小妮子的氣勢已經將王科震懾住了，儘管他一再地告訴自己：絕不能被這個小妮子所擺佈，但他却欲振乏力，想掙脫已不可能。

「記住：只殺老的，留住小的。」

「楚姑娘！你可要記住一件事：萬一那小的逼我太甚，我又如何能……？」

「放心，只要老的一倒地，少的就軟了，他不會再有攻擊力。」

「妳有把握？」

「我對任何事情都有把握，在來此之前，我就知道你會與我作朋友。」

王科在冷笑：自信過高的人總會有些兒危險的。

花燈

那座八仙上壽的花燈原本就裝上了轆轆，二人在前牽引，二人在後輕推，緩慢來又穩重地推到了徐家大院的門前。

人羣跟著那座誘人的花燈在前進，到了這兒，他們都止步了；人羣中有一個是王科，他仍然目不轉睛地在注視著八仙中的何仙姑。他並不是一個愛好女色的人，何況那只是一個紙紮的人兒，那又是什麼緣故呢？

花燈進入了徐家大院，兩扇朱漆大門也關了起來，王科這才緩步離開，往東頭上走去。夜色雖深，不過，距離午夜還有一段時間。

儘管百善鄉這條大街迤邐了一里長，走著走著也就到了盡頭，王科果然看見一塊「萬順金銀店」的招牌，那上面還有一行小字：「兌換銀洋，童叟無欺」。

金銀店的門面不大，却很深，剛好在大街的盡頭，所以靠東邊都是這家金銀店的院牆，王科以躡蹤的姿態晃過去，繞了半個圈，來到了金銀店的後院牆。

牆頭不高，稍有功夫的人都能一躍而過，可是王科不僅僅是要躍過院牆而已，他還要守候那兩個一老一少的夜間來客。他是否會聽楚仙仙的擺佈，只有他心裡才清楚；不過，從表面上看，他已經按照楚仙仙的指令展開了行動。

經過一陣觀察之後，他才算找到了一個埋伏之處，那是兩棵柏楊樹，枝葉雖不茂密，躲一個人還勉强可以，唯一的缺點是：那兩棵柏楊樹距離院牆過遠，到時候他並沒有把握能一躍而落在院中。

他決定先登上柏楊樹再說，也好先將金銀店內部的情勢作一番觀察。

驀地，背後傳來一聲冷笑。

王科身形電旋，同時，右手已抓牢了腰間的七首，隨時都可作出致命的一擊。

有一個人站在他方才觀察那兩棵柏楊樹的地方，王科暗暗吃了一驚，因爲他一直不會發現身畔有人在跟著。

「何方高人？」王科低叱了一聲。

「眞個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對方沒頭沒腦地說。

「這話什麼意思？」

「赫赫有名的虎頭萬兒，只因爲身在異鄉，形隻影單，就得聽那丫頭片子的擺佈，我這話可沒說錯呀?!」

「朋友亮個萬兒如何？」王科很小心地向前走了兩步。

對方像是深具戒心，王科一進，他那兒一退。

「亮萬報名，多此一舉，王兄信得過在下的話，最好立刻回客棧睡覺，要不然，王兄今晚可能就要栽一個大觔斗。」

王科沒答話，却縱身撲了過去。

王科覺得這個人似乎比楚仙仙還可怕，他不但了解自己的行動，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意；這種人是一股無形的威脅力，如果此人不除，不僅不能有任何行動，連寢食恐怕都難安。

因此，王科決定採取最嚴厲的行動。

他並不想立刻置對方於死地，如果情非得已，他也只好破戒殺人。

他以最快的速度衝刺，手中的七首也指著對方的「死位」，但他明白，對方一定躲得過。

對方果然一閃滑開。

王科這一刺，是虛，實在的一招在他的左手，五指箕張，如鐵鈎般抓向對方的右肩。

十多年來，王科這一抓從未失敗過；正因爲從未失敗過，他才不需要用他右手的鋒利七首；也因此才傷人無算，而從未殺過人。

江湖道上吃過這種苦頭的都爲他這一招取了個名兒——虎頭抓。在王科的經歷中，這一抓簡直就沒有人能够脫逃。

可惜，今晚他這一抓却失敗了。而且是在幾乎就要得手的那一瞬間被對方滑開了。

星月爭輝，視野明亮，彼此都看清了對方的面孔。

那人是趙驃。

在這一招失敗之後，王科發了楞，由於從無這種經驗，他不知該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他面前的敵人。

趙驃很冷靜，換了別人，即使逃脫了這一抓，也會嚇出一身冷汗的。

「虎頭萬兒何苦如此衝動？」

「是你！」

「是我。人生在世，總該明是非，分好歹……」

「用不著你來教訓我，像你這種人，不會安什麼好心的。」

「王兄這麼說，就太武斷了。我只是覺得，像王兄這種昂藏七尺，怎可爲一個小丫頭片子作劊子手？」

「你都知道了？」

「不知不來。」

「來了也是白來。」

「如果王兄不聽勸，那眞是來了也是白來。」

「你要勸我什麼？」

「懸崖勒馬。」

「我不明白。」

「說得明白點兒吧！王兄該回去睡大頭覺。」

「是那老傢伙不該死嗎？」

「方才就已說過，虎頭萬兒豈可被那小丫頭片子利用？」

「你可知道那丫頭片子是誰？」

「楚仙仙，江洋大盜楚河東的七妹。」

（十一）

「你明白就好。」

「在你、我面前，楚河東又算得上是什麼東西？」

楚河東的確算不了什麼，他不過是關外的另一個武勝，可是，以趙驃的這種口氣，未免又太輕狂了。如果楚河東打算要他姓趙的六陽魁首，他那顆腦袋瓜兒就絕對跑不掉。

王科冷靜地想了一想之後，冷冷地說：「趙兄如果眞是一番好意，就請回；如果是想存心攪和，那請看著辦吧！」

「咱倆方才已經就有過一次誤會，不能再生誤會，我燈籠萬兒先告辭一步，別忘記待會兒栽觔斗的時候，著地輕一點，別摔斷了脊樑骨。」

趙驃走了；看他表現，倒像是眞的爲了關心王科而來。其實如何，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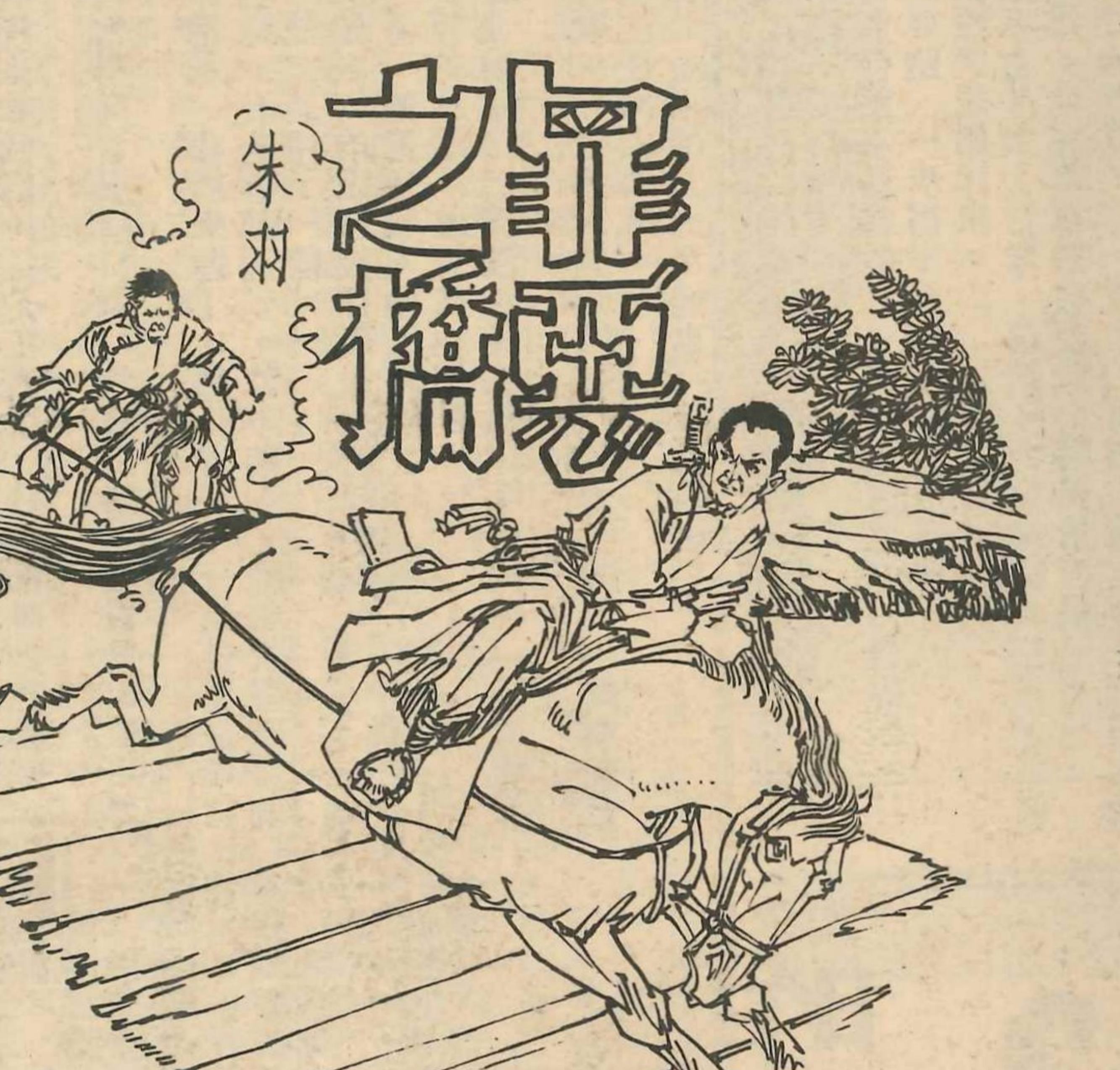
磨蹭了一段時間之後，已逐漸接近午夜，王科再也不敢躭擱，決定先登上樹梢守候。

上樹，那是雕蟲小技，絕對難不倒王科。前面已經說過，枝葉並不密茂，躲一個人只能算是勉勉強強。不過，有一件事却是王科連作夢都沒有想到過的。

柯枝間早就有一個人埋伏在那兒了。

罪惡之橋

朱羽



王科剛一登上柯枝間，就有一根細棍似的東西向他面門處搗來。

在下意識中，王科還以爲是一根反彈的樹枝，就順手一撥。一觸之下，他立刻發現自己犯了一個相當重大的錯誤。那不是一根反彈的樹枝，而是一支用藤條製作的紅纓槍；不是彈過來，而是刺過來，勁道超過一根反彈的樹枝千百倍。他輕輕順手一撥，絕對無法撥開，只是使槍頭部份稍稍偏斜，尖銳的槍頭從他的腮幫子擦了過去。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王科畢竟還是一個有經驗的老江湖，藉著偏讓之勢，一個倒栽葱，從樹下翻躍下來。

人在半空中，只聽嗆啷一響，他的鍊子刀已經抖了出來。

不管王科是何等厲害脚色，他一且鑽入了人家佈置好的圈套，總是很難應付的。雙脚剛落地，一左一右兩個彪形大漢就將他架住了；這兩個人好像是從地底冒出來的。雙臂被架，那把鍊子刀縱有雷霆萬鈞之勢，也使喚不出來了。

王科驀地想起了趙驃的話：縱使栽觔斗，也別摔得太重，因此他未作反抗的打算，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埋伏在樹梢柯枝間的人並沒有下來。

王科連對方的面貌都沒見到。

靜靜地，那兩個彪形大漢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似乎在等待他們『頭兒』的裁決。

嗖地一聲，那支紅纓槍從樹梢直射而下，插在王科的兩脚之間，入土半尺，槍桿子不停地顫幌，如果他存心要將這支槍插進王科的胸膛，那也絕無問題。

王科深深吸了一口氣，閉上了眼睛。他明白：這個觔斗已經栽定了；但他也有想不通的事；趙驃爲什麼要好心地警告他。

夜色闌珊。

在徐家大院院落中的那座花燈顯得更加光華燦爛，燈匠在一百零八個火頭中都加滿了油，以保持徹夜不熄。

戲台上的暖壽戲已經到了尾聲，看戲的賓客也都有了倦意，是到收場的時候了。

徐克剛一直在庭園中徘徊，在他的腦海中似乎有千頭萬緒待理，而他又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三少爺！」有人輕喚。

頭回一看，是福齡班的管事田通，徐克剛敷衍地道了一聲：辛苦！

「三少爺！咱們就要收台了。」

「是啊！明兒還要辛苦，是該早歇。」

「三少爺，……」田通欲言又止的。

「田管事！你是個很熱心的人，我信得過，有話儘管說呀！」

「三少爺！這話實在很難說。」

「田管事！」徐克剛全力鼓勵對方：「我知道你是爲我好，就是說錯了也沒關係呀！」

「三少爺！人應該忠心，照說，我田通吃的是福齡班的飯，不該說這些小話，不過，想了又想，覺得干係太大，不敢隱瞞，我不說也不行，……唉！」田通急得用力一跺脚。「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田管事，怎麼啦？」

「三少爺！我要先問您一句話：您跟咱們吳老板有多熟？」

「田管事！不瞞你說，我跟你們吳老板也只不過吃過兩頓飯，那是應酬場面，根本就談不上深交。」

「三少爺！那我可就敢放肆說話了，——我發現咱們吳老板有問題。」

「有問題？」徐克剛大大一愣，在他印象中，吳美卿是個熱心而又善良的人。「這話什麼意思？」

「三少爺！她剛才扮好了，却又溜了出去，快到她登台還不見人，急得我四處去找，却見她從聚友棧匆匆忙忙地出來，東張西望，鬼鬼祟祟的……」

「你沒看錯嗎？」

「三少爺！那會錯呀！」

「她看見你沒有？」

「當時我就覺得事有蹊蹺，就沒敢露面。」

「唔！」徐克剛沈吟著。

「三少爺！等她上場之後，辭兒也拉啦，身段也不俐落，處處不對勁，我可是內行，她今兒晚上這齣戲唱得糟透了。

「田管事！你認爲……？」

「那還用說嗎？她魂不守舍呀！」

「田管事！承你好心告訴我這些，我一定會有重賞，今晚我要託付你一件事情。」

「請三少爺吩咐。」

徐克剛將嘴巴湊上了田通的耳朵。

場面在奏『水滴魚』，這是一齣戲終場時所演奏的曲牌，整個暖壽戲已經結束，田通也悄悄地溜進了後台。

吳美卿連臉上的脂粉都沒擦乾淨就到了徐克剛的身邊，很顯然，她在戲台上一直都在注視徐克剛的動靜。

「三少爺！田管事跟你嘀咕什麼呀？也不讓你耳根清淨、清淨。」

「哦！他跟我商議明兒戲碼的事。」

「唉！田管事也眞囉嗦，這些事還用得着三少爺煩神嗎？……對了！你今兒累了一整天，怎麼還不去安歇呀？」

「那裡睡得着？」徐克剛裝出一付愁眉苦臉的樣子。

「我陪着你……」

「吳老板！」徐克剛很想裝到底，可惜他的涵養功夫不夠。「多謝妳的美意，明兒妳還有得累，今晚不好生安歇可不行。如果妳眞願意幫助，倒想託妳一件事情。」「給那姓趙的傳一句口信——教他安份點。」徐克剛說完之後就走開了。

吳美卿想叫他都沒法子叫住。

她賭氣似地出了徐家大院，連宵夜都不吃了。剛走了幾步，街簷下就有人到了她的身邊。是趙驃。

吳美卿連忙轉頭，這時長街上連個鬼影兒都沒有。

「放心！沒人跟着。」趙驃冷冷地。

「你交代的差使我沒辦妥。」吳美卿怯怯地說。

「我早就知道妳沒用，不過，現在已沒有這個必要了。」

「哦！」「爲什麼？」

「虎頭萬兒栽了。」

「栽了！栽在誰的手裡？」

「栽在一個小丫頭片子手裡，這些都不要去管他……我問妳，剛才是不是有人送過去一座『八仙上壽』的花燈？」

「有的。」

「好看嗎？」

「好看極了，八仙就好像是活神仙。」

「哼！」趙驃冷笑了一聲。

「怎麼啦？」

「什麼也別問，回去客棧蒙頭大睡，明兒一大早就去東門外，在坳口子前等我。」

「知道了。」

「走吧！」趙驃的口氣就好像在趕一條狗。

吳美卿趕緊走了，趙驃却向徐家大院走了過來，大門還沒關上，八仙上壽的彩燈在深沉的夜色中顯得格外燦爛奪目。

夜色愈來愈深，愈深就愈接近黎明。

徐家大院靜悄悄的，這晚，巡更守夜的格外多，一更又一更，一巡又一巡，連老爺子身邊的小胖許兆麟也參加了巡更守夜。

他將內院、中院都巡過，然後來到前院，突然發現那座『八仙上壽』彩燈的火頭全部熄滅了。

火頭若是被風吹熄，絕不可能說一百零八個火頭全部都吹熄呀?!是油盡了嗎？那得趕緊加油重新點燃，這一座代表吉祥的彩燈應該是徹夜長明的呀！

巡夜都帶了燈籠，也帶了火柴，小胖劃燃了一根火柴，找著火頭，輕易就點燃了，燈油還是足足的。

他一口氣將所有的火頭都點燃，之後，他抱著欣賞的心情仔細凝視這座花燈。

突然，他發現了一件怪事。

這座花燈的名兒不是叫『八仙上壽』麼？怎麼只有七仙呢？何仙姑竟然不見了。是誰惡作劇呀？小胖連忙跑去找徐克剛。

「三少爺！出了事；」小胖氣急敗壞地說。

「哦?!」徐克剛原本是坐著的，此刻突地躍了起來：「出了什麼事？」

「八仙上壽的花燈少了一個神仙。」

「你在說些什麼呀？」

「燈上何仙姑不見了。」

徐克剛楞住了，紙紮的何仙姑會不見了？紙人兒還會跑路嗎？

「有人惡作劇，」小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定有外人潛進來了。」

徐克剛站起來就向外衝，像一陣風似的捲到了前院。

那座彩燈火頭明亮、光耀照人，徐克剛仔細一看，八仙一個也不缺。

「小胖，你昏頭了嗎？」徐克剛沉聲怒斥。

「三少爺！我剛剛明明看見少了一個何仙姑，現在怎麼又……？」

「小胖！我平時怎麼教訓你們的，凡事要鎮定，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亂了方寸那還得了？幸虧沒驚動多少人，以後小心點。」

「三少爺！我方才明明看見……」

「你還要胡說！」

「三少爺！我……」

「好了！好了！你也太累了，換個人守夜吧！你去歇著，明兒還要侍候老爺子哩！」

小胖只得走了，他一定是滿肚子委屈，因爲他方才看得很清楚，何仙姑的確離了位。

徐克剛轉過身子要離去，就在這一瞬間，彩燈上的何仙姑突然悄悄地拔動了手中的寶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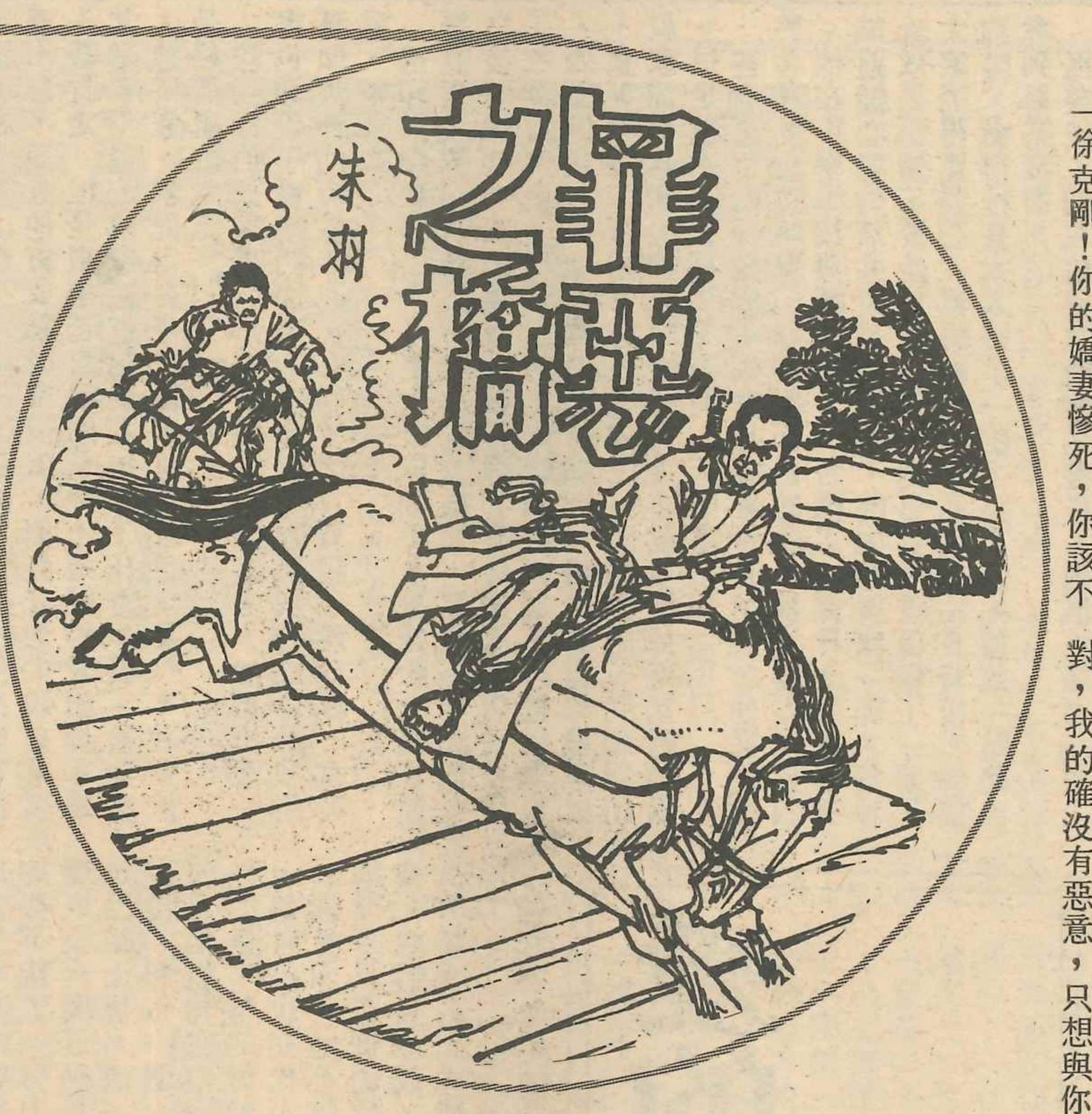
那把寶劍裝飾得相當漂亮，有亮晃晃的銀片，有鮮艷的絡蘇，也有五顏六色的水鑽，任何人都看得出那是一把只供別人眼睛觀賞的假劍，誰也不會相信鞘內的劍能夠殺人。

劍身並不閃亮，薄而利，發出湛藍的光，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把劍不但能殺人，而且鋒利得可以削金切玉。

不管那位何仙姑拔劍的動作多麼輕悄，必然會發出聲音；也許那聲音輕微得近乎無聲，絕對逃不過徐克剛的耳朵。

徐克剛一轉身就感到有些兒不對勁，他認爲小胖是在胡扯，然而小胖的說法也多少影響了他。他的思念非常快，可是那位仙子的動作更快，警惕之意剛在心底昇起，冰冷的劍尖已經抵上了他的後頸窩。

（十二）



劍尖傳過來的壓力恰到好處，重一分就會刺進肌膚，輕一分則徐克剛將能從容脫身。不輕不重的壓力正好將驃悍而也相當冷靜的徐克剛鎭懾住了。

雖是輕輕一觸，徐克剛的感覺則好像那把利劍已穿過他的心臟，使他全身麻痺。

「徐克剛！」好輕、好輕，就像情侶間的耳語，不過，在徐克剛聽來，却好似三記重錘，無情地敲擊在他的腦門頂上。

「徐克剛！」又是一聲輕喚。

「嗯?!」徐克剛本能地應了一聲。

「徐克剛！你的嬌妻慘死，你該不會也想到陰世間去和她作伴吧?!」

「姑娘妳，……」

「現在別開口，只要靜靜聽我的，轉過身去將花燈的火頭全部吹熄，然後回到房裡去，劍光也許會離開你的後頸窩，讓你行動自由。但是你一定要確信我能隨時隨地一劍刺進你的心窩。」

「我明白。」

「現在開始照我的吩咐去做。」

劍尖果然離開了徐克剛的後頸窩。

徐克剛並沒有利用這有限的自由去試圖反抗，他絕不作這種無謂的事情，而且他絕對相信那位駕臨人間的仙子早已將他的生命捏在手掌心裡了。

他完全依照那位仙子的吩咐去做。

吹熄了花燈的一百零八個火頭，回到房裡，剛坐下，那輕輕的聲音已經在他背後響了起來。

「徐三少爺！你很合作。」

「那是因爲我感覺得出姑娘並無惡意。」

「哦?!我用利劍逼着你，你怎麼還會想到我並無惡意？」

「在這草木皆兵的時刻，很容易發生誤會，姑娘不得不，……」

「咱們別躭誤時間，你的判斷很對，我的確沒有惡意，只想與你談談，讓你了解許多情況，也使我了解許多情況。」

從聲音與語氣去加以估計，這位仙子似乎非常正直。

「三少爺！咱們先談尊夫人的死亡；如果我說她是發現了一件極大的秘密才被殺滅口的，你相信嗎？」

「我相信。」

「爲什麼相信。」

「因爲我相信姑娘言必有據。」

「好厲害，信是信了，還要我拿憑據出來……暫且打住，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我說悍匪武勝下黑帖要錢，要槍，只是在要障眼法，他是另有目的，你也相信嗎？」

「我相信。」徐克剛毫不考慮的回答。

「爲什麼我說的每一句話你都相信？」

「因爲我早就有了這種想法。」

「他想席捲百善鄉，下黑帖要錢，要槍，不過是先試試咱們的決心和勇氣。」

「錯了。」兩個字，說得如敲金擊玉。

「哦?!錯了……」

「我只說八個字——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三少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難道說我徐家有什麼異寶引起武勝的……」

「又錯了。」

「哦?!」徐克剛突然發現他在這位仙子面前已經變成世界上最笨的人。

「三少爺！咱們也把這個問題暫且打住，先來談談『百善鄉』這個名兒吧！我覺得這個名兒有些不切實際，因爲住在這兒的人並非全是安善良民。」

「良莠不齊，那是難免的。」

「好了！咱們現在要開始談到正題了，我先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十三年之前……對了！三少爺那時多大年紀？」

「十多歲。」

「嗯！我們那時都很小，我比你更小，那時候，滿清最後一個皇帝宣統還沒有登基哩！關外有家『金順鏢局』，護送了一批貂皮、人參，到江南去，然後換回了一箱珠寶，以現在的大洋來計算，約莫價值百萬。在回程途經滄州道的時候被人刼了鏢。押鏢的人是『金順鏢局』的東家金宏，他帶了四個鏢師，八個趟子手，外加車夫等等約有二十多人，這一夥人全部下落不明。有人說，金宏吃了鏢，逃逸隱居，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不相信這種說法。因爲金宏熱愛他的妻子和愛女，他絕不可能爲錢財而置妻女於不顧；而且，他也非常富有，不會見財起意。」

徐克剛靜靜地在聽，這個故事很有吸引力。

「在最初幾年，這件事曾經轟動江湖，金宏的友好全部出動追查，失主也化錢請了道上的高手明查暗訪，黑道上的也動員了，因爲他們想抓住這個機會發筆橫財，誰也沒有收穫，一年一年過去，這件事也就漸漸被遺忘了，想不到最近却又舊事重提，在江湖道上喧騰起來。」

在黑暗中，徐克剛只能聞其聲，不見其影，停歇片刻，那柔柔的聲音又在黑暗中響起：「三少爺，憑你的聰明，以下的情節大概不需要我再講述了。」

「姑娘！小的時候，常聽老奶奶說故事，那時候我就養成了不胡亂插嘴的習慣，姑娘還是繼續往下說吧！」

「有一個流言，在最近兩個月來傳遍了江湖；當年金宏被刼的那批珠寶藏在百善鄉，當年作案的主謀也隱居在百善鄉……」

「哦？」徐克剛的反應非常强烈。

「三少爺非常吃驚嗎？」

「的確非常吃驚，這眞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過，流言畢竟是流言，稍具頭腦的人絕不會輕信……」

「江湖道上的朋友衝動者多，冷靜者少，於是，各形各色的人都湧到了百善鄉，悍匪武勝的眞正目的恐怕也是在此……」吸了一口氣，那位仙子又繼續說下去：「咱們不妨假設，隱居者也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當然要立即離開此地；再進一步假設，那批珠寶可能埋藏在一個安全可靠的地方。他要離開百善鄉，當然要帶走那批珠寶，在挖掘的時候，被尊夫人看到了，所以她被殺滅口……」

「姑娘！妳的假設太離譜了。」

「三少爺！你能安靜地聽我說完嗎？七、八年前，你新婚的時候，西院還是一塊空地，那時才擴建的。一個刼掠的盜匪將所刼得的贓物埋藏在一片空地上難道不可能嗎？」

「而且，除此之外，尊夫人沒有任何被殺的理由，她恪守婦道，甚至足不出戶，不可能是情殺；你們並無仇家，也非仇殺；當晚府上未發生偸盜事件……三少爺！我們只能假設尊夫人的被殺是因爲她無意間發現了別人的秘密……」

「不對！」徐克剛强烈地反對。

「我勘查過咱夫婦倆住的西側院，並沒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跡。姑娘！我正要告訴妳一個別人不知道的秘密，彩雲是在離開徐家大院之後被殺的。」

「何以見得？」

「她有兩種鞋子：一種是出門穿的；她死的時候就是穿著出門的鞋子。」

一陣冗長的沉默。由此可見，那位仙子不是一個獨斷專橫的人，她在重新整頓她的思考。

「三少爺！照你這麼說，尊夫人當時離開徐家大院時是完全自由、完全自動的囉？」

「當然，如果她被挾持，就不可能還換上專供外出用的鞋子。」

「你查問過，昨晚有訪客拜訪尊夫人嗎？」

「絕無訪客。」

「那麼，尊夫人是何時離開徐家大院，總會有人知道。豪門顯貴，僕從如雲，她的行動不可能遮人耳目。」

「姑娘……這本來是一個秘密，我曾暗暗發誓，要將這個秘密保持到死亡，我和姑娘初見初識，不過我對姑娘很信任，如果妳能保證：……」

「放心，三少爺！我知輕重、利害，我保證不洩漏有關尊夫人的任何秘密。」

徐克剛非常沉重地吁吐了一口長氣，然後緩緩地說：「昨晚彩雲很早就上了床，而且告訴僕婦說她身子不舒服，如果我回來就睡在外面的耳房，不要驚吵她……由此可見她是偸偸溜出去的，還唯恐被我發現……西側院有一個後門，那是專供清除庭院廢菓垃圾用的，內外都可鎖。平時都是裏面加鎖，今早我去看過，鎖加在院牆外面，只有我和彩雲才有鑰匙……姑娘！這些秘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因爲我深信彩雲很守婦道，我不希望別人胡亂猜測而汚辱了她的名節。」

「她偸偸溜出去幹什麼？」她的語氣像在自問。「答案只有一個：與一個無法公然進入徐家大院的人會面，你說是不是？」

徐克剛沒有回答，卽使他同意對方的看法，也不便在口頭上表示。

「好了！我們再來清理一下這幾天來到百善鄉的不速之客……三少爺！你說知道的有那些人？」

「很多，很多，但他們都是今天才來到的。」

「有一個人昨天就來到了。」

「誰？」

「就是尊夫人偸偸溜出去要見面的那個人。」

「這是猜測，並無實據。最近有些流言，謠傳我有外遇，彩雲也許是溜出去暗察我的行踪，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呀?!」

「好了！三少爺！咱們別抬槓，我不是存心要在尊夫人頭上按上一個不名譽的罪名，而是想將眞象找出來。三少爺！別盡往好處想，你也得朝壞處……」

「姑娘！有一件事咱們一定要先弄清楚。」

「什麼事？」

「妳是什麼時候到的？」

「今兒晌午。」

「妳年紀輕輕，如何對十多年前那件刼案了解得如此詳細？」

「因爲我是金宏的女兒，我叫金家玉。」

又是一陣冗長的沉默。

身份的揭露使得徐克剛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一是寬慰，這位風姿綽約的妙齡少女並非壞人；一是震驚，江湖上喧騰的流言帶來不少江湖惡客，金家玉懷著一腔仇恨，當然也算是惡客之一。這件事的發展似乎遠較悍匪武勝席捲百善鄉還要來得可怕。

「三少爺！你知道我爲什麼而來。」

「是的。」

「那麼，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嗎？」

「金姑娘！我倒想請妳助我一臂之力。」

「請吩咐。」

「排除這些流言，使百善鄉免却一場災害。」

「三少爺！你這麼說是不公平的。」

「怎麼呢？」

「你並不能證明刼匪與贓物絕對不在百善鄉。」

「金姑娘同樣也不能證明刼匪與贓物絕對在百善鄉呀?!」

「無風不起浪！」金家玉鏗鏘有力地說：「而且，這裏已經有了事件；尊夫人的死是爲什麼？三少爺！如果您想排除這個流言，你必須先花工夫查明尊夫人爲何而死。」

「我會……」

金家玉的手突然按在徐克剛的肩頭上。

卽使她不用這個動作去暗示徐克剛，徐克剛也將話聲卽時停住了。他們幾乎是同時發現的：窗外有人，徐克剛立刻就要採取行動，可是，肩頭上那隻手非常强勁有力，使他動彈不得。

接著，金家玉又說話了：「克剛！你別發火，這是迫不得已的，郭彩雲非死不可，她不死，咱倆就永遠無法結爲正式的夫婦……」

（十二）

徐克剛嚇壞了，金家玉爲什麼要說出這番無頭無腦的話，爲什麼要給他加上這樣一條罪名？

他張口欲辯，肩頭上那隻手却又很快地搗住了他的嘴巴。

「克剛！妻喪只要一年，一年之後，你就可以找媒人去我家提親，這一年咱們一定要忍耐，可不能讓別人看出破綻來喲！」金家玉還在自說自話。

徐克剛在全力掙扎，但他却始終掙脫不了那隻强而有力的手；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家竟然有那麼大的臂力實在出人想像。

過了一陣，金家玉却主動地將她的手鬆開了。

「三少爺！很對不起，……」

「金家玉！妳爲什麼那麼卑鄙？爲什麼造謠生事？爲什麼，……？」

「三少爺！請你冷靜一點，方才窗外有人，我不希望對方了解咱倆到底在商談什麼，同時想利用這個機會將對方引入歧途，所以我才，……」

「方才在窗外竊聽的是什麼人？」

「是關外江洋大盜楚河東的七妹楚仙仙。」

(六) 殺將

八仙桌上放著一盞洋油燈，那年頭，用這種燈的人眞還很少，玻璃罩子的上端套著一個大盤帽似的罩子，把光頭壓得很低。雖然有好幾個人圍著這張桌子坐著，却沒法子看清他們的臉。

他們似乎在討論一件事情，正談到節骨眼兒上，所以有了一瞬間的停頓。

隔不多久，一個蒼老的聲音又打破了沉悶：「我來到百善鄉已經整整七個年頭了，當初是滿懷興致而來，如今却是愈等愈煩。想想看：那小子總不能不食人間煙火，這麼些年了，他也得拿點兒破銅爛鐵出來賣呀！」

「也許……」這人說話慢吞吞的，一副破鑼似的嗓子：「也許你這家金銀舖太小，人家看不上眼。」

「老弟！」原先那個蒼老的聲音又開了口：「你這麼說可就錯了，我這金銀舖子可不算小，城裡的那幾家也不見得有我這份排場。而且，我還特別加了一塊招牌，寫着：『專收名貴珠寶』幾個字……我看吶！那小子一定沒窩在這裡，那箱紅貨也不在這兒。」

「這麼說……」那破鑼嗓子又開了口：「你在這兒開金銀舖子是爲了想釣那條大魚？」

「老弟！我若是不想釣那條大魚，幹嗎窩到這窮鄉僻壤來？唉！七年的歲月是白磨蹭了，人不在這兒，貨也不在這兒。」

「秦掌櫃！」這是第三個聲音，冷峻、沉穩，很有份量。

「嗯?!」蒼老的聲音愛理不理的。

「你到這兒已經七年了？」

「沒錯。如果要仔仔細細地算，應該說是六年十個月零二十七天。」

「你的記性可眞好。」

「嘿嘿！」一聲乾笑。

「這麼說，你在七年前就聽說人在這兒，貨在這兒：……嘿嘿！消息竟然比咱們快了七年。」

蒼老的聲音沒答腔，他似乎聽出對方的言辭不但犀利，而且相當有份量，因此不敢隨意答腔。

「秦掌櫃！過去在江湖上常聽人說，南秦北楚，這話是什麼意思？」

「北楚好像是指關外的楚汾楚七爺吧！他已經道歸西山了，倒生了個成材的兒子楚河東，如今還是獨霸關外。至於說南秦，大概是指我秦上淮，說來慚愧，年輕時還有點兒勇氣闖闖蕩蕩，一上年紀，只有守株待兔，而且一守就是七年，像個木頭人似的。」

「秦掌櫃！你這麼說就未免太客氣了，」那個冷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據咱們所知，北楚要的是霸權，玩的是拳頭；南秦則是以手段見長，玩的是心機。如果秦掌櫃在這窮鄉僻壤一守七年，竟然毫無結果，那麼，傳言豈非空穴來風，一點兒也不實在了嗎？」

這番話軟中帶硬，鏗鏘有聲，如洶湧奔騰的黃河，任何山岳也阻擋不了。

秦上淮畢竟上了年紀，所謂一歲年紀，一歲狡，他大概還不會被對方這番犀利的言辭難住。

「哈哈！」一聲乾笑；似乎這一笑把一切都掩飾過去了。「不知道你是在讚我，還是在挖苦我。北楚南秦，分庭抗禮……唉！北楚的雄風還在，南秦的氣勢已弱，人老了，處處都不靈光，尤其是腦筋不夠靈活……嘿嘿！就算那小子在這裡，我都沒法子把他給引出來。」

「大哥！」破鑼嗓子又開了口：「我看你是白費精神，這麼一頭老狐狸，就算他已經撈着了什麼，也不會告訴咱們呀！」

「哼！」有人冷笑，當然不是秦上淮。

「大哥！」破鑼嗓子又說了話：「要嘛咱們請秦掌櫃明明白白給咱們一個交代，要嘛咱們趕緊走回頭路，在這兒磨磨蹭蹭不會有什麼結果。」

「閉上你的鳥嘴！」作大哥的在罵人了。

破鑼嗓子立刻變成了啞嗓子。

「秦掌櫃！」仍是冷冷的，一點兒也不激動。

「嗯?!」雖然仍是一聲漫應，秦上淮那股子倚老賣老的勁兒倒收斂了不少。

「你在這兒一住七年，可以說是人熟地熟；你在這兒放下金鈎釣海鰲，必然注意四週的動靜，對不對？」

「那是當然。」

「那麼，今兒到了那些人，你留意了嗎？」

「全都留意了。」

「說說看，有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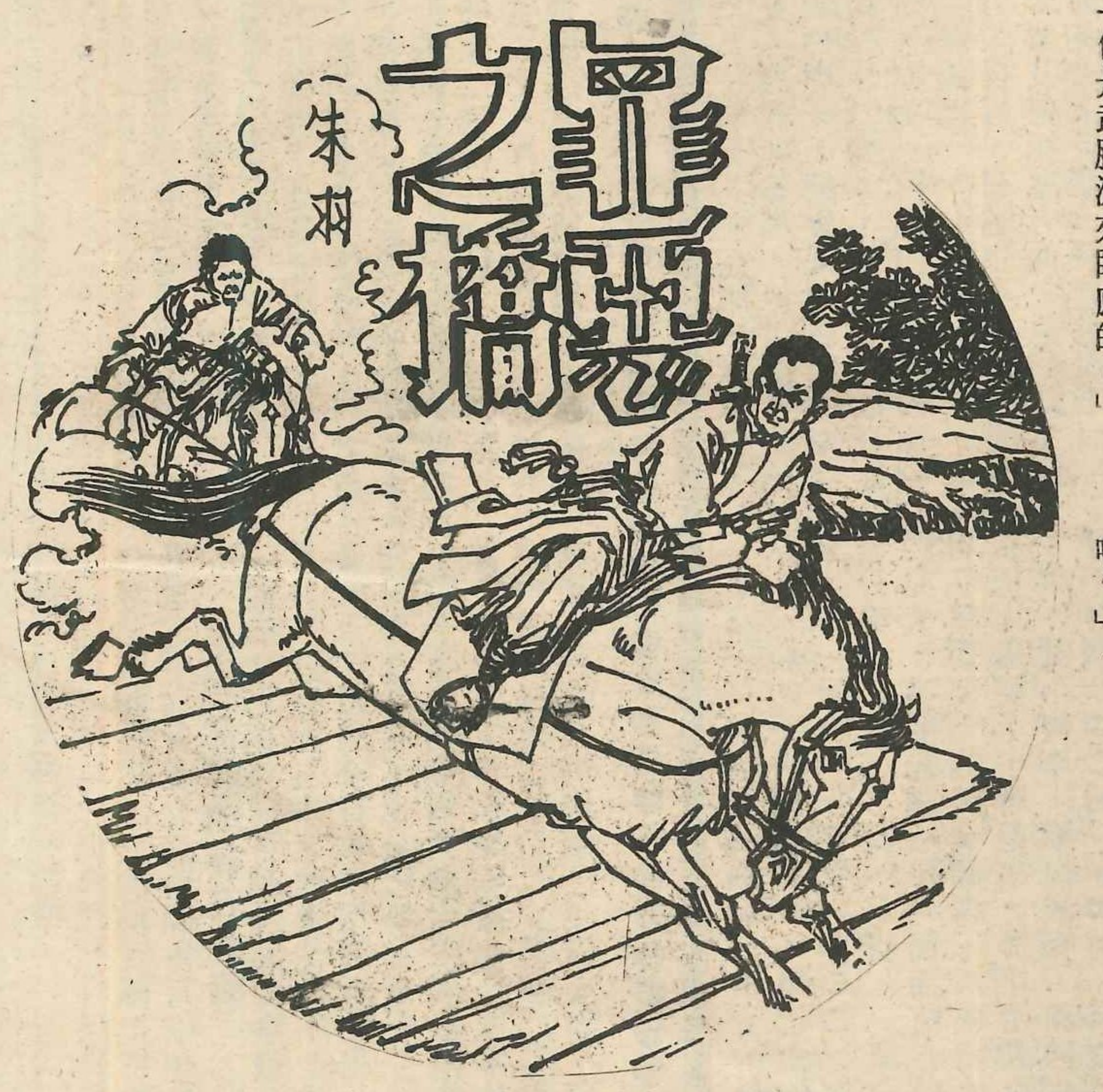
「王科、趙驃、楚仙仙。」

「王科是幹什麼的？」

「他是個江湖混子，不結幫、不入派，孤家寡人一個，他好像和武勝有段樑子，想藉這個機會找武勝了斷。」

「趙驃呢？」

「他是武勝派來臥底的。」



「沒錯？」

「絕沒錯，福齡班的當家花旦吳美卿是趙驃的幫手，這娘們怎會和他混在一起，可不清楚。」

「楚仙仙呢？」

「她是楚河東的七妹，來此的目的不問可知；而且她不可能孤軍深入。楚河東也必然親率精英來到了附近。這小姑娘和趙驃也有關係，也許楚、武兩幫已經聯手了。」

「就這三個人嗎？」

「還有你們……」

「秦掌櫃！除了咱們之外還有一個人，你好像故意把他說漏了，他叫鮑凌峯。」

「鮑凌峯?!」秦上淮似乎對這個名字很陌生。

「秦掌櫃！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嗎？此人是如今黑道上最負盛名的四大殺將之一，標悍勇猛，心狠手辣。聽說，他是你花錢僱來的。」

此語一出，氣氛立刻凝重起來；看來，這幾位惡客要逼迫秦上淮攤牌了。

如果秦上淮眞是憑著要手段，玩心機在頭上混出名頭來的，他此刻一定會了解對方的動機，也一定會有方法應付。果然，他連一點驚訝的反應也沒有。

「二位老弟！」秦上淮的語氣出奇地平靜。「就算秦某人隱居在此有什麼用心，有什麼意圖，自信寶刀未老，還用得著花錢請什麼殺將嗎？」

「這麼說，你否認？」

「絕無此事。」

「大哥！」那個破鑼般的聲音又嚷了起來：「咱們可沒閒工夫在這兒跟這個老傢伙瞎扯淡，要下決心弄個水落石出，咱們就硬上；若是咱們沒那個硬拚硬的勇氣，咱們就打退堂鼓，撒腿走人！」

「秦掌櫃！你聽見咱們兄弟的話啦！」

「聽見了，不過，我相信你老弟絕不是那種一味蠻幹的莽漢。」

「哦！你是說，我不敢？」

「不是不敢，是不會。」

「爲什麼你認爲我不會？」

「因爲蠻幹的結果對彼此都沒有好處。」

「秦掌櫃！咱們兄弟出道晚，懂得敬老尊賢的道理，所以才不願冒犯你。現在咱們兄弟只要你答覆兩件事：一是你在這兒一守七年，到底有什麼收穫；一是你花錢僱請殺將鮑凌峯的用心何在。」

「老弟！我答覆了這個問題之後，你們就走人嗎？」

「是的。而且從此以後不敢登門打擾。」

「好的，你聽著：第一個問題，我在這兒一守七年，是毫無所獲：：第二個問題，我壓根兒連鮑凌峯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他的回答也許很實在，但是絕不能令對方滿意。

作大哥的還沒表示什麼，那個破鑼般嗓門的漢子已經惱火了，他兩手在桌邊一按，人已騰空而起，雙脚伸得筆直，向秦上淮的面門蹬去。

秦上淮坐在那兒，幾乎沒有閃讓的餘地，只見他抬手一揮，只聽叭地一聲，那漢子的身體在半空中打了一個翻滾，若不是作大哥的伸手一扶，他準定會摔一個元寶大翻身。

除了秦上淮，對方有五個人，現在，他們都霍地站了起來，似乎將有什麼蠢動，可是，却教那個作大哥的給攔住了。

「秦掌櫃！」他的語氣、嗓門始終是冷冷的，似乎任何情況都不會使他激動。「我這位兄弟性情太毛躁，多多冒犯，請海涵。」

秦上淮淡淡的說：「老弟！這算不了什麼，年輕人，火氣旺，總是難免的，……各位要是餓了，我吩咐廚下作點宵夜來。」

這位秦掌櫃的修養可眞到了家。

「不敢叨擾！」作大哥的深深一揖，然後一揮手，帶著他的四個弟兄走了。

秦上淮仍然坐在那兒沒有動。

他聽著步履聲遠去，最後聽到大門關上的聲音。

「來人！」他輕喊了一聲。

立刻有一個壯漢出現在他面前。

「聽著：加强戒備，如果有任何人膽敢闖進來，格殺勿論。」

秦上淮站起來，走出了這間屋子。

他跨過寬敞的院落，來到西廂一間屋子，門口有個大漢在守著。大漢見他來到，立刻打開了屋門。

屋內沒有任何陳設，只有一根木樁；樁上綁著一個人，是王科。

王科手脚都上了綁，但他的神色却非常鎮定，他冷冷地看著走到他面前的秦上淮。

「虎頭萬兒！你大概聽說過『虎落平陽』這句話。」

「嗯！」

「你當然也懂得這句話的意思。」

「嗯！」

「那就好辦，你爲啥來到百善鄉，我不問。我只問一件事，你潛伏在樹上，是何企圖，你可要老老實實說出來。」

「說出來以後又怎麼樣？」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我也許會放你走。」

「只是也許?!」

「是的。我還要看看你所犯的錯誤是否嚴重。」

「我上了別人的當；也可以說我是受了別人的利用。」

「哦，這個利用你的人是誰？」

「楚仙仙。」

「哼！黃毛丫頭。」

「她的確是個黃毛丫頭，不過，她却很厲害，因爲她抓著了我的小辮兒。」

「別告訴我她抓著你什麼樣兒的小辮兒，因爲我不想知道與我無關的秘密，只告訴我，她要挾你爲她作什麼事。」

「她要我爲她殺一個人。」

「殺誰？」秦上淮指著自己的鼻子。「是我嗎？」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這兒的主人。」

「金銀舖的掌櫃嗎？」

「是的。」

「那不是你。她說：午夜時分，有一老一少兩個人到你這兒來，她教我殺那個老的。」

(十三)

「她是這樣說的嗎？」秦上淮非常吃驚；他是個修養非常好的人，照說，他不應該如此吃驚。除非這是一件天般大的事。

「我不會說謊，這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短處。」

秦上淮突然重重地摑了王科一個耳光。

以秦上淮的功力來說，他這一掌可以將人的頭顱拍碎，而他這一掌看似很重，聲音也很響亮，可是在王科的感覺上，却好像是輕輕地撫摸了他一下。

王科卽使再蠢，也明白秦上淮這一個耳光是摑給別人看的，可是，現場並沒有第三者，莫非屋外還有人偷窺嗎？

「你胡說！」秦上淮氣咻咻地吼道：「今晚根本就沒有人來見我，而且，楚仙仙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她怎麼會教你殺人？你快些實說，深更半夜，爬到後院牆外的樹上，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說的全是實話，信不信由你！」

秦上淮沒有再說什麼，他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彷彿在傾聽什麼動靜。

有人走了進來，向秦上淮吁了一口長氣，然後輕輕地說：「把他鬆開！」

王科從木橋上鬆了下來，他一時眞還弄不清楚這老傢伙在耍什麼把戲。

那個人又退了出去。

秦上淮兩眼直直地看著王科，手却在身上掏摸，摸出了一塊銀元：……不！應該說是半塊銀元，或者是一塊銀元的一半。

那半塊銀元像是被鑿子鑿斷的，裂斷處並不整齊，大小也不均勻。他將那半塊銀元平放在手掌心上。

王科的目光突然閃亮，他也在身上摸出了半塊銀元，那兩個半塊合在一起正好嚴接合縫，它們原來是一體的。

「辛苦了！」秦上淮輕輕地說了一聲，那味道，像是在跟一個很熟的老朋友寒暄。

王科的眼睛却瞪得很大，他似乎有許多想不通的事情：他想問，又不知從何問起。

「我知道我找的人已經到了。」秦上淮又緩緩地說：「可是，有那麼多陌生人來鎭上，我實在不敢冒失地去連絡，沒想到，楚仙仙那丫頭片子倒把你送到我面前來了。」

「我應該如何稱呼你？」

「叫我秦掌櫃。」

「秦掌櫃！在關外我已收了你付給我的二十兩黃金。」

「是的，那是預付的一半，另一半也是黃金二十兩，那要等到事後才付。」

「要我辦什麼事？」

「我會慢慢告訴你。」

「秦掌櫃，楚仙仙要我殺的人又是誰？」

「不知道，也許是那丫頭片子在故弄玄虛……剛才我故意摑你耳光，逼問你，你知道爲什麼嗎？」

「可能外面有人偷覷。」

「對！你很聰明，偷覷的人就是楚仙仙那丫頭片子。現在，你就住在這裡……眼面前我還有點兒糊糊塗塗的，大概到了明天晌午就一切都明白了，那時，我就教他們有得受的！」秦上淮齜牙咧嘴，面現獰色。

在徐家大院的客房中，鮑凌峯正翻了一個身子，改變了躺臥的姿勢。這一夜，他一直在半睡半醒之中。

當然，在這種環境中他是不可能高枕無憂的。

看看窗紙的顏色，他也大約猜得出這是什麼時候；漫漫長夜已經過去一半了。

突然，他聽到了一陣極其輕微的響動。

那像是一隻昆蟲用牠帶毛的爪子在爬動；在一般人來說，那根本不能算是聲音；可是在一個終日在刀口上舐血的人聽來，那無異是死亡的訊息。

那陣子沙沙的聲音在繼續著。

現在，鮑凌峯已經肯定是有人用一把小刀插進門縫撥動門閂；門外的人非常有耐性，撥動的速度非常緩慢，他大概了解這間屋子裡睡的是個什麼字號的人物。

那種沙沙聲具有催眠作用，一般人在聆聽那種聲音時可能會不知不覺地睡去，鮑凌峯的眼睛却愈睜愈大，他畢竟不是一般人。

門閂終於滑落，門也在以極慢的速度盪開。

鮑凌峯看到了一個影子；一個纖細的影子。

夜風輕拂，也帶來一陣香氣；女人最容易使人分辨的就是她們的身上永遠有香味。

鮑凌峯握緊了身畔的匕首，並不因爲來人是個女子他就掉以輕心；相反地，他覺得這一定是個很難應付的女人；如果她無所恃仗，她會這樣膽大嗎？

女子進了門，房門掩上，又落了門。

這個女人並沒有預留退路，那麼，她只有兩種打算：她死在這裏；或者她要鮑凌峯死在這裏。

因此，鮑凌峯的心弦綳得更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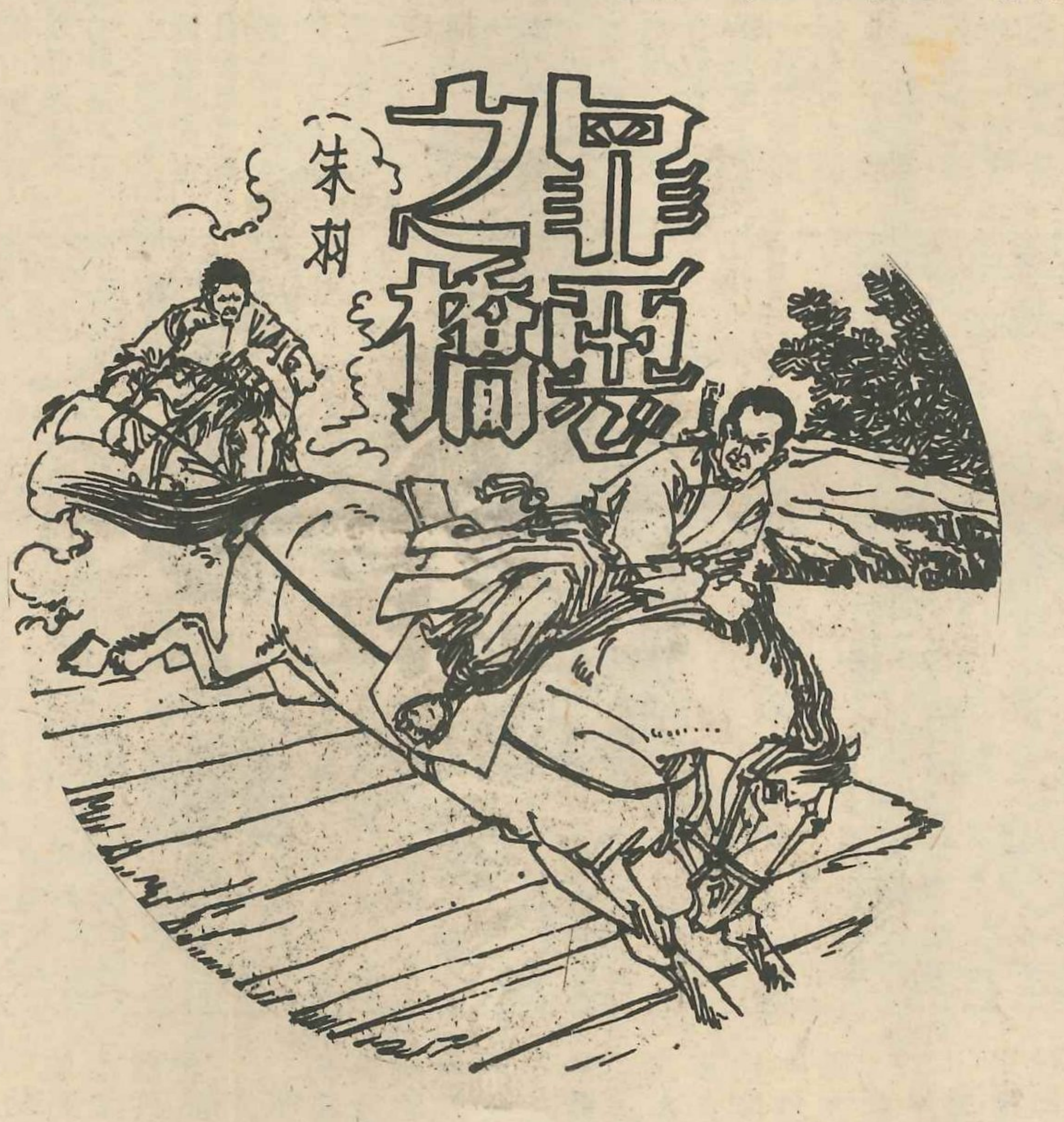
「鮑凌峯！」一聲輕喚，柔到極點。

鮑凌峯摒息凝神，他幾乎已將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握匕首的右腕上。

「鮑凌峯，你早就醒了！」人正向床前行來。

鮑凌峯仍然沒有吭聲。

「我敢打賭，你腳上穿著鞋子，你手上握着刀，……其實，你是白化了精神，此時此刻，還沒有到動刀拚命的時候。」



「妳是誰？」鮑凌峯不能再裝啞吧了。

「如果你連我是誰你都不知道，你還憑什麼列名在當今的四大殺將之中？」

「姑娘用不著賣關子，報名，說明來意。」

「報名不必，說明來意那是一定的，要不然，我豈不是白來了一趟。」

「我在洗耳恭聽。」

「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

「什麼意思？」

「如果你想死在這張床上，你就儘管這麼躺著吧！」

鮑凌峯霍地跳了起來，他並不是怕死在那張床上，他只是覺得他不容許別人戲耍。

這個不明身份的女子似乎就在戲弄他。

當鮑凌峯飛身躍起的那一瞬間，他的目光已經掃向這間屋子的每一個角落；屋內無燈，可是窗紙透現了星月的光輝，他仍然可以看清楚屋內的每一樣東西；就在這一瞬間，他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

屋內並沒有那個女人存在。

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人在你身畔，却看不到他，你一定疑心他躲在你背後，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因此鮑凌峯疾旋身形，察看背後。

仍然沒有。

在眨眼之前，他已轉變了好幾個角度，最後背部貼住牆壁，現在，屋子的每一個角落都呈現在他的眼底，他仍然沒有發現那個戲弄他的女人。

是鬼？是狐？……鮑凌峯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這個冷顫並沒有使他渾身發抖，反而使他冷靜下來。

他想：一定是在他飛身躍起的那一瞬間，那女人又退出房去了。哼！她只會唬唬人，說說大話，她還怕挨挨，怕挨刀子！

想到這裡，鮑凌峯就開門走了出去。

一條長長的迴廊展現在他的眼前，並沒有發現任何影子。

鮑凌峯已經栽了一個小小的觔斗，卽使他不承認也不行；他名列江湖四大殺將之一，而他現在却連對方的影子都見不到。

睡意已全消，他已不想再躺到床上去；何況，女人那句話也使他覺得不吉利，誰也不願意躺在床上等死！

他在迴廊上漫步，看天色，黎明就要來臨了。

突然，他聽見噗哧一笑。

這一笑，將鮑凌峯的怒火引發了。他心裏暗罵：臭娘們！妳把老子看扁了，教妳瞧瞧老子的厲害！

他心中雖然怒火高熾，表面上却非常鎭定，他的步子絲毫沒有紊亂，他有把握，只要對方再笑一聲，他就能發現那娘們的藏身之處；換句話說，他手中冷漠無情的匕首就要插進對方鮮綳活跳的心臟。這倒並非完全爲了報復對方的戲弄，而是他絕不容許有人了解他的眞正身份。

他仍舊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可是，那女人似乎也很詭，再也沒有發出訕笑之聲了。

有人說，笑對健康有益，而她此刻的笑聲却很可能爲她帶來死亡的厄運。

鮑凌峯一直保持高度的戒備，可是，他所等待的情況却一直沒有發生。

冗長的戒備使人容易疲勞，鮑凌峯突然覺得有些累；他也發現自己的行爲有些衝動。如果他夠聰明，他應該坐在屋子裏以逸待勞。

現在，還來得及。

他返回房中，將門掩上。

經過一段長時期的緊張狀態之後，此刻最鬆懈，如果有人此刻向他襲擊，對他來說，將是最危險的時刻。

不錯，是有人向他襲擊，而且是三個。

在正式拚搏之前，對方已經先和他展開了一場心理作戰；在心戰方面，鮑凌峯就已經敗了。

用一個行踪飄忽，言語閃爍的女子爲餌，先使鮑凌峯進入精神緊張狀態之中，然後狙擊手才乘隙進入了狙擊位置。

這一著，的確高明；更高明的是，他們選擇的攻擊時刻，是在鮑凌峯精神狀況最鬆懈的一刻。

這三個狙擊手站在一個三角位置上，不管鮑凌峯面向那一邊，他都是三面受敵。

這三個人用了不同的兵器，一個用緬刀，一個用長木棍，另一個用的是與漁夫所用的漁網相似的網子，看情況，他們如果不被情勢所左右，可能想逮個活的。

他們的戰略正是如此，因爲最先出動的就是那張網。

這是一種纏人的兵器，你身體上任何一部份被它沾著了一點，你都會有麻煩；不過，這種玩藝兒也有它的毛病，在撤出的那一刹那，有輕微的聲音。

如果是偷襲，任何一丁點兒聲音都是最大的敗筆。

網子一臨頭，鮑凌峯就發現了，他一個疾滾，就到了『漁伕』的身邊，好小子！人剛滾到，鋒利的匕首已從『漁伕』的胯下刺進。

這是一個殺將的基本條件，敵人軀體的那一部份距他最近，一定是那一部份先挨刀。

狙擊者也許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實際上他們的確不是泛泛者，儘管他們的同伴已經遭到毒手，緬刀、木棍却也同時逼近了鮑凌峯的要害。

木棍兜頭劈下，緬刀斜劈到他的腰際。

鮑凌峯一個鯉魚打挺，竟然從漁伕的胯下鑽了過去，當年韓信胯下受辱，他是胯下逃生。

的確太精彩，一個殺將，固要千方百計地取人性命，也要千方百計地保全自己的生命。

緬刀、木棍都走空。

而撤在半空中的網子却正好落下

這對兩個攻擊者而言，是極端不利的。

拿緬刀的漢子的右臂被網子罩住，在他還沒來得及應變之前，鮑凌峯的鋒利匕首已經從他的左肋刺進。

不管這把匕首是從任何部位刺進敵人的體內，它的尖端都能傷害敵人的要害。

第二個狙擊手倒下了。

執木棍的現在只有逃命了，他現在才發現高估自己，輕估敵人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他快，鮑凌峯更快。

他的一條腿才跨出房門，房門突地被重力推上，夾住了他的另一條腿。

匕首從門縫中穿進，自他的頸項間插入。

第三個狙擊手又成了刀下游魂。

眞快！眞俐落！鮑凌峯不愧爲江湖有名的四大殺將之一。

一陣銀鈴般的笑聲，接著又響起鼓掌讚賞之聲。

又是那個女人嗎？她竟然在暗中不動聲色地觀賞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搏殺，事後還加以喝采，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

（十四）

罪惡之橋

朱羽

鮑凌峯自然無法立刻得到答案，但他最少可以明白一件事：這個女人不是可以用手上這把匕首對付得了的。

「眞棒！」女人在暗中用激賞的語氣說：「不愧列名當今江湖上的四大殺將之一，準、狠、穩，三字訣一字不缺，眞是棒極了！」

「剛才妳在那兒？」

「躺在你的床上，免得礙手礙脚。」

一個隨便躺上男人床榻的女人，又是個什麼樣兒的女人？

「他們是誰？」鮑凌峯始終沒有轉過身來；他採取了一種戰略——冷靜。

「死人是不會回答問題的。」

「妳又是誰？」

「是你攀交？還是追問底細？」

「是妳先來告警的，我應當謝謝妳。」

「你畢竟不是普遍人，要是換了別人，一定認爲我跟他們是一夥的。」

「爲什麼呢？」

「不是我將你引出去的嗎？然後那三個死鬼才有機會埋伏在你的房裏，俟機下手呀！」

「未嘗沒有這種可能，不過，我却另有看法。」

「哦？」

「我一直都沒有發現妳在房裡，如果妳是他們一夥的，妳一定有機會向我下手，而妳却沒有。」

「別太相信自己的判斷，女人的武器有些特別，不一定用刀槍，也不一定要將對方殺死。」

「好了！妳已經賣了太多的關子，現在我很感激妳，如果妳現在向我提出什麼要求，我會答應的。」

「鮑凌峯！你太自信了，也太愚蠢了，像我這種人會向你提出什麼要求呢？凡是你能辦到的事，我都辦得到。」

「那……——我就不明白妳的來意了。」

「我只是覺得，在當今的四大殺將之中你最年輕，死了未免可惜。」

「照妳這麼說，如果妳沒事先提醒我，我就一定會死嗎？」

「一定會。」女人的語氣非常肯定。

「就憑他們三個？」

「不是三個，是四個。」

「還有誰？」

「還有我。」語氣一點兒也不像是開玩笑。

「現在呢？」鮑凌峯一直到現在還站在那兒沒有動過。

「現在我改變了主意，因爲我覺得殺死你倒不如讓你活著；你活著還可以爲我作許多事。」那語氣充滿了自信，由此可見，這個女人不但自負，而且自大。

自出道以來，鮑凌峯對付過各色各形的人，在他的經驗中，唯有那些具有自大狂的人死得最快；那女人已經暴露了弱點，凡是有弱點的人他都有把握對付。

於是，他轉過身來，緩緩向床榻走過去。

屋內的光線不太明亮，不過，他仍看得清楚床榻上的確坐著一個女人；女人的體型是一眼就可以分辨的。

「站著！」女人輕喝了一聲。

「幹嗎？」

「別走得太近。」

「妳害怕嗎？」這一問，多少有些諷刺的意味。

「對於一個我不喜歡的男人，我隨時可以置他於死地，我用不著害怕；對於一個我所喜歡的男人我不會害怕，我只是覺得我現在的行爲像在打獵，目標是一頭兇狠的野獸。我想逮活的，儘量不去傷害牠，但我怕牠傷害我，一定會和牠保持一段距離，是不是？」

「很有趣。」

「鮑凌峯！這三具屍骨你如何處理？」

「不用勞心。」

「我躭心你如何向徐三少爺解釋。」

「那是小事。」

「對我呢？」

「自出道以來，只有兩樣東西可以驅使我、引誘我，那就是金錢與權力。如今要被一個女人驅使，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體驗。」

「鮑凌峯！你弄錯了，我並沒有驅使你，如果你願意爲我作一些事，我仍然願意付酬。」

「那更有趣了，現在就請妳賞一件差使吧！」

「你是那樣迫不及待嗎？」

「渴欲效勞。」

「可是，你手上的買賣還沒有了結。」

「我經常同時接好幾件買賣。」

「那表示你的能力很強，可是也容易出毛病，打個比方吧！現在你在爲張三辦事，如今李四找你殺張三，你怎麼辦？」

「會有怎麼巧嗎？」

「天下往往有許多太巧，太巧的事。」

「這麼說，咱們暫時不會打交道？」

「是的，不過，情勢隨時會變，誰也不敢料定，是嗎？」女人從床上下來了。

雖然在黑暗中，鮑凌峯也能發現她的身段很美。

他是健康的男人，當然也有七情六慾；不過，他也是個殺將，在一個殺將的眼中沒有男人與女人，只有敵人或友人。

從一開始到現在，他就沒把這個女人當友人。

他知道這個女人要離去了。

他也知道這個女人會從他身邊走過，那將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他握緊了手裏的匕首，此時絕不容許一個了解他眞實身份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成爲一個有名的殺將，除了具有上乘殺搏的功夫之外，還要有冷靜的頭腦；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感情已完全消失。說得再可怕一點，他們的人性幾乎已經絕滅，他們手中的刀永遠在找機會斷絕別人的生存權利。

鮑凌峯正是如此。

女人似乎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在賣弄她的聰明，她也許還不了解一個江湖殺將的危險性；他們有時看起來非常馴服，如同你養著一條毒蛇，如果你沒有拔除他的毒牙，那條蛇隨時都可能置你於死地。

「明天我會找你。」女人輕輕地說。

「妳認識我，我可不認識妳。」

「你最少可以認識我的聲音，即使我不說話，在你面前一站，你也會認識我。」

「好吧！我倒想嚐嚐被女人驅使的滋味。」

女人走過來，經過鮑凌峯的面前，向外走去。她邊走邊說：「你得趕緊處理這三具屍體，然後好好睡一覺，明天，你還需要體力。」

鮑凌峯此刻用以回答她的是他手上的那把刀。

那把匕首就像一條沒有拔除毒牙的蛇。

而那把刀比蛇的行動還要快。

儘管屋內漆黑，那把匕首仍然指向女人的心臟；鮑凌峯最能控制出手的最佳時刻，只要一出手，他就有九成九的成功率。

他的名聲，以及他的生命，就靠這個成功率維持着。

女人的背後像是生了眼睛，其實，在那種閃電般的攻擊下，就算她的背上生了眼睛都逃不脫，但她竟然逃脫了，她似乎已精確地計算出鮑凌峯出手的時刻，搶先作了閃避。

鋒利的匕首從她身側虛空走過。

叭地一聲，鮑凌峯的手腕竟然被她的雙手扣住了。

幾乎同時，房門被人一脚踢開，有人像幽靈似地閃了進來。

那個人的雙臂堅强有力，從鮑凌峯的腋下抄過，翻上，扼住了鮑凌峯的後頸窩。

四大殺將之一的鮑凌峯就這樣被制服了。

如果他的右腕還能動彈，他手中的刀絕不會刺向敵人，而是刺向自己。

此時此刻，死亡的滋味對鮑凌峯來說應該是最愉快的事了。

「丟刀！」女人一聲輕叱。

嗆地一聲，那把曾經置許多人於死地的匕首終於落下了地。

「來人！」背後那個男人嚷了一聲。

有人進來，立刻取火燃燈。

這個女人是誰？背後那個男人又是誰？

女人是金家玉，男人是徐克剛。

這小妮子可眞不簡單，身爲殺將的鮑凌峯會被人家生擒活捉，這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天已經亮了，由於這間廂房的門窗都緊緊地關閉著，因此仍然點著燈。

鮑凌峯坐在一把厚重的椅子上，不過，他的右手却被綑住了，這是不得已的措施。若非金家玉堅持，徐志剛還要對他寬厚一些。

徐克剛認爲他犯不上跟江湖人物結仇。

這間屋子除了他們二人之外，再也沒有第三者。

「鮑兄！咱們無怨無仇，你必然是受人之托。現在我只需要知道兩件事：是誰教你到徐家大院來臥底？爲什麼？如果你無法回答第二個問題，你只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我也照樣感激。」

鮑凌峯無言。

「鮑兄！我了解，江湖上有許多行規，你不便洩漏別人的秘密。可是你也得想想我的處境，我徐家的生死存亡，百善鄉上萬人的禍福：……」

「三少爺！路已經被我走絕了，我還有什麼好說的？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鮑兄的路還很早，只要你回答我一句話，我立刻就備馬送你離開，而且我還有鉅金酬謝。」

「不可能。」

「不可能?!你不信任我？」

「不是我不信任三少爺，是我不能那麼作。」

「鮑兄！那位姑娘是不是很厲害？」

「的確，她像一朵刺人的玫瑰。」

「鮑兄難道願意讓她來問你嗎？」

「三少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也許不像我這麼客氣。」

「怎麼?!你在威脅我？」

「不敢……」

「三少爺！你同樣也可以用各種慘無人道的方法來對付我，也許我會在吃不了苦頭的情況下從實招來，你爲什麼不試試？」

「鮑兄！我不願意那樣作，現在咱們有了衝突，但不是直接的，咱們犯不上……」

「好了！三少爺！我不會告訴你什麼的，我有把握，就是到死也不會吐露一個字，你省省精神吧！」

「鮑兄！爲什麼要弄到那種下場呢？」

「沒法子！」鮑凌峯展露了一個苦笑。「我在北，你在南，本來咱們一輩子都不可能碰頭，命運却讓咱們一頭撞上，咱們認了吧！」

徐克剛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來對待這個江湖人物。

鮑凌峯閉上了眼睛，他的話似乎已經講完了。

房門被推開，有人進來。

是金家玉。

她一擺頭，輕輕地說：「三少爺！你出去吧！」

徐克剛沒說什麼，立刻走了出去。他發現：江湖人物似乎一定需要江湖人物去對付。

鮑凌峯冷冷地看著金家玉；他似乎想不到這樣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行事竟然如此老辣。他深深了解：對付這女娃子絕沒有像對付徐克剛那樣簡單。

「鮑凌峯！」金家玉冷冷地開了口，跟她方才在客房中與對方聊天的語氣完全變了。「我知道你骨頭硬、骨頭不够硬就休想當殺手。不過，你要弄明白一件事：我跟你無怨無仇，既不想倒你的名，也不想要你的命，只想知道那麼一點小秘密，你開開口，咱們就沒啥糾葛了，何必那麼擰呢？」

「妳想必也是在道上混混的，那就該懂得道上的規矩，栽了認，輸了也認，要我違反道上規矩却不行。」儘管鮑凌峯心頭有點兒寒，他的態度仍然非常强硬。

「不說？」

「不是不說，是不能說。」

「鮑凌峯！出道幾年，你犯了多少殺孽？樹過多少敵人？結了多少仇怨？」

「不少。」

「如果你今天已不再是一個殺將，變成了一個普通人；甚至變成一個連普通人都不如的殘廢人，你會怎樣？」

鮑凌峯猛地打了一個寒噤。

（十五）

罪惡之橋

朱羽

「你只有聽任那些仇家和敵人的擺佈、宰割，對不對？」

「妳打算怎麼樣？」

「挑斷你的脚筋，」金家玉取出了那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就用你這把沾染血腥的刀。」

「妳好殘忍！」

「鮑凌峯！你也不是一個好心人，在我走過你身邊的時候，你不是也想殺我嗎？難道你就不殘忍？」

鮑凌峯吸了一口長氣，閉上了眼睛，他似乎已經認命了。

金家玉蹲了下去。

鮑凌峯雖然在力持鎭定，但他的雙足仍然禁不住在輕微地顫抖。

金家玉的左手將鮑凌峯的褲管挑了起來，匕首的刄口點上了後脚跟，冰涼的感覺使得鮑凌峯又打了一個冷顫。

「好心的姑娘！給我一個痛快，在我心口上插一刀。」

「沒那麼便宜，像你這種作惡多端的人，應該羞慚忍辱地活著，慢慢地受罪。」

匕首在拖動，血從鮑凌峯左脚的脚後跟處流了出來。

金家玉用力不重，只不過割破了一層表皮，她手中的匕首再緩緩推出去……又拖回來，她不是在切割，好像是在『鋸銼』鮑凌峯的肌肉。

痛楚並不大，却使人感到莫大的恐懼。

黃豆般大的汗珠從鮑凌峯的額頭上滾動下來。

金家玉眞夠狠，她仍然無動於衷地一刀一刀往下『銼』著。

「去找秦上淮，」鮑凌峯終於叫了出來，聲音悽厲已極，「別再折磨我啦！」

「秦上淮？」徐克剛輕輕地唸着這個名字。

「我沒聽說過這個人，三少爺！你仔細想想看，也許……」

「金姑娘！妳怎麼不再問得詳細一點。」

「三少爺！這已經很够啦，在江湖道上的人，不管是正道，還是邪道，都有幾斤骨頭，也不能逼得太過份。」

徐克剛並沒有去注意她在說什麼，仍在想着那個名字。他突然叫了一聲：「對了！」

「想起來了？」

「咱們百善鄉有這麼一個人，是開金銀舖的……」

『金銀舖』這三個字似乎像根尖針般在金家玉的背脊上扎了一下。

「他多大年紀？」金家玉問。

「六十靠邊了。」

「是本鄉本土長的麼？」

「不？幾年前才在這兒落籍。」

「三少爺！替鮑凌峯在刀傷處貼一張膏藥，記住，絕不能放，派人把他看牢。還有，風聲也不能漏出去。」

「妳上那兒去？」

「我去找秦上淮。」

「沒憑沒據的他可以賴帳呀！」

「哼！我不會直截了當地找他。」

天雖已大亮，長街上還是冷冷清清的，金家玉一路走，一路想著『點子』，因此她是低著頭在走路，如此一來，她差點撞在別人身上。

那個人不是在走路，而站在路當中，似乎是存心擋道。那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頭子。

金家玉心頭有數，却沒說破，一閃身，打算繞過去，那老頭子又將她攔住了。

「嘿嘿！」金家玉笑了，「老伯伯！你是人老心不老嘛！你打算幹嗎？」

「問妳一句話。」聲音似乎比人還要蒼老。

「問吧！」

「我那三個兄弟是躺下了？還是吊起來了？」

「老伯伯！你的話沒頭沒腦的……」

「小姑娘！今兒不是上元夜，不必跟我找燈虎兒，打啞謎兒，我明明看見你從徐家大院出來的。」

「老伯伯貴姓大名呀？」金家玉還是和和氣氣的。

「羅萬車。」

金家玉好像打了個顫兒，這個名字就像是道符咒。

「沒聽過？」

「聽過，聽過，羅老先生派那三個兄弟深更半夜摸進徐家大院是要殺人呢？還是要偷東西？」這小妮子的膽子可眞大。

「妳先回答我的問題，我再回答妳的問題。」

「老伯伯最好去買三副棺材到徐家大院去收屍，走側門，別給人家晦氣，今兒是徐老爺子的大壽之期，活了一大把年紀，要懂規矩啊！」

羅萬車猛地一震，他的臉也變成了三塊瓦，紅一塊、白一塊、青一塊。

不過，他的語氣還算鎭定：「是那位高手的傑作？」

「當今道上四大殺將之一的鮑凌峯。」

「哦?!鮑凌峯?!」羅萬車滿臉驚訝之色。

「你不信？」

「我信！同時我也明白了一件事：秦上淮僱了鮑凌峯在徐家大院臥底不是爲了對付徐家，是爲了對付覬覦徐家的人。」

「哦?!」這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你認識秦上淮？」

「妳認識羅萬車嗎？」

「咦?!現在不是認識了嗎？」

「如果妳認識羅萬車，就應當認識秦上淮。」羅萬車掉頭走了，不是走向徐家大院，而是走向另一個方向；他不想爲他的兄弟收屍，也不想理論了。

金家玉楞楞地看著他的背影消失，這才抬動了脚步。

時間實在太早，金銀舖的大門還關得緊緊的，金家玉猶豫了一陣，還是擧手敲了門。

門立刻打開，好像徹夜都有人在守門。

「小姑娘！幹嗎？」應門的是個粗壯漢子。

「找秦掌櫃。」

「太早了吧?!」

「秦掌櫃一夜都沒睡，有什麼早呀晚的？告訴他，如果他不見我，是他損失，不是我損失。」

「進來吧！」門開大了一些。

金家玉落落大方地走進了店堂。這才發現大門邊不止那一個漢子，還有好幾個人，眞可算是門禁森嚴。

其中一個跑到內院去禀報，不旋踵間，秦上淮就來了；在金家玉的觀察中，秦上淮的確是老了，可不是老態龍鍾，是老狐狸、老江湖、老經驗……一塊老薑。

店門還未敞開，店堂內暗矇矇的，在秦上淮的示意下點上了燈，秦上淮這才緩緩開了口。

「這麼早，姑娘一定有什麼急事。」

「送信。」

「給誰送信？」

「鮑凌峯。」

「哦?!」

「他把羅萬車手下三個健將給剁了。」

「唔！」

「不過，却因此暴露了身份，被徐家三少爺逮住了。」

「妳說徐克剛逮住了鮑凌峯？」

「沒錯。」

「他要妳捎什麼信兒？」

「教你趕緊去救他。」

「小姑娘！別以爲我老眼昏花了，徐三拿不下鮑凌峯；鮑凌峯也不會教妳捎這種口信，妳來，是爲了什麼，我可清楚得很，嘿嘿！妳打錯主意啦！」秦上淮驀然出手，向金家玉的衣領口抓去。

這一抓，具有雷霆萬鈞之勢，看來金家玉萬難逃脫。

金家玉也知道閃躱不開，她雙手一抬，兩道晶光閃現、兩把鋒利的匕首如剪刀般絞向秦上淮的手腕，如此犀利的攻擊，不怕秦上淮不收手撤招。

金家玉打錯了算盤。

秦上淮的五指仍然抓住了金家玉的衣領口，當然，金家玉的看家武器玲瓏雙匕也刺中了秦上淮的右腕，只聽叮地一響，原來秦上淮帶了鋼鐵的護腕，他的左手一翻，巨靈大掌將金家玉的雙腕都扣住了。

「嘿嘿！小丫頭片子！現在老老實實把徐家大院昨晚發生的事故說出來吧！」

「你放手！」

「放手！沒那麼容易吧！妳要是再不開口，我就扯光妳一身衣服。」

「你！……」金家玉急得快要哭出來了。「剛才我說的都是實話，你不信，我又有什麼法子？」

「我要撕衣服啦……」

嗆啷一把刀已經飛到了秦上淮的頭頂；那是王科的鏈子刀，王科以英雄救美的姿態出現了。

鏈子刀的威力非常驚人，秦上淮不得不放手，王科的出現倒眞是解決了金家玉的危難。

「老不識羞的東西！」王科破口怒罵：「你竟然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去對付一個年輕輕的小姑娘，這次饒你狗命，下次就教你作刀下遊魂。咱們走！」

金家玉當然不會得寸進尺地要找秦上淮算帳，她來此的目的只要證實鮑凌峯的那句話是否眞實，既然目的已經達到，也就沒有必要再留下去了。

她縱向門口，拔開了門閂，秦上淮沒有阻攔，他的手下也沒有阻攔。

她先行，王科殿後，當然她無法看見秦上淮向王科擠了擠眼睛。

走在清靜的長街上，兩人開始交談。

「姑娘貴姓？」

「我叫金家玉，你呢？」

「我叫王科。」

「剛才多謝你搭救。」

「那算不了什麼……姑娘，我昨天晚上就見過妳了，妳相信嗎？」

「哦?!在那兒？」

「在一座『八仙上壽』的花燈上，妳扮何仙姑。」

「你倒是個有心人。」

「若非有心人，妳方才可能就要在那頭老狐狸手下受辱了。」王科外型很粗獷，其實他的心眼兒倒很細。

（七）絕招

一天的忙碌又開始了。

在百善鄉，這原本是喜氣洋洋的一天；却變成了最緊張的一天。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也許這個一向安寧的鄉鎭就要在今天毀滅。

大批的雞鴨魚肉湧進了徐家大院，徐克剛看著這些食物不禁眉頭深鎖，一到晌午，就有大批賀客湧進百善鄉，也許他們會和這些雞鴨一樣地聽任宰割。

金家玉原本說好去去就來，如今已是日上三竿，爲什麼還沒有見影子？莫非……？

人總是會往壞處想，一想到金家玉可能會遭遇什麼兇險時，徐克剛就無法坐等了。他喚來了蔣佩廉，還帶了幾個精幹的鄉團團丁，主動去找秦上淮。

金銀舖今天沒有開門，門口貼着一張『今日封市』的紅紙條，並沒有說明理由。

蔣佩廉却把店門給擂開了。

「幹嗎呀？」

徐克剛一個大步就跨了進去，沉聲問道：「秦掌櫃呢？」

他的話聲未落，秦上淮已經從內院來到了店堂。

「哦！是三少爺呀！坐！坐！」

「秦掌櫃！今兒爲啥封市？」徐克剛畢竟年紀輕，不會裝假，臉色是綳著的。

「三少爺！我今兒爲啥封市你都不明白嗎？待會兒我要去給令尊大人拜壽呀？」

好冠冕堂皇的理由！

徐克剛楞了一楞，才開了口：「那可不敢當……秦掌櫃！有一件麻煩事兒要請教你……昨兒夜裏有三個人摸進了徐家大院，也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咱們沒發現，却被一個姓鮑的過路客發現了，姓鮑的倒眞行，一個人幹了三個……」

「結果呢？」

「結果是姓鮑的被咱們逮著了，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他在咱們徐家大院任意殺人，咱們總要問個青紅皂白。姓鮑的承認他是江湖殺手，還承認一件事：他是秦掌櫃給他錢請他來的。」

「三少爺相信嗎？」秦上淮的神色很平靜。

「半信半疑。」

「那敢情好，現在我可以給三少爺一個老老實實的回答，賊咬一口，入木三分，沒那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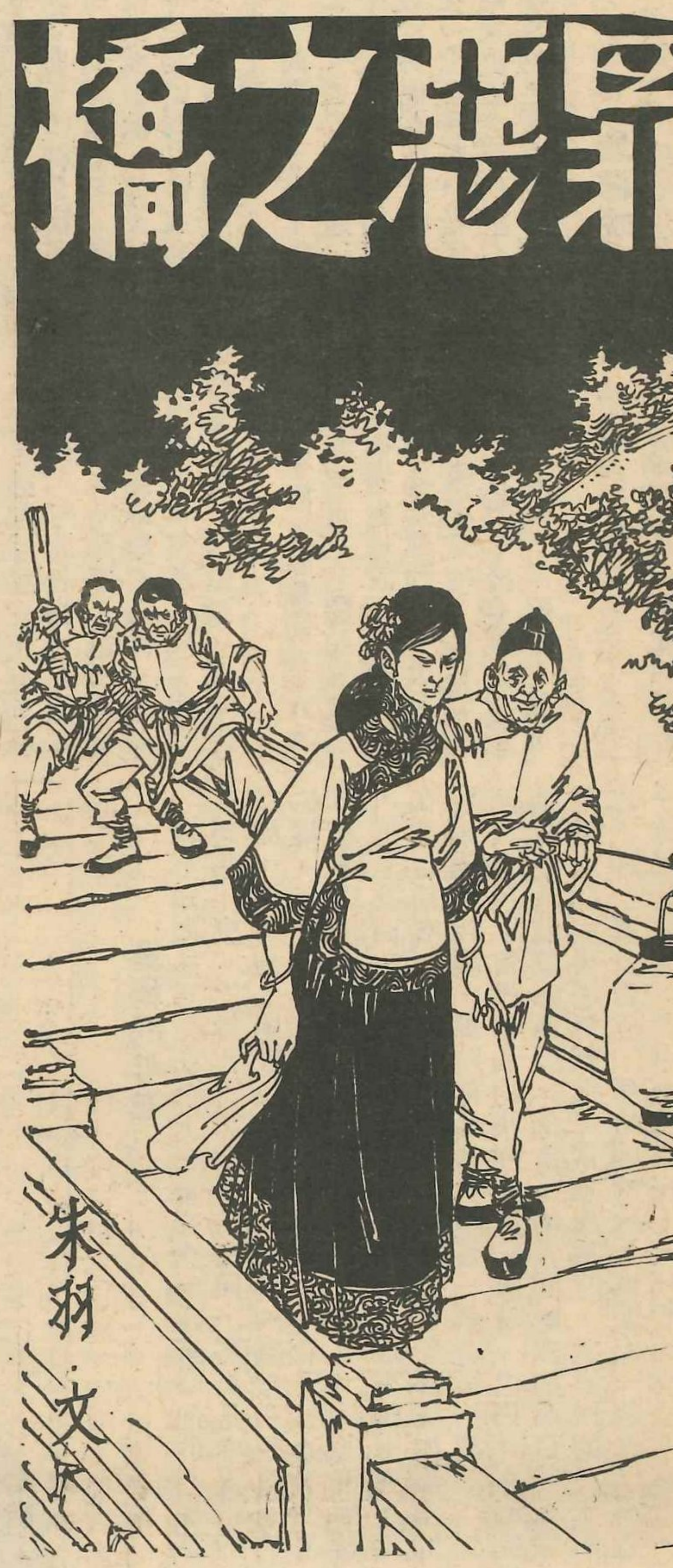
「也稀罕，百善鄉成千上萬的人，那個姓鮑的幹嗎只咬了你一口？」

「也許他跟我有仇。」

「秦掌櫃！在沒有查個水落石出之前，我要限制你的行動。」

「行！」秦上淮滿口答應。「如果我不去府上拜壽，三少爺不責我失禮的話，我連大門都不出。」

（十六）



「哼！」徐克剛打從鼻孔裡噴出一股子冷氣，聲冷如冰地說：「秦掌櫃！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你待在家裡足不出戶，我是要帶你去鄉團本部，將你看管起來。」

「三少爺！你要將我囚禁起來？」好像費了好大勁兒，秦上淮才迸出這樣一句話。

「不是囚禁，是看管。」

「那又有什麼不同？」

「囚禁就表示你有罪，看管只表示你涉嫌，還不能確定你有罪。」

秦上淮還在倚老賣老，喋喋不休：「三少爺！你們徐家在本鄉本土有財有勢，我是個外鄉人，還有啥話好說？不過，公道自在人心，總有一天……」

徐克剛忍得住，蔣佩廉却忍不住，他衝過去一把揪住了秦上淮的衣領：「掌櫃的！咱們三少爺今兒有得忙的，別一個勁兒地跟我們閒扯淡……爽氣點！跟我走吧！」

秦上淮這才想起了一句古話——閻王好鬥，小鬼難纏，眼前的局面就是這樣。當然，他要是放手一搏，眼前這幾個人，就算包括徐克剛在內，也不是他的對手。問題是：小不忍則亂大謀。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決心將這口氣忍下了。

「三少爺！」秦上匯一旦決定忍下這口氣，說起話來也就漂亮了：「你是本鄉的鄉團總練，擔負著本鄉本土的治安責任，你裁決的事誰敢不遵呀！不過，我要請求三少爺一件事，儘快查明事實，還我清白，免得我老是待在鄉團本部耗著，連買賣也作不成。」

「放心，我會以最快的速度查明這件事，秦掌櫃，麻煩你跟小蔣走一趟吧！」

蔣佩廉和那幾個團丁帶著秦上淮走了。

徐克剛却留了下來，因爲他此來是爲了追查金家玉的下落，他還要盤問一番。

於是他將帳房喚了來。

「說實話，」徐克剛先來一番下馬威。「若是有半個假字，你就吃不了兜著走。」

「三少爺！」老帳房已經在發抖了，他畢竟是局外人，也是道外人。「我那敢呀？」

「一大早，有位姑娘，拿了三兩金葉子上這兒來兌，有來沒去，這位姑娘那兒去了？」

「三少爺！姑娘倒是來了一位，可沒見著什麼金葉子呀！」

「人呢？」徐克剛虛空一招，立刻有了效果，因此他又接著問了下去。

「人走了呀！」

「眞的走了嗎？」

「三少爺！我絕不會說假話，那位林姑娘和咱們掌櫃的好像有爭執，有位粗壯漢子突然出來打抱不平……」

「於是，她就和那個粗壯漢子一起走了？」

「是……是的。」

「帳房先生！你跟秦掌櫃多少年啦？」徐克剛拿出一副話家常的口氣。

「三年多了。」

「你評評看，他這個人怎麼樣？」

「他……待人不錯的。」

「一無缺點麼？」

「如果硬要挑毛病，倒也並非一無缺點，他……他交朋友好像雜了點兒。」

「你是說，經常有各色各行的人找他，是嗎？」

「是的。」

「昨晚有人來找過秦掌櫃嗎？」

「有！有！深更半夜的，來了好幾個。」

「老帳房！你是本鄉本土的人，如今有歹徒算計咱們，你可要幫著我。」

「那還用說嗎？三少爺！」

「好！你跟我去一趟。」

「去那兒？」

「咱們家。」

徐克剛將那老帳房帶到徐家大院，要他去認屍。老帳房一眼就認出那三個人都是去過金銀舖子的，他說：還缺了一個老頭兒。

徐克剛總算抓到了一條紮實的線索，他飛快地趕到了鄉團本部，時間已如流水般在消逝，他不打出絕招，是不行了。

「秦掌櫃！」徐克剛開門見山地說：「咱們非得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有幾個問題要請你回答；你不回答也不行。」

「三少爺！您別這樣激動，只要我答得出來的，我一定據實回答。」秦上淮可眞沉得住氣。

「昨夜有人去找你，一共四個，除了有一個老頭兒之外，另外三個都在徐家大院被鮑凌峯給剁了，說出他們的名字、來路，以及跑到這兒來幹啥？」

秦上淮的臉色微微一變，他大概也知道如果不加以搪塞是無法過關的，因此就從容地回答。

「那個老頭兒叫羅萬車，是個黑道上的人物，另外三個是他的手下，我叫不出名字來。他們來，是向我敲詐勒索，我沒答應。」他的回答是一半兒眞，一半兒假。

「他們爲什麼要向你勒索？」

「因爲我過去在別地方開金銀舖，收過臟，有把柄在他們手裡。」

「實話？」

「不敢欺瞞三少爺。」

「一大早有個姑娘去找你，與你發生了爭執，後來有人打抱不平，將她帶走了，那個人是誰？」

「不認識。」

「眞不認識？」徐克剛的語氣咄咄逼人。

「三少爺！」秦上淮苦著臉說：「我在百善鄉落籍已經好多年了，早就跟江湖道不沾邊，那些後生晚輩我當然不認識呀！」

「秦掌櫃！另外有個問題本來不打算問你的，你剛才提到你過去在別地方開金銀舖子收過臟，所以我才提出來請你指教。」

「三少爺別客氣……」

「有一個名叫金宏的人，帶了一票紅貨，在途中被人刼殺，當時在江湖道上曾經引起騷動，你聽說過這件事嗎？」

「聽說過。」

「這事沉寂了多少年，最近又在江湖道上喧騰起來，因爲有一個傳說：那個刼匪以及那票價值連城的臟物都藏在百善鄉。」

「哦?!」

「秦掌櫃！你認爲這種傳說可能嗎？」

「三少爺！如果你眞想在我這兒得到一點意見，那我就說幾句直言。」

「我洗耳恭聽。」

「常言道得好，無風不起浪，既然江湖上有這種傳言，那就有幾分可靠。」

「唔！」

「這兩天，本地突然出現了許多江湖人物就與這個傳言有關，武勝下黑帖，老爺子又過壽，都擠在一塊兒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湊巧，其實不然。」

「嗯！」徐克剛靜靜地聽。

「我看，三少爺得展開行動了。」

「展開什麼行動？」

「當然有法子，不過，我想先了解一下，三少爺抱著一種什麼樣的態度。」

「我不希望本鄉本土受到任何騷擾，也不希望家父的壽宴遭到破壞，當然我還要找出揣荊被殺的原因，以及抓到兇手。」

「那很簡單，立刻展開一項全面清查，只要是外鄉人，全體請進鄉團本部，限制他們的行動，到了明天才放人。」

「這種法子不嫌太霸道了嗎？」

「沒法子，江湖中人是不能對他們客氣的；而且，你還要派人封鎖四處通道，賀客要憑請帖才能通行，防止還有好多江湖道上的人混進來。」

「秦掌櫃！幫個忙。」

「你吩咐。」

「我交一批精幹的團丁給你指揮，由你帶頭去展開這次行動……」

「我?!那怎麼成？」

「秦掌櫃！你應該分得出那些是江湖道上的混混，爲了地方，你務必要挑起這付擔子，你就別再推辭啦！」如果是下象棋，徐克剛這一著無異是叫了『將軍』。

秦上淮兩隻眼睛珠子骨碌碌轉，徐克剛靜靜地欣賞他的表情，秦上淮似乎看穿了面前這個小伙子使出來的絕招，竟然一口答應了。

「好！這件差使交給我，倒不需要大批精幹的團勇，那樣會驚動地方上的百姓，我只向你要一個幫手。」

「你說！」

「拚命三郎小健。」

「好！我立刻派人去找他……」

「用不著教他出面，只要暗中跟著，倘若有了衝突，他才露頭。」

「那就多費心啦！」

秦上淮離開了鄉團本部之後，沒有同他的金銀舖子，就立刻展開了行動，他似乎早就料到徐克剛會派遣好幾隻眼睛盯著他。

他所找的第一個對象是趙驃，而且他用了單刀直入，開門見山的方法。

「老弟！我叫秦上淮，不管你聽說過這個名字沒有，我都要在你面前稱一聲老前輩，所以你老弟務必要聽我一句勸。」

趙驃愣愣地沒有接口；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接口。

「立刻到本地的鄉團本部去。」

「幹啥？」

「徐三立刻要展開一次凌厲的掃蕩，在這個時候趕來的江湖朋友只怕都有特殊使命，硬上還不是時候，如果暫時受點委曲，還不至於弄得不可收拾。」

「你在說些什麼呀？」

「老弟！我說什麼你自然會懂，用不著在我面前裝迷糊，你老弟不聽也沒有法子，不過，等我走過之後，就有個狠脚色跟著進來，那個人恐怕不好對付。」

「誰？」

「拚命三郎郭健業。」

趙驃的臉色微微一變，顯然他也曾聽說過這個驃悍人物。

「請問：教我去鄉本部幹啥？」

「徐三有個天眞的想法，他認爲將一些外來的人聚集在一起，加以看管，他老太爺的壽宴就會順利進行。其實，等時機一到，各位要動，那些扛大槍的鄉團團勇還攔得住你們嗎？」

「你提到『各位』這個字眼，莫非還有別人？」

「是的。此時此刻，外來的人絕不止你一個。」

「還有誰？」

「還有羅萬車、楚仙仙、王科……」

「秦老頭！你在癡人說夢，羅萬車、楚仙仙會自動走到鄉團本部去接受看管嗎？而且王科也不可能去。」

「爲什麼？」

「因爲王科已經被你看管起來了。」

秦上淮的動作快得出人意外，他的右手伸出兩指，像把利剪似地刺向了趙驃的咽喉。

雖然秦上淮伸出的食、中二指像一把利剪，那畢竟不是眞的利剪，因此趙驃沒有閃躲。他的雙腕倏招，相互交叉，想架住對方的攻擊。

嘭！雙方接觸時發出了一聲巨震，趙驃竟然連連退後了好幾步，兩隻手臂再也擧不起來了。

秦上淮一個箭步衝上去，如利剪般的手指毫無困難地插在趙驃的喉頭上，他只要稍稍一用力，兩指就會洞穿咽喉，連趙驃都非常清楚有這種可能性。

「老弟！」秦上淮的聲音很輕，一臉獰笑，「說吧！你怎麼對我的行動那麼清楚。」

趙驃貼在牆上，一動都不動，現在他只冀望一件事；雙臂的機能趕緊恢復。

「說話呀！」秦上淮在催逼。

「老前輩！」趙驃倒是眞能見風轉舵，此刻連稱呼都改了，「這都是誤會，請鬆開手，我可以向你慢慢解釋，慢慢解釋……」

「用不著解釋，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別人打探我的秘密，你知道王科被我囚禁，想必也還知道別的，……老弟！你得吐露一點秘密來跟我抵帳，要不然，你這根喉嚨管兒可能就要漏氣。」

「我並不知道什麼……」

「老弟！兩個問題給我圓圓滿滿的答覆，我這個人並不貪心，只要對本對利就行了。」

「我……我……」由於喉嚨管上的壓力愈來愈大，趙驃說話已不自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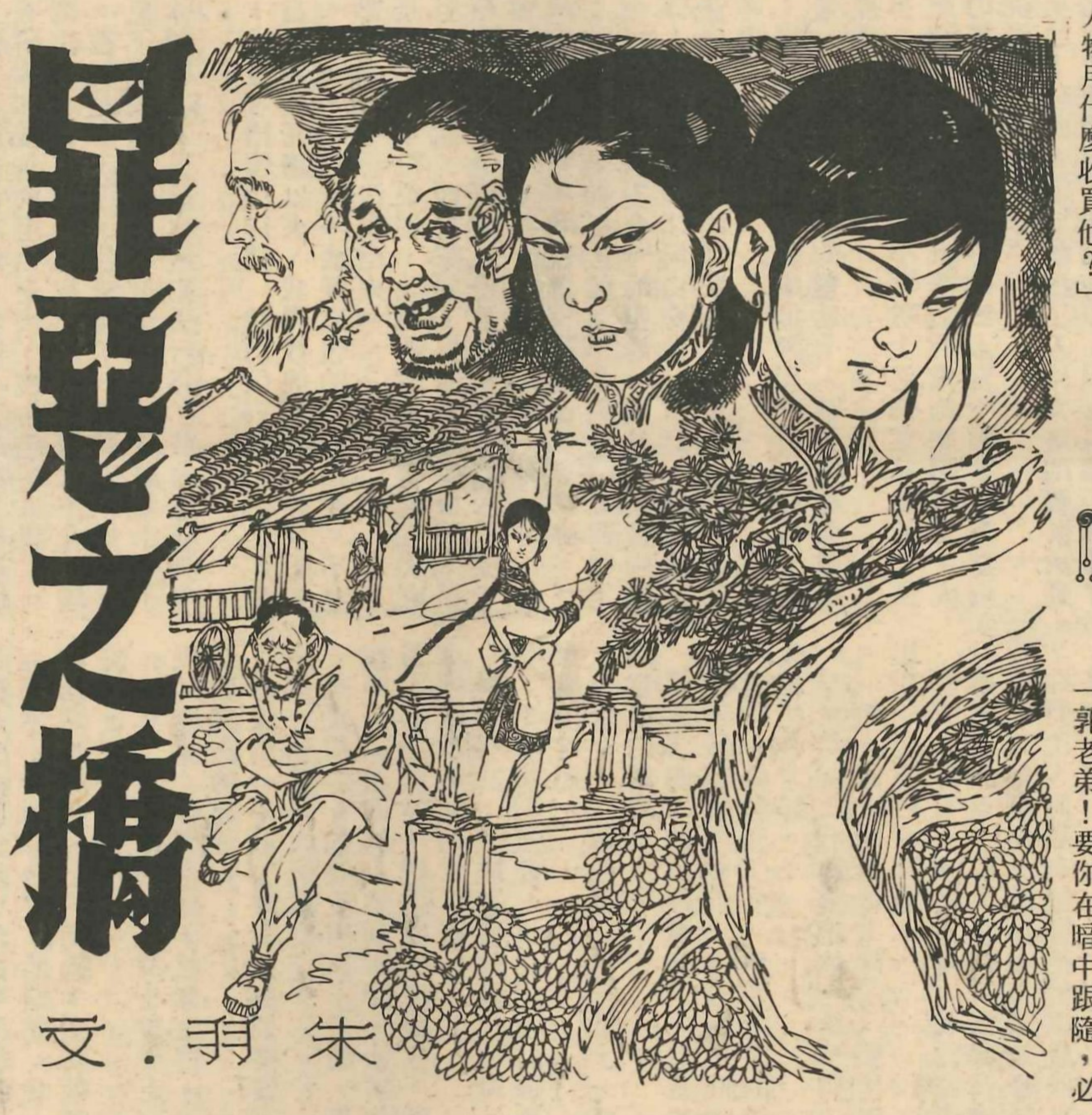
「聽清楚：我問話不問第二遍，而且話聲一落，你就要回答，慢不得，也假不得……」

趙驃連連點頭的自由都沒有，他只有連連眨動眼皮，表示他的絕對服從；他也不算是一盞省油燈，可是，現在他要活命，那必需暫時承受任何委曲。

（十七）

罪惡之橋

朱羽．文



「你是武勝派來臥底的，是嗎？」

「是的。」

「關外的楚河東已經和武勝聯上了手，席捲百善鄉，是嗎？」

「是的。」

「老弟！早知道你回答得如此乾脆，我就多問幾個問題啦；好了，說話算數，到此爲止……對了！還有一個小問題，如果你死了，你希望睡一副什麼樣的棺材？」

趙驃的雙拳突然用力搗出，一拳擊中秦上淮的下顎，一拳搗在對方的小腹。在趙驃來說，他已用盡了全身力氣，其實那一雙鐵拳和幼童並沒有什麼差別，他在剛和秦上淮一接觸時就受了傷。

秦上淮臉上的獰笑更濃了，他那兩根如利剪般的指頭也緩緩地插進了趙驃的頸項，鮮血順著他的手指漸漸滲出。

用這種方法殺人，的確太殘忍，可是，秦上淮的神色却一些也不像是他正在摧殘一個生命，當他兩指插到齊根時，他似乎得到高度的滿足。

趙驃結實的軀體終於萎頓地倒下，秦上淮那兩根指頭並沒有拔出來，他很小心地拉扯起趙驃的衣襟掩蓋住喉頭部位，這才拔出了他的手指；他怕血會噴到他的身上。

將兩指血指頭擦拭乾淨，他還以目光掃了一圈，這才向外走去。

門口竟然有人擋住了他的去路，是郭健業。

也許他認識拚命三郎，也許他不認識，不管怎麼樣，他都是大大地吃了一驚。

郭健業臉上浮現陰冷的笑容，那種笑容足以令一個站在炎陽下的人渾身發寒；連江湖老道的秦上淮都難免打了一個冷顫。

「幹得好！」郭健業冷冷地說。

「你是……？」

「我是你向徐三要的人。」

「哦！拚命三郎小健呀！久仰，久仰；唉；我這麼大一把年紀，實在不想要開殺戒，可是，他不但不肯自動到鄉團本部去，還想……」

「別說理由，我希望你將這幫傢伙殺光，沒人怪你，老天爺更不會怪你，因爲他們都該死。」

「是的，是的。」

「現在要上那兒去？」

「去找羅萬車，一頭老狐狸。」

「他在那兒？」

「誰知道？只有上窮碧落下黃泉了。」

「有一件事我要先跟你交代清楚。」

「郭少爺請明示。」秦上淮的態度一直都很和氣。

「你愛殺誰就殺誰，只要你有那種本事；不過，有一個人你却不能殺。」

「誰？」

「殺害我妹妹的兇手。」

「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如果日後我發現你所殺的人當中有一個是殺我妹妹的兇手，這筆帳就要算在你的頭上。」

「郭少爺！……這……？」

不必這呀那的，咱們就這樣說定了。」郭健業說完話掉頭就走，走了幾步，他又轉回頭來：「對了！徐三交代過，我會暗暗跟著，隨時給你全力支援，你可以放心大膽地用那兩根指頭去多殺幾個壞胚子。」

秦上淮深深吸了一口氣，幾番欲言，幾番又止，最後他還是開了口：「郭少爺請留步。」

「還有什麼事？」

「聽說你常常到城裡去作買賣？」

「沒錯。」

「有一個人你一定認識。」

「誰？」

「任海威。」秦上淮一個字一個字很清晰地說。

郭健業不禁大大一楞，任海威是城裡一家有名的刀剪舖的少東，與郭健業私交甚篤，郭健業不明白秦上淮何以要提到他？

「認識嗎？」秦上淮臉上透現詭譎的神色。

「是多年好友。」

「咱們在穿開襠褲的時候就認識了。」

「任記刀剪舖的少東，郭老弟！你說的也許是實話，不過，你對這位多年好友也許並不了解。」

「你現在突然提到他，究竟有何用意？」郭健業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救你一命。」

「你說什麼?!」

「救你一命。」這一次秦上淮說得很慢，也很用力。

郭健業倏地一伸手，將秦上淮的手腕給扣住了，以秦上淮的功力來說，郭健業縱使想制住對方也非易事，此時秦上淮却一動也沒動；他顯然很有把握認定郭健業此舉並沒有太大的惡意。

「老傢伙！請你把話說清楚！」

「郭老弟！難怪別人叫你拚命三郎，原來你的個性是如此毛躁，……你放心，我既然提了個頭，就得給一個尾，又何必如此著急呢？裏面坐，慢慢聊。」

「屋子裏有個死人。」

「那我們就站在這兒聊，……任海威有一個特長，就是精於打造各種利器，而且還會設計各種令人防不勝防的古怪暗器。」

「這我知道。」

「這我知道。」

「有一個黑道上的有名人物認爲任海威大有利用價值，就千方百計地把他給收買了，兩年前，他就已經躋身於江湖四大殺將的榜上了，只不過，別人都不知道他的眞名，除了極少數的兩三個人之外，也沒人見過他。」

「胡說！他家財百萬，那個黑道人物用什麼收買他？」

「當然不是錢；不過，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東西比金錢更誘人。」

「老傢伙！如果你說了半句假話，我就打落你一嘴牙。」

「我說話可都是有憑有據，任海威如今接到了指示，要在今日日落之前取你性命。」

「哼！」郭健業打從鼻孔中噴出一股冷氣，「我倒要好生想想，你挑撥我和任海威之間的感情，究竟是何居心。」

「小老弟！我問你一件事？任海威來過百善鄉嗎？」

「沒來過；他沒必要來。」

「是的，他的確沒有必要來，而他現在却來了，因爲你在這裡，他爲了達成任務，必須跑這一套。」

「他在那裡？」

「小老弟！我並不是無所不知的神仙，你只要記住一件事；當任海威在你面前出現時，你得全神貫注地戒備，否則我這番心機就白費了。」

郭健業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他却了解江湖的險惡，他也相信秦上淮絕不會無的放矢，若要想澄清這件事，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快找到任海威，問個明白。

「你要去找羅萬車？」

「是的。」

「郭老弟！要你在暗中跟隨，必要時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徐三少爺的好意，其實我並沒有這個需要。如果你有別的事要辦，就請便。」

「好！我去辦點別的事，我會派幾個兄弟暗暗照顧著：……」話還沒有說完，郭健業就已經掉頭離去。

上那兒去找任海威？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著他。

任海威會住在旅館客棧中嗎？

應該不會。如果秦上淮所說的一切都是眞實的，任海威就絕不可能在公開的場合中露面，如此，自己想找到他立刻問一個青紅皂白就沒那麼容易了。

郭健業有些後悔自己的孟浪，他生性衝動，衝動的人都容易後悔。

「小健！」突然有人叫他。

這一聲喝叫，在以往，可能是最親切的呼喚；在此刻聽來，却猶如死神的召喚。因爲那個呼叫的人就是任海威。

怎會如此湊巧？

郭健業呆住了，他近乎僵硬地站在那裏，似乎稍一動彈就會招致死亡的厄運。

任海威繞到郭健業的面前，低聲問道：「小健！您怎麼啦？」

「海威！你跑到這兒來幹啥？」

「瞧熱鬧。」

「瞧熱鬧？百善鄉又不趕廟會，有啥熱鬧好瞧的。」

「徐老爺子作壽，戲班子都來了好幾班，這比趕廟會還過癮啊！小健，我就知道在這兒能遇上你，給我安排一個看戲的座位好嗎？」

郭健業幾乎立刻就想敞開來，將秦上淮所說的情況問個一清二楚，但他並沒那麼作，他決定先採取迂迴戰術。

「海威！你沒請帖，不太冒失嗎？」

「小健！咱倆是好友，你是徐府的舅爺！怎麼？你就不能請我喝杯壽酒嗎？」

「當然該請你喝杯壽酒，可惜今天的情況有些兒特殊。武勝下黑帖，要錢要槍，徐府難免會嚴加戒備，對你豈非太不方便？」

「好！沒關係，我不去徐府湊熱鬧，咱哥兒倆去喝兩盅，總行吧?!」

「奉陪！」

郭健業在此地是熟門熟路，他立刻帶任海威去到一家酒舘，這一路上，他都是先在後頭，似乎唯恐任海威敲他的悶棍。

酒菜叫妥，郭健業終於將要說的話一股腦兒說了出來：「海威！咱們是老兄弟了，千萬別瞞我，所謂來湊熱鬧只怕是個幌子，你來，一定有什麼目的。」

任海威的身裁碩長，兩眼大而有神，說話的聲音非常響亮，是屬於爽朗型的男人，他的反應應該是明快的，而他現在却凝注著郭健業，一語不發。

「海威！我等著你的回答。」

「小健！」簡直是例外中的例外，任海威的聲音低沉輕緩，跟過去完全不同。「咱們從小一起長大，你在我的眼中沒有變過，每一次見到你，都還像以前的樣子，今兒怎麼變啦？你的眼神，你的語氣，完全像另一個人；像一個對我完全陌生的人，是怎麼回事？」

「海威！我一直都是個火爆神，爲了押糧，與那些搶糧的悍匪搏鬥，使我更加剽悍。你每次都勸我收斂一點，因爲你討厭暴力，對不對？」

「對呀！」

「那是你的眞心話？」

「當然是。」

「海威！我眞不希望一個多年的好友是個口是心非的人，可是：……」

「小健！你莫非聽到了什麼壞話？」

「是的。」郭健業是個不善於說謊的人。

「告訴我，那些流言壞到什麼程度。」

「江湖上有四大殺將，你是其中之一。」沒法子，郭健業就是這種直性子，若是教他將話擱在心裏，那眞會把他憋死。

「殺將？」任海威的驚訝並沒有郭健業預想的那麼高。「你可知道什麼叫殺將？」

「當然知道。」

「說給我聽聽。」

「專門爲錢殺人的劊子手。」

「小健！我有必要爲錢而殺人嗎？」

「你也許不是爲錢，但是我敢肯定你說你討厭暴力的話是假話，你喜歡打造利器，而那些利器都是助長暴力的工具。」

「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你信了流言？」

「沒錯。」

「小健！你根本不了解我；如果你不了解我，咱們的交情就完了。」

郭健業冷冷地說。「我們的交情本來就該完了。」

「這是什麼話？」

「海威！如果咱倆沒有交情，對你也許方便些。」

「小健！你的話可把我弄糊塗了。」

「海威！你應該懂得我的意思，教你去殺死一個多年的老友，你下得了手嗎？」

「小健！」任海威霍地站了起來。

「你一定要把話說明白些……」

「我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海威！我拚命三郎郭健業人粗心眼兒細，耳目也靈活，你這次來百善鄉，目的就是要把我撂倒……海威！別否認。」

任海威的呼吸急促，臉上浮現了憤怒之色。

（十八）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郭健業見過這種神色，也太熟悉這種神色；這是將要行兇前的徵兆，就是一般所說的殺機。

雖然殺機已在任海威的臉上浮現，但是郭健業還是穩穩地坐在那裡；若是換了別人，他必然先動手，而對方却是他的老友。他口口聲聲教對方別否認，其實他是希望對方否認。

那股子濃厚的殺機又逐漸在任海威的臉上消失，他又坐了下來。

「小健！你這些消息是打那兒聽來的？」

「自有來處。」

如果不是傳話的人道聽途說，就必然有什麼目的：：小健！你怎麼會相信這種話？」

「我本來不信，可是，你的突然出現使我有些相信了；現在我更加相信，因為你一直沒有否認。」

「我不必否認。」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什麼殺將。」

「海威！咱們過去是朋友，現在也是朋友，將來仍然是朋友嗎？」

「當然是。」

「海威！你眞願意永遠與我作朋友？」

「願意。」

「那麼，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

「立刻離開百善鄉。」

「為什麼？」

「不要問理由。」

「小健！你沒有理由趕我走：：」

「不是趕你走，是請你離開，只有你離開，咱倆才不會發生誤會，才能維繫彼此的友情……」

「假如我不走呢？」

「海威！你還沒有正式回答我，說你不走。」

「小健！我現在就告訴你，我不走；你對我發生誤會是你的事，我問心無愧就行了。」

「海威！」郭健業冷冷地說：「請你不要動，桌子下面有一支快慢機對著你，只要你稍一動彈，槍子兒就能將你射成一個蜂窩。」

「小健！」任海威絲毫沒有吃驚，「你這是幹什麼？」

「我要『洗』你，看看你身上帶了什麼；一個殺將不可能手無寸鐵的。」

郭健業脖子一歪，立刻有兩個精壯的大漢走了過來。不錯，郭健業的確是粗中有細，他早就有了安排。

那兩個大漢一左一右地在任海威身體坐了下來，他們分別摸索任海威的腰際、袖筒，以及任何可以掩藏武器的地方，任海威連一枚綉花針都休想掩藏住。

任海威突然展開了動作，他不但靈巧，而且擅長技擊，他的雙手在那兩個大漢的肩頭上一壓，人已騰空而起，懸空中，他那雙長腿已經向郭健業的面門踢去。

郭健業始終在將信將疑的情況下，根本就沒有料到任海威有此一擊，他的面門立刻被任海威巨大的脚掌踢個正着，執槍的右手猛撞在桌子的反面，槍也落下了地。

就在這一瞬間，任海威已經向店門口衝去。

那兩個精壯大漢本可以疾起直追，可是他們又關心主子的傷勢，稍一猶豫，任海威的踪影已不見了。

郭健業的鼻孔在流血，傷勢並不嚴重，由於滿臉血污的關係，看起來非常怕人。

「少掌櫃！」那兩個精壯漢子連忙去扶持。

郭健業猛地一跳，站了起來。

「那小子身上是否帶了硬貨？」

「是的」。

「帶在那兒？」

「兩邊袖間都有。」

「是那一類的傢伙？」

「好像是飛葉子（飛刀）。」

「你們把那小子認清楚了嗎？」

「他燒成灰咱倆也認識。」

「好？你倆各帶幾個人，嚴密搜查這小子，記住一件事，你們可以先開槍傷他的腕子，免得他用飛刀傷人；也可以射傷他的膝蓋，免得他逃跑，絕不能要他的命，我要活的。」

「是的。」兩個大漢匆匆離去。

郭健業向茶園伙計要了一塊手巾把子，擦拭了滿臉血污，正要離去，却見徐克剛匆匆帶人趕了來。

「小健哥！你在這兒！」

「你來幹什麼？」

「聽說有人在這兒打架鬧事，我才趕來看看……」

「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小健哥！是怎麼回事？」

「沒事啦！」郭健業用力拍打著徐克剛的肩膀，「克剛！聽我一句勸。」

「你說！」

「壽宴停開。」

「這……我沒法子作主，老爺子堅持壽宴照常舉行，你爹也同意了，我又啥法子可以改變？」

「克剛！信不信由你，武勝下黑帖，要錢要鎗，那只是一個幌子，內中只怕還有更大的陰謀，如果壽宴照開恐怕要出大漏子！」

「我知道。」徐克剛的反應非常沉靜。

「你知道？你既然知道你還……？」

「小健哥！你聽我說，這件事就好像在背上生了一個瘤子，不拿刀將瘤子拿去，就永遠無法安枕入夢，我的看法是：長痛不如短痛。」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一起昂上了，……對了！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秦上淮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知道。」徐克剛依然非常沉靜。

「哼！你樣樣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死！」

秦上淮在找羅萬車；而羅萬車又在何處呢？

他在董家藥舖。他不是去董家藥舖去買藥，而是和掌櫃的董貴平在聊天。

他們不像是久別重逢的老友，也不像是在洽商買賣，因為他們相談的氣氛並不融洽。

「董豪！我說了老半天，你一句也沒聽入耳嗎？」

「我已經說了幾百次了，我不叫什麼董豪，我叫董貴平。我也不是什麼黑道上的大人物，在此落籍之前，我只是一個草藥郎中。」

「哈哈！」羅萬車乾笑了一聲。「不管怎麼說，我依然認為你就是我找了你十多年的董豪，可別以為我在唬你，我下過不少功夫，一條線一條線地清理，你躲得很好，也很有耐性，不過，我要提醒你，億萬財富，不拿來享受，豈非等於沒有一樣？」

「羅老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董豪！如今找到百善鄉來的江湖人物不止我一個；我能找到你的頭上，他們也能找得到，他們好像比我晚一步。只有我，能夠護著你安然離開此地，條件也不苛，三分拿一分，不算是敲竹槓吧？」

「我實在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董貴平連連地搖頭，他一臉困惑之色。

「十年前，聽說過金宏這個名字嗎？」

「沒聽說過；就算曾經聽說過，也記不得了。」

「那麼，十年後的今天，可曾聽說過金家玉這個名字？」

董貴平仍然搖幌著他的腦袋。

「金家玉是金宏的女兒，她也到了此地，別人把你找到，只不過榨乾你一身油水，如果金家玉將你找到，還會要了你一條老命。」

「為什麼？」

「因為你殺了她的父親。」

「我為什麼要殺她的父親？」

「你不殺死她的父親，怎能將她父親攜帶的一箱金銀珠寶刼走？」

「什麼？說了半天，你把我當成刼匪了？」

「本來就是呀！」

「姓羅的！」董貴平氣咻咻地低吼著：「你立刻給我走，你休想在我這兒詐財，我不吃你那一套，我是一個安善良民，本地的鄉團會保護我。」

「徐家三少奶奶為什麼被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向徐家三少爺去告密？」

「董豪！別那麼凶巴巴的，若不是看在那筆鉅大的財富份上，我早就對你不客氣了……你想想清楚，我在晌午之前來聽回話，羅萬車不是那麼好打發的。」羅萬車留下一番狠話，然後揚長而去。

董貴平緊咬牙根，他的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八）奇變

徐克剛在坐等金家玉的消息，並非他對這個初度邂逅的年輕姑娘有了好感，而是因為金家玉掌握了整個事件的核心，他不願意與她失去聯繫。但是，經過一番嚴密的搜索後，毫無金家玉的踪影，連王科也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徐克剛當然不肯罷休，他下令繼續搜索，他則在徐家大院坐等消息；金家玉沒有找到，另外一位不速之客倒出現了。

是江湖遺老龐雲。

這個老頭兒不可能前來給徐老爺子拜壽，即使要來，也不會這麼早；他親臨徐家大院到底為什麼呢？

「他要見老爺子？還是……？」

「龐老爺子指名要見三少爺，」門上的人回說：「而且他還再三交代，千萬別驚動咱們家老爺子。」

「哦？」徐克剛稍一沉吟就下了決定：「請龐老爺子在旁廳待茶，我立刻就去拜見。」

「是的！」門上的人退下了。

徐克剛又坐了一會兒，他當然也假設了一些龐雲來此的原因，然後他才向旁邊走去。一切都已交代過，他一進旁廳，廳門就掩上了。

「龐老爺子！」徐克剛長揖到地，行的是大禮：「這裡僻靜點，請老爺子勿要見怪。」

「坐！坐！」龐雲很隨和地揮揮手。

徐克剛很恭謹地坐下，與龐雲只隔着一張茶几。

「克剛！」龐雲緩緩地開了口：「冲你喊我一聲老爺子，你的事我就不能不管。不過，我要先聲明一句：咱們不談武勝，不談任何人，只談你媳婦的死……」

「是的。」

「你說，彩雲的死，有沒有奸殺的可能？」

「不可能。」徐克剛說得斬釘截鐵。

「哦？」龐雲微微一愣。

「彩雲是個規矩的女人。」

「克剛！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彩雲因有奸情而被殺，而是說，彩雲可能被歹徒垂涎美色而奸死……」

「也不可能。」

「你有把握？」

「當然，雖然彩雲的死狀非常狼藉，但她身上大部份的衣衫還是整齊的……」

「那只能說，彩雲在沒有受辱之前就被殺了，你不能肯定她沒有遭到歹徒的襲擊，……」

「老爺子莫非聽到什麼風聲？」

「克剛！你媳婦為啥在深更半夜的時候走到橋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殺害彩雲的人的確是對她滋生邪念，這個兇手如今還在鎮上。」

「是誰？」

「克剛！你必須要心平氣和，殺害彩雲的兇手是曹家醬園的寶貝兒子曹進坤。」

曹進坤這個名字像火種，而徐克剛的身上正潑滿了油，頓時使他燃燒起來。

百善鄉誰都知道曹進坤是個白癡，只能說簡單的語言，甚至連他的父母親都認不清楚，這種人怎可能去殺一個女人？

龐雲那雙眼睛何等犀利，他立刻就看到了徐克剛渾身燃燒的烈燄。

「克剛！你不信？」

「龐老爺子！你可知道曹進坤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

「不錯，他正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而他却是一個白癡，他連話都說不週全……」

「不錯，他是一個連話都說不週全的白癡，」龐雲很快地接了下去，眼中透現詭譎的光芒。

（十九）

「他沒有感情，沒有思想，也不懂什麼叫王法，甚至不知生和死，但他有一樣東西，那就是强烈的慾望，尤其是對女人的慾望，最低等的動物都有這種慾望，何况他是人？」

徐克剛沉靜下來，儘管他一萬個不相信，可是他一時還沒有理由去駁倒對方。

「克剛！今兒一大早，曹掌櫃就跑去找我。」

「哦?!」

「他發現他的孽子犯下了滔天大罪，不知如何是好……克剛！一個作老子的絕不會去誣賴他那可憐的白癡兒子吧?!」

「他憑什麼認爲這件兇案是他寶貝兒子幹的？」

「昨天早上，曹掌櫃曾經到橋邊去看熱鬧，他發現彩雲上衣的前襟撕裂了一塊，而那一塊缺失的衣襟，却握在曹進坤的手裏，聞著、嗅著，就是不肯放手……」

徐克剛身心猛地一震，不錯，彩雲的上衣前襟的確缺失了一塊，這……？

「走！老爺子！」徐克剛有些激動地說：「麻煩你陪我去一趟曹家醬園。」

「慢點！」龐雲一把拉住他。「我想先問問你，你打算如何處置那個可憐的白癡？」

徐克剛緊咬着牙關，他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良久，他才緩緩地說：「我能殺一個白癡爲彩雲抵命嗎？現在我只想弄清楚一件事；彩雲是怎麼死的？」

「好！我陪你去，千萬別激動。」

曹家醬園的麵醬及可口的醬菜，徐克剛從小吃到現在，在他的印象中，曹掌櫃是個和藹可親的老好人。在走向曹家醬園的途中，他每每舉步躊躇；他眞怕看到曹掌櫃那種痛苦而又歉疚的神情。

當他們剛一跨進醬園，一雙老夫婦立刻在階前跪下了，曹進坤的老娘已經哭腫了雙眼，曹掌櫃似乎突然蒼老了十歲，徐克剛差點認不出來了。

「三少爺！」曹掌櫃一面說話一面磕頭。「我眞沒有臉見你，你們一家對咱們要多好就有多好，那小畜牲竟然作出這種事，咱夫婦倆願意抵命，三少爺……」

徐克剛在進門之初是有些激動與惶亂的，但他竭力控制了情緒，將曹掌櫃攙扶起來，和氣地說：「曹掌櫃！別這樣，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認爲進坤作了什麼壞事，他在那兒，帶我去見他。」

「是他，是那畜牲造的孽，不用再……」

「曹掌櫃！你帶我去見見他再說好嗎？」

「好！請……請隨我來。」

「龐老爺子！請你在這兒坐一會兒。」

龐雲對於徐克剛不讓他去見曹進坤有些感到意外，而他沒有說什麼，進入廳堂，找張椅子坐了下來。

曹進坤被關在一間窗戶釘牢的黑屋子裡，門上還加了鎖，進去之後，曹掌櫃還取火點燃了燈。

曹進坤裸著上身，瑟縮在一個角落裡，在油燈火苗的映射下，他的臉色蠟黃，身上有明顯的血痕，曾經受過鞭打，……不錯，他手裡緊緊捏著一塊花布，徐克剛認得出那是彩雲上衣一幅殘缺的衣襟。

「是誰打了他？」

「我！」曹掌櫃的聲音像在哭泣，「這種畜牲怎能不打呀?!」

「曹掌櫃！這裡沒有外人，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你一定要仔細地回答。」

「好……好的。」

「他一向都被鎖著的嗎？」

「沒有，是今天才開始鎖上他的。」

「進坤傻呼呼的，咱們都知道，他傻，却不瘋，從來沒聽說他傷害過別人，是嗎？」

「是啊！」

「他以往離開過家嗎？」

「跑出去過。」

「他知道回家嗎？」

「都是我們去找他回來的。」

「前天晚上他失踪過嗎？」

「我……我不知道，不過，我在睡前總要來看看他，那時他已經睡在床上了。」

「曹掌櫃！」徐克剛很冷靜地說：「這塊布並不能代表什麼，一個傻呼呼的白癡，你給他任何一樣東西，他都可能緊緊地抓著，他白天跑出去都不知道回家，夜晚跑出去，還會回來嗎？」

曹掌櫃楞在那裏，他不是被徐克剛說服，而是驚訝徐克剛爲什麼還要替一個殺害他愛妻的人說情？

「進坤平時穿鞋嗎？」

「一向赤足。」

「曹掌櫃！你瞧瞧！他的脚底板漆黑，脚背上倒還乾淨。百善橋下都是細砂，你再仔細看看？有沒有？」

曹掌櫃不但細看，而且還用手撫摩他愛兒的脚背，然後以興奮的語氣說：「脚的確滿是老垢，最近根本沒有沾過水。」

「曹掌櫃！我不相信進坤會做出這種事，不是現在，一開始我就不相信……曹掌櫃！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三少爺儘管吩咐。」

「待會兒出去之後在龐老爺子面前啥也別說。」

「三少爺！你……？」

「啥也別問，善待你的兒子，他生來就遭受苦難，你要更加愛護他。」

曹掌櫃老淚縱橫地說：「三少爺！我眞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

徐克剛已經飛快地走了出去。龐雲在店堂裡踱方步，似乎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一見徐克剛來到，迫不及待的問道：「怎麼樣？」

「咱們別在這兒說什麼？」徐克剛快步向外走，「免得給曹掌櫃夫婦倆太深的刺激。」

出了曹家醬園，龐雲說：「我要回去了。」

「老爺子專程來此，就是爲了這事？」

「是的。」

「老爺子認爲這件事很重要嗎？」

「克剛！聽你的口氣好像認爲我在管閑事，要不是曹掌櫃去求我，我還不會來哩。」

「他求你什麼？」

「他求我向你說明他兒子作的瘋事。」

「他自己不能對我說嗎？」

「他沒有勇氣。」

「好了！老爺子！我明白您的心意就好……要不要再到寒舍坐坐？家父也許……」

「不了！今兒是他大壽，就不驚動他了。」

「龐老爺子既然已經來了，何不順便喝杯水酒？」

「三少爺！我是江湖人，而且是個遁世的江湖人，不想再涉足紅塵，過問俗事，如果徐老爺子要怪我，那也沒法子……告辭！」

「好！好！不敢堅留，我送龐老爺子一程總可以吧？」

「請留步！」

「不！一定要送龐老爺子一程。」

龐雲一見推拒不了，也就沒有再堅持。

二人瞬間通過了百善橋，龐雲回過頭來說：「你可以留步了。」

「還要再送一程。」

龐雲也沒有再堅持推拒，當他們進入一座叢林之後，龐雲突地停步站住。

「徐克剛！」龐雲的語氣非常森冷：「你少在我面前玩花樣，你一直跟到這裡，有什麼目的儘管說吧！」

「龐老爺子！我想請問你一件事。」

「哦?!」

「有一個人，名叫董貴平，您認不認識？」

龐雲的身子霍地轉了過來，他的目光如烈燄，咄咄逼人，一股冷氣從他鼻孔中噴出，他的右手一揮，樹叢中立刻衝出來幾個彪形大漢，聯手向徐克剛展開了攻擊。

徐克剛雖然練過幾天拳脚棍棒，有點兒武功基礎，在這種强烈的攻擊之下，他絕對不是對手；他身上有棍，但他也沒有掏棍的機會。攻擊一開始，他就只有挨打的份，而且，攻擊一開始，就結束了。

徐克剛四平八穩地躺在那裡，一動也沒動。他的頭上有血，受的傷勢不輕。

那幾個彪形大漢在攻擊得手之後，立刻就停住了，他們似乎在等待龐雲進一步的指示。

「這個人殺不得。」龐雲喃喃地說。

「可是，這個人也放不得。」他的手下說。

「把他帶回去！」

「帶回那裡？」

「這還用問？」

那幾個大漢立刻就將昏迷不醒的徐克剛抬走了；龐雲除了他那個窩之外，似乎還有什麼藏身之所，眞所謂狡兔三窟。

一切都平靜了，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龐雲定了定神，又轉頭向百善鄉走去。

他匆匆地走過那條人羣熙攘的大街，來到了董家藥舖。

董貴平守在櫃枱裡，打老遠他就看到了龐雲，而他却沒有抬起頭來。

龐雲到了櫃枱前，他才不得不抬頭招呼。

「要抓藥嗎？」

「買點甘草，這兩天火氣大。」

董貴平轉身去包甘草。

龐雲面向街心，喃喃地說：「掌櫃的！聞到焦味兒了嗎？」

「沒有呀！」董貴平有些莫名其妙。

「紙是包不住火的，如今火苗已經竄出來了。」

「哦?!」

「還沒人來找過你？」

「除了楚……」

「別提什麼楚河漢界，有沒有人找你談起那檔子事？」

「有個叫羅萬車來過。」

「說些什麼？」

「哼哼哈哈的。」

「記住一件事。」

「您吩咐。」

「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只要你記住這件事，不管你陷入何種危險的局面之中，你都有救。」

「我知道。」

「掌櫃的！記住一句話，守成不易，別讓這麼多年的心血白費。」

「我知道。」

甘草包好了，龐雲付了藥錢，轉身離開。龐雲自認爲這次約晤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

其實不然，在街角處，正閃動著一雙機伶的眼睛。

有句俗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四碟小菜、一壺酒，二人對飮，氣氛倒很融洽。一個雖是江湖浪子，却有幾分俠氣，一個雖爲年輕姑娘，却無半點忸怩之態，氣氛當然不會太壞。

他們是王科和金家玉。

「說了老半天，你還沒有說出你爲什麼來到百善鄉。」金家玉雙頰已昇酒暈，看上去更加嬌媚。

「金姑娘？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沒有說明的必要。」王科在閃避。

「這不公平。」

「哦?!我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把我的事說了個一乾二淨，你却隻字不吐，當然是不公平呀！」

「金姑娘！我可沒逼著妳說呀！」

「唉！你眞是不識好人心，剛才你在秦上淮那兒救了我，我感激在心，要俟機圖報。如果你……我也可以幫幫你的忙呀！」

「我的事別人幫不上忙。」

「爲什麼？」

「事屬私仇，也不容許別人插手。」

「私仇?!對象是誰？」

「這就不便說了。」

「會攪我的局嗎？」

「不會。」王科說得斬釘截鐵。

篤篤篤！有人輕敲房門。

「誰？」王科喝問。

沒人回應，門外只響起了幾聲輕咳。

王科走過去打開了房門，站在房門口的赫然是秦上淮。王科抽身猛退，擺出了戒備姿態。

秦上淮過了屋，反手帶上了門，極爲和氣地說：「二位請不必誤會，此來，只是要告訴二位一件事，說完就走。」

王科沒好聲地說：「有話快說！」

秦上淮緩緩地開了口：「請問：徐家三少爺是個好人？還是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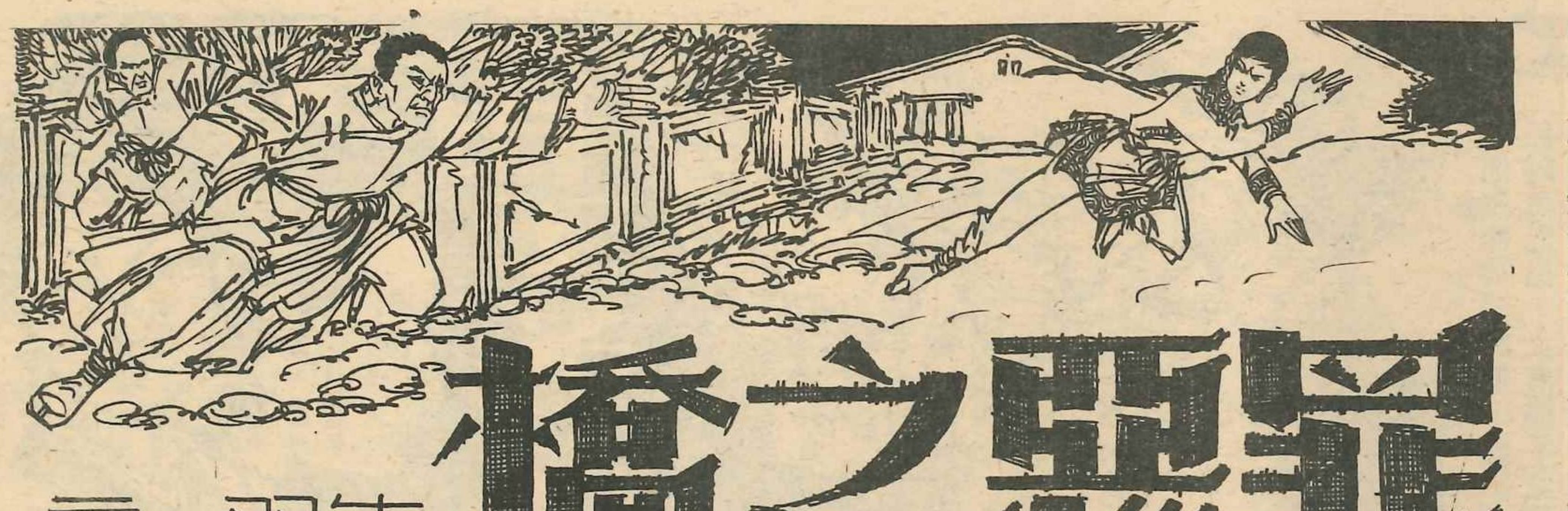
（二十）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好人。」王科答得很快。
「這位姑娘的看法呢？」
金家玉立刻回答：「他當然是個好人。」
「二位的見解與我正好相同，不管咱們在此有什麼目的，百善鄉只是個受累地方，而徐家也是受累的人，不管怎麼樣，咱們都不能使本地的老百姓受到傷害。」
王科冷笑道：「哼！你倒說了一句人話！」
「這位老弟對我也有誤會，這只是因為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現在，我要告訴二位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徐家三少爺被人算計了。」
「哦?!」金家玉霍地站了起來。
「他受了傷，而且還喪失了行動的自由，如果二位稍有正義之心，就不該在這兒喝酒了。」
金家玉以訝異的目光望著秦上淮；她似在猜測他的動機。
王科木然沒有反應，並非他沒有正義感，而是他不明白秦上淮的動機，所以不敢隨便作出反應。
「沒人願意去救他嗎？」秦上淮問。
金家玉冷冷地問：「我想先知道，你前來報消息，鼓吹我們去救徐克剛，動機何在？」
「百善鄉如果沒有徐三少爺，情勢就會大亂，對咱們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好處。」
金家玉轉頭問道：「王大哥跟我一起行動嗎？」
王科顯然已經在秦上淮那兒得到了暗示，他竟然搖頭說：「不！」
金家玉大感意外。
王科立刻又有了解釋：「這種事似乎沒有必要咱們倆一起去，妳去，我去，都行。」
「我去，」金家玉又轉向秦上淮「徐克剛被囚禁在什麼地方？」
秦上淮將嘴吧附上了金家玉的耳朵。
金家玉匆匆離去。
等腳步聲去遠，王科迫不及待地問道：「真有這麼回事嗎？」
「真有此事。」
「我不明白你的用心。」
「讓他們互相爭鬥，若是兩敗俱傷，咱們就少了兩個對手。」
「你對這個小姑娘了解多少？」
「我正要聽你的報告。」
「精靈刁鑽。」
「金宏的女兒，雖然差不到那兒去……她現在對你已經絕對信任了吧?!」
「很難說。」
「哦？這麼好的機會你都沒有把握住嗎？」
「我的擅長是對付凶狠的敵人，短處就是不會應付女人；尤其像金家玉這種年輕刁難的女人。」
秦上淮沉吟著，似乎在考慮什麼，最後，他交代了一句話：「待著，那小妮子還會來找你。」
「她能救得了徐克剛嗎？」
「行！」秦上淮對金家玉似乎深具信心。
「到底是誰……？」
別問那麼多，依照我的囑咐一步步去進行，就盡到你的責任了。」
「我明白。」王科對秦上淮非常服貼。
他就是這樣的個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畢竟是秦上淮化錢僱來的。
秦上淮離開了客棧，抬頭看，日頭已漸近頭頂，晌午將來臨，他不知道武勝那邊將會有什麼花樣。
突然，有人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
回頭看，赫然是龐雲。
秦上淮不禁一楞，他認識對方，然而這麼多年來他們還沒有打過照面。
「秦掌櫃！認識我嗎？」龐雲臉上浮現陰陰的冷笑。
「少見。」秦上淮倒很鎮定。
「不是少見，是久不見。」
「哦?!」
「從前你老哥是煙袋鍋不離手，所以有個煙袋秦的綽號，如今不吸旱煙袋，可就認不出你啦！」
秦上淮再也不能裝蒜，只得涎著臉問道：「這麼說，咱們還是老朋友了，您是……？」
「龐雲。」
「龐－－雲?!」
「秦上淮！你燒成了灰我也認識，你會不認識我嗎？」
「哇！龐老哥！是你啊！歲月不饒人，人老記性壞，記不得了，記不得了……他鄉遇故知，走！咱倆喝一杯去。」
「掌櫃的！咱們上你金銀舖子說話去。」
「好啊！」秦上淮當然樂得答應，強龍不壓地頭蛇，在他的窩裏，龐雲又能把他怎麼樣。
來到金銀舖，沏上茶，二人面對面坐下，秦上淮不發一言，等待着一場巨大的風暴。
「秦老哥，我要問句話，你可要實答。」
「嘿嘿！老朋友，不能說假話的啊！」
「你在這兒一待多年，為啥？」
「求安靜。」
「假話，一開口就是假話。」
「龐老哥！我問你，你以江湖遺老自居，住在山村小屋，為啥？」
「求富貴。」
秦上淮一楞，龐雲的確比他老到許多。
「煙袋秦！我比你誠懇得多了吧?!」
「嘿嘿！」秦上淮只有乾笑。
「老秦！你的目的我明白，咱們也不必點破，求安靜也好，求富貴也好，除了要靠本事之外，還得要靠機緣，咱們是作朋友？還是作敵人？聽你一句話。」
「龐老哥！你澆了我一頭霧水。」
「別裝糊塗！我說什麼，你太明白。」
「好？龐老哥！承你看得起，我可不能不識抬舉，我要先問問，這富貴值多少？」
龐雲反問：「這金銀舖值多少？」
「一千塊大洋。」
「那麼，我要給你的富貴，價值這樣的金銀舖一百間。」
「哦?!大洋十萬?!」
「一個子兒也不拉。」
「我要作些什麼？」
「除去兩個人。」
「那太簡單，說，他們是誰？」
龐雲一字字用力地說：「那兩個人就是羅萬車和金家玉，我要他們在日落西山前喪命。」
秦上淮的臉上頓時蒙上了一層陰影，他的語氣也變了：「龐老爺子！你過去在江湖上的地位我非常清楚；可惜你對我秦某人卻一無了解，我秦某人再不濟，也不會落到給人當劊子手的地步呀！」
「你不幹？五萬大洋報價，你不幹？」
「五十萬我也不幹。」
「姓秦的！如果你不立刻收回你的話，你會後悔。」
「我不會收回我的話，也不會後悔。」
「好吧！立刻就會有人找上門來。」
「哦?!誰要找我？」
「當然是百善鄉最有權勢的人。」
「徐家三少爺？」
「沒錯。」
「他找我幹什麼？」
龐雲一字字用力地說：「因為你是戕害他愛妻的兇手。」
秦上淮先是一楞，很快他又笑了：「哈哈！你胡言亂語，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也許你就是兇手，而你認為神不知、鬼不覺；也許你壓根兒與這樁子案子沒有關係，不管怎麼樣，我已經佈置好了各種證據，只要往徐三少爺面前一放，你就完了。」
「龐雲！你好陰險！」
「兵不厭詐。」
「你好歹毒！」
「無毒不丈夫！」
「龐雲！儘管你如此陰險，如此歹毒，可是我並不害怕。」
「你真不怕?!」
「龐雲！徐三少爺此刻根本就無法來找我，因為他落在一個卑鄙小人的手裡；他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先殺那個卑鄙小人。」
龐雲的臉色倏地一變。
「現在，他可能已經有了機會……」
此語未落，龐雲轉身就走。
秦上淮一橫身就將他攔住了。
「你想幹什麼？」龐雲機警地擺出戒備姿態。
「龐老爺子！別緊張，一把老骨頭，我還會找你打架嗎？我是要向你提供一點消息。」
「什麼消息？」
「有句古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算計了徐三少爺，風聲已經露了出來，現在有人去救他，你猜猜那人是誰？」
「讓路！」
「別急，急也不急在一時呀！這個人你一定要知道，她是金家玉，金宏的女兒。」
龐雲再也無心聽下去，匆匆走了出去。秦上淮哈哈大笑，他似是非常得意。
龐雲行走的速度若是在通衢大街道上一定會引起許多人的驚奇，幸好，他走的是僻街小巷，說他『走』，倒毋寧說他是『飛』。終於，他來到一座院牆很高的大宅子面前。有門他不敲，他卻一躍而『飛』過了院牆。
庭院內散滿了腐葉，簷下蛛網遍結，一看就知道是一座久無人居住的廢屋，可是，堂屋門口卻有一個大漢坐在一把破舊的竹椅上衝盹兒。
龐雲輕緩地吁了一口氣，他去時如此，來時依然如此，並未發生任何變化。秦上淮那老子在唬人，他也許知其一不知其二，龐雲認為他將徐克剛暫時囚禁在此處不可能被任何人知道。
龐雲走過庭院，來到堂屋前，那大漢仍然低頭瞌睡，龐雲不禁火冒三丈，這大漢奉命捍旗守望，竟然毫無警覺心，那還得了？
他揚掌在那大漢肩頭用力一推。
那大漢頓時身子向後一仰，連椅子翻倒地上，在這一瞬間，龐雲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原來那大漢兩眼翻白，早就沒氣了。
秦上淮那老小子倒是沒說瞎話。
龐雲說什麼也不願栽倒在一個小ㄚ頭片子手裏，他一閃身進了堂屋。
他留了四個人在這兒看守徐克剛，另外三個都伏在堂屋的一張方桌上，酒壺翻倒了，酒汁流了一地。這三個人絕不是酒醉，而是和那個守在門口的一樣，遭到了死亡的厄運。
金家玉?!這個名子聽起來多麼陌生。方才在龐雲的耳中，那只是一個黃毛ㄚ頭的名子，如今卻變成了死神的代號，他這四個手下都不是泛泛之輩，可是，他們竟然在頃刻間喪命，這……這太令人意外了。
徐克剛關在另一間屋子裡，龐雲已不需要去看了，金家玉能一舉撂倒這四個惡漢，還沒有本事把人救走嗎？
他用腳勾過來一張長板凳，坐了下來。現在，他必須將局面作一番檢討了。
他剛坐下，背後突然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你來了麼？」
短短四個字，活像一道催命符。龐雲萬萬料不到那股子陰魂還沒有散去。
不管他內心驚嚇到什麼程度，他的身子還是紋風不動。老江湖畢竟有與人不同之處，不動令人高深莫測，輕舉妄動只有給予敵人可乘之機。
「是那一位？」
「你想不到。」
「未必。」
「你能說出我是誰，我就服了你。」
「已經過世的江湖聞人金宏的掌上明珠金家玉。對嗎？」其實，這根本不稀奇，秦上淮早就向他露了風聲，可是，這一招用在不知內情的金家玉的面前，卻具有相當的震懾作用。
金家玉的確非常驚愕，就因為如此，她對龐雲已不敢低估了。
「佩服！」這是金家玉唯一能出口的兩個字。
「我也很佩服。」
「為什麼？」
「這四個驃悍的大漢可不是等閑人物，金姑娘輕易將他們撂倒，怎不令人佩服？」
「你不恨我？」
「我為什麼要恨妳？」
「因為我破壞了你的計劃。」
「金姑娘這話就教人難懂了。」
「你好像在故意裝糊塗，你派人擄走了徐三少爺，必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如今我將你的手下擊斃，放走了徐克剛，豈不是破壞了你的計劃？」

（二十一）



罪惡之橋

朱羽．文

「哎呀！」藉這個機會，龐雲旋動了他的身子。「這眞是天大的誤會……當時，我正在和徐三少爺說話，這四個人突然露面和徐三少爺幹了起來，現在，我也是來救人的。」

「哦?!這豈不是大水冲了龍王廟?」

「金姑娘！妳如不信，可以問問徐三少爺……他人呢?」

「他還好，只是有些頭昏，我先教他回去了……我一看就知道這四個死鬼不是主謀，所以我在這兒等待主使人露面。」

「他沒告訴妳當時的情形嗎?」

「因爲他頭昏，當時的情形他已記不清楚了。」

龐雲又鬆了一口氣，只要徐克剛沒說出當時的情況，他的狡計還可以施展下去。徐克剛也許頭部受了重擊，凡是頭部受傷的人多半會暫時喪失記憶，他只需要一天的時間，或者幾個小時，他就可以轉危爲安了。

「金姑娘！咱們一起到徐府去一趟……」

「不必。」

「妳信得過我?」

「當然信得過，龐老爺子在江湖上不是沒有名氣的人，應該不會騙我這種年輕小姑娘，不過，我要請教龐老爺子一件事。」

「金姑娘！別這麼客氣，只要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妳。」

「有一個人，名叫董豪，您認識嗎?」

「董豪?!嗯！有這個人。」

「聽說這個人在百善鄉。」

「金姑娘！這兒有上萬的鄉民，如果有個董豪混在裡頭，還眞難發覺，而且，我也不住在這兒。」

「我查過，董豪當年跟老爺子是歃血的交情，他落籍在此，你會不知道嗎?」

龐雲的臉色倐地一變。

「龐老爺子！別看我是一個黃毛小丫頭，你想唬我還辦不到。」

龐雲轉了個身子，他似是不願讓金家玉看到他臉上的表情。

「金姑娘！我想問妳一件事。」

「什麼事?」

「這四個人是妳殺的嗎?」

「如果我說殺人者不是我，你一定不信。」

「金姑娘！如我不信妳的回答，我又何必問?」

「我來這裏的時候，這四個人已經死了。」

「哦?!」龐雲疾旋身子，面色大驚。

「信不信由你。」

「金姑娘！我絕對相信，可是，那個殺人者的目的又何在?……妳說妳來這裏的時候，徐克剛還在……?」

「那時，他還昏迷不醒地躺在後面房裏，是我將他弄醒的。」

「金姑娘！我希望這是實話。」

「龐老爺子！我來此的目的是爲了救徐克剛脫困，我不需要殺人；說句不客氣的話，就算我眞的殺了人，我也用不著賴帳。」

龐雲此刻的心情很複雜，另有了一個不知名的敵人固然令他暗暗躭心；可是，他又暗暗鬆了一口氣，爲什麼呢?原先見到四個手下的暴斃，使他對金家玉忌憚三分，如今他不再將金家玉看在眼裏了。

「好了！」龐雲擺擺手說：「妳先走吧！關於董豪的事我可以代妳打聽。」

「何時有消息?」

「上燈之前。」

「我在那兒向你討消息?」

「這兒。」

「先多謝。」金家玉像男子似地拱拱手。

當她轉身向外走去的時候，龐雲突然揚掌向她的背心窩處拍去；看他的出手，似乎想一掌就將金家玉擊斃！

好快的身手！金家玉的右手突然多了一把短劍，閃電般反手刺向龐雲的心窩。

這是任何人都沒料想到的一招。

龐雲除了撤招收式，飛身後退之外，簡直就沒有別的選擇。

「龐老爺子?江湖上崇高的身份地位就是這樣奠定的麼?」

龐雲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就像一個探手伸入洞窟中取寶藏的人，突然發現洞窟中有一尾吐著紅信的毒蛇。

「老爺子！狐狸善變，但牠難以掩藏牠那條毛茸茸的尾巴，你的詭計我早就看穿了。」

「小丫頭！別逼着我拚命。」

「老爺子！你爲什麼要拚命?難道江湖道上的傳言是眞?是你和董豪刼了那票紅貨?而那筆財富也眞是藏在這毫不起眼的百善鄉……」

龐雲撲了過去，其勢如下山的猛虎，銳不可當。

金家玉一個女流，年紀輕輕，敢隻身闖道兒，尋巨梟，當然有她自恃之處。兩人在轉瞬間相拆了十餘招，她有利劍，而龐雲却是一雙白掌，足見這位老江湖確有過人之處。

兩人纏鬥一陣，復又各自飛身而退。

金家玉左肩處的衣衫被抓破了一塊，龐雲頸上見了紅，雖是淺淺一道血口子，却證明了還是利劍佔了上風。

「老爺子！想滅口嗎?」金家玉盛氣凌人。

「小丫頭片子！我在教訓妳。」

「龐雲！別倚老賣老了，我現在別無要求，你只要告訴我，董豪在那兒就行了。」

「我不認識這個人。」

「你想推個一乾二淨嗎?只怕沒那麼簡單，我一提到董豪，你就顯露殺機，這已經露出馬脚來了。」

「隨妳怎麼想，如果妳去到處宣揚，說我龐雲是刼匪，沒人相信。」

「那麼，你擄刼徐三少爺呢?」

「沒有憑據。」

「好！徐克剛自然會對付你。」

「我不在乎。」

「咱們走着瞧了?」

金家玉掉頭向門口走去，這一次沒有追擊，他大概自知奈何不了這個小丫頭片子。

却沒料到有人攔住了金家玉。

這個人就站在堂屋門口，是羅萬車，好像已經在這兒站了很久了。

金家玉突然一停步，龐雲也發現了。

羅萬車尖刻地說：「好男不與女鬥，赫赫有名的龐老爺子竟然和一個黃毛丫頭打得不可開交，可眞是一件天大的新聞呀！」

「哼！」龐雲一個箭步衝了過去。

「這位想必就是綽號叫做『四輪車』的羅萬車吧?!」

「龐雲！幹嘛呀?你又不是不認識我。」

「如今我身不在江湖，早已不識江湖人；以前身在江湖，也不會認識你這種貨色。」

「龐老爺子的心目中大概只有一個人。」

「誰?」

「董豪。」

龐雲幾乎毫無反應。

羅萬車又接着說：「而且我知道他隱藏在百善鄉什麼地方。」

「那正好，這位姑娘要找他，……」

「董豪太値錢，我不會在毫無代價的情況下出賣他；龐老爺子！麻煩你帶個口信，一半，我的要求並不太高。」

「什麼一半?」

「龐老爺子，什麼一半你還不明白嗎?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上燈以前我要回話。」

羅萬車以一副君臨天下的姿態出現，他不但未將金家玉這個小姑娘看在眼裡，也未將龐雲看在眼裡。龐雲這個江湖遺老顯然是個空殼子，他並不像外界傳說中那樣有份量。

羅萬車轉身離去之後，金家玉立刻跟了上去。

走了一段路，羅萬車就停了下來，冷冷地問道：「妳跟著我幹什麼?」

「跟你談一筆買賣。」金家玉的口氣很大。

「什麼買賣?」

「你剛才教龐雲帶口信，說是只要一半，我的條件優厚多了。」

「哦?!」羅萬車轉過身來了。

「你只要一半，我願意給你全部。」

「什麼全部?」

「你心裡有數。」

「嘿嘿！妳這小丫頭片子手段倒很高，我問妳，妳憑什麼給我全部?」

「因爲我有絕對的主權。」

「條件呢?」

「向我交代兩件事：當年作這案子是不是董豪和龐雲聯手的；還有，如今董豪在什麼地方?」

「妳連董豪在什麼地方，妳竟然要給我全部，這不是笑話嗎?」

「我不知道賊在那兒，却知道贓在那兒。」

「哼！金宏有這麼個女兒，他在九泉之下應該哈哈大笑，「我問妳，妳到底追的是賊?還是追贓?」

「本來是賊、贓都要追，不過，先父被殺之仇比什麼都重要，所以我寧可棄贓而追賊。」

「好！我成全妳一番孝心，不過，我要先問問：咱們如何完成這筆交易?」

「很簡單，你告訴我方才提出的兩個問題，我就立刻告訴你那筆財富藏在那兒。」

「好！該不會要我吧！」

「要了你，你也饒不了我。」

「好！……當年這件案子的確是董豪和龐雲聯手作的……」

「空口無憑。」

「這種事情很難抓到眞憑實據，唯一的憑據就是贓物：」

「董豪在那兒?」

「在董家藥舖，他現在的名字是董貴平。」羅萬車是不允許別人欠帳的。「現在，該妳向我交代啦！」

金家玉根本就不知道那批財寶藏於何處，不過，她早有算計，因此，她不慌不忙地說：「那批財產藏在龐雲的家裡。」

「當眞?!」

「是眞是假要你去龐雲家搜過才知道，好啦！咱們分道揚鑣，各自去忙吧！」

徐克剛頭部的疼痛好了許多，蔣佩廉爲他請來了傷科大夫；這位大夫很有竅門，他不去療治徐克剛的外傷，專心治療頭痛，薄荷油加上冷水敷，效果非常顯著。

在徐克剛沒有完全清醒以前，蔣佩廉已經將鄉團的精英集合在一起；三少爺被襲擊，那還得了?只等三少爺一聲令下，他就準備出動。

「三少爺！到底怎麼回事?」蔣佩廉挨了好久，才有機會提出這個問題。

在逐漸恢復意識的這段時間裡，他已將眼前的局面作了一番檢討，江湖人糾結在這兒解決江湖事，自已最高置身意外；並非他怕事，而是他不願爲百善鄉的善良百姓惹來麻煩。

「三少爺！是什麼人襲擊你，我帶人找他算帳。」蔣佩廉非常激動。

「佩廉！」徐克剛的聲音顯得有氣無力的。「你別煩我，行不行?」

「三少爺！今天是什麼日子?咱們怎能受這種窩囊氣?三少爺！絕對不能再忍讓，一定要幹……」

「佩廉！你在說些什麼呀?」

「三少爺！你還沒有清醒過來嗎!」

「我清醒得很。」

「那麼，是誰敲你的悶棍?」

「誰也沒有敲我的悶棍，是我自已摔倒了，懂了嗎?我滑了一跤，摔破了頭，你讓我清靜、清靜，好嗎?」

蔣佩廉傻了眼，他絕不相信徐克剛是自己摔傷的：但是，徐克剛堅持不肯說出內中情由，他也沒有法子。

「佩廉！現在什麼時候了?」

「晌午了。」

「哦?」徐克剛倐地坐了起來。

「三少爺！你躺下，大夫交代過千萬不能亂動彈。」

徐克剛又緩緩地躺了下去，緊張的時刻將逐漸到來，他必須保持體力。

「佩廉！去關照管事的，加一份帖子，立刻派人送到龐老爺子那兒去。」

「三少爺！請他幹嗎呀?」

「少問！」

儘管被駡，蔣佩廉還是忠心耿耿地說：「三少爺！不是我多嘴，是有許多情況好像你忘了，這些年來，姓龐的專會端臭架子，萬一他不來，咱們老爺子的面子往那兒擱呀?」

「佩廉！聽我的話，立刻教管事的寫帖子，然後由你騎一匹快馬送過去，快！」

「是！」蔣佩廉心頭有一萬個不舒服，却說不出來。

蔣佩廉匆匆往外走，門上有人匆匆進來。

「什麼事?」

「有客，是位年輕女客，她說姓金，要見三少爺。」

「快請！」徐克剛再度坐了起來。「帶她到這兒來，……佩廉！你快去辦事。」

徐克剛就在他的臥房中和金家玉見了面，反正昨夜他們就已經在這兒相聚過，沒有什麼好顧忌的。

（二十二）

他們談了很久，最後他們得到了幾點結論：

　董貴平就是董豪，當年金宏被殺，所帶財寶被刼，董的嫌疑很重；龐雲和董貴平是一夥，那批財寶一定藏在百善鄉的某處；黑道上的人物聞風而……他們所獲致的最重要的結論，不管是多麼扎手的狠腳色，他都無意傷害百善鄉的任何人。

「三少爺！我是孤軍。」金家玉幽幽地說。

「金姑娘！我可以向妳保證：百善鄉所有的人都是妳的後盾，不過，我也有一個要求。」

「三少爺請明示。」

「我不希望百善鄉沾染一點血腥味兒，得饒人處且饒人，報復並不能使妳眞正稱快，只要眞相大白，善僞分辨，也就可以了。」

「我會盡量記住你的話。」

「今夜不知是何局面？」他像在自問，其實也希望金家玉能給他一個答覆。

　金家玉顯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得匆匆告辭了。

　徐克剛又重新躺了下去，他要在暴風雨來臨之前盡量儲備精力，以應付想像不到的襲擊。

　門上的人又來找他，又有了客人。

「三少爺！是賀客。」

「賀客由內管事接待不就行了嗎？」

「三少爺！是內管事吩咐我來請你的。」

「哦?!」徐克剛只得又坐了起來。「客在那兒？」

「在花廳。內管事這麼說：這位客與衆不同，請三少爺務必過去坐坐。」

「好！我就去。」

　徐克剛擦了一把臉，又換了一件衣裳，這才往花廳走去。

　這時，徐家大院的熱鬧氣氛已逐漸濃厚起來，正廳，及前面庭園中已擺了上百張圓桌，桌上都鋪着紅枱布，工匠正忙着張燈結綵。打老遠，徐克剛就看到了坐在花廳的客人，是位年輕女客，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位女客是楚仙仙，恐怕是更令他想不到的。

　內管事的見多識廣，一見徐克剛進來，就連忙加以提示：「這位是關東豪傑楚河東的七妹楚仙仙姑娘，特別遠從千里外趕來，爲老爺子上壽。」

　從金家玉的口中，徐克剛早就了解楚仙仙的動向，但他不明白這位綠林姑娘何以要到徐家大院來亮她的寶相金身。

　楚仙仙在董貴平那兒亮相時是一副刁蠻模樣，如今却是風情萬千，楚楚動人，她嫵媚地一笑，然後吐出銀鈴般的聲音：「喲！這就是徐三少爺呀！在關外就聽說過大名，果眞是英姿挺拔，與衆不同呀！」

「姑娘客氣！」徐克剛的臉上却是毫無笑意。「我有一點疑問想要請教。」

「三少爺不要客氣。」

「咱們徐家與江湖道從不沾邊，怎敢勞動楚大俠派他的胞妹前來爲家父上壽呀？」

「三少爺好像話中有話喲！」

「那倒未必……」

「內管事能夠暫作迴避嗎？」楚仙仙笑吟吟地問。

「可以，可以。」內管事連忙走了出去。

「我大哥教我帶來一份厚禮，這份厚禮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却非常值錢。」

「不敢收受。」

「三少爺！滿話不能說，也許這份厚禮是你求之不得的東西。」

「哦?!」

「不過，我大哥關照過，咱們這份厚禮可不白送。三少爺切莫見怪，咱們關外人都很直爽，從不拐彎兒抹角的。」

「想必是有什麼條件。」

「沒錯，有個小小的條件。」

「請說吧！」

「三少爺難道不想先知道咱們攜來的這份壽禮嗎？」

「老實說，我並不稀罕什麼厚禮。」

「三少爺！我方才就說過了，滿飯可以吃，滿話不能說……這份厚禮你是求之不得的。」

「楚姑娘既然這麼有把握，我就先謝啦！」

「百善鄉有上萬的居民，百善鄉是個和樂的地方，三少爺一定不希望這塊和樂的土地上有任何不愉快的事發生；更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不錯。」徐克剛的精神立刻振奮起來。「楚姑娘的話說到我心坎上去了。」

「那麼，我帶來的厚禮你就要珍惜了，那份厚禮是：保證百善鄉不受到任何傷害。」

「當眞?!」

「關東楚是說話算數的。」

「好！妳說，用什麼條件交換？是要錢？還是要槍？」

「怎麼?!」楚仙仙翻白眼了。「你把我大哥看成武勝那路貨色了？」

　武勝、楚河東，都是江洋大盜，綠林强梁，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又有什麼兩樣？徐克剛心裡如此想，不過，他却沒有說出來。

「楚姑娘請恕我失言。」

「三少爺！今夜老太爺的壽宴一定很熱鬧，有幾個人，務必在午夜前將他們纏緊，絕不讓他們離開徐家大院一步，就這麼一個小小的條件。」

「是那幾個人？」

「三少爺！你還沒答應是不是跟咱們交易。」

「我一定要知道是那幾個人，我的能耐有限，要約束一些人的行動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頭一個就是金家玉。」

「楚姑娘！」徐克剛很嚴肅地說：「我想請教幾個問題，希望妳能給我誠實的答覆。」

「好的。」

「金家玉的父親名叫金宏，十年前在江湖道上是個叱咤風雲的人物，對嗎？」

「是的。」

「十年前他被刼殺，隨身携帶的一批財寶被人刼掠，有這回事嗎？」

「沒錯。」楚仙仙每一次回答都很快。

「如今有個傳說，當年的刼匪隱居在此，那批價值連城的財寶也在此，對嗎？」

「是有這種傳說。」

「妳認爲這種傳說有幾分可靠？」

「十分可靠。」

「金家玉正是爲此而來，含恨受屈十年，緝兇復仇就在今朝，妳教我設法纏住她，使她喪失這唯一的機會，我的作法對嗎？」

　楚仙仙一時竟然答不出話來。

「楚姑娘！妳應該是一個明事理的人。」

「三少爺！你應該爲地方的生命財產著想，江湖上的是非曲直你根本沒有責任去維護……金家玉十年受屈，依然活得很愉快，她就算報了仇也不見得有多愉快……今天有太多、太多江湖道上的人是爲了爭奪這批鉅大財寶而來，紛爭一起，必然引起一場血鬥，三少爺應該可以設想得到，將會引來多麼大的災害。」

　徐克剛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他深深了解，楚仙仙說的是實情，絕非恫嚇之辭。

「三少爺！我承認我來此的目的是爲了一個『利』字，但是我也爲百善鄉的生命財產設想過，三少爺！你目前毫無選擇，只有跟我合作……」

「好像是與虎謀皮。」徐克剛有些諷刺地說。

「乍看如此，其實不然。家兄在關外所以能夠立足，雄厚的實力固然是主要原因，可是他的講信講義也是原因之一。而且，你也該爲金家玉姑娘想一想，你將她纏住，反而是救了她。」

「這話怎麼說法？」

「有許多人都是相互聯手，糾集實力的，只有她是孤軍。別人的目的是財富，她的目的是緝獲殺父兇手，而別的人却要千方百計地保護兇手，血鬥的結果，她不但達不成復仇的心願，反而會送命。」

「妳說那些人都會保護兇手？」

「是的。」

「爲什麼呢？」

「財寶藏匿的地點只有刼匪知道，如果他一旦被殺，豈非永遠成謎？」

　徐克剛再度愼重地考慮楚仙仙的建議；這個年紀輕輕的姑娘不但具有滔滔辯才，還有强而有力的說服本領，徐克剛堅定的毅力也開始軟化了。

　沉吟良久，徐克剛才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楚姑娘！如果我答應與妳合作，妳能保證地方上的生命財產絕對不受損害嗎？」

「絕對能保證。」

「這只是一句話。」

「江湖人物的一句話往往有千鈞的份量。」

「妳能指點我用什麼方法纏住那些人嗎？」

「家兄早就訂妥了一套完整的計劃，只要你照計而行，就絕對不會失敗……」接下來，楚仙仙就開始密授計議。

　她解說時有條不紊，層次分明，有時輔以手勢，有時又以手勢蘸著茶水在几上畫畫點點，而且不厭其煩，直到徐克剛完全明白才罷休。

　楚仙仙所提出的完整計劃給予徐克剛十足的信心，而且他心中也有了新的概念。他認爲這麼作，不僅是爲了保護地方上的生命財產，也是爲了保護金家玉；一個孤獨的弱女是不足以對付那些兇暴强梁的。

　送走了楚仙仙，徐克剛立刻命內管事書寫請帖，被請的人有羅萬車、王科、秦上淮，這項邀請與徐老爺子的壽誕無關，只說有要事相商，務必請他們過府一敍。

　鄉團的精英幾乎全部出動，務必要找到這三個人的下落，將請帖送到他們手裏。

　第一步工作完畢，已經費去了不少時間，徐克剛又連忙開始第二步計劃，他切實地按照楚仙仙所交代的計劃進行。

　他去見鮑凌峯。

　鮑凌峯被囚禁在後院一間屋子裡，手脚被縛，窗戶被木條釘死，而且還有四支快槍看守。徐克剛一來到這裡，就遣走了看守的人，而且親自爲鮑凌峯鬆綁。

　鮑凌峯對這一變化感到非常訝異，他必然對自己的前途作過多種判斷；這一變化絕對不在他的判斷之中。

　手足有些痠麻，他搓揉著，使之逐漸恢復，同時，他也在觀察左右的情勢，然後說：「徐三少爺！你的行爲非常冒險。」

「冒險?!什麼意思？」

「我是一個殺手，即使在我赤手空拳的時候仍然是一個殺手，你遣走了看守警戒的人，又鬆了我手脚上的繩索，這不是很冒險嗎？」

「我寧願冒險。」

「爲什麼？」

「鮑兄！從昨夜到現在，最受委屈的不是你的手足，而是你的自尊心，對嗎？」

「算了！還談什麼自尊心。」

「一個男人如果沒有自尊心還算什麼男人，我打算恢復你的自尊，徹底忘掉昨夜發生的事。」

「三少爺！我只要求一件事：殺掉我或者放我走，江湖道上從此不再有我這個人。如果你有什麼條件的話，你不妨直說。」

「我沒有任何條件，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鮑凌峯冷笑一聲：「哼！條件和要求又有什麼兩樣？只不過你說起來好聽一點而已。」

「鮑兄！」徐克剛婉轉地說：「條件和要求是不相同的；條件你無法拒絕，要求你可以推拒。」

「我可以拒絕嗎？」

「當然可以。」

「在我拒絕之後，你又將我上綁？」鮑凌峯的敵意仍然未消。

「絕不！」

　鮑凌峯凝視著徐克剛，似乎想一眼看透他的心；看看他所說的話有多少可信的成份。

　半晌，他才點點頭說：「好吧！你先說說看，要我爲你作什麼事。」

「有三個人，五個人，或者更多的人，他們將要來到徐家大院。在明天天明之前，我要你看住他們，不讓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離開徐家大院。」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我可以隨便說幾個名字，譬如羅萬車、王科、秦上淮、金家玉：……」

（二十三）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徐克剛才說到這裡，鮑凌峯就哈哈大笑起來。徐克剛沒有去尅制他，讓他笑了個够。

當他停住，徐克剛才問：「你笑什麼?」

「三少爺！你就用這種方法恢復我的自尊心?」

「我認爲這件任務最能表現你的機智和武功。」

「三少爺！」鮑凌峯冷冷地笑著：「你太瞧得起我了，你剛才所說的幾個人其中任何一個我都看他們不住，尤其是那個金家玉……唉！敗兵之將何敢言勇，你索性殺了我吧！」

「用不著我費勁了！」

「這是什麼話?」

「你已喪失了門志；一個喪失門志的人離他喪失生命的時日已不遠，你已經自己扼殺了自己……鮑兄！我守信，立刻護送你離開百善鄉，當然還要奉送你一筆程儀，也許……」

「不勞費心。」鮑凌峯說話的聲音非常輕，但他臉上已有明顯的怒容。

「鮑兄！不要逞一時之血勇，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

「三少爺！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眞的要放我走?」

「絕無戲言。」

「多謝，但願來日有報答之機。」鮑凌峯抱拳一拱，掉頭走了出去。

徐克剛站在那兒沒有動。

他完全依照楚仙仙的指示在作，但他深深懷疑，楚仙仙的安排究竟有什麼用?

鮑凌峯的確非常剽悍，但他已喪失了門志；即使他在巔峯狀態中，他也無法對付那四個赫赫有名的人呀?!

徐克剛儘管在懷疑楚仙仙的佈置，但他仍然要按照她的指示去作，因爲這是諾言。

徐克剛潛在的實力還是存在的，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不到一個鐘頭，他所邀請的人，秦上淮、羅萬車、王科都到了。

與楚仙仙的推斷完全正確；她預料：不管他們這三個人之間的情勢是多麼錯綜複雜，在徐克剛的邀請下，他們一定會來。

他們果然來了。

這使得徐克剛對楚仙仙又萌生了信心。

三個人互相都不理睬；這也與楚仙仙早先的推斷相同，徐克剛也不去點破。

獻茶已畢，徐克剛揭開了神秘的序幕，他看得出，他們三人企待已久了。

「三位身在客位，見主人有難，是不是願意拔刀相助?」

「那是應該的。」秦上淮飛快接腔。

「三位有的早已在此安居，有的昨日才到，我不問你們有什麼目的，將要作些什麼，我只對三位提出一個要求：幫幫這個將有大禍臨頭的百善鄉。」

三個人都沒有吭聲，他們顯然已經發現，徐克剛將要出的題目可不是輕易就可以解決的。

「悍匪武勝下黑帖向咱們要錢、要鎗，時限已過，聽說他言出必行，那麼，他今夜必定要來搗亂家父的壽宴。我沒有什麼奢望，只盼家父能在衆親友的祝福下多福多壽。我徐克剛沒有什麼能力，本地鄉團的火力也弱，自認絕不是悍匪武勝的對手。所以要請三位幫幫忙，只作一件事：請三位從此刻起，到壽宴散席之前不要離開徐家大院。沒有別的目的，只想藉重三位的虎威逼使悍匪武勝不敢妄動。」

三個人都在深深地吸氣，沒有立刻作答。

「我了解：你們也許還有各人的要事待理，儘管我將待三位如上賓，三位也不會領這個情。現在，我要提出一個酬謝的方式，只要壽宴能圓滿到終席，我願意奉送一筆厚酬，或者，我爲你們各作一件事以爲交換。」

秦上淮搶先開了口：「三少爺！他們二人的想法如何，我不知道。在我來說，沒有徐老爺子，根本就沒有百善鄉，我當然願意效勢。不過，我要問一聲：三少爺是否已有了萬全之策?」

「萬全之策?!」

「三少爺！咱們沒有什麼虎威，只有一點膚淺功夫，如果三少爺有萬全之策，應付之方，咱們三個再加以配合，那也許還可以抵擋一陣……」

「秦掌櫃！你也許會錯意了，我並不想利用三位與我拚命，只要借重三位的虎威，三位只要坐在這兒喝酒，聽戲，聊天，並不要作任何事。」

羅萬車始終沒有吭聲，他似乎懷疑秦上淮是否和徐克剛已經早有勾結；或者這是一個陷穽。

只有王科，他表現得非常輕鬆；因爲他完全以秦上淮的動向爲動向。

幾乎在同時，羅萬車和秦上淮的眼睛裡都閃出了狡黠的光芒。

「秦掌櫃！」羅萬車的巧舌却比秦上淮快了一步。「不管咱們的私交如何，也不管咱們今日的處境如何，我可要對你說句話。」

「咱倆應該聯手助人家徐三少爺一臂之力。」

「如何助法?」

「咱倆先聽候三少爺的安排，留在這兒。」

「就憑咱倆，能擋住剽悍、威猛的武勝嗎?」

「秦上淮，咱們不能倚老賣老，可也不能妄自菲薄，如果三少爺認爲咱倆有這份能耐，可一定有這份能耐。」

秦上淮沉吟著，他那銳利的目光在一瞬間在羅萬車那張皺紋交錯的臉上掃了八十八個圈，他心裡想；老小子！你想趁機將我拴在這兒，是不是?可是，羅萬車豈非也是作繭自縛?……對了！這老小子除了被鮑凌峯放倒的那三個手下之外，一定還隱藏了一份實力。

「羅老！沒話說，唯你馬首是瞻，你怎麼說，我怎麼依，行了嗎?」

「哈哈！」羅萬車大笑。「你太給我面子啦！」

徐克剛實在沒想到事情會如此順利，當初楚仙仙在面授機宜時他就曾提出這個顧慮，秦、羅二人俱爲老江湖，不會輕易上當。楚仙仙却顯得很有把握，果然，又被她料中了。

由此可見，楚仙仙很懂得揣摩人的心理。

「好啦！三少爺！」秦上淮說：「咱倆已經決定聽候三少爺的調遣，這位老弟……」

王科在他眼光中得到暗示，也就立刻接上了腔：「我本來就是爲武勝而來，我當然願意支持徐三少爺的計劃。」

「多謝，多謝！」徐克剛連忙打躬作揖。

他很高興，輕易地套牢這五個人實在令他興奮不已，不過，這個計劃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將鮑凌峯留下來。

「三位就在這裏稍坐一會兒，我稍作安排，就立刻過來奉陪。」

徐克剛一腳跨出廳堂，就看見一個隨身侍候他的小童在迴廊拐角處向他招手。

徐克剛大步走了過去。

「什麼事？在這兒鬼鬼祟祟的？」

「三少爺！有位姑娘在你房裏等你，她說，教你立刻去，別讓任何人知道。」

「我就去。」

徐克剛盤算著，那一定是楚仙仙。

一腳跨進臥房，却發現房間沒人。

他剛要打個轉身，一樣尖硬的東西抵住了他的背脊。

他知道，那是一把鋒利的尖刀。

緊跟著，身後響起一個冷冷的聲音：「徐克剛，你給我乖點，稍稍一動，你的心臟就會被刺穿。」

這位姑娘不是楚仙仙，而是金家玉。

金家玉與徐克剛算是相處得不錯的，因爲兩人談得多而深，彼此之間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最大的原因還是他們之間沒有利害的衝突。

利害兩個字對改變人際關係具有相當大的作用，它會使朋友變成仇敵，使仇敵變成朋友。

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三少爺！冒犯了！」金家玉的語氣非常森冷。

「金姑娘！這是幹嗎?」

「你是眞不明白也好，故意裝糊塗也好，我都不想去追究，我只問你一件事，你把那三個人集在一起，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金姑娘！有許多事情我無法從頭說起，我想先問妳一句話，妳對我這個人了解多少?」

「想了解一個人是很難的。」

「妳最少會明白我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只了解一件事：爲了使你父親的壽宴不遭到破壞，爲了使你的家鄉不受到歹徒的蹂躪，任何人你都會出賣。」

「包括妳?」這句話徐克剛雖然很順暢地出口?心裡却起了一個疙瘩。

「當然。」

「金姑娘：我告訴妳一件事。」

「說吧！也許你要說的我早就知道了。」

「妳聽到的傳說，恐怕有九成是眞實的。」

「不是九成是十成。」

「哦?!」

「我們不談廢話，利劍抵在你的背心窩上不僅你不舒服，我也難受……告訴我，把他們三個人擺在府上，是何居心?」

「我想利用他們抵制悍匪武勝。」

「他們答應嗎?」

「原先我想到這個計策的時候，我的確沒有把握，想不到他們竟然答應了……據我猜想：姓羅的和姓秦的好像安排了什麼詭計。」

「三少爺！這種事你似乎應該和我商量一下。」

「臨時起意，又找不到妳。」徐克剛咬住牙關沒有洩漏眞情，他怕引起軒然大波。

「三少爺！醜話說在前面，倘若我發現你說的是假話，或者暗中出賣我，那麼，破壞老太爺壽宴的不是悍匪武勝，是我金家玉。」她將利劍收了回去。

徐克剛這才吁了一口長氣，不過，他的心情還不能放鬆，因爲按照楚仙仙的計劃，連金家玉也包括在內，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將金家玉圈住。

「三少爺！再麻煩你一件事。」

「妳說！」

「我要跟王科見見面。」

「這……?」

「別推辭，快去把他找來，我在這兒等。」

（九）陰謀

時間是無情的，雖然它永遠以那固定的速度在悄悄溜逝，但在某些心情不同者的感覺上則好像過得特別快，轉眼又是日頭偏西，將近黃昏了。

徐家大院這時已是人潮洶湧，賀客盈門，別的地方就格外顯得冷清了。比方說，董家藥舖門口就沒有一個人。今天是好日子，似乎沒人願意在這種好日子生病。

董貴平一直坐在櫃枱裡，他的脖子已經快要僵硬了，他顯然在等人，却偏偏沒有人來。

夕陽的紅艷投射在他臉上，却改變不了他一臉緊張而焦煌的神色。

突然，他的眼睛變得非常明亮。

原來，有人向董家藥舖走了過來。

是楚仙仙。

董貴平的臉上並沒有顯露喜悅之色，顯然，這並不是他所等待的人。

楚仙仙落落大方地進了店，屈起食指，翻轉來，用指節骨兒敲敲櫃枱，笑著說：「掌櫃的！過來一下。」

董貴平走了過去，目光却望著外面的大街，在留意是否有人在注視他的行動。

「掌櫃的！問你一件事。」

「哦?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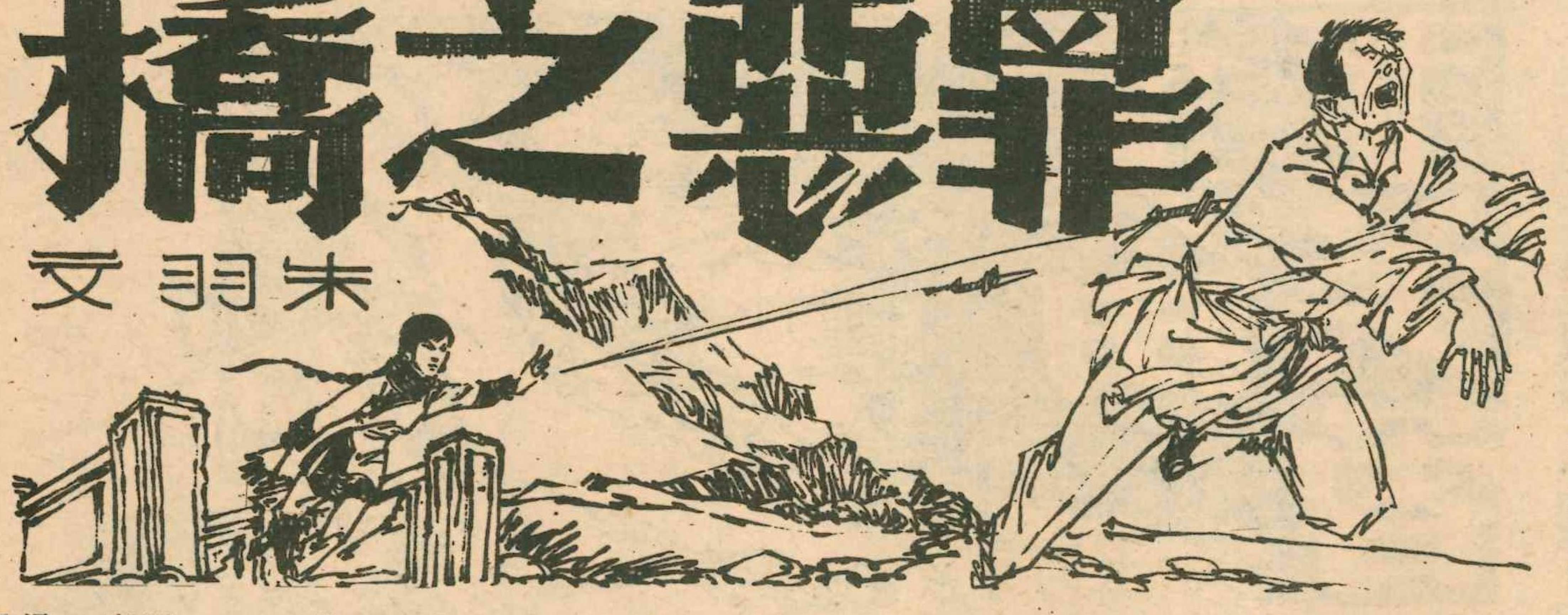
「三個月前，你好像托人捎了一封信到關外去，有這回事嗎?」

「這……?」董貴平的臉色變了。

（二十四）

罪惡之橋

朱羽文



「掌櫃的！別那麼緊張，那封信是捎給江湖遺老彭老爺子的，咱們都知道彭老爺子是你的恩師。」

「是是是！我寫信只是向他老人家請安。」

「沒談別的事？」

「沒……沒有。」

楚仙仙掏出了那封已經拆閱過的信，放在櫃枱上。

「你自己再讀一遍，也許事隔三月，你已經忘記了。」

「這……封信怎麼到了妳的手上？」

「是彭老爺子交給我哥哥楚河東的。」

「哦?!」

「在關外，彭老爺子最賞識的人就是大哥，你求助於他，他年事已高，不便出遠門；你是他的徒弟，他又不能不管，所以教咱們幫幫你的忙……董掌櫃！你還不領情哩！」

「當眞嗎？」

「有信爲憑，還假得了嗎？」

「唉呀！楚姑娘！這種事妳昨晚就該跟我說明白了，還讓我疑心生暗鬼……」

「昨天我初來乍到，一切都沒安排好，我當然不會隨便亂說，現在，咱們可要好生談談……你只有一個機會，就是今夜，一旦錯過，那就糟了……一切的一切我已經安排妥當，你得聽我的。」

「當然！當然！」

「董掌櫃！咱們先談一談條件。」

「條件?!」

「咱們不白幹活兒。」

「那是一定的，這……在那封信中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一半……嘿嘿！一半！絕不食言。」

「一半?!」

「是的，這很公平。」

「的確很公平，保障呢？」

「楚姑娘！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說的是彼此在心理上的保障，你要信任我一定能保護你人財兩安，高飛遠颺；你要保障我一定能得到那一半的報酬。」

「楚姑娘！一切都要仰仗你們楚家兄妹的大力，我董某人票不了你們，也不敢票你們。至於令兄妹既然受恩師彭老爺子的重托，也必定會忠人於事……」

「這麼說，你是絕對信任我們？」

「當然。」

「那好，一切都安排好了……」

「楚姑娘！我可要提醒妳，如今在百善鄉窺覦的道上朋友有好幾起……」

「那都不在話下，現在，只有兩件事！你是否作好了準備，只要時機一到，你的家小就得全體離開這兒……」

「這我早就收拾好了，車馬齊備，說走就走。」

「另一件事，那筆財富藏在何處？」

「埋藏在那條小河的河邊。」

「把圖樣畫出來，天一黑咱們就動工把它給挖出來。」

「楚姑娘！只怕沒那麼簡單。」

「爲什麼？」

「因爲我當初埋藏的時候，那兒還沒有橋，現在卻造了一座石橋，東西壓在橋墩下面。」

楚仙仙楞住了，她絕沒有想到是這麼回事。她也許有天大的本事，且她絕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拆掉一座石橋，而且還要人不知、鬼不曉。」

不可能，太不可能了。

半晌，她才問：「你能確定東西是被壓在橋墩下面了嗎？」

「是我自己埋藏的，我當然能確定。」

「好！我來想辦法，你還是先把地形圖畫出來。」

董貴平沒有絲毫猶豫，他師父信得過的人他自然信得過。他並不需要臨時畫出什麼地形圖，那張圖在他埋藏那筆財寶時早就畫好了。

他從貼身處將油紙封包的地形圖取了出來，交給了楚仙仙。

楚仙仙臨行交代：「董掌櫃！隨時準備離開這兒。」

楚仙仙離去之後，後面立刻走出一個人來，他是龐雲。

「可靠嗎？」董貴平輕輕地問。

龐雲沒有回答，只是冷笑了一聲。

徐家大院門口車馬都停滿了，入門之後的右手邊臨時搭了一座禮台，這時也堆滿了琳瑯滿目的禮物。徐家老大在門口拱手迎客，徐老爺子則長袍馬褂，高坐壽堂，接受賀客的禮拜。

這是一場極爲盛大的壽宴，雖然有許多人明白炸藥已經埋在酒席之下，隨時都會爆炸，那畢竟是少數。

徐克剛不見了，他上那兒去了呢？

他不在書房，也不在臥房，原來他在戲台的後台，跟吳美卿在低聲細語。

吳美卿在假裝上頭，其實，她在低泣，哭，似乎是女人的特權，但她爲什麼哭呢？

「吳老板！妳的底細我早就了解了，我只是不願說穿而已。」

「你早就知道了？」

「嗯！但我非常奇怪，妳爲什麼突然和盤托出。」

「求你救救我。」

「救妳？」

「是呀！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妳原先又是作什麼打算呢？」

「我被趙驃挾持，只有爲他賣命，如今……」

「如今他死了，妳就失了把持，對不對？」

「是的。」

「吳老板！我諒解妳，妳是個女人，又是個吃開口飯、跑碼頭的藝人，妳既然向我坦白，向我求救，我不能不管，不過，有一個條件。」

「三少爺！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別答應得太快！」

「眞的，我什麼都答應。」

「只要妳答應一件事。」

「請吩咐。」

「繼續保持妳的身份，繼續跟武勝那邊聯繫，該怎麼辦妳就怎麼辦，有機會給我送個消息就行了。」

「三少爺……」

「別說閒話，妳願意這樣作嗎？」

「當然願意。」

「好！就這麼一言爲定了。」

徐克剛離開了後台，正好看見王科從院內走出來。

徐克剛迎了過去：「見著了嗎？」

「見著了。」

「談了些什麼？」

「三少爺！按照江湖規矩，我不便透露。」

「好！我不問……不過，我還要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到百善鄉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對付武勝。」王科斬釘截鐵地說。

「是眞，是假，立刻就要見分曉，我有一句話，先要說個明白；是眞，咱們是友；是假，咱們是敵，一旦爲敵，不分死活是沒完沒了的。」

一絲凶惡的目光在王科黑白分明的眸子裡閃動著

徐克剛來到後院，金家玉還在他房裏。

「談妥了？」

「嗯！」

「能告訴我，你們談了些什麼嗎？」

「徐克剛！」金家玉改變了稱呼「首先，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你，火在眉睫，你感覺到了嗎？」

「我心裏有數。」

「那麼，你能控制一切嗎？」

「無法控制。」

「誰也無法控制全局，但是，咱們要設法作局部控制；比方說，我就利用王科去控制羅萬車、秦上淮。」

「王科可靠嗎？」

「當然可靠。」金家玉毫不猶豫地說。

「他曾經在秦上淮那兒救過我。」

「這也許是惑人之計。」

「你可以這樣想，咱們在江湖道上的不能這麼想……！對了！你那位郞舅怎不見呢？」

「我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

「徐克剛！如果你想控制全局，你就要控制所有的人，據我所知，你最少還有三個人還沒控制住。」

「那三個人？」

「龐雲。」

「還有呢？」

「楚仙仙。」

「嗯！」徐克剛心中暗跳，表面上卻保持了冷靜。

「另外一個只怕你還沒聽說過，當然更不認識他了。」

「誰？」

「任海威。」

「任海威?!」

「你沒聽說過吧?!他是郭健業的朋友；他這回來，聽說是專爲對付郭健業……」

「難怪整個下午都沒見到小健哥，莫非……？」

「你以爲郭健業已經被任海威殺害了嗎？」

徐克剛的確有這種想法；任海威是郭健業的朋友，朋友向朋友下手，那是太容易了。不過，他沒有承認；那似乎是一個詛咒。

「三少爺！如果你那麼想，你就會犯一個大錯誤。」

「怎麼呢？」

「據我看，那種說法只是一個晃子。」

「目的呢？」徐克剛突然想到趙驃初來時也曾用過這個晃子。

「目的是牽制你的實力，同時移開你們的注意力。三少爺！你在全力保護你的鄉土，可是很難，很難。」

徐克剛也同意金家玉這種看法；但他已經決定冒險去執行楚仙仙的計劃；因爲在這些人當中，楚氏兄妹是最具實力的一派；實力常常是使人信服的最大因素。

「金姑娘！壽宴立刻就要開了。」徐克剛突然轉移了話題。

「嗯！怎麼樣？」

「妳是願意作壽星的客人？還是作我的客人？」

「有什麼不同：如果妳作壽星翁的客人就請妳到前面去入席；如果妳作我的客人，我就教人送酒菜到這兒來，由妳選擇。」

「三少爺！盛情心領，我還要到四處去走走動、走動。」

徐克剛不禁皺起了眉頭。楚仙仙一再交代，要他務必纏住金家玉；如果聽任楚仙仙四處去走動，那無異破壞了彼此的協定。

「怎麼?!三少爺！」金家玉的反應可眞快。「你將秦上淮、羅萬車、王科栓在這裡還不滿意，還得加上我，是嗎？」

「妳誤會了……」

「別解釋；剛才聽說我要四處走動走動，你立刻就皺了眉頭。」

「我竭誠地希望妳留在這裡。」

「理由呢？」

「那三個人，我對付不了其中任何一個。」

「放心！我會隨時回來瞧瞧的………」

就在這時，蔣佩廉衝了進來，他顯然有什麼急事要稟報，一見有第三者在，就沒有開口。

「金姑娘不是外人，有話快說。」

「龐老爺子不在家，帽子沒法親自送到他手裡。」

「哦?!他還沒回去？」

「嗯！」金家玉接上了腔：「龐雲一定還留在這兒，他絕不可能離開的。」

「三少爺！」蔣佩廉上前一步，壓低了聲音：「還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

「有人四處收購鞭炮，咱們地頭上有十來家賣煙火、爆竹的，存貨也不算少。才一會兒工夫，都賣得精光。如今想買一掛炮竹那眞是千難萬難。」

徐克剛喃喃地說：「眞奇怪？」

蔣佩廉猜測地說：「是不是鄉民要燃炮竹爲咱們老爺子賀壽呀？」

「哼！」金家玉在冷笑。「你想得太妙了！只怕不是這麼回事。」

徐克剛連忙問道：「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三爺！你眞沒想到嗎？」

「金姑娘！我若想到了還問妳幹嗎？」

「我告訴你吧！」金家玉一字一字很用力地說：「有人在收集炸藥。」

徐克剛突然想到了兒時的遊戲，孩子們撿拾那些沒有爆炸的爆竹，拆開，將火藥集中一起，埋在地下，上面覆以爛泥，砰然巨響，爛泥被炸得飛濺，孩子們就喜歡這種緊張、驚險的樂趣。

是誰收集了那麼多的火藥？他們要炸的目標又是什麼？那麼多的火藥，根據徐克剛的想像，大可以將整個百善鄉炸翻掉。

「三少爺！」金家玉緩緩地問：「我的想法對嗎？」

「對」！徐克剛右拳緊握，重重地蔵在左掌心裡。

「那麼，咱們再進一步地想想看，他們收集了那麼多的火藥，是想炸什麼？」

「可以將整個百善鄉炸翻掉。」

「三少爺！你不能再坐在這兒想東想西了。」

（二十五）

罪惡之橋

朱羽．文

「我該幹些什麼呢？」徐克剛茫然地問。

「你應該立刻帶人出動。」

「幹什麼？」

「把幾個危險人物的下落找出來。」

「那些人？」

「董家藥舖的掌櫃董貴平、還有龐雲、楚仙仙、任海威……還有令郎舅拚命三郎郭健業……三少爺！這次行動決定百善鄉的存亡，不但要快，而且要狠。必須置人於死地時就要快速下手，絕不猶豫…………」

「金姑娘！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嗎？」

「那要看我的能力……好了！你快些出動吧！」金家玉說完之後就匆匆走了。

徐克剛還想挽留她，卻說不出理由來了。

蔣佩廉還站在那兒等待主子的命令。

「佩廉！鄉團中可以調動的精幹人員還有多少？」

「三少爺！封鎖交通要道已經用去了好多人，現在可用的只有十來個。」

「你去將他們召集起來，在西頭上等我，我隨後就到。」

「是的。」蔣佩廉一向行動敏捷，立刻就走了。

徐克剛打算去看看秦上淮、羅萬車和王科的動靜，剛出房門，突然發現有個人站在房門邊。

是鮑凌峯。

「你！」徐克剛難免一驚，因為他早就猜想鮑凌峯已經遠颺了。

「三少爺！我一直在暗中為你辦事啦！」

「那眞是太感激了。」

「三少爺！我要請問你一件事。」

「別客氣！」

「如果那三個人有人要離開這兒，我該怎麼？」

「攔阻他。」

「如果無法攔阻呢？」

「格殺。」徐克剛果斷地說，他也不管鮑凌峯的能力是否能辦得到。

「遵命！」鮑凌峯非常恭敬地說。

在百善鄉的西側，都是些魚塘，魚塘的主人防止別人偷魚，都建了草寮，派人日夜駐守。現在是春汎甫過，塘水正滿，魚苗剛放，還用不著防賊，因此，那些草寮都是空的。

所謂『那些草寮都是空的』是指魚塘主人沒有派人看守，其實，草寮中都有人。

每個草寮都有人嗎？是的。最少有一個，或者兩三個。他們在幹嗎？他們在摸黑拆炮竹，每一枚炮竹中只有少許黑色火藥，可是，聚沙能成塔。如果他們拆卸許多炮竹，聚集起來的火藥也是相當可觀的。

在小徑上，有人在走動；毫無疑問，他是負責瞭望的人；她就是楚仙仙。

有人疾步跑過來，楚仙仙連忙蹲下了身子。當那人跑近時，她喝問了一聲：「誰？」

「二人二山。」那人氣喘呼呼地回答。

二人二山合起來是兩個『仙』，那是她的手下。

楚仙仙站起來迎過去，疾聲問道：「鎮上情況怎麼樣？」

「不妙。」

「怎麼不妙？」

「徐三帶著十幾個人出動了，他在查問香燭舖，好像已經發現了咱們搜購炮竹的事。」

「哦?!」楚仙仙只是微微一楞，緊接着她又發出了命令：「你知道楚大爺紮營的地方嗎？」

「知道。」

「趕緊去一趟，把這兒發生的情況告訴他，然後教他立刻採取行動，派人在百善橋週圍佈一道防線，咱們炸橋的工作絕對不能受到任何干擾。」

「是的。」那人飛快地跑走了。

楚仙仙一口氣還沒喘過來，又見一個人向她跑了過來；她照樣喝問，對方回答的也是『二人二山』。

這又是她另一個手下。

「怎麼樣？」楚仙仙冷冷地問。

「小姐！咱們找遍了每一個地方，根本就不見龐雲的影子，他好像突然學會了隱身術……」

「胡說！他明明在本地。」

「可是，怎麼也找不著他的影兒呀！」

「董家藥舖呢？」

「咱們也查過了。」

董掌櫃收拾行囊了嗎？」

「早就收拾好了，就等咱們大車一到……」

「記住我先前下過的命令，在沒有找到龐雲的下落之前，咱們啥也不幹。」

「是！」

「快去！只要一發現龐雲，就立刻放射火箭，指示方向。」

「萬一驚動龐雲呢？」

「你們難道是死人嗎？」

當楚仙仙大發嬌嗔的同時，徐克剛已查問了最後一家香燭店。他已肯定了兩件事：搜購炮竹的人是外來的人；搜購炮竹的人是為了收集火藥。

另外兩個問題他還一時沒有答案：收集火藥的人到底是什麼來路？收集火藥是要炸什麼目標？

徐克剛先把這兩個問題放在心底，又去查問各路崗哨，得到的回答是『一切平靜』，賀客都有請帖，並未發現面生扎眼的人。

他正站在街心猶豫著，有人到了他的面前。

是金家玉。

她有些急躁地說：「你怎麼還站在這兒發楞呀？」

「無從下手。」

「三少爺！有一件事你早該想到，炮竹變成火藥還需要很大的工夫，那必須要人手，有地方，你應該立刻搜查每一處空屋。」

「對！我立刻就開始行動。」

「三少爺！順便告訴你一點情況。」

「哦?!」

「在百善橋東邊的叢林中有大批可疑的，約莫有二三十人槍。」

「是武勝？」

「不能確定。」

「他們一進來，我立刻就會發覺。」

「發覺又有什麼用？憑你的實力阻擋不了。」

「他們想從容地進來，也沒那麼容易。」

「別說氣話……對了！這裏也有人在暗中活動，我想逮一個問問，滑不溜手，老逮不著，我還在跟他們玩捉迷藏的把戲……」金家玉揮揮手，「回見。」

「金姑娘！」徐克剛突然叫住她。

「還有什麼話要說？」

「咱們什麼時候再碰頭？」

「隨時。」

「我怎麼找妳？」

「你用不著找我，我會隨時出現在你的面前。」金家玉一溜煙似地走了。

徐克剛吩咐蔣佩廉帶人去搜查空屋，他一個人向百善橋走去。

他並沒有什麼目的，他的愛妻就死在那兒；他似乎希望愛妻的靈魂給他一點兒指示。

河水粼粼，夜寂無聲，徐家大院已隔得很遠，那兒的猜拳行令，鑼鼓絲絃，一點兒也傳不到這兒來。

他靜靜地站在橋上，俯注緩緩流動的河水，默默禱告，突然，他發現砂灘上有人影在閃動。

他的反應很快，立刻在橋面上匍匐下來。

砂灘上有人，一個、兩個，——許多個，徐克剛仔細數了一數，一共有五個之多。

那些人都拿著鋤頭、鐵鍬等挖掘工具，徐克剛突然想到：原來他們要炸百善橋。

徐克剛週身的血液在沸騰，百善橋是他父親一手策劃的，等於是他老人家一生在百善鄉所化心血的紀念碑塔，現在有人要炸掉它，那不等於是要炸掉徐老爺子一生的善行慈心嗎？

他恨不得立刻從橋上躍下去，將那些人一個個扼死。幸好這兩天的折磨已使他懂得冷靜，他匍伏在那兒，心跳聲如鐵錘般敲擊著橋面。

砂灘上的人已經開始了工作，他們在東頭的橋墩邊上挖坑洞，現在，徐克剛根本就不必東猜西想了，那批惹禍的財寶就埋在橋下；愛妻的死因似乎已經有了眉目，不過，詳細的內情那還需要兇手向他招認……

想到兇手，他的血液再一次沸騰。

橋墩的左右側各挖了一個洞，約有一人深，有人用瓢在舀洞內的水，然後用卵石打底。

那邊又有人向砂灘行來，好幾個，他們的肩頭都扛了麻包袋子，徐克剛知道那就是用來炸橋的炸藥。

他匍伏著，向橋頭爬過去，他要以最快的動作去召集人馬，將這些炸橋的歹徒一網打盡。

他爬過了橋頭，才開始弓著身子疾跑。

突然，他發現有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雙犬皮靴。

徐克剛沒有去動腰間的槍，他緩緩站起，在漆黑的夜色中，他一時沒有看清楚對方的面孔，但他已經猜到了這個人是誰。

是楚河東。

因為這個人的穿著教人一看就知道是關外來的。

「徐家三少爺嗎？」果然，一口關東腔。

「是的。」徐克剛遲疑地問：「你是……？」

「關外來的朋友。」

「楚……？」

「不必往下說了，我只想請教你一件事，你上這兒來幹什麼？」

「保護地方上的生命財產。」

「三少爺！那是咱們的事，我聽說舍妹已經和你有過默契，有過約定……」

「默契在心頭，約定在心頭；心頭看不見，口頭是空的……」

「你認為咱們楚家兄妹說話沒信用，是嗎？」

「我只信任事實。」

「你遲早會看到事實。」

「我已經看到了。」

「你看到了什麼？」

「有人搜購了所有的炮竹，那是要收集火藥；有人在橋墩邊挖掘坑洞，那是要用火藥炸橋……楚老大！我已經非常清楚，那批惹禍的財寶埋在橋墩下……」

「三少爺！你知道得太多，也說得太多，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弄清楚，橋塌了可以重建，人死了不能復生……」

「不行！炸燬這座橋，無異炸燬了百善鄉每一個人的心。」

「徐三少爺！」楚河東冷冷地說：「你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少爺，高興你就點頭，不高興你就說聲不行……三少爺！咱們會留下一筆為數可觀的修橋費……」

「不行！楚老大，你絕不能炸橋，如果……」

「如果什麼？」

「如果你要找什麼埋藏的東西，我可以發動鄉民挖掘，不能炸，千萬不能炸……」

「三少爺！現在輪到我說不行了。」

「為什麼！」

「挖掘費時費力，而且引人注意……」

「炸橋轟然一聲巨響，難道就不引人注意？」

「一聲巨響之後當然會引來許多人，不過，我們已經很快離開了；帶走了一切麻煩。你們除了修橋之外，再也沒有什麼事好作了。」

「不行！令妹與我協議的時候一再說明，要保障咱們百善鄉生命財產的安全，請問：這座橋不是咱們的財產嗎？」

「不錯，這座橋是你我的財產，可是，我不是要把它拆除，而是……」

「楚老大！這座橋比任何財產都貴重，絕不能損毀一絲一毫，它幾乎就等於是我爹……」

徐克剛說到這裡，只見一個大漢匆匆跑了過來。

「楚爺！」那大漢喘吁吁地說：「炸藥已經埋藏好了，您看……？」

「引線有多長？」

「四個炸坑都是三十尺長。」

「準備點火！」

「是！」

「不行！」徐克剛厲聲叱喝。

楚河東的臉色沉了下來：「徐三少爺！不要再要你的少爺脾氣好嗎？咱們可不是在小孩子的時候扮家家酒，咱們是玩兒命……」

（二十六）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穆嬤嬤心裡早已有了準備，不加思索的道：「你既然知道老婆子昔年幹的是拍花一行，經老婆子之手，賣掉的嬰兒、小孩，每個月都有幾筆，這女嬰又並無特別之處，事隔十八年，老婆子如何還會記得？」

「好！」飛跛子又道：「那麼老夫再問妳一件事，妳在卓少華身上，暗下迷藥，又是為了什麼？」

穆嬤嬤道：「老婆子不知道誰是卓少華？」

飛跛子道：「卓少華就是被妳迷失神智之後，妳替他取了名字叫做王阿大的人。」

穆嬤嬤「哦」了一聲，說道：「老婆子看他生得甚是俊俏，賣到富貴人家，去當一名書僮，可以值得二、三百兩銀子。」

飛跛子道：「老夫一向不喜聽人說謊，穆七娘，老夫要提醒妳一句，妳若是說了謊話，現在改過來還來得及，等老夫發現，那就遲了，好，老夫話已說完，現在要稍事休息，妳仔細考慮好了，再答覆老夫。」

說罷，果然在地上盤膝坐下，閉起眼睛，調起息來。

穆嬤嬤也是成了精的老江湖了，自知武功比他差得很遠，自然不敢輕舉妄動。飛跛子瞑目垂簾，運氣調息，她只是站在他對面，目光眈眈，只是注視著他。

先前，她還以為他故意欲擒故縱，在試探自己，漸漸她發現飛跛子眞的是在運功調息，因為這一陣工夫，可以看到他頭頂「百會穴」上，正在冒著絲絲熱氣，好像蒸籠上冒的熱氣一般！

她雖然說不出飛跛子練的是什麼功夫，但她聽人說過，修道、練武的人，練到上乘境界，頭上就會冒白氣，由此可見，他並未說謊，正在練功是沒有錯的了。

他怎麼會在此時此地，練起功來了呢？這只有一個解釋，他練的是「子午功」，必須在子、午二時練功，不能間斷，此刻不是快子時了麼？是以只問了自己一半記，就匆匆趺坐運起功來。

不論你武功如何高深，但在運功入定之時，有不得外界的半點侵襲，因為在調息運功的時候，也是最脆弱的時候，稍受外界侵襲，重則立時喪生，最輕也會走火入魔，功力盡廢，他怎麼會沒有半點防範的呢？

飛跛子頭頂上的熱氣愈來愈多，這正顯示他運功已經進入緊要關頭，此時只要輕輕給他一指，就可置他於死地。

穆嬤嬤兇心陡起，暗暗冷笑：「這是你自己不小心，解開了老婆子的穴道，沒再點上，就閉目運功，死了也只能怪你粗心大意，可怨不得老婆子！」

左足一舉，正待跨上去，繼而一想：「不對，此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測，自己萬一一擊不中……」

「不，這是下手的最好機會，任何練成上乘武功的人，惟有練功時全身無一防範之處，此時再不下手，更待何時？」

「再說這也是自己唯一能逃走的機會，如果不把他制住，自己如何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去？」

她雙手在心念轉動之際，已經徐徐舉了起來，十指箕張，每一根手指，都在凝足了十成功力之後，不由自主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

因為這一擊關係著她的生死成敗，她必須有十成把握，一擊成功。

現在她雙手已凝足力道，但卻還遲遲沒有出手，她必須察看清楚，萬無一失不可。

飛跛子瞑目如故，頭頂上冒的熱氣，似乎減少了些，不像先前的多了。

穆嬤嬤心上一驚，看來他運功即將完畢了，一時之間，感到時不我與，機不可失，提在胸前的雙手，不再猶豫，猛地雙腕一推，十隻鋼鉤般的手爪，一下落到飛跛子的前胸，現在她的指尖已經接觸到飛跛子前胸的衣衫了！

穆嬤嬤狂跳的心頭，一塊大石總算落下了一半。

她練的「九陰爪」，除非你躲閃得快，沒被抓上，只要她指爪觸到你的衣衫，她就有把握戳上你十個窟窿，可說已是萬無一失的了。

她十指貫注九陰眞勁用力插下，這一插頓時感到不對！

因為飛跛子忽然睜開眼來，眼睜睜的看著她插到他胸前鳥爪般的十指，他身子一動也未動，似乎驚駭得有些不知所措！

穆嬤嬤手爪既已插下，自然不能罷休，忽然，她發現插下的十指，只是插在他鼓起的衣衫上，並未眞正插入他前胸。

衣衫和前胸，相差本來只隔著一層布而已；但如今在穆嬤嬤的感覺上，却好像十分遙遠，衣衫隨著自己手爪往下陷去，竟然其深無比，終始沒有接觸到飛跛子的胸骨，好像衣衫下面，是一個無底深坑，空洞洞的無邊無際，她兩隻手掌，全沒入在衣衫裡面，生似妳手臂有多長，就能伸進去多長！

穆嬤嬤到底不是儍子！立時發現自己估計錯誤，做錯了一件事，她反應當然不慢，一發現不對，就急忙縮手。

但任何一件事，當你發現做錯，再要改過來，都會來不及，穆嬤嬤就來不及了，她以極快的速度，企圖縮回手去，雙手一抽，竟然休想抽得動分毫。

飛跛子前胸衣衫，空洞洞的既沒有鐵箍，也沒有任何東西夾住妳手指，但兩隻手就是拔不出來，這好比陷身在泥潭之中，雙腳愈陷愈深，難以自拔，差可相似！

不！穆嬤嬤只覺自己雙手好像插入在風箱搧旺了的炭火爐中，十指被炭火燒烤著一般！

俗語所謂十指連心，你插在炭火爐中的雙手，伸進去了，縮不回去，被烈火燒着，你說這有多痛？

穆嬤嬤內功相當精純，眞要把雙手插在火盆中，也沒有這般使人難以忍受！她咬著牙關，暗暗運起功力，往雙手中注去，按照一般常情，內功注到手上，火燄最烈，也必可强忍一時，但那知妳把內功貫注到雙手之時，就立時消失，就像泥牛入海，踪影全無！

這下直把穆嬤嬤驚駭得不知所云，心中暗道：「莫非此人練的竟是『九陽神功』不成？」

這一瞬間，穆嬤嬤的一張馬臉已被火炙十指，痛得滿臉通紅，額角上汗水像黃豆般一粒粒綻了出來，忍不住呻吟出聲，口中央告道：「飛大俠，老婆子知錯了，你老快放開我吧！」

飛跛子淡淡一笑道：「我一生不喜聽人求饒，妳還是說說老夫喜歡聽的話吧！」

穆嬤嬤道：「你老喜歡聽什麼呢？」

飛跛子大笑道：「那要妳自己去琢磨了。」

穆嬤嬤道：「好！我說，不過老婆子認為實在不能說的，我就是死也不能說，你可答應？」

飛跛子道：「那一件事，使妳不能說呢？」

穆嬤嬤道：「老婆子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有背道義之事，我不能說。」

飛跛子嘿然道：「妳穆七娘也講道義？好，老夫答應妳。」

穆嬤嬤道：「要聽眞話，就得先放開了我。」

飛跛子洪笑道：「老夫不怕妳逃上天去。」

他話聲一落，穆嬤嬤但覺吸力一鬆，雙手果然收了回來，但眞像是從炭火爐裡縮回來的一般，十根指頭，被火烤得隱隱發燙，依然炙熱難耐！

飛跛子道：「妳現在該實話實說了吧？」

穆嬤嬤道：「你要找的那個女嬰，十八年前，確是老婆子從五龍山下一個姓曾的收生婆那裡抱走的，她左眉梢有一顆朱紅小痣……」

飛跛子道：「妳記得把她賣到那裡去了？」

穆嬤嬤道：「那年老婆子也正好生了一個女兒，未滿兩月，便已夭折，老身就當了她的奶娘。」

飛跛子道：「妳沒把她當作女兒，只當她的奶娘，那是說妳把她賣給了富有之家，妳也隨著受僱於他們了？」

穆嬤嬤道：「是的。」

飛跛子道：「這家人家現在何處？」

「就在江南。」

穆嬤嬤道：「當時我丈夫已死，又為江湖白道中人所逼，無處存身，多蒙老夫人垂愛，收留了我，這十八年來，一直待我不薄，因此不能說出這家人住在那裡，就是死，我也不能說的。」

「好！」飛跛子道：「但妳必須告訴老夫，這女娃兒現在姓什麼？叫什麼名字，這總可以吧？」

穆嬤嬤一咬牙道：「她叫嚴文蘭。」

「江南姓嚴的……」

飛跛子略為沈吟，又道：「那麼卓少華呢？」

穆嬤嬤道：「卓少華是江南盟主卓大俠的公子，有人出了高價，要老婆子把他迷失本性，就是這樣簡單。」

飛跛子道：「是什麼人出的高價？」

穆嬤嬤道：「你一身武功極高，自然也是江湖人了？老婆子這一門有一嚴格的規矩，只要接受了人家的委託，不作興抖露人家底細，老婆子恕不作答。」

飛跛子道：「好，老夫不問，但解藥呢？」

穆嬤嬤道：「老婆子先要問你一句，你是從那裡把老婆子救出來的？」

飛跛子道：「蘭赤山一處莊院之中。」

穆嬤嬤道：「那麼老婆子身上的解藥，已經被他們搜去了。」

飛跛子道：「妳此話當眞？」

穆嬤嬤道：「老婆子先被他們擒去，身上之物，自然全被搜去了，我何須騙你？」

「很好。」飛跛子道：「老夫這就向他們要解藥去，最多半個時辰就可迴來，妳若有半句虛言，老夫的手段，諒妳已經知道了。」

穆嬤嬤道：「解藥被他們莊主所得，老婆子決無半句虛言。」

飛跛子道：「此山險峻難登，老夫要封閉妳三處經穴，等老夫回來，自會替妳解除的。」

話聲一落，右手突然屈指輕彈。

穆嬤嬤但覺身軀一震，果然被他封住了三處經穴，一時止不住暗暗凜駭，忖道：「此人究是何人，竟有如此駭人的功力？」

但一面又暗暗竊喜：「嚴文蘭，妳和我老婆子作對，我就要妳吃不完兜著走！」

心中想著，轉身往山後懸崖邊走了過去。

飛跛子冷然道：「穆七娘，妳三處經穴被封，在老夫沒有回來之前，妳是無法下山去的。」

穆嬤嬤冷漠的道：「老婆子知道，我只是想看看這是什麼地方罷了！」

話聲出口，突然踴身一躍，朝懸崖下跳了下去。

這一著大出飛跛子意外，不禁楞得一楞，他想不出穆七娘投崖自殺的原因，不覺微微搖頭歎息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大概妳穆七娘一生作的孽太多了，才落得如此一個收場！」

接著雙腳一頓，一道人影疾如流星，朝山下劃空飛去。

× × ×

夜色已深，蘭赤山莊依然燈火通明，進進出出的人，似乎很忙碌！

蘭赤山莊本是江湖某一神秘組織的江南總分壇，莊主一職，先由總巡令主（綠袍老人）兼代，等到卓清華擔任了江南武林盟主，他的另一身份，也就是蘭赤山莊的莊主了。換句話說，江南武林盟主，是公開的身份，蘭赤山莊莊主，則是不公開的身份。

但今晚情形特殊，因為總巡令主綠袍老人到了蘭赤山莊，因此，發號施令，全由令主作主了。（綠袍老人的全銜，該是總巡天下武林總令主，他轄下有三個武林盟主，一為江南武林盟主卓清華，二為三湘武林盟主張椿年，三為河北各省武林盟主李千鈞，這一點，因為有幾位讀者來信詢問綠袍老人究竟是何身份，故而先行透露，俾使讀者明瞭其來龍去脈也）

今晚蘭赤山莊，本來就有一個重要的集會，三位武林盟主，也已趕到了二位，（李千鈞尚未趕到，故而方才還沒有露面）但因綠袍老人逮到了穆嬤嬤，而穆嬤嬤又憑空被人劫走，蘭赤山莊自然要派出許多人去偵查飛跛子和穆嬤嬤的下落。

（二十八）

話還沒說完，她脖子上的繩索猛地一緊。

這一緊，眞是緊得恰到好處，勒得楚仙仙說不出話，只能喘一口氣。

這一緊，只是一個警告，立刻又鬆開了。

「仙仙姑娘！時間不多，別說俏皮話。」

「時間太多，你年輕，我也年輕。」

「仙仙姑娘！我再警告妳，別說俏皮話，車把式一回來，咱們就沒話談了。」

「朋友！我心中的秘密太多，我那知道你想知道什麼？比方說，我曾喜歡過什麼男人……」

絞索又是一緊。

「仙仙姑娘！最後一次警告：別說俏皮話。」

「我說話生來就是這個樣子。」

「楚仙仙：我只問三句話，妳不但要答得實在，還要答得快。要是妳再跟我耍嘴皮子，不但妳要去見閻王，連妳大哥也要作伴一起去。聽清楚，第一件事：橋下有什麼東西？」

「寶貝。」

「嗯！這倒是實話。第二件事：董豪在什麼地方？」

「在董家藥舖。」

「橋下有寶貝，是誰告訴妳的？」

「是董豪告訴我的。」

楚仙仙並不是一個很容易擺佈的人，而她卻老老實實地回答了這三個問題，與其說是她頸項上那條絞索逼迫她如此，倒毋寧說是因爲背後那個人具有難以抗拒的懾服力。當她說完之後，連她自己都驚異何以會如此馴服。

「楚家兄妹的確與衆不同，別人是盲人騎瞎馬，東闖西撞，妳們竟然跟當事人搭上了線，狠狠爲奸起來了。」

「滿意了嗎？」

「很滿意。我這個人很貪，另外還想請妳提供一點消息。」

「已經吐了不少，再多說兩句也無妨。」

「你們跟武勝有聯繫嗎？」

「沒有。」

「他走的是單鏢？」

「沒錯。」

「妳估計一下，他手下有多少實力？」

「你大概是問他到百善鄉帶來了多少人吧！」

「是的。」

「三十人槍。」

「不算多。」

「你未免太輕敵了，武勝手下少說也有五百人槍，而他只帶來了三十個，這三十個必然是精華中的精華。」

「三十個人竟然被你們八個人就擋住了。」

「不是被咱們八個人就擋住了，而是武勝還沒有到動的時候……朋友！你問了那麼多的問題，我也能問你一個問題嗎？你究竟帶了多少人？」

「仙仙姑娘！說出來妳一定會大吃一驚，我只帶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我自己。」

他顯然是一個非常狂妄的人，他對自己也必然充滿了自信；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單槍匹馬，已經將楚家兄妹的強硬班底給摧毀了。

「一個人?!」楚仙仙的確非常吃驚。「你是銅金剛，鐵羅漢？」

「我也是血肉之軀，但是我有一樣你們沒有的東西。」

「什麼?!」

「正義。」

「正義?!」楚仙仙幾乎想大笑。

「正義是珍珠？是寶石？還是黃金？」

「你們拚命爭取的東西在我來說一錢不值，好了！我不再多說廢話，下命令，教妳那八個手下撤退。」

「你要放武勝的人進來？」

「是的。」

「目的何在？」

「不用問。」

「有條件嗎？」

「刀俎之下妳還要講條件？楚姑娘，我是一個很橫蠻的人……」

「我知道你可以用這根絞索勒斷我的脖子。」

「錯了，我不會如此對付妳。」

「難道還有更兇狠的辦法？」

「我只要用一把小刀，就可教妳渾身赤裸。」

楚仙仙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這種方法很下作，但是卻能令一個女孩子畏懼。

「妳還在等什麼？」他眞的拔出了短刀。

「朋友！你勇猛、矯捷，可惜你不夠冷靜，你方才必然用威逼的方法對待我哥哥，所以他才打了那聲唿哨，那就是撤退的命令，阻擋武勝的八個人早就撤退了。」

「哦?!」

「也許，武勝那三十支人槍已經在咱們四週了。」

罪惡之橋

朱羽·文

「妳在嚇唬我？」

就在這個時候，車把式已經從沙灘上來了。

「蹲下。」背後那人沉着大吼。

「照他的話去作。」楚仙仙連忙吩咐。

車把式不是蹲下，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楚仙仙！」那人森冷地說：「你們楚家兄妹的生命，以及那些可憐手下的生命都控制在我手裏，妳相信嗎？」

「我姑且相信吧！」

「最少，我立刻就可以置妳大哥於死地。」

「也許。」

「所以妳要很忠誠地爲我作一件事情。」

「什麼事？」

「搜索四週，看看有沒有敵蹤。」

「你不怕我一去不回？」

「妳大哥的性命操在我手裏，妳不敢。」

「好吧！你鬆開絞索……」

突然，黑暗中傳來了瘋狂般的笑聲。

黑衣人的反應快速無比，當笑聲剛起，他就拉著楚仙仙閃入了路邊的樹林。

在車把式的感覺是：面前這兩個人突然不見了。

楚仙仙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進入樹林的，她只感覺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移動了她腳下的土地。現在，他們倆匍匐在草地上，彼此都會感覺對方的呼吸，她的胴體在他的臂彎中；如果不是那根絞索還套在她的頸子上，她可能會靠他更緊一點。

笑聲起得突然，消失也突然，就像一把刀似的將粗獷的笑聲切斷了。

「是武勝嗎？」黑衣人輕輕地問。

「我沒見過這個人。」

「我確定方才大笑的人一定是武勝。」

「爲什麼？」

「他聽到我說的話，禁不住發出嘲笑……」

「那他豈不是變成了一個草包？」

「仙仙姑娘！不要說這些廢話，」黑衣人終於取下了頸項上的套索，「妳從大溝彎過去，我從這邊繞，那棵大槐樹看見了嗎？咱們在大樹下見面。」

「幹嗎？」楚仙仙好像在明知故問。

「搜索武勝的蹤跡，我要在妳面前亮一招。」

「朋友！我可不稀罕看你耍把戲。」

「妳願意看到我壓制武勝嗎？」

「你的確有本領，而且你練的本領是在舌頭上。」

黑衣人突然扼住了楚仙仙的咽喉，兇巴巴地說：「楚仙仙！妳再說刺激我的話，我就捏斷妳的頸子。」

一放手，他已竄了出去。

楚仙仙渾身火熱、憤怒已極，她雖然不能追上去，狠狠地給對方幾拳幾腳，但最少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一走了之。

可是卻有一股莫名的衝動壓迫著她，她也從乾溝那邊繞了過去。

楚仙仙很認眞，很仔細地搜索，但她並沒有發現任何人的蹤影。

來到大塊樹下，黑衣人已經先在那兒了。

「看見什麼了嗎？」他問。

她搖搖頭。

「我也是，沒有發現任何人的影子，不過我敢肯定武勝就在這附近。」

「你打算怎麼樣？」

「我要逮住他。」

「可能。如果妳肯幫忙的話。」

「我爲什麼要幫忙？」

「因爲武勝也是你們的敵人。」

「先說說看，如何幫你的忙？」

黑衣人將嘴巴湊上了楚仙仙的耳朵。

那輛雙套騾車還停在橋頭，車把式也還坐在地上，他好像睡著了。

「喂！」她叫了一聲，「虧你還睡得著，咱們要上路啦！」車把式睡得眞沉，竟然沒有動靜。

她沒把車把式叫醒，反倒將另外一個人從樹林中叫出來了。

「是關東楚姑娘嗎？」林中閃出的那人問道。

「是的，你是誰？」

「我是無名小卒，請問一件事：方才用絞索挾持你的人是誰？」

「想必也是無名小卒。」

「他人呢？」

「躺在那兒。」楚仙仙抬手向那棵大槐樹一指。

「是累了嗎？」

「如果沒有人埋他，他就會在那兒躺一輩子。」

「死了?!」

「據小的所知，關東楚幫是不會吹牛說大話的，現在姑娘卻在吹牛，那個人雖然沒有九條命，楚姑娘想要他的命也沒那麼簡單。」

「你可以去看看呀！」

那人果眞去大槐樹下察看，黑衣人四平八穩地躺在那兒。他小心翼翼地在黑衣人的頭顱旁蹲下，伸出手去探探鼻息，然後又去摸摸黑衣人的心臟。沒錯，果眞死了！

他又跑到套車旁邊，抬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圈。

那顯然是一個手勢；一個叫人的手勢。

轉眼之間，人影閃現，竟然有二、三十個人；這些人彷彿是從地下冒出來的。

這是武勝的人，可是，誰是武勝呢？

「楚姑娘！」有人說話，可是，很難聽出是誰在說話。「楚家幫在關東，武家幫在河洛，雖然同樣身在綠林，卻從不擠軋，今天在百善鄉不幸攪和上，爲了不傷和氣，不起衝突，有幾句話，咱們武老大要當面說明。」

「對！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當面說明是對的，可是，我並沒有和武勝武大哥當面呀！」

「楚姑娘！」說話的又是另一個人。「妳大概不了解咱們武老大的習慣，除了換心換肺的兄弟，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好吧！武大哥有什麼要交代的？」

「說起來也只有一件事：楚家幫的人不管死活，一律要撤到橋那邊去，以免阻擾咱們的行動。如果你們不同意，一切後果咱們都不負責。」說話的又是另一個人。

這種要求楚仙仙是絕不會答應的，問題是：她現在並不是很認眞地在和對方談判。根據黑衣人的投意，是要她引武勝出面，而現在對方施展狡計，在那許多人當中根本就無法確定誰是武勝。

「楚姑娘！咱們不要口頭上的答覆，要行動上的答覆，時限是半柱香。」

一截點燃火的線香插在地上。

然後，有人發號施令，那二、三十個人突然消失了蹤影。

武勝一露面就亮了幾招，的確很唬人。

楚仙仙楞在那裡，她根本就無法解決這種事，只有等黑衣人來解決。她席地而坐，暗自納悶：自己爲什麼會被那個黑衣人所左右。

她輕喚了一聲：「車把式！」

車把式仍然勾著頸子，他可眞能睡，方才那麼大的陣仗都沒吵醒他。

「喂！」

仍無回應。

楚仙仙火了，跳起來，飛起一腳踢了過去。

車把式突然抓住了她的腳，一摔一拐，她就摔了個大翻身。當她背部著地的那一瞬間，對方就壓在她的身上，而且，她的兩隻手都被對方抓住了。

（二十八）

這對楚仙仙來說，是莫大的侮辱，尤其是車把式竟敢對她如此，那還了得？

再一細看，她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壓在她身上的並非車把式，而是另外一個人。

她和那個黑衣人都沒注意到車把式是什麼時候掉換了人。

這人滿面鬍鬚，完全是一個陌生人。

「你是誰？你……？」

「嘿嘿！老早就聽說楚河東有個七妹，艷麗無比，今日一見，果眞誘人滴口涎……」

「你明知道我是楚河東的七妹，你還敢……？」

「楚河東算老幾？」

「你又算老幾？」

「我是關洛道上的老大。」

楚仙仙心頭猛地一顫，原來這個人就是武勝?!

「你就是武勝？」

「沒錯。」

「鼎鼎大名的武勝如此對待一個年輕的女人？」

「妳並不是很普通的女人。」

「你想怎麼樣？」

「不想怎麼樣，大概妳還沒有被別的男人『壓』過，這是頭一回吧！」

武勝的態度非常輕狂，若說他是在對女性輕薄，倒不如說他是在存心侮辱楚河東。

「武勝！」一個冷冷的聲音響起：「你的背脊被一把鋒利的尖刀『壓』過嗎？」

這句話像是出自一個魔術師之口，具有魔咒的效果，只是寥寥數語，大地一切的生命活動都靜止了。

的確如此，非但武勝停止了呼吸，連百善橋下的流水都好像停住了。

武勝感受得到『壓』在背上的刀刃，儘管那股壓力非常輕，但他却深信刀尖會在頃刻之間穿過他的心臟。

「武老大！請注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你練過武功嗎？」

「練過，」武勝的口齒很清晰，唯恐對方聽不清楚似的。

「練過那招『懶驢打滾』嗎？」

「知道，」武勝大概不好意思說他練過。

「會嗎？」

「會。」

「現在就表演一招『懶驢打滾』，要快、要機伶，我叫滾就滾，叫停就停，……滾！」

武勝飛快地滾動，那黑衣人又叫了一聲『停』，武勝也很快地停住，現在，他的面部向上，黑衣人的刀尖抵在他的心口上。在武勝滾動的時候，黑衣人的尖刀始終沒有距離他的軀體一寸之外。

他很想打量一下對方的容貌，而他只能看到一雙明亮的眼睛，好像天下的星星搬了家。

楚仙仙現在對這個黑衣人已經欽佩到極點了，那是一種對英雄人物崇拜，也是女孩子對男人的傾心。

她跳到黑衣人的面前，疾聲說：「當心四週的埋伏，教他發號施令……」

「用不著。」黑衣人冷冷地說：「武老大精選的手下一定都是腦筋靈敏，身子矯健的，他們了解什麼時候可以動，什麼時候不可以動，現在，他們一定都乖乖地站在樹林子裡發呆。」

楚仙仙回顧漆黑的樹林，似乎想證實一下黑衣人的判斷。

「仙仙姑娘！」黑衣人又說：「妳很合作。」

有武勝在場，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句話。

「現在，我又要托妳一事件。」

「什麼事？」

「去說服他。」

「說服他什麼？」

「說服他支持我到底，目前，我只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我不爲利，我也不代表我個人，如果他因爲支持我而使他在財物上有所損失，我願意想法子補償；如果我的行爲使他有受辱的感覺，我願意找機會道歉……我只要求他拋開一切成見支持我。」

「好！我一定去說服他，你……？」

「我要跟武老大談談，……仙仙姑娘！妳哥哥在橋下第三個橋墩上，妳要脫下鞋子涉水走過去。」

楚仙仙想誇讚黑衣人的精明，當著武勝的面她實在出不了口。

楚仙仙向河灘上跑去。

黑衣人蹲了下來，不管他的姿勢如何改變，他手中的刀始終緊緊地抵在武勝的心口上。

情勢顯然已非常緊急，不過，黑衣人的行動却沒有顯露飛揚急躁的跡象。

他的語氣也是緩緩的：「武老大！我早就聽說過你的匪名，你殺擄，你刼掠，但是，你絕不會千里迢迢跑到百善鄉來，因爲你一向對沒有見到的東西從不發生興趣。所以，我猜想你是受僱而來。」

武勝沒有吭聲。

「武老大！刀在胸口，你沒有選擇的餘地，請回答我的話。」

「我承認你猜對了！」

「爽快！再爽快一點，誰是你的僱主？」

「你可以殺了我。」

「這話什麼意思？」

「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不會吐露這個秘密。」

「武勝！雖然你是土匪，而你却講道義，我很佩服，不過，你這種作法很愚蠢。你應該想想：我既然想到問你這個問題，那麼，我一定在別處獲得了非常可靠的消息，你只不過拖拖時間，讓我晚一點知道而已。」

「朋友！不是故意在你面前說好聽的話，憑你的精明、厲害、勇氣，這件事遲早瞞不過你，可是，我不想從我這兒說出去。」

「武老大，此刻已是生死存亡關頭，你還在講究榮譽、面子，你不覺得自己的行爲很可笑嗎？」

「寧可讓天下的人笑我，也不能讓天下的人罵我。」

「我有太多的方法逼你吐露秘密，你又何必……？」

「朋友！我有一個請求。」

「說！」

「殺了我，然後放我那些弟兄走路。」

「不行。」

「那我就只要等著嚐你的苦頭了。」

黑衣人的左手又拔出了一把刀，那把刀很短，呈三角形，有鋸齒般的刃，很像一把銼刀。

他的一隻脚踩住了武勝右手的手指尖，那把鋸齒般的刀就抵在武勝的手背上。

武勝！你應該了解這隻右手對你有多麼樣重要，它即使不拿刀槍去殺人，也可以作許多事情，你要我把它廢了嗎？」

「隨你！」武勝冷冷的道。

「別以爲我說得出做不出。」

「像你這種人，我絕不存下僥倖之心。」

「我再問一遍：百善鄉誰是你的僱主？」

「我不能說。」

黑衣人沒有再問第二遍，他的左手用力使勁，刀尖開始刺入武勝的手背，他並不是一下就刺入，而是極爲緩慢的沉落，這種速度會使痛苦與恐懼增加好幾倍。

那把刀鋒面很薄，黑衣人的手法也很俐落，刀鋒剛好從掌骨的縫隙間穿過。由此可見，他還心存厚道，目的只在使對方加深痛苦，並不想使對方殘廢。

武勝很有種，最少，他沒有痛呼失聲，一個悍匪，畢竟有幾分野蠻的骨氣。他的呼吸急促，牙關緊緊地咬著。

「武勝！你很有種！」

「朋友！咱們無冤無仇，何苦如此對待我？」武勝的聲音像在哭。

「武勝！這不是寃仇糾葛，而是情勢所逼，說吧！誰是僱主？」

「憑你的本事，一定可以查出來。」

「我是可以查出來，可是時間來不及。如果你現在說出來，也許可以救活許多人。」

「我才不管救活多少人，我只知道我不能破壞江湖規矩，而且我不瞞你說，到現在爲止，我也不知道化錢僱我的人是誰。」

「連僱主是誰你都不知道，你來幹什麼？」

「我來聽候差遣，可是，我在指定的地方已經等了很久，還沒有等到任何人來接頭。」

「武勝！你作惡多端，惡貫滿盈，死不足惜，不過，你忍心將那三十來個弟兄送上枉死城嗎？」

「朋友！方才我已經向你提出請求了，求你……」

「求我放他們一條生路，是嗎？」

「是的，我武勝感激不盡。」

「好！我答應，不過我有個小小的交換條件。」

「能答應我一定答應。」

「不能答應你也得答應。」

「好吧！」

「有人來接頭，有人來傳遞僱主的命令，一定會有連絡的暗語，清楚楚地說出來。」

「這……？」

「武勝！千萬別猶豫，時間已不多，而且，你還要下達一個命令：教你那三十個弟兄都聽我的命令。」

「朋友！事後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放你一條生路，如果你能幡然悔悟，從今以後，你也許會成爲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好！交你這個朋友，……附耳過來。」

武勝終於在那黑衣人的耳邊吐露了秘密。

這時，楚家兄妹也從河灘上走過來了，顯然，楚河東已被他的七妹說服。

黑衣人拔出了短刀，並立刻掏出刀傷藥敷貼在武勝的創口處。然後他招招手，楚家兄妹到了他的面前。現在，他們是朋友，不是敵人。

(十) 斷橋

徐家大院的壽宴正處在熱鬧的顛峯，大夥兒都被眼前的歡樂驅走了心中的隱憂，酒精的麻醉作用也使他們忘了身邊的危機，三少奶奶的凶死、武勝的黑帖都已拋到九霄雲外，在他們眼裏，只有羊羹美酒、吳美卿的婉轉清歌，再也沒有別的了。

旁廳中的三個怪客還在那兒豪飲，這裏所以要稱他們爲怪客，是因爲他們不是賀客，也不是因尋歡作樂而飲酒；其中尤以秦上淮最爲焦急，時間無情地溜過，而他也愈來愈坐不住了。

羅萬車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他的身體就像一只酒甕，再多的酒也裝得下。

「羅老哥！」秦上淮終於憋不住了。「你是否覺得有點兒不對勁？」

「有啥不對勁？」羅萬車翻着白眼：「是菜裏有毒？還是酒裏有毒？」

「羅老哥！你別跟我打哈哈？徐三把咱們扣在這兒，他在暗地裏要什麼把戲，咱們可得：：：：」

「秦上淮！人稱你是老狐狸，果然不錯，你這個人太不厚道，人家好酒好菜招待你，你還懷疑人家用心叵測，這像什麼話？」

「羅老哥！你眞這樣想嗎？」

羅萬車又開始喝酒，他似乎對身外之事完全不放在心上。

王科也在喝悶酒，他不時看看秦上淮；對方却始終沒有給他任何暗示，現在，秦上淮的暗示終於來了。

秦上淮擺了一下頭。

王科理會，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太悶，我得出去走走。」

沒有誰阻攔他。

花園裏張滿了彩燈，到處明亮如晝，王科才離開旁廳幾步，就有人擋住了他。

是鮑凌峯。

王科沒有在意，一側身，要避過去，鮑凌峯又將他擋住了。

「怎麼回事？」王科冷冷地問。

「三少爺有吩咐，旁廳中的貴客請勿擅離。」

「這麼說，咱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囉？」

「不錯。」

「爲什麼呢？」

「安全。爲了保護貴客的安全，今晚宴會多事，各位想必早已聽說了。」

「如果我不在乎呢？」

「你不在乎，三少爺在乎；三少爺不在乎，我也在乎，請回旁廳安坐，要不然……」

王科似乎想試試對方的道行，一掌推了過去，力道用得不大，部位却絕佳，正在腰肋之處。

(二十九)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腰肋是人身最軟弱的部位，但也是最靈巧的部位。不善騰挪閃躲者，一拍即傷；若是善於閃躲，雖雷霆萬鈞之勢也能消於無形。

王科這一掌的目的不在攻擊，而在試探，已很明顯。

當然，鮑凌峯一擰虎腰就閃開了。

「虎頭萬兒！您想跟我走兩招玩玩麼？」

「坐久了，想活動一下筋骨而已。」

「我不喜歡動手動腳。」鮑凌峯的神態非常冷峻。

「難道喜歡動刀動槍？」

「不錯。」

「你以爲只有你才有刀槍嗎？」

王科顯然想亮出他的鍊子刀。

鮑凌峯的動作快得像山崗撲下的豹子，王科的右手剛向腰際靠近，他的短刀已經亮出，晶光一閃，冰涼的刀身已經點在王科的腕子上了。

王科一動也沒動，他是用刀的人，當然懂得這一招的厲害，他一動，那把短刀就會割斷他的腕脈，急救得法，那隻手也會殘廢；如是急救不得法，就會流血過多而遭到死亡的厄運。

「好身手！」

「虎頭萬兒也是識貨的行家。」

「旁聽中有幾個人，你可知道？」

「三個。」

「你能對付一個，卻對付不了另外兩個。」

「錯了，你應該說，我只能對付兩個，對付不了另一個。」

「你倒有自知之明，那麼，三人中只要一人兔脫，你的任務就算失敗了。」

「虎頭萬兒！三個人當中只有你一個人最傻。」

「怎麼說？」

「先動的兩個人一定會死，那兩個老頭兒知道厲害，所以他們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所以，我只要對付你一個人就夠了。」

王科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冷顫。他衡量了一下，對面的敵人頭腦冷靜，身手敏捷，拚鬥下來，他並沒有制勝的絕對把握。

「朋友貴姓大名？」

「鮑凌峯。」

王科心頭又寒了一寒，他在江湖上闖蕩，當然聽說過這個殺手的名字，鮑凌峯並不是武功絕佳的頂尖高手，但是他性格陰沉，而且刀法詭奇，是個炙手可熱的棘手人物。

「果眞是名不虛傳。」

「虎頭萬兒！只要你回到旁聽中去飲酒作樂，咱們就不會有什麼磨擦，請！」鮑凌峯抽回了他的短刀。

嗆啷一聲，王科亮出了鍊子刀，他性格倔強，雖明知鮑凌峯是個難纏的人物，他還是要和對方鬥一鬥。

鍊子刀一出腰就如流星墜地般瀉了出去，光如匹鍊，捲向鮑凌峯的腰際。

徐家大院本身還有許多看莊護院的莊丁在院內四下巡邏，一看有人打了起來，當時就有人圍過去察看，也有人趕過去向徐克剛報信。

徐克剛如今在幹啥？

他正在戲台的化粧間徘徊躑躅，顯然，他在等待吳美卿，偏偏她還在前台露她的絕活兒，接受轟雷般的掌聲。

報信的人說完了花園中發生的事，徐克剛拔脚就跑。

事情竟然已經結束。從旁廳的窗戶看進去，王科已經坐在那兒舉杯痛飲了，似乎從未發生任何事故。

「怎麼回事？」徐克剛低聲詢問。

「就是那個年輕人，」有人指著王科回話：「和一個穿黑衣服的人在花園中刀來刀往地大打出手。」

「誰勝誰敗？」

「不知道。」

「怎麼突然又不打了呢？」

「小的也不知道……好像是那個人，」回話的人再度指指王科，「突然收起兵器，回到旁廳中去了。」

「散開、散開！」徐克剛揮著手說。

那些莊丁立刻就散開了。

從百善橋畔，楚河東的手中脫險歸來之後，徐克剛幾乎已經忘了這三個人。也忘記了在暗中戒備的鮑凌峯，現在才使他想到了楚仙仙與他的默契，不過，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他只記住一件事：是那個救他脫險的人告訴他的；徐家大院有一個可怕的敵人。這個敵人是誰，吳美卿可能知道。

他想進旁聽探探這三個人的口氣，他們爲什麼會乖乖地坐在那兒。

剛走上迴廊，一個人突然閃出拉住了他的手，快步走到暗處。

徐克剛從背影上認出這個人是金家玉。

「幹嗎？」徐克剛輕輕地問。

「眞精彩！」

「你是說戲班子的表演嗎？」

「我才沒心情看他們的表演呢？」

「那妳在說誰？」

「一個黑衣人。」

「鮑凌峯？」

「不是他。」

「那又是誰？」

「在百善橋畔制止楚河東炸橋的人。」

「哦！妳都看見了？」

「嗯！你走了之後又發生了許多情況，你想知道嗎？」

「說來聽聽。」

「他好像收買了楚仙仙的心，楚家兄妹已經成爲他的朋友，而且，武勝以及武勝帶來的三十人槍都被他制服了。」

「哦？這個黑衣人到底是誰？」

「猜猜。」金家玉竟然賣了一個關子。

「金姑娘！別打啞謎啦！快說吧！」

「說出來你也一定不信，連我當時發現他的眞正面目時我也不信。但的確是他。」

「究竟是誰嘛？」徐克剛急了。

「是任海威。」

「任海威？妳不是說他……？」

「說他是來找你的郎舅郭健業的，對不對？那是外界的傳說，並非出自任海威本人之口。而且，當你的郎舅質問他的時候他也沒有承認……克剛！」金家玉毫不生疏地叫著他的名字。「這個任海威非常神秘，我懷疑他具有某種特殊身份，到百善鄉來也有某種特殊任務。」

徐克剛沉吟著，似乎在思索什麼。

「克剛！令岳丈來了嗎？」

「來了，他心情不好，藉酒澆愁，還未入席就已經醉了。」

「令郎舅呢？」

「小健哥嗎？對了，我一直都沒見著他哩！」

「克剛！幾乎所有的人我都了解他們的行踪，唯有他，從日落前我就在留意他的行踪，可見連影兒都沒見著，你說怪不怪？」

「糟！是不是……？」

「克剛！別往壞處想。」

「妳要我怎麼想？」

「你或許猜測他遭到不測這並非不可能，難道他帶著的那些人同樣遭到不測嗎？這是不可能的呀！」

徐克剛同意她的說法；還是基於常識的正確判斷。

「他或許潛伏在某個地方。」

「金姑娘，妳這種想法我就不贊成了，百善橋畔沒有他的影子，這兒也沒有他的影子，他會上那兒去？」

「奇怪！他上那兒去了？」

「金姑娘！外面的情勢怎麼樣？」

「克剛！你想聽實話？還是安慰的話。」

「當然是實話。」

「那我就老實告訴你，危機非但沒有解除，還在繼續加深。」

「當眞？」

「也許我的判斷並不正確，但你應該有心理上的準備……克剛！我要繼續搜尋拚命三郎小健的下落，待會兒見！」金家玉轉身走了。

徐克剛又放棄了進入旁聽的計劃，他快步走向戲台；台上正演出一齣武戲，沒有吳美卿在內。

吳美卿臉上的脂粉猶在，只是戲裝已卸，換上了便服，顯然，她待會兒還要登台演出。

徐克剛輕輕走到她的後面，她在鏡中已看到了他。

「三少爺！我沒有什麼可以稟告的。」

「哦？」

「我已經斷了線。」

「這話怎麼說？」

「本來，這裏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人，接受命令的是『燈籠萬兒』，然後再由他將命令轉達給武勝，如今，燈籠萬兒死了，武勝的行踪不明，下命令的人沒有露面，我豈不是斷了線嗎？」

「按照原訂計劃，下命令的人在那兒見妳？」

「後台。」

「這兒？」徐克剛指指脚下，顯得非常吃驚。

「嗯！」

「那麼，他是咱們徐家大院的人？」

「那倒不一定，或許他是你們家的客人，或許……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能自由進出徐家大院。」

「這個人是誰？」

「三少爺！如果你眞想知道這個答案，你最好別進後台來。」

「爲什麼？」

「你老在這兒，他怎麼敢來呀！」

「對！對！」

「三少爺！你看到沒有，前台的上場門和下場門的九龍口都掛了一盞煤氣燈？」

「嗯！我看到了。」

「如果我要和你見面，我會教人在上場門的九龍口加一盞煤氣燈。」

「好！好！」徐克剛連忙退出了後台。

有個人正好與他面面相對。

是涂小樓，他一身戲裝，口中也有濃厚的酒氣。

「三少爺！你沒看戲？」

「涂老板！不瞞你說，我從小就是個戲迷，可是，今晚我那有時間看戲呀？」

「三少爺！有武勝的消息嗎？」

「聽說他已經來了。」

「聽說！是聽誰說的？」

「只是道聽塗說。」

「他一定會來，不過，他進不進得了徐家大院，那可難說。」

「涂老板的意思是……？」

「好啦！咱們不談這些……昨兒個你教我幫幫忙，跟武勝打聲招呼，不是我不肯幫忙，實在是幫不上，聽了許多有關你的爲人如何如何，處事如何如何，我又不得不表示一點意思……花園中有一盆很大的仙人掌，在掌葉上有個小紙捲兒，上面寫了幾句話，看了也許會對你有點幫助。」

人家都管涂小樓叫『迷糊』，其實他一點也不迷糊。在徐克剛的印象中，這個人很貪杯；藝人由於生活散漫，難免或多或少有著不良嗜好。現在，徐克剛就接觸到一股濃厚的酒氣，但他絕沒有料到涂小樓還是個有心人。

涂小樓很快就出場了，徐克剛從後方轉出來就能看到他的表演；他現在正扮演著另一個脚色，就像他方才在徐克剛面前一樣地爐火純青。

雖是自己的家，徐克剛却不知道那兒有一盆最大的仙人掌，找來花匠，很快就找到了；當然他也很順利地找到了那個紙捲。

來到燈下，徐克剛展開紙捲一看，只見上面寫著很整齊的字：

『三少爺！殺害三少奶奶的兇手不能追；武勝的來路也不能追。追下去將會雞飛狗跳，人仰馬翻。凡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聾作啞，則徐家幸甚，百善鄉幸甚矣！』

徐克剛幾乎氣得七竅冒煙，殺害他愛妻的兇手不能追，那該追什麼？難道跑到曠野去追野狗？

他匆匆跑到後台，等待著，涂小樓終於下場了。

「涂老板！」他揚著手裡的紙捲兒，氣呼呼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三少爺！什麼意思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不妨多想想。」

「我不用想，殺害我老婆的兇手不能追，我該去追什麼？教我縮起頭來當烏龜嗎？」

「三少爺！我是好意！你仔細想想，我那幾句話到底是什麼……」

「我不用想，我也沒工夫想，你直截了當地說吧！」

「三少爺！我只是一個吃開口飯的人，跑江湖，混飯吃，你得給我留條活路，我不能說，實在不能說。」

（三十）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徐克剛一把抓住了涂小樓，聲色俱厲地說：「涂老板！你務必將話說清楚，兇手是誰？你明明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涂小樓回答得斬釘截鐵。

「你說不知道也不行，快說。」

「沒啥好說的。」涂小樓非常冷靜。

「你不說我就斃了你。」

這一鬧吸引了很多人，身爲班主任的吳美卿也趕了過來。

「三少爺！怎麼回事呀？」

「他知道是誰殺害了我的老婆。」徐克剛氣咻咻地吼著：「他也知道武勝是啥來路，他全知道，他全知道。」

「眞的嗎？」吳美卿望著涂小樓，「如果你眞知道這呀那的，你就該老老實實告訴三少爺呀！」

涂小樓臉色鐵青，配上他那身盔甲的戲裝眞像一個威武肅穆的武將，他冷冷地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三少爺；既然你沒法子接受我的一番心意，咱們就不是朋友，請放手！」

徐克剛猛地打了一個冷顫，手也鬆開了，他深悔自己行爲的孟浪，那紙簡函顯然有強烈的暗示，自己應該細細琢磨，怎麼反而大吼大叫呢？

台上一陣緊密的鑼鼓聲，涂小樓又登場了。

「三少爺！」吳美卿緩聲輕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沒什麼，沒什麼，是我自己太疑心。」

「你太累了，該歇會兒。」

「是的，我該歇會兒……」

突然一陣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好像有人在台上放爆竹。

「怎麼回事？」徐克剛有點兒草木皆兵的味道。

「哦！台上在唱『富貴壽考』，吉祥戲，放爆仗湊趣呀！是咱們班子派人放的……」

吳美卿話沒說完，鑼鼓絲絃之聲突然停住，而且傳來一陣騷動聲。

徐克剛似乎早有預感，他飛快地衝上戲台。

涂小樓倒在台上，許多人都圍著他。許多原本分散各處的護院莊丁也都紛紛跳上了戲台。

涂小樓面色蒼白，他渾身甲冑，當然看不出有什麼異狀，徐克剛只是憑藉一種感覺，涂小樓顯然遭到了暗算。

徐克剛驅走了圍觀的人，他指示幾個莊丁將涂小樓抬進了後台，放在吳美卿獨用的化粧條桌上。

「吳老板！」徐克剛板着臉說：「涂老板可能是飲酒過量，或者是過份疲累，老爺子的壽宴不容破壞，立刻換戲，繼續演出，同時向賓客宣佈情況，免得引起騷亂，快去，快去！」

「是！是！」吳美卿連忙走了。

徐克剛又派人在後台的出入口看守着，現在，只有他和涂小樓單獨相處了。他一轉身，就看得涂小樓的白綢子褲子上沾滿了血漬，毫無疑問，血漬是從身體上某一個部位流出來的。

徐克剛的判斷不錯，方才有人利用那一陣鞭炮聲作爲掩護向涂小樓開了一槍。

不管情勢是多麼急迫與紊亂，徐克剛也想到救人爲先的原則，他想到賓客中有一個傷科大夫在座，連忙派人去找傷科大夫，還特別交代：千萬別驚動旁人。

「三少爺！」涂小樓氣若游絲地說：「別就誤，時『不……多了。」

「涂老板！」徐克剛眞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你……別胡思亂想，大夫馬上就來，沒什麼的。」

「三少爺！你是玩槍的人，應該知道槍子兒穿過胸部就不會有救了……我沒什麼好說的，要說的也只有一句話：什麼都別追究下去……」

傷科大夫快步走了進來。

七手八脚地退下了涂小樓身上的甲冑，傷處終於顯露出來了，如果彈著點再向上偏高一寸，涂小樓必定是當場斃命，也不會拖到現在了。

傷科大夫向徐克剛表露了一個無能爲力的神情，其實，徐克剛也知道傷者無救了。

「大夫！請守口如瓶。」

「我明白。」傷科大夫老成地說。

大夫退去，徐克剛隨手抓起一塊絹巾堵住了涂小樓的傷口，免得鮮血大量滲出，他這樣作，無非是在拖延傷者的死亡時間而已。

「涂老板，是我害了你！」

「三少爺！別自責。」

「涂老板！你一定知道太多的秘密，人家怕你洩密，所以殺你滅口。」

「三少爺！別……亂猜……」

「涂老板！別冲著我，就算是爲你自己好了，你就該把所知道的事情說出來，難道你願意這樣含冤而歿嗎？」

「三少爺！」涂小樓流露出慘淡的苦笑。「像我這種人死了又算得了什麼，只是我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給你添麻煩……」

「涂老板！我求求你好不好？雖然你那封短簡中已透露了不少，可惜我資質愚魯，參悟不透，你明說好嗎？敵人就在我身邊？或者……？」

「三少爺！答應我，別再追究什麼，……」涂小樓突然一陣嗆咳，許久才停歇，現在他的臉色更蒼白，氣息也更微弱了。

徐克剛知道自己所能爭取的時間已不多，但他又怎能忍心去逼問一個身受重傷，命在垂危的人呢？

喘咳之後，涂小樓又斷斷續續地說：「人的善惡常在一念之間……這一念之間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種人很可憐，你要給他自新的機會……」

「涂老板！這個人到底是誰，你要袒護他？」

「不是袒護他，是……」

「涂老板！我不能容忍他一再殺人……」

「他也許有不得已的苦衷……」

「涂小樓！快說，我們在這頃刻之間結上了生死不渝的交情，你不能讓我孤獨地去摸索，你要告訴我實情，快！我求求你。」

「三少爺！我會說出我能說的：……我和武勝有交情……他來，是受僱，我受武勝之托作他們之間的橋樑……我能說的就是這些。」

「吳美卿呢？」

「她是個可憐的女人，她完……全被人擺佈。」

「殺你的就是化錢僱武勝來的人，是嗎？」

「是的。」

「殺你的人呢？」

「也是他。」

「那麼，殺害拙荊彩雲的人呢？」

「也是他。」

「他是誰？」

「三少爺……我不會告訴你……永遠……永遠不會……永……遠……永遠……」涂小樓說了無數聲永遠，一聲比一聲輕微。

涂小樓悄悄地逝去，像一顆殞星在天際消失，在死亡前這一刻他散發出光輝燦爛的人性光輝；直到自己死亡，他還在寬恕那個置他於死地的兇手。

徐克剛淚眼模糊，涂小樓那張蒼白的面孔看起來像是一團耀眼的光芒。

「三少爺！」

「誰？」徐克剛冷得像一尊石像。

「鮑凌峯。」

猛回頭，鮑凌峯靜靜地站在那兒，他似乎早來了。

「你來幹什麼？」

「三小爺！有一件事或許你應該知道。」

「什麼事？」

「我看到了槍殺涂小樓的人。」

「哦?!」徐克剛突然渾身是勁。

「可惜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當時我正站在他的背後。當涂小樓中槍倒地的時候，全場騷動，就在那個時候他溜了……」

「快說！他穿著什麼衣服？」

「湖色的長袍，醬紫馬褂，背上的團綉好像是九條盤龍，個子很高……」

「鮑凌峯！你在這兒守著……」

「那三個人不加以看管了嗎？」

「什麼都別管，我現在只要抓到這個人，不惜任何代價抓到這個人。」徐克剛像旋風般捲了出去。

來到大門口，奉命在那兒把頭關的蔣佩廉立刻迎了上來。

「佩廉！剛才這一會兒有人離開過嗎？」

「沒有。」

「記住！不許任何人離開。」

「是！」

徐克剛正要轉身離開大門口，許兆麟突然跑了過來，氣喘呼呼地說：「三少爺！老爺子找你哩！」

徐百善徐老爺子那一桌，在百來桌酒席的最前方，也就是最接近戲台的地方，徐克剛擠過擁擠的賀客，才到了他父親的面前。

「克剛！怎麼回事？」

「您是說……？」

「那個唱武生的喝醉了是嗎？」

「不，他是太疲累了……」

徐克剛的目光突然一亮，他看到了那件湖色長袍，也看到了那件醬紫色的馬褂，當然更看到了九條盤龍的團綉，可是……可是他簡直不相信他的眼睛，他的頭腦突然一陣昏眩。

但是，那件湖色長褂，紫醬馬褂穿在他大哥徐克飛的身上。徐克剛揉揉眼皮子，再加細看，沒錯，跟鮑凌峯描述的一模一樣。那麼，他大哥就是方才開槍射殺涂小樓的兇手？那麼……？

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他心裡這麼暗暗喊著，腦袋瓜兒一直搖。

「克剛！」徐老爺子發現他三兒的神情有異，不禁問道：「你怎麼啦？」

「爹！剛才我在那邊陪幾位客人多喝了幾杯酒，頭有點暈……」

「克剛！」徐老爺子目中閃動著慈祥的光輝，「去歇會兒，我看……」

他顯然是想說『武勝大概鬧不出什麼花樣來』，這句話不便在賓客面前出口，因此他就停住了。

其實，徐克剛並沒有聽見他父親在說什麼，他腦海裡只想著那件湖色長褂和紫醬馬褂。他決定先找鮑凌峯，讓他再看看清楚。

驀抬頭，只見蔣佩廉站在暗處向他打手勢。他也就轉身離開。繞了一個圈兒才到了蔣佩廉身邊。

「佩廉！什麼事？」

「健少爺回來了。」

徐克剛一直在躭心郭健業的安危，一聽郭健業安然而歸，不禁驚喜參半，連忙問道：「人呢？」

「在後院裡。」

「哦！」

「健少爺請你過去一趟，還特別關照，別讓任何人知道。」

徐克剛大踏步向後院趕去。

靈堂中原有兩個婆子在守著，想必是被郭健業支走了，只有他一個人在。

郭健業原是一個性格毛躁的漢子，此刻看上去他是無比的沉靜；這二天一夜的時間彷彿使他老了十歲。

「小健哥！」喊了一聲，徐克剛復又黯然，他眞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克剛！前面很熱鬧嗎？」郭健業的聲音有點黯瘂。

「小健哥！不要責怪我……」

「克剛！」郭健業臉上露著苦笑，「我怪你幹嗎？我爹今兒一大早還訓過我，生老病死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

說完，他從懷裡掏出幾樣東西，那包括兩根燃燒過的火柴棍，兩個被脚踩扁的菸蒂，一枚子彈殼。

徐克剛摸不著邊際，楞楞地望著郭健業。

郭健業緩緩地說：「槍手埋伏在峭壁間的一道山溝裡，我化了不少工夫找到了這些東西，克剛，你看了這些東西有什麼感想？」

徐克剛木然地搖搖頭，他頭腦一片混亂，根本就沒有什麼反應。

「不管這個槍手埋伏在那兒是要殺你，還是殺我，他必然事先知道咱們的行動，連抽了兩支洋菸捲兒，時間並不算短。」

「嗯！」徐克剛隨和地點點頭。

「這個人一定對咱們的情況都非常了解，老爺子派你去十里溝，我趕來興師問罪，事先都有人知道。這個槍手是估計和判斷，如果不是跟咱們很熟的人能判斷得如此正確嗎？」

「那……？」

「克剛！你曾提到『家賊』兩個字，你忘了嗎？」

徐克剛驀地一震，他又想到了那件湖色長褂和醬紫馬褂。

「看看這是什麼子彈？」郭健業手裡高擧那枚彈殼。

徐克剛是玩槍的行家，一眼就看出來了。

「是小號白朗寧手槍的子彈彈殼。」

（三十一）

「克剛！百善鄉有幾支白朗寧？」

「那個狙擊槍手不一定是百善鄉的人啊！」徐克剛顯然在閃避。

「克剛！我在等你回答哩！」

「只……只有一支這樣的槍。」

「在誰手裡？」

「在我大哥手裡。」徐克剛終於鼓足勇氣說了出來。

「對！我知道克飛大哥有這麼一支槍……」郭健業又將那兩個菸蒂遞到徐克剛的面前，「瞧瞧！有一個菸蒂上還有牌子，是『三砲台』，百善鄉有幾個人抽得起這種洋菸捲兒？」

「我大哥……可是，」徐克剛提高了嗓門，像是據理力爭：「可是，昨天我奉老爺子之命去十里溝的時候，大哥正在老爺子的身邊，他不可能……」

「克剛！別嚷嚷，我並沒有說克飛大哥就是埋伏在峭壁狙擊咱們的槍手呀？」

「小健哥！你雖然沒有明說，可是你話中的弦外之音已經……」

「克剛，槍在克飛大哥的手裡就好像是聾子的耳朵，只不過是一件擺飾，他不會開槍殺人。」

徐克剛不禁吁了一口長氣。

「不過，他可以將那支槍交給一個槍法精湛的人去使用，也可以犒賞那個槍手一包名貴的洋菸捲兒。」

「小健哥！你不可以胡說。」

「克剛！別發火。咱倆在一起時總是我毛躁，今兒輪到你了。我問你，當初咱們郭、徐聯姻的時候你們徐家反對這門親事最激烈的是誰？」郭健業突然聲色俱厲。

徐克剛答不出話來，當初反對這門親事的就是他的大哥。

但他想不出當初大哥反對這門親事的理由；而且，當初徐克飛的態度也不堅持，所以，徐、郭聯姻並沒有受到阻撓。當然，他們兄弟之間的感情也沒有傷害。現在郭健業舊事重提，用意何在呢？

「克剛！我在等你的回答。」

「小健哥！為什麼要提這檔子事？」

「別問為什麼，我在等你回答，是誰？」

「我大哥，」徐克剛鼓足了勇氣才說出這三個字。「可是……」

「克剛！當初克飛大哥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我不記得了。」徐克剛說的是實話，他一直沒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你不記得我記得。」

「哦?!」

「這兒是糧秣的集散地，咱們郭家又是糧商，克飛大哥恐怕咱們控制本地的糧價，到時候彼此是兒女親家，老爺子又不便出面干涉……」

「小健哥！當初我大哥有這種顧慮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他們爺兒倆作買賣一向公道，沒聽過農戶說半句不滿意的話呀！」

「可是，這幾年來咱們在百善鄉收購糧食常常受到老爺子的壓力，常常在血本的邊緣上作買賣，你可知道？」

「小健哥！果真如此，你也得體諒，老爺子太疼愛地方上的百姓了。」

「克剛！我承認你說的是實話，正因為咱們爺兒倆體諒老爺子對地方上的一片心意，所以才沒去計較。作買賣的絕不作不賺錢的買賣，可是，咱們是兒女親家，也只有認了。哼！沒想到還有人把咱們當眼中釘，肉中刺。」

「沒那話……」

「克剛！我是沒憑沒據就絕不會拿到桌面上來談的……克剛！你大嫂是那裡人？」

「是平樂鎮人。」

「平樂鎮最大的糧行是誰開的？」

「嗯！好像是大嫂的舅舅開的。」

「要不要我告訴你一件你作夢都想不到的事？」

「你說！你說！」徐克剛面色血紅，情緒激動。

「克剛！你要是這麼激動，我就不說了。」

「小健哥！你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我了解，我當然了解，你是我的妹夫，彩雲一死，咱們的姻親關係也許就斷了，可是咱們的感情還在，我可沒把你當外人。」郭健業的一字一句都出自肺腑，任何人都聽得出。

「我知道。」

「那麼，靜靜地聽我說，你大嫂的舅舅洪四爺當初在鬍帥手下幹過管帶，作過軍爺，想必你也知道。」

「好像聽爹提起過。」

「那麼，武勝、楚河東曾經是洪管帶手下的大兵，你聽說過嗎？」

郭健業的話沒錯，這委實是一件令徐克剛作夢都想不到的事情，他渾身猛烈地震抖，幾乎連骨頭都散了。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郭健業的手適時格放在徐克剛的肩上，使他逐漸穩定下來。

「小健哥！」半晌，他才緩慢地開了口：「並非我不相信你的話，可是我必須要問一問，你是從那兒得到這些消息的？」

「你剛才提到任海威，對不？」

「聽說是一個殺手，專程來……」

「克剛！經過這一天一夜的地獄般日子之後，你我恐怕都會比以前成熟，穩重一些，是不是？」

「那麼，有話放在心裡，憋得住嗎？」

「我絕對能守口如瓶。」

「那麼，我就告訴你，任海威是我的好朋友，當別人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就不相信，最後他終於吐了實話。他不是什麼殺手，他是省城派來的綏靖專員，他是為了肅清那幾個悍匪而來。」

「哦？」徐克剛又是一驚。

「關於洪四爺和楚河東、武勝的關係就是任海威告訴我的。」

「小健哥！你認為洪四爺想除掉你？」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他想獨霸整個華北平原的糧食市場。」

「我大哥是幫兇？」

「克剛！我很不願意說出這句話，但是事實的確如此，我相信這並不出於他的自願。」

「小健哥！據我所知，這些人的來意是為了……」

「我也聽說了。」

「難道那種傳言是假的？」

「千真萬確。」

「這我就糊塗了。」

「克剛！江湖客雲集在此想發一筆橫財的事實，洪四爺正好利用這個機會為剪除我們父子倆，這應該是個毫不露痕跡的良機。」

「這都是任海威告訴你的？」

「沒錯。」

「這是姓任的估計、判斷，還是他已掌握了真憑實據？」

「他身為綏靖專員，負地方治安之責，相信不會無的放矢，胡作推斷。」

「那麼，彩雲死於何人之手？」

「當然是死於洪四爺之手。」

「用意何在？」

「先引起咱們的混亂……也許，彩雲也發現了什麼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小健哥！」徐克剛字字有力地說：「我現在就去找克飛大哥，如果一切屬實，我會給你一個交代。」

郭健業一把抓住了徐克剛，連連地搖著頭說：「克剛！絕不要這樣，聽我一句勸，沉住氣！」

「小健哥！你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不管多嚴重，你都要沉住氣。」

「小健哥！徐小樓不久之前被殺，再不阻止，也許還有許多人被殺……」

「克剛！」一向毛躁脾氣的郭健業竟然變得非常穩健。「火已燒到眉頭，你急我也急，不過，眉頭距離頭髮還很遠，沉住氣！沉住氣！」

「小健哥！如果我們身在霧中，一無所見，也就算了；如今咱們既然看到了一條路，就不能管這條路走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克剛！如果真照你的說法，我們發現了一條路，就絕不該冒失地朝這條路走下去。」

「那該怎麼辦？」

「站在這兒不動。」

「哦」

「看看有什麼人朝這條路上走過來。」

徐克剛一時似乎還沒有悟出郭健業這句話的道理，楞楞地站在那裡。

「克剛！我還要出去一趟，看在彩雲的份上，你千萬不要冒失。」郭健業說這句話的時候非常沉痛；痛苦使人成熟，這話一點也不錯。

二人聯袂離開了後院，郭健業出了徐家大院，徐克剛又回到了席間。

雖然郭健業千叮萬囑，徐克剛還是難以剋制心頭的那股子衝動，他走過去拍拍他大哥的肩頭，作了一個手勢。

徐克飛會意地離席而起。

二人走到暗處，徐克飛訝異地問道：「剛弟！神秘兮兮的，幹嗎呀？」

「大哥！我記得你好像有一支小號白朗寧手槍，對嗎？」

「是呀！」

「我要借那支槍用一用。」

「好吧！」徐克飛立刻答應。「跟我去拿。」

「怎麼？槍沒帶在身上？」

「剛弟！你知道我是不喜歡那種玩藝兒的，那把槍我壓根兒就沒去碰過。」

槍既沒帶在身上，又怎能殺死涂小樓？徐克剛心中暗暗疑惑，口中卻沒說出來。

徐克飛有一間辦事房，他在書桌前坐下來，拉開抽屜，開始尋找那支小號白朗寧，但是，他一找再找都沒有發現那支槍的蹤跡。

「奇怪？我明明放在這兒的呀？」

「大哥！也許你佩在身上了。」

徐克剛撩起徐克飛的湖色長褂，他是藉機會在作檢查。

「沒有呀！」

的確沒有，難道徐克飛已有所警覺而將那支槍丟棄了麼？

「剛弟！你神色好怪，是怎麼回事？」

「大哥！我要問你幾句話，你可要實說。」

「剛弟！你是怎麼啦？把你大哥也當賊人啦！」

「大哥！這支槍是多早丟掉的！」

「不知道，我根本就沒去留意。」

「方才你曾經離過席嗎？」

「沒有。我一直忙著給爹擋酒，忙著招呼客人，那有抽身的時間啊！」

「你真的沒離開過嗎？」

「剛弟！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大哥幹嗎要騙你？沒有就是沒有。」

「大哥！我要告訴你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你那支丟掉的槍昨天傷了一個人，方才又殺了一個人。」

「哦?!」徐克飛的臉色都變了。

「伯仁非你所殺，卻由你而死，你不覺得內疚嗎？」徐克剛的語氣非常嚴厲。

「克剛！你在說些什麼呀?!」

「大哥！你別裝糊塗。」徐克剛雖竭力忍耐，到最後仍然將心中的怒火發洩出來。

「剛弟！你在說些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那麼，我就再說一次：你那支白朗寧手槍昨天傷了一個人，方才又殺了一個人，而你卻推說那支槍早就弄丟了。」

「推說?!」徐克飛也發了毛。「你認為我在說假話？你又憑什麼硬說我那支槍傷了人、殺了人？」

「憑這個。」徐克剛亮出了那枚彈殼。

「這是什麼？」

「白朗寧槍彈的彈殼，整個百善鄉只有你才有這樣一支槍。」

「克剛！你竟然指稱你大哥是殺人兇手，你竟然不相信你大哥的話？」

「大哥！」徐克剛沉痛地說：「我一向敬重你，可是……可是，咱們再也不能裝假面子了，我知道，你一向最敬重洪四舅，你把他當神明一樣看待……」

「那有什麼不對？」

「你可知道洪四舅在鬍帥跟前當過管帶？」

「我知道。」

「你可知道關外悍匪楚河東，關洛悍匪武勝都曾經是洪四男手下的兵？」

「哦?!」徐克飛身子猛地一震。

「你可知道洪四男也是在作糧食買賣？你可知道他一直把郭家當眼中釘、肉中刺？你早就知道，而且你早就暗暗在幫著洪四男。」徐克剛像黃河決堤般一瀉千里。

(三十二)

罪惡之橋

朱羽 文

徐克飛本來就屬於木訥型的，也不善於巧言令色，在徐克剛氣勢洶洶的逼問之下，更顯得手足無措，張口結舌。

「怎麼?!你沒有話說了吧？」

「克剛！你剛才說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徐克剛的手指尖差一點戳上了他大哥的鼻尖：「你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當年彩雲嫁我的時候你就竭力反對，爲什麼？因爲洪四舅早就對百善鄉這塊肥沃之地垂涎三尺了，洪四舅怕郭家獨霸百善鄉的糧食市場。如今他再也忍無可忍，所以……」

「克剛！你滿嘴瘋話，說得我糊里糊塗，而且一再提到洪四舅……克剛！如果他不是我的長輩，我根本就不屑與這種人來往。」

「大哥，你口是心非。」

「克剛！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的大哥……」

「你說，你當初爲什麼反對徐、郭兩家聯姻？今天你一定要說個明白。」

「克剛！你不要再問下去好不好？」

「不行！大哥！你一定要交代明白，不能含含糊糊，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

「克剛！我記不得了，你跟彩雲結婚已經這麼多年，我那裡還記得清楚當年是爲了什麼……唉，克剛！你簡直把我逼問得連嘴巴都張不開了。」

「我再問你，剛才你曾經離桌而起，是不是？」

「離桌而起?!沒有呀！自開席以後，我根本就不曾動過。」

方才唱武生的涂小樓在前台倒下時，你正面對戲台，是不是？」

「克剛！我坐的位置你也見到了，正好背對戲台，你怎麼……？」

「克飛大哥！今兒在座的人，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穿湖色長褂？還有誰穿醬紫馬褂？又有誰穿的馬褂上綉了盤龍圖案？」

「克剛！我眞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大哥！別裝糊塗，你如果再裝糊塗，咱們徐家就完了，方才你槍殺涂小樓，有人親眼看見。」

「我槍殺涂小樓?!」

「沒錯」

「誰看見的？」

「自然有人看見。」

「誰?!你說是誰？」俗話說，泥菩薩也有三分土性，徐克飛的脾氣也上來了。「你不相信你自己的大哥，你竟然相信一個外人，你說，那人是誰？」

「是我。」鮑凌峯突然在房門口出現。他的出現不但使徐克飛感到愕然，也使徐克剛大感驚訝。

「你！你是誰？」徐克飛氣呼呼地問。

「三少爺！」鮑凌峯冷冷地說：「沒想到這件事竟然會牽扯到大少爺……三少爺，你就算沒聽我這麼說過，我也發誓絕不再向別人提，這件事不就過去了嗎？」

「不行！」徐克剛斷然拒絕，「事情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眞相大白。請你再看看，方才開槍刺殺涂小樓的人是不是我大哥。」

「沒錯。」

「你胡說，」徐克飛疾怒攻心，不禁破口大罵：「你含血噴人，我根本就坐在席上沒動過。」

「大少爺！我跟你無冤無仇，又何必故意誣賴你？大少爺！大丈夫要敢作敢當，何必狡賴？」

「克剛！這個人分明是在誣賴我，你得好好問問他，他的動機何在？哼！我拿槍射殺了涂小樓?!這一輩子我只開過兩三槍，槍子兒都飛上了天。」

「大少爺！」鮑凌峯的臉色沉了下來，「我本來不想再說什麼，殺了一個唱戲的沒什麼大不了，又何必害得你們兄弟不和？想不到你反而給我扣上了一頂帽子，那我就沒法子了，你方才說，你在席上根本就沒動過。」

「沒錯。」

「那麼，你可曾發現我在你身邊出現過？」

「沒有。」

「請你將馬褂右邊的下擺撩起來。」

徐克飛撩起下擺，微微一楞；原來下擺處被利刀割去了一塊。

鮑凌峯伸出左手緩緩推開，手掌心裡有一塊碎布，任何人都看得出就是馬褂下擺處缺失的那一塊。

「大少爺！我當時就想到可能會發生敢作不敢當的事，所以留下了這麼一點贓證。」

徐克飛楞住了。

「大哥！」徐克剛冷冷地說：「你說話呀！」

「我還有什麼話說？」徐克飛兩手一攤。「既然這位仁兄一口咬定了我，又拿出了憑據，我還有什麼話說？你看著辦吧！」

「大哥！你承認了？」

「我絕不承認。」

「你不承認也不行。」

「克剛！你到底要怎麼樣？」

「還有許多事都需要你告訴我，武勝怎麼跟你連絡？洪四舅又是如何與你聯絡，你們最終目的是什麼？說！快說！」

徐克飛緩緩地說：「我沒有什麼好說，賊咬一口，入木三分，不說也罷。」

「那你是默認一切了？」

「隨你怎麼說。」

「鮑凌峯！請暫迴避，我要跟我大哥詳細談一談。」

鮑凌峯轉身走了出去，徐克剛跟出去看了看，然後將門關上了。

徐克飛的神色變得非常凝重，也可以說是非常遲鈍，他目瞪口呆地望著徐克剛，好像徐克剛身上有什麼哈哈景兒好看似的。

「大哥！」

徐克剛輕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說：「方才我實在太衝動了一點，這也怪我們兄弟之間相處太少，不夠了解……大哥！這件事一定要澄清，我想問你幾個問題，你仔細想想再回答我……首先，我要問的是：大嫂是不是很護著娘家？」

「這……這是難免的。」

「她經常在你面前提過洪四舅嗎？」

「這也難免。」

「她明顯地提出任何要你幫她娘家的要求嗎？」

「沒有。」

「大哥！你可要說實話。」

「沒有，眞的沒有。」

「那支白朗寧手槍是什麼時候掉的？」

「不知道。」

「大嫂知道你放槍的地方嗎？」

「她也許知道。」

「你身上這套衣服是誰替你作的？」

「是你大嫂買的料子，是東頭上王裁縫親手作的。爲了買衣料，你大嫂還特地進了一趟縣城。」

「大哥！你繼續到前面去陪爹，我到後面去看看大嫂。」

「克剛！你是要盤問他什麼嗎？」

「大哥！你用『盤問』兩個字，未免就太嚴重了。」

「克剛！就算你大嫂作錯了什麼，也千萬別嚇著她，她總算是你的嫂子。」

「大哥！長嫂爲母，這個道理我懂。」

徐克飛拍拍徐克剛的肩頭，一副盡在不言中的味道。

堂客他在後院也擺下了十來桌，徐克剛隨便找了一個藉口，就將他的大嫂引進了後花園。

「剛弟！我知道你心裡挺難過……」

「大嫂！有別的事我要請教妳。」

「剛弟！別這麼客氣。」

「大嫂！我先把醜話說在前頭，這件事影響大哥的一切，你可要實話實說。」

「剛弟！」她立刻就發急了。「到底出了什麼了不起的漏子呀?!」

「大哥有一支白郎寧手槍，妳是知道的。」

「嗯！我當然知道。」

「那支槍弄丟了。」

「哦?!你大哥沒帶出去呀?!怎麼會弄丟呢？」

「而且，那支槍還被歹徒用來殺過人。」

「眞的?!」她一驚。

徐克剛仔細的觀察對方反應，那種驚訝的神態絕不是裝出來的。

他一直在懷疑這個女人，現在他心裡感到一陣內疚。

「大哥身上的衣服是妳親手縫製的嗎？」

「是我去縣城買的衣料，拿到王裁縫那兒去作的……是專門爲了爹的壽誕而做的。」

「妳買了多少衣料？剛好作一件嗎？」

「是呀！我買那麼多幹嗎？」

「妳到縣城去買衣料的時候有人陪妳去嗎？」

「沒……沒有呀！」

「大嫂！妳一定要仔細想想，這其中恐怕有什麼毛病……我要出去看看，妳一定要仔細想想，我們徐家遭到了天般大的刼數……」徐克剛幾乎有些語無倫次，他突然跑了出去。

因爲他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有人穿著同樣的衣服以圖陷害他大哥的話，那並不是很高明的方法，因爲並不見得就有人看到這件事的發生。問題突然間由複雜變成單純，鮑凌峯與大哥二人之間必然有一個人在說假話。

他爲什麼一直在懷疑他的大哥？

他爲什麼要去相信鮑凌峯的話？一個浪蕩江湖的殺手，他還有什麼人格與信譽？他的話還有什麼值得信賴的？

壽宴仍在進行。

絲弦在響、笙歌猶鳴，只是徐克剛的思維已由混沌變得純清，他以敏銳的目光在搜索敵踪，終於，他發現了鮑凌峯。

鮑凌峯似乎也在找他，一見徐克剛就連忙迎了過來。

「三少爺！你……？」

「鮑兄，咱們到隱僻處說幾句話。」

「是的。」鮑凌峯的神態必恭必敬。

徐克剛將他帶到了馬廐，如果鮑凌峯稍有警覺，他應該發現這不是好兆頭。這兒曾經是他落難的地方

「鮑兄！」進入馬廐之後，徐克剛立刻就說：「你方才告訴我的一些情況請再說一遍。」

「有這個必要嗎？」

「有這個必要，因爲我方才心情浮動，並沒有聽得很仔細。」

鮑凌峯只得又說了一遍，徐克剛也許想在對方兩次的述說中找到一些出入，但他並沒有找出一點毛病來。

「鮑兄！你所看到的那件湖色長褂、紫醬馬褂穿在我大哥的身上，你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這……我絕對無法指證令兄是殺害涂小樓的兇手，我只能說我看錯了。」

「鮑兄！你認識一個名叫洪老四的人嗎？」

「哦？」鮑凌峯的反應顯得出奇的敏銳。

徐克剛揷在腰間的快慢機到了手上，死冷冷的槍口抵上了鮑凌峯的腹部，他的動作快到極點。

「鮑凌峯！我們這些鄉下人的確很好騙，說吧！是不是洪老四派你來的，我早就該知道，像你們這種人經常保有好幾種身份。」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吃驚，然而鮑凌峯却非常鎭靜，這近乎反常。

「三少爺！如果不是因爲我欠你的債，我早就不在這兒了，當然也不會遭受你的威脅。」

「鮑凌峯！你並不欠我什麼債；如果你眞是在還報我的恩情，那你就應該將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花廳那三個人的身上，而你却在走來走去，發現這，發現那……」徐克剛手中的快慢機用力戳了一下，顯示他的決心。「鮑凌峯！你是嘍囉，我不想跟你算帳，如果你不給我一個交代，我就會斃了你。」

「三少爺！你眞會那麼做嗎？」

「別以爲我在耍嘴皮子，在玩空心大佬倌，我是說正格的……說！是誰派你來的？」

「秦上淮請我來的。」

「那是幌子。」

「三少爺！我能說的就是這些，你縱使斃了我，我也只能說這些。」

徐克剛鼓足的勇氣和決心又開始鬆散了，因爲他突然想起涂小樓在被殺前所說的那些話，話中明顯暗示徐家有內應，兇手是與徐克剛有親密關係的人。如果涂小樓沒有眞憑實據，會說這種露骨的話嗎？

那麼，鮑凌峯所說的一切豈非都是眞實的？

唯一令徐克剛難以想通的是：鮑凌峯爲什麼不按照他的囑咐以全付心力去注視花廳中的三個人，却偏偏到宴席中去留意殺害涂小樓的兇手？

（三十三）

罪惡之橋

●朱羽

「鮑凌峯！我再三警告你，這支槍不是聾子的耳朵，是可以殺死人的，而且我已經下定了殺人的決心；在百善鄉，殺你這樣一個江湖浪子，就像殺死一條狗。」

「三少爺！儘管把我比作一條狗吧！我只希望你將這支抵在我肚子上的槍拿開！這樣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哦?!你反而威脅起我來了。」

「不是威脅，是忠告。」

「就算你是警告我也不在乎，也許暗中還有你的同黨潛伏著；也許我會有殺身之禍，但是，你一定比我先死，最少你也會與我同時中槍。」

「三少爺！我只想讓你明白一件事。」

「說吧！」

「江湖中沒有英雄。」

「我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有許多在江湖中厮混的人經常不重視生命，他們赴湯蹈火，他們萬死不辭，其實並非他們所願，而是被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

徐克剛渾身猛地一震，鮑凌峯的話顯然已經說明一切，他是萬不得已而如此，他堅不吐實，他不畏死亡的威脅，只因為他莫可奈何。

就在這一瞬間，徐克剛突然發現有另一支槍抵上了他的背脊，眞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這一招，徐克剛似乎早已料到了；也許，他就是用這個方法引出鮑凌峯的黨羽，因此，他一點也不吃驚。大概這一生中他還不曾如此鎮定過。

「丟槍！」背後傳來一聲冷叱。

「你是什麼人？」徐克剛的反應非常強硬。

「丟槍！」背後的人仍然重覆著那句話。

「如果我不丟槍呢？」

「斃了你！」

「你未必敢，槍聲會引來許多人，那可能破壞你們的計劃，我很希望跟你們談談。」

「談談的時機已經過去了，我再重覆一遍：丟槍！」

突然，徐克剛聽出了背後那人的聲音，是王科。一個表明行跡的磊落漢子，却在扮演另一種身份，人性是多麼可鄙。

「我知道你是誰，眞想不到。」

「三少爺！我是誰並無關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想法子保護你自己的生命。先丟槍，然後你還有許多事情要作。」

徐克剛竟然不再堅持，將手中的快慢機扔進了餵牲口的草料堆中。

「三少爺！老太爺的壽誕可以照常進行，保證不會受到任何干擾，不過，有幾件事你必須立刻處理。」

「說吧！」

「首先，要派人找回健少爺，半個鐘頭以內，我們要看到他，以及他的兄弟們坐在宴席桌上大吃大喝。」

「我可以試試……」

「三少爺！」王科的語氣非常嚴厲：「絕不可以說試一試，一定要辦到，時間絕不能超過半個鐘頭。」

「再往下說吧！」

「半個鐘頭以內，凡是屬於保鄉團的人槍，若不是進入徐家大院，就是回到鄉團本部，絕不能有任何一個人在這兩個地方以外的任何地方逗留，這也一定要作到。」

「再往下說吧！」徐克剛的語氣很平靜。

「我們保證老太爺的壽宴不受影響，我們也保證百善鄉的人畜，財產不受任何損害，我們只帶走一些東西，一些原本不屬於百善鄉的東西。」

「說完了嗎？」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請三少爺放棄追查，更不要干涉……現在都說完了，請三少爺立刻行動吧！」

「你是說，我可以自由行動？」

「當然，我們一向很尊重三少爺。」

「你不怕我背道而馳？」

「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嚴厲的報復手段。」

「能先透露一點嗎？」

「當然可以，如果半個小時之後三少爺沒有作到咱們交代的事，咱們就立刻當著衆賀客的面槍殺徐老爺子。」王科一字字說得非常用力。

用晴天霹靂來形容徐克剛此刻心靈上的震顫，那絕非過甚其辭，他受驚的程度強超過得到愛妻死訊時還要強烈許多倍。

王科的槍管離開了徐克剛的背脊，他有把握，就憑這一個嚴厲的警告就可以控制徐克剛的一切。

事實却完全相反。

抑壓已久的屈辱與悲憤突然化為一股無以匹敵的力量；這股力量如脫韁野馬，別人抵擋不了，徐克剛自己也制止不住。

他的右膝猛烈地撞擊在鮑凌峯的兩胯之間，身子一旋，鐵拳已敲在王科的下顎處。

鮑凌峯的下體受到猛烈的撞擊，產生劇烈的疼痛，當時就蹲了下去，王科被這一拳打得身子往後仰，他本能地揚起手中的短槍，徐克剛此刻已是威猛難當，他全身的潛力都揮發出來，飛起一脚正中王科的右腕，那支具有威脅性的短槍飛走了。

鮑凌峯已負痛而起，他與王科方才在花園中曾起衝突，他們不應該是同路人，而他們現在看起來又好像互有默契。他們只是棋盤上的兩顆棋子，也許在前一分鐘都還不知道彼此的關係。他現在却負痛勇狂地衝向徐克剛。

馬廐中有一個石臼，那是盛裝豆粉餵馬用的，有多重，徐克剛沒試過，以少爺之尊當然沒必要去搬運這些東西，據估計，最少也在百斤左右。

徐克剛雙手抱住石臼，霍地高擧，向鮑凌峯砸了過去，那石臼在他手中竟然輕如卵石。

鮑凌峯的頭部正被擊中，他的身子斜斜飛出，摔倒在地，再也沒有動過。

王科嚇呆了。

徐克剛那股子憤怒還沒有發洩完畢，他向王科飛撲過去，其勢猶如一隻將自己投向火燄的飛蛾。

王科被撲倒，他雖然被鐵拳擊中下顎，而他依然有反擊的力量，但他却喪失了鬥志；原因是，在他眼中軟弱無能的大少爺公子哥兒却突然發揮了天兵神將般的威勢，他怎麼可能還有鬥志？

王科在一瞬間徹底被制服。

「王科！咱們無怨，對不？」徐克剛冷冷地問。

「沒錯。」

「咱們沒仇，對不？」

「沒錯。」

「你為人賣命，我為家鄉賣命，咱倆都沒錯，不過，在這種生死存亡關頭，咱倆非得分個高低強弱，鮑凌峯的下場你親眼看到，我希望你不要步他的後塵。」

「三少爺！你方才這一瞬間的表現的確令人佩服，沒話說，死在你的手下，我虎頭萬兒死而無怨。」

「你很傻！你年輕，還有無限的生命……」

「三少爺！你永遠也無法了解我們這種人，當我們決定走上這條路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死了，現在活若的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活屍體。」

王科的話聽來令人萬分悲痛，但也讓人覺得豪情萬千。人在一生中有太多莫可奈何的情況，王科正是如此，而他却將生死存亡看得那樣淡泊，倒也難得。

徐克剛那股子恨之入骨的心理突然軟弱下來，他突地將手鬆開，頹然地說：「你走吧！走得愈遠愈好，走得愈快愈好。」

王科仍然躺在那裡，而他的手却從靴筒中暗暗拔出了一把鋒利的匕首，他只要將手臂用力往前一伸，徐克剛就死定了。

不過，王科雖有撲殺對方的意圖，却沒有撲殺對方的決心。

他的手突然垂下，那把鋒利的匕首又被他的身體擋住了。

「三少爺！你太善良。」

「可惜有人不珍惜我的善良，而利用我的善良。」

「善良是可敬的，不過太愚昧，如果我不是還存留一點兒人性，殘留一點兒天良，你已經死在我的手裡了。」

「三少爺！這種危險狀況已經過去了，現在我要告訴你兩件事：有人將一筆鉅大的財富藏在百善橋第三節拱洞的樑柱間，今晚這座橋非斷不可，……三少爺！別去阻止，你，財去人安，橋斷還可以再造，你一定要聽我的勸告。」

徐克剛聽得入了神，一點兒反應也沒有。

「還有，這兒的糧食市場很廣闊，有人要插脚，他們要翦除郭家的勢力，主要就是要狙殺拼命三郎郭健業，這個人是誰，三少爺不要問，既不是大小爺，也不是大少奶奶：……」

「王科！我很感激你告訴我這麼多，照說我不該再過問你什麼，不過，我還是要問你一件事，我的妻子是被誰所殺？」

「就是那個要奪取百善鄉糧食市場的人。」

「誰？」

「三少爺！請你為我留點兒餘地，我實在不能說。」

「為什麼？」

「三少爺！這個人非常厲害，也許他就在我們四週，如果我說出來會對你不利。」

「王科！我不在乎，眞的，我現在什麼都不在乎，橋可斷、人可亡，百善鄉可夷為平地，但我一定要知道是誰殺害了我愛妻，為什麼？」

「三少爺！聽我一句勸，你知道太多對你並沒有好處，求求你，別再追問，行嗎？」

「不！我絕不會告訴你。」

「王科！」徐克剛雙手搯住了王科的頸項，「我可能殺了你。」

「三少爺！你殺了我我也不會說。」

突然，一道黑影飛閃而去，那人手執一把長柄利斧，以使盡全力之勢，凌空高擧，向徐克剛的後頸處劈下。

那種勁頭，足可以劈斷一棵巨樹。

徐克剛全心全意在逼問內情，當然不會去察覺這一瞬即至的危機，而王科是仰躺著的，他當然看到了。他的頸項被徐克剛扼住，身子被對方壓着，已經到了不能動彈的地步。但他此刻的表現確非常令人驚異，他的雙腿盤住徐克剛的腿彎，猛地向一側滾去。

徐克剛還以為王科試圖掙扎、反擊，當那柄利斧砰然有聲地砍在硬硬的泥土上時，他才發現王科救了自己。他連忙彈身而起，就在這一瞬間，那柄利斧又橫腰掃到。

徐克剛是剽悍型的男子，不管是格鬥或是搏鬥，他都不是弱者，然而面對這種長柄利斧，他却毫無經驗，他只有跳躍閃避，找尋反搏的機會。

只不過眨眼間，他就被那把利斧逼進了馬廐的死角。

利斧高擧，兜頭劈下，這一次徐克剛是絕對無法逃遁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王科撲了上來，手中的鋒利的匕首揷進了狙擊者的背心窩。

狙擊者的勁道在一瞬間消失，利斧鬆落，人也癱倒，這時，唯一的聲響是徐克剛心房的跳動聲。

一口長氣吁過來，徐克剛疾聲問道：「這個人是誰？」

「秦上淮的手下。」

「他手執利斧，要剁誰？」

「你。」

「哦?!」

「照他們原先的計劃，儘量以不傷人命，突然派出殺手取你的性命，一定是為某種情勢所迫。」

「你為什麼要救我？」

「三少爺！我沒什麼好說的，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我王科也是個血性漢子，不能見死不救。」

「我很感激，……」

「三少爺！說這些幹嗎？如今他們殺戒一開，恐怕很難收斂，你必須立刻採取兩項緊急行動：首先要盡快疏散賀客，萬一有人以賓客為人質，向你提出要求，你將很難應付；同時你要立刻派人找到拼命三郎，他可能是對方的第二個目標。」

徐克剛緩緩地搖着頭：「這些我都不躭心。」

「你躭心什麼？」

「你。」

「我?!」

「是的。」徐克剛赤誠地說：「你的行為必定惹火他們，我看是絕不會放過你的。」

「沒關係，人一個，命一條，我不在乎。只是我幫不上你的忙……」

「王科！你沒理由要幫我的忙。」

「不！我內心一直被一件事壓著，當我來到百善鄉的時候，曾對你表明：我是為取武勝性命而來，其實，那是假話；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假話。我為什麼要騙你？而你又對我的話非常信任，我眞是慚愧得不得了。」

「好了！不說這些。」徐克剛拍著王科的肩膀。「我要去採取緊急行動，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徐克剛匆匆來到前院，儘管後面馬廐中已經發生了血案，擺下了兩具屍體，而前院仍然是酒酣耳熱，鑼鼓喧天。

徐百善徐老爺子雖然個性極強，畢竟不是一個無知的昏庸老人，他將小兒子拉到一邊，輕輕問道：「一切都過去了嗎？」

「爹！您要聽實話嗎？」

「我當然我聽實話。」

「那麼，我老老實實告訴你老人家，開鑼戲剛上場，壓軸還在後頭哩！」

「情況非常嚴重嗎？」

「爹！你老人家生性好強，你的兒子也不會是孬種，宴席間可能會隨時發生事故，爹！你可得好生保護你自己。」

（三十四）

罪惡之橋 ● 朱羽

「克剛！你莫非要上那兒去？」

「我要出去一趟。」

「非去不可嗎？」

「是的。」

「克剛！你也要保重，唉！」老人深沉地嘆了一口氣。「如果沒有這場壽宴，也許情況就要單純許多。」

「爹！危機早就潛伏下了，遲早都會爆開來，這與壽宴無關。爹！你老人家既然堅持要大開壽宴邀請賓客，我就有責任將這場壽宴辦得有聲有色，爹！今天是您的大日子，別躭憂，盡情享受吧！」

「唔……你大哥好像不見了。」

「他在處理一些事，過一會兒就會回席來陪你老人家的。」

徐百善沒再說什麼，回到席上去了。

徐克剛派去查看花廳的人回來了，所帶回來的報告是早就想到了的：花廳中的客人不見了。

徐克剛將蔣佩廉與許兆麟叫到一邊，耳提面命，密授計議，他要他們盡全力保護每一個在座的賓客，如果情況嚴重，則以保護老爺子爲第一要務。

交代妥當，徐克剛疾步走出了徐家大院。

此刻他的肩頭、步履都非常沉重，因爲有太多的擔子壓在他的肩頭上：他要找到小健，他也想找到金家玉，他更想到楚仙仙。最重要的是：他要想法子保護那座橋；那座橋簡直就是他爹的化身。

夜已很深，除了一些店舖門口還掛著『壽』字紅燈籠之外，街上顯得冷冷清清的。

徐克剛快步向百善橋頭奔去。

黑巷中突然竄出一個人影，向他招招手，又隱入了黑巷之中。

徐克剛也不分利害，就立刻跟了進去。下意識地一摸腰間，才發現慌亂中沒有帶槍。

「三少爺！你跑來幹嗎？」那人竟是金家玉。

「我要去看看百善橋。」

「你只關心橋？」金家玉有些埋怨地說：「有生命的人你不去關心，反而去關心一座沒有生命的橋？」

徐克剛楞住了，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

「三少爺！你回答我的話呀！」金家玉咄咄逼人地輕吼著：「你爲什麼不去關心那些鮮蹦活跳的生命？卻要去關心那座沒有生命的橋？」

「金姑娘！妳可知道，那座橋實際上就是我爹生命的全部，他總有一天會去逝的，而這座橋卻要長留人間，金姑娘！妳永遠也無法了解我的心情……」

「三少爺！你大概也不了解我的心情……唉！你教我怎麼說呢？」

「金姑娘！這可不是說閒話的時候，有話快說呀！」

「三少爺！我要說的只有一句話：你應該關心你自己的生命，你還年輕，你……」金家玉的話聲愈來愈弱，到最後再也聽不見了。

徐克剛的心靈在這一瞬間產生了巨大的震撼，他是一個健康的男人，也是一個平凡的男人，但他最少懂得朋友之間的感情，男女之間的愛情；愛情的滋味是甜蜜的，但在此時此際，他的感覺却是苦澀與惶恐；尤其是在他的愛妻彩雲屍骨未寒，尚未入土的時候。

「三少爺！」金家玉柔柔地說：「你不該一個人單獨行動，四處都佈滿了危機，尤其是百善橋……」

「金姑娘！妳對實際情況了解多少？」

「十之八九。」

「快告訴我。」

「先說龐雲，他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掩護殺害先父的刼匪，也在保護那筆不義之財，楚河東是他請來的，是想早日將那批埋藏的珠寶取走……」

「妳可知道那些鬼東西藏在什麼地方？」

「聽說是在橋的一條橫樑裡：……」金家玉又接著說下去：「至於武勝，是與秦上淮在同一條線上，他們同時受某一個人指揮，這個人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

「還有一個任海威。」

「對了！我正要提到他，這個傢伙眞了不起，單槍匹馬，竟然將楚河東與武勝的大隊人馬都制服了。從他的行爲看來，他好像與官府有關聯。」

「妳的眼光可眞厲害，姓任的人呢？」

「在橋上。」

「他帶著武勝一些手下在拆橋：……」

「什麼？」徐克剛嚷了起來：「他在拆橋？」

「三少爺！你冷靜一點，好嗎？就讓他去拆橋好了，那批金銀珠寶不取出來，百善鄉永遠也無法安寧……」

「金姑娘！咱們有言在先，我幫妳抓到殺害令尊的兇手，妳也要幫助我維護百善鄉的生命財產，現在，我要求妳一件事。」

「別客氣，有事儘管吩咐。」

「幫我盡快找到我的舅爺拚命三郎小健，教他立刻回到徐家大院去，我去橋頭，不管任海威是官府的什麼人，他也不能拆毀那座百善橋。」徐克剛顯得非常激動。

「三少爺！你不能去。」金家玉橫身攔住他。

「爲什麼？」

「百善橋上隱有危機，你這一去……」

「你是說，當我出面阻止的時候，姓任的會打我，甚至會殺我，是不是？」

「不！問題不在姓任的……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秦上淮和武勝背後還隱藏了一個相當厲害的人物，我估計，這個人會在相當適宜的時機突然殺出，與任海威有一場龍爭虎鬥，也許你一去正好被捲進去。」

「金姑娘！如果妳的判斷正確，那麼，我們就該給姓任的送個信，我一定要去一趟百善橋……趕快爲我找小健，教他火速回到徐家大院……」話尚未說完，人已衝出了黑巷。

金家玉這一次沒有阻攔，她明白她的力量也絕對阻止不了。

徐克剛以近米奔跑的速度往橋頭奔去，突然，有兩條黑影分從大路兩旁閃出，封住了他的去路。

「什麼人？」那兩個大漢同聲喝問。

聲音一入耳，徐克剛就聽出那絕不是他平日所領導的保鄉團團丁。

「你們又是什麼人？」徐克剛反問。

「咱們是保鄉團的，奉了徐團練之命，在這兒把關盤守，不准任何人進出。」

「哦?!你們既是保鄉團的，就該認識我。」徐克剛邊說邊往前走。

「老鄉！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徐團練的命令可不能違抗，你請回吧……」

徐克剛早就有了算計，他在瞬間展開攻擊，飛起一腿踢倒了左邊那個，一旋身，右拳又猛地搗中右邊那個的小腹，頃刻之間，路就被他闖出來了。

他無意傷害對方，他只闖過去；任何人似乎都無法阻止他前往百善橋。

這兩個人一躺下，路剛闖出來，前面又被人封住了；這一回是四個，徐克剛徹徹底底地洩了氣。

「老鄉！」其中有人冷冷地說：「請回吧！今晚此路不通啦！」

「是誰教你們在這兒封路的？」

「保鄉團團練徐三少爺。」對方答得可溜嘴。

「我就是徐團練。」

「你就是徐團練？」

「是呀！我從來就沒下過這道命令，而且我也不認識你們。」

「兄弟們！」那人回顧左右，嘲笑地：「他說他就是徐家三少爺，我說我是他老子徐百善，你們信嗎？哈哈……」

引起一陣鬨笑，就在這陣鬨笑中，突然響起一陣冷冽的嗖嗖聲，那分明是暗器的破空之聲，果然，前前後後六個大漢突然一個個身子如風箏般打旋，然後栽倒塵埃。

一片死寂，所有的生命都在這一瞬間停頓。

連徐克剛也感覺他自己也站進了死亡行列。

的確，事情來得太突然；儘管這些人令人生厭，令人生恨，但他們未必就有必死的理由。是誰有這麼大的權柄？是誰能令這些鮮蹦活跳的生命在一瞬間停歇？

良久，徐克剛才發現自己沒有死。

良久，徐克剛才緩緩轉過身子去，他一向跋扈、慓悍，而他此刻卻在戰戰兢兢，因爲他要見一個操有生殺大權的強人。

他所看到的是一片黑暗。

他所見到的是一片死寂。

沒有人。

並非沒有人，而是那個人不願意露面；那麼，他是一個行善不欲人知的俠者……眞可笑，殺人怎能算是行善呢？

徐克剛冷冷地站在那裡。

他要將頭腦冷靜下來想想許多事情：

金家玉勸他不要去百善橋。

而這個人的行爲分明是鼓勵他去百善橋；殺死那些人就是爲他開道。

徐克剛眞不知道該對那個人感激還是埋怨。

他也不知道自己該去百善橋還是折回。

終於，他還是在略具野性血統與慓悍性格的驅使下揚首向百善橋頭行去。

橋面沒有人。

徐克剛側身一看，橋的拱洞樑架處卻有不少人。

那些人在拆橋，橋板被拆下了好幾塊？這座橋已經算是毀了。

一股怒火突地在徐克剛心頭昇騰起來。

他身上沒帶槍，也沒帶刀，他彎腰撿起一塊大石頭，準備向那羣拆橋的人砸過去，他的手剛揚起，突然一隻強勁有力的手腕將他的手臂抓住了。

徐克剛一轉身，準備和這個人拚個你死我活，他的行動宛如生龍活虎，但他在頃刻之間卻又變成了一具殭屍。

爲什麼？

是有一把鋒利的匕首架上了他的頸子？

還是有一支死冷冷的槍管抵上了他的小腹？

都不是。

徐克剛看到了一雙明若星辰，利若鷹隼般的眼睛，那雙眼睛具有無比的震懾力。

就是那雙眼睛，使得徐克剛的憤怒、衝動在一瞬間化爲烏有。

石頭落下了地。

那人也鬆了手。

徐克剛像一頭溫馴的綿羊。

「三少爺！」那人的語氣與他那雙眼睛迥然不同，非常溫和：「爲什麼如此衝動？」

「那些人爲什麼要拆橋？」

「橋可以修復……」

「最少應該得到我的同意。」

「三少爺……這是什麼時候？」

「我了解……」

「如果你眞了解，就應該待在家裡，別四處亂跑。」

「你是誰？」

「最少我不會是你的敵人。」

「我知道你是誰。」

「如果你知道，也別說出來。」

「我知道你是誰，」徐克剛略顯激動：「方才我被楚河東制住的時候，是你救了我，是你……」

「三少爺！我只問你一件事。」

「你問，一百件事也行。」

「姓秦、姓羅那兩個老頭，還在徐家大院嗎？」

「他們已經不見了。」

「三少爺！請立刻回到徐家大院，將大門深閉，院牆四處加派巡邏，有一件事很重要，千萬別驚動賀客，那會引起一場騷亂。」

「好的，我盡力而爲。」

「快！快！」

「請問，這裡會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嗎？」

「也許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也許是天崩地裂般的大亂；也許什麼事也沒有。」

「我只托你一件事。」

「你說。」

「請你盡力保護這座橋。」

「我會盡力保護，而且，我保證只拆開一根樑柱，事後修理起來也不困難……你快些回去吧！」

徐克剛轉身欲去，突然又轉了回來。「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訴你。」

「什麼事？」

「前面有幾個人阻路，是你派去的嗎？」

「是的。」

「他們都是你的手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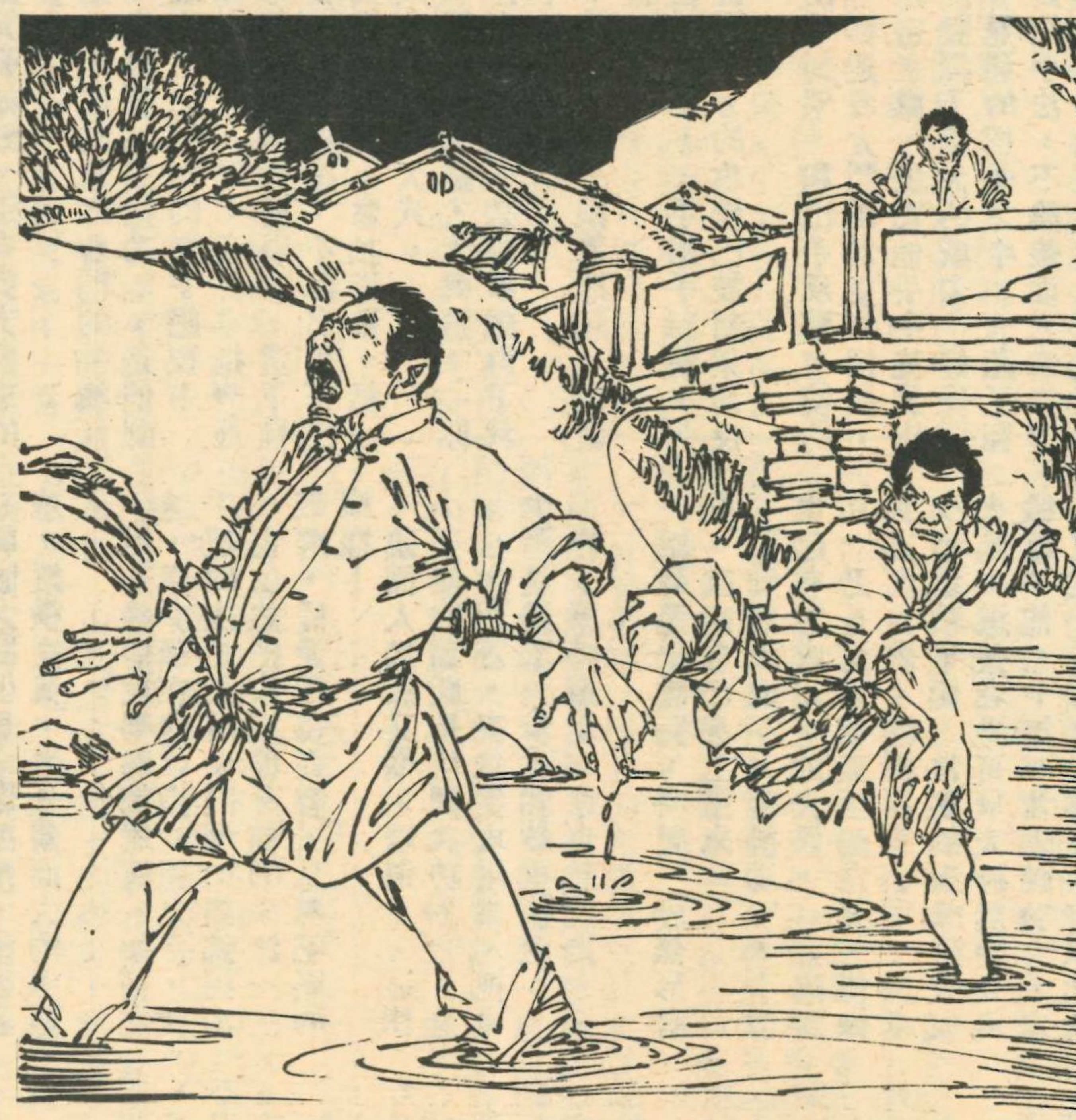
（三十五）

罪惡之橋 ● 朱羽

罪惡之橋

朱羽

「是武勝的兄弟。」
「他們都死了。」
「哦?!是你殺死了他們？」
「我沒那麼大的本事。」
「那又是誰？」
「我也不知道……只不過一瞬之間，他們都倒地死亡，現在想想還渾身發寒。」
「是什麼凶器？」
「飛刀！」
「走！」那人抓住徐克剛的手，疾聲說：「帶我去看看。」
徐克剛也曾練過飛越之功，雖沒有飛簷走壁的能耐，一蹴千里之氣勢，却也在圍場中追逐過野兎，亮過他的飛毛腿，現在，他竟然完全跟不上那人的速度。



幸好那人手臂的「提攜」之功不小，總算跟著對方到了屠宰場。
用屠宰場來形容此時此地的景象絕不爲過，屍首東倒西歪，股肱相疊，令人慘不忍睹。死者屍體猶溫，血液未冷，當飛刀從屍身上拔出時，鮮血立刻湧了出來。
六把刀全到了那人的手；帶血的刀，沾血的手，在冷冷的月光下。
「任海威！」在黑暗中突然傳來一聲輕喚。
不錯，他就是任海威，徐克剛早就認出來。
「任海威！你喜歡那幾把刀嗎？」
徐克剛非常注意發聲之處，他發現：對方又在眨眼之間換了匿身之所。
「好刀！」任海威冷冷地回答。
「要不要我送你幾把？」
「我從來不用刀？」
「那你用什麼？用權勢，對嗎？」
「哦？你認爲我有權勢？」
「當然，你身上有綏靖督察的頭銜，你表面的工作是除暴安良，其實你在作橫財夢。」
「指控一個人的罪行要有憑據。」
「你在拆橋，這難道不是憑據？」
「我不想解釋。」
「你無以解釋。」
「我倒想請你解釋一件事，你爲什麼殺這六個人？」
「因爲他們是匪徒。」
「只是這個緣故？」
「這裏是百善鄉，徐三少爺是這兒保鄉團的總練，你利用匪徒攔阻他，以便你拆橋奪寶，難道我不該殺死他們，保護徐三少爺嗎？」
「照你這麼說，你是俠者？」
「雖非俠者，却是那些想作橫財夢者的剋星。」
這人的語鋒很利，而且明顯地想在任海威與徐克剛之間加以挑撥。如果徐克剛不知道任海威的眞實身份，他這一招也許有效；如今徐克剛自然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六把好刀應該還給你吧！」任海威身子一旋，六把飛刀立刻呈扇形般扔了出去；看他身手，必定也是用刀者之中的翹楚。
想不到對方露的一手更令人叫絕，那六把刀首尾相距最少也在二丈開外，可是並沒有任何一把刀落下了地。對方不但眼明、手快，而且還具有身若飛燕般的輕功。
在一陣嗖嗖之聲過後，四週突然變得一片沉寂。
徐克剛看得出來，任海威已經被對方卓絕的功力鎭懾住了。
「朋友好身手！」任海威的語氣已稍見慌亂，「亮出實相全身，當面聊聊如何？」
「不必，我只是想點破你一件事，擧頭三尺有神明，如果你認爲你是神機妙算，神不知、鬼不覺的話，你就錯了。」
徐克剛似乎想開口說什麼，卻被任海威一個手勢攔住了。
「他已經走了。」任海威說。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三少爺！不要輕率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我只求你信任我，只求你記住我方才所說的每一句話，然後再求你立刻回到徐家大院去。」
「好！那座橋……」
「別老是關心那座橋，我承認那座橋本身是無辜，而它却爲百善鄉的每一個人帶來了太多的危機和災害，……三少爺！徐家大院有好幾百個賀客，你應當去關心他們，快些回去吧！」任海威的焦慮溢於言表。
徐克剛只好轉身就走，說句良心話，他關心那座橋勝過關心那些賀客，但也無法峻拒任海威。
黑巷中又竄出了金家玉。
「三少爺！……我沒有找到小健。」
「妳認眞找過了嗎？」
「不瞞你說，我手底下也有人，各處都找遍了；小健好像帶着他的弟兄鑽到地下去了。」
徐克剛無語。
「三少爺！橋斷了，橋毀了，還可以再修，再造，你要多保重啊！」
「金姑娘！跟我回徐家大院去。」
「不！」金家玉往後退。
「金姑娘！妳會勸我，難道就不會勸自己？妳報了仇，雪了恨，令尊會復活嗎？仇恨絕不是用報復就可以解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去吧！」
「不！」金家玉拚命地搖頭。
「家玉！」徐克剛緩緩逼過去，「我在喊妳的名字，妳覺得親切嗎？」
金家玉無聲，她的頭垂到了胸前。
「家玉！百善鄉是個好地方，到了明天也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我希望妳留在這裏，永遠留在這裏，活著留在這裏，妳能答應我嗎？」
徐克剛語氣柔和已極，聽來動人心弦。
這番話太露骨，金家玉怎會聽不懂？她突地抬起頭來，驚愣地看著徐克剛，似是無限錯諤。
「金姑娘！我的話太唐突了嗎？」
「三少爺！我只想到一件事：三少奶奶的屍骨未寒，尚未入殮。」
徐克剛也猛地一震，就像在寒冷的冬天又淋了一頭冷水。他暗自檢討，方才那番話的確有濃厚的感情存在，但絕非是在示愛求偶，而是……
是什麼呢？他一時也解釋不出。
「金姑娘！妳可能誤會了。」
「不要說出話之後又反悔。」
「金姑娘！我只是覺得妳不應該再去受流浪漂泊之苦；我只是希望妳能安定下來過幾天平靜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不敢有任何奢望……」
「三少爺！你關心我並沒有什麼不對，我只是覺得你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流露私人的感情……唉！說這些幹什麼，你回去吧！」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三少爺，那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
「家玉！妳要我怎麼說……」
「什麼也不必說，更不必勸我，我是個使性子的人，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絕不會改變……好了！你回去辦你該辦的事情去吧！」話說完，金家玉掉頭就走。
那條巷子很深，金家玉是往內走，才走了幾步，她的身影就被黑暗吞蝕了。
徐克剛滿懷悵惘地站在那裡，一方面他也感到慚愧，他是一個男人，却不如金家玉一個女孩子那樣爽脆俐落。
他正想回頭趕回徐家大院，突然聽到巷子深處傳來一陣古怪的聲響；根據他的判斷那似乎是一種撲擊扭打的聲音。
莫非是金家玉受了狙擊？
這個念頭剛在徐克剛的腦海中閃開，他的兩條腿已經飛快地奔了出去。
果然，金家玉在和人毆鬥，兩人拳來脚往，纏鬥不休。徐克剛覺得奇怪，金家玉有一把銳利的短劍，爲何不拔出來應敵呢？
「家玉！拔劍！」徐克剛大喊一聲。
那人轉身就跑，就在這一瞬間，金家玉的短劍拔了出來，劍勢遮滿，在那人的背部刷了一道不算太輕的口子。
但是，那人還是跑了。
「家玉！怎麼樣？」
「被他打了幾記悶拳……」
「妳爲什麼不早點拔劍呢？」
「他的拳勢太緊，逼得我根本就無法拔劍……」
「家玉！聽我的話，跟我回徐家大院，請個大夫給妳瞧瞧傷勢……」
「不！我要追那個人，哼！想不到江湖上的名人竟然如此下流。」
「家玉！妳認出那個人了嗎？」
「當然認出來了。」
「天色這麼黑，也許會看錯。」
「練過劍術的人眼力都非常好，我絕不會看錯。」
「是誰？」
「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我當然會相信妳的話。」
「是龐雲。」
「龐雲?!」
「沒錯。當年刼殺先父的是董豪早就斷定了，江湖上傳言龐雲一直在保護董豪，先前我還不信，想不到傳言是眞，果然是他。」
「家玉！這件事妳一定要小心處理，口說無憑，萬一他……」
「三少爺！別把我當小丫頭，他的背上被我劃了一劍，這不是一、兩個鐘頭就可以醫治好的傷勢。」
「對！這就是鐵證，咱倆一起去找他。」
「不！你回徐家大院。」
「家玉！讓我陪着妳……」
「不！」金家玉的態度非常堅決。
「家玉！妳可知道孤獨是最可怕的？這兩天我才嚐到了孤獨的滋味，讓我陪着妳……」
「徐克剛！」金家玉低吼了一聲。
徐克剛怔住了，他是多麼企盼金家玉叫他的名字啊!但他却想不到是這種口氣。
「徐克剛！如果我不是金家玉，不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你肯不肯陪我？徐老爺子要不要他的兒子陪着？幾百個賓客要不要人陪着？別陪我，快回去。我要面臨一場生死存亡的決鬥，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不怕受拖累？」
「我不怕。」
「你打獵，你帶着保鄉團，那都只能算是遊戲，現在咱們是在玩命，是玩正格的，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全都不知道，你只是一個公子哥兒，從來都不了解死亡的滋味。你有滿腔熱誠，却沒有能够殺死危險敵人的本事，而且你也沒有兩條命。」
「家玉！妳看不起我？」
「不是看不起你，只是不敢信賴公子哥兒。」
「家玉！妳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表現一下，……」
「到時候你可能只會表現出你的『死相』。」
「家玉！妳這麼說我不怪妳，可是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跟着妳，……」
金家玉負氣地說：「跟我去死？」
「卽使是死，我也要跟住妳。」
「好！」突然有第三者在他們身畔說話：「我就成全你們，讓你們死在一塊兒吧！」
語氣充滿了自負，就像他操有生殺大權，君臨天下一般，是誰？是誰才敢說這種大話？
是龐雲。他或許算得上是江湖一霸，但是在徐克剛和金家玉的眼中，他只不過是一個雄梟。
「方才就是他，對不對？」徐克剛輕聲發問。
「嗯！」金家玉點頭。
「捲土重來，不可不防。」
「我看暗中必有埋伏……」
「家玉，妳怕嗎？」
「我不怕，只是怕連累你。」
「家玉！妳這種顧慮是多餘的，這是我的家鄉，歹徒到了我的地面上我還能不管嗎？不過，咱們要先訂好一個協議。」
「你說！」
「如果情況危急，咱倆一定要有一個人活著。」
「你活著。」
「家玉！妳活著我活著都是一樣，絕對要有一個人活著，不然我們死得毫無價值。」
「好！我答應你。」
「徐克剛！」龐雲似乎在等待他們打商議，這時才開口說話：「如果你不想死，我還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你不可能給我什麼機會。」
「爲什麼？」
「因爲你怕我活著揭露你的秘密。」
「徐克剛！我相信你不敢洩漏有關我的任何秘密，因爲你還有一大家人口。」

（三十六）

罪惡之橋

朱羽

「你知道我不顧我的家人受到任何傷害，所以用這種方法威脅我：：你現在要我怎麼樣？」

「立即離開，將那個丫頭交給我。」

徐克剛上前了幾步，緩緩地說：「龐老爺子，感謝你高抬貴手，人總是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別人；自己的生命也一定比別人的生命重要。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什麼要求？」

「請告訴我，到底是誰殺了我的妻子？」

「怎麼?!你想報仇？」

「這個念頭我早就打消了。雖然我練過武、學過鎗，我畢竟不是一個江湖漢子。我沒有堅強的實力，也沒有拚死的決定，我還報什麼仇？」

「既已沒有報仇的意念，那又何必追問？」

「龐老爺子！最少我要明白彩雲是如何死的？她為什麼會死在河邊？這是我一直解不開的結。」

「徐克剛！你知道那條小河的名字嗎？」

「聽說很久、很久以前叫做怨婦河。」

「是的，這條河在很久以前叫做怨婦河，據說有一個女人，她的丈夫貪戀野草閒花，經常夜不歸家，她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投河自盡了。」

「我爹嫌這個名字不好聽，早就改為百善河了。」

「名字雖然改了，但是那個故事卻依然在民間流傳；尤其在一般婦女的心目中。而且故事愈傳愈神奇，據說那家有了不規矩的男人，他的妻子要在午夜時來此對河膜拜，丈夫就會收心歸正。」

「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

「這個故事只在婦女之間流傳，你們作丈夫的當然永遠聽不到。」

徐克剛沒有作聲。

龐雲又接下去說：「你最近常常夜不歸家……」

「不回家時我都在保鄉團，並沒有貪戀什麼野草閒花。」

「你的妻子並不了解實情，她不知是受了那個故事的蠱惑，還是受了閨中好友的慫恿，那晚她也來對河膜拜……」

「會有這種事？」

「徐克剛！我何必騙你？」

「往下說！」

「她似乎比別的女人運氣壞，她來的時候正好有人在橋上作一件相當秘密的事情。如果她是個農家婦倒也罷了，偏偏她是保鄉團團練的太太……徐克剛？還要我往下說嗎？」

「要。」

「徐克剛！我看不需要了，以下的情節你想也想得出來。」

「不！龐老爺子，我一定要知道那個殺人的兇手是誰。你曾經捏造故事，將責任推在一個白癡的身上，難道兇手就是你嗎？」

「不是我。」

「龐老爺子！以你過去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你應該不會否認你曾經作過的惡行。」

「不是我。」

「不是你，還有誰？」

「我不會告訴你。」龐雲的口氣很堅決。

「龐老爺子！你要逼我和這位金姑娘併肩作戰嗎？」

「徐克剛！我不在乎。」

「龐老爺子！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如今的江湖已經變了，練過幾十年的功夫也未必就能抵擋住一支洋鎗。一支快慢機可以抵上十來個英雄好漢。」

「徐克剛！你真想拚？」

「我不想拚。如果你不告訴我誰是殺害我妻子的兇手，我就不得不拚。」

龐雲猶豫著，他似乎在分析徐克剛的動機與意圖。

突然，又有人出現在徐克剛的眼前。

「徐三克剛！殺你老婆的兇手是我。」自承兇手的人是董貴平。

董豪終於出面了，他為什麼如此坦承罪行？是怕龐雲揹黑鍋？還是要在龐雲面前表現他的江湖義氣？

徐克剛所注意的不是董豪為什麼露面，他留意另外一件事，這羣歹徒所以敢露面，一定有了週密的安排，那麼，他和金家玉的處境豈非很危險？

徐克剛心裏在發寒，但他表面上卻很鎮定，他輕緩的問：「請問，為什麼要殺她？」

「不得不殺。」

「何謂不得不殺？」

「三少爺！你要我說得詳細一點嗎？」

「好！我會靜靜地聽。」

我本來將那票紅貨埋在砂灘上，後來，徐老爺子要造橋，運來了許多木料，其中有許多根粗大的樑柱，於是我動了一個腦筋，將樑柱中間挖一個洞，將紅貨藏在中間，順著怨婦河漂流，豈不是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將紅貨帶出了百善鄉嗎？」

沒人答腔。

「唉！人算不如天算，紅貨藏進樑柱之後，我就一直沒有機會將那根樑柱扔進河裏，到後來，那根樑柱裝在大橋上，這一藏，就藏了好多年。」

仍然沒人接腔。

「最近風聲很緊，三山五嶽的人接踵而至，楚家兄妹也公開找上了我，我冒險爬上大橋，準備把紅貨再挖出來，就那麼湊巧，被三少奶奶撞上了。」

「你就把她給殺了？」

「她認出了我，三少爺！所以我方才說，我是不得不殺……好啦！事情已經交代清楚。本來，咱們不打算傷害百善鄉的一草一木，偏偏事與願違……三少爺！你不能落單，三少奶奶也不能落單，她死了，不能復活；你卻可以到陰間去陪她……三少爺！你認了吧！」

徐克剛內心的衝動迫使他幾乎想衝過去狠狠咬董貴平幾口，但他卻冷冷地站在那兒，他太了解，稍一衝動，就會陷於萬刼不復之境。

「龐老爺子！」董貴平到了他的身邊。「你還在等什麼？下手呀！」

「不！」龐雲用力地搖頭。

「你還在等什麼？」

「我還要把兩個人的來歷弄清楚。」

「那兩個人？」

「一個是任海威，他到底是什麼來路？另外是一個使用飛刀的人，這個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露過面，只亮過刀，一亮刀就死了六個人，由此可見他的功力非常驚人，這個人究竟是誰？」

「龐老爺子，真有這個人嗎？」

「有！我差一點就親眼看到他了。」

「也許是有人故弄虛玄……」

一聲冷笑響自黑暗，雖很輕微，卻瞞不過在場每一個人的耳朵。

龐雲身形電轉，他根本沒有發問，身子就像箭鏃般射了出去，他如此疾進，顯然表示他沒有將任何人看在眼裡。

董貴平當然不會靜靜地站在那兒不動，也如影隨形般一掠而去。看他們兩人的搭配，即使一個多麼厲害的高手都可能栽在他們的手裡。

他倆剛一轉向，徐克剛連忙一把抓住金家玉的手，疾聲說：「咱們快走！」

金家玉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冷冷地問：「為什麼要走？」

「家玉！龐雲和董貴平二人如狠似虎，咱們絕不是他們的對手，還不趁機會快走？」

「克剛！他們也是人，是人就只有一條命：咱們難道拚命也拚不過他們嗎？」

「為什麼要拚命？」

「克剛！董貴平是我殺父的仇人，也是殺害你妻子的兇手，為什麼不拚命？」

「家玉！報仇不在一時……」

「克剛！我等了許多年，再也等不下去了，要走你走，我不走。」

「家玉！如果妳不走，我也不走。」

「克剛！聽我一句話，行不行？」

「家玉！妳不必對我說什麼，妳要為令尊報仇雪恨，難道我就不該為愛妻報仇雪恨嗎？讓我們共同對付董貴平這個萬惡的兇手吧！」

「克剛！你不關心那座橋？不關心老爺子？不關心徐家大院那麼些客人嗎？」

「家玉！我關心他們，但是我更關心妳……」

「克剛！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在說這些？快離開這兒，你肩上的擔子還很重，如果你答應我立刻離開，我也會答應你一件事。」

「妳答應我什麼？」

「我答應你，一定會活着再回到你的面前。」

「真的嗎？」

「克剛！你應當相信我那份能耐，放心好了，我一定能手誅仇家，好好地活着。」

「家玉！別太自信，輕估敵人是可怕的大錯誤……」

「克剛！我從不輕估敵人，但我也從不輕估自己。」

金家玉疾疾地揮着手，「克剛！你快走，好嗎？」

「好，我走，我立刻就走，答應我，別太冒險……」

「我知道。」

徐克剛果真轉身就走，他也是個有決斷的人，當他一轉身時，面前突然有四個黑衣大漢擋住了他的去路。

徐克剛將情況估計錯誤了。

他以為龐雲和董貴平只有兩人，其實他們在暗中仍然儲備了一股堅強的實力。

幾乎在那四個黑衣大漢出現的一瞬間，金家玉已經橫劍掠出。他的短劍適於近攻近打，因此她的人幾乎貼近了那四個黑衣大漢，劍光從那四個大漢的腹腰處掃過。

也許她的攻勢太猛銳，也許是那幾個大漢未料到對方的攻擊如此犀利，短劍掃過，立刻有兩個大漢的腹腔被她的利劍挑開。另外兩個雖未遭到死亡的厄運，卻也被凌厲的劍勢逼退了十幾步。

「克剛！」金家玉大叫一聲：「快走！」

徐克剛站在那兒沒有動，他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離開這個孤單的女孩子。

「快去啊！」金家玉嘶聲力吼，有哀求的味道。

徐克剛心膽俱裂，他了解金家玉的心意，也不忍辜負她的心意，頭一回，以最快的速度向巷口奔去。

他又聽到兩聲慘呼，想必是另外兩個倖存的黑衣大漢又步上了他們同伴的後塵。

他以全力衝出巷口，突然又發現一大羣人埋伏在那兒，他的心頭一涼，心想這次絕難逃脫了。

「克剛！」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原來是郭健業。

此刻徐克剛心中的喜悅實在難以形容，他狂喊一聲：「小健哥！快！快！」

「幹什麼？」郭健業的態度出奇的冷淡。

「殺害彩雲的兇手就在這條巷子裡。」

「哦?!他是誰？」

「董家藥舖掌櫃的董貴平。」

「沒錯嗎？」

「他親口承認的。」

「克剛！嫁出門的姑娘潑出門的水，為彩雲報仇是你的事，我不能搶這份差使。」

「小健哥！你怎麼說這種話？」

「而且，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對了，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

「克剛！用不著你告訴我，我什麼都知道。徐、郭聯姻好像錯了，咱們郭家為百善鄉的農戶處理他們的收成，也好像是錯了。老爺子一直在抬高咱們收購糧食的價錢，咱們乖乖地聽話，卻想不到有人眼紅，要把咱們郭家斬盡殺絕，這就無法忍受了。」

「小健哥！我也是剛剛才聽說這件事，所以我四處在找你……」

「真的是剛剛才聽說嗎？」

「小健哥！我為什麼要騙你？」

「克剛！你即使騙我，也是應該的，你本來就應該護著你的大哥；克飛大哥護著大嫂的娘家也是情勢所迫，這些我都能諒解。反正彩雲一死，咱們兩家的關係也斷了。」

徐克剛不禁一驚，這其中顯然有太大的誤會。

「小健哥！」徐克剛疾聲嘶吼：「這內中有太大的誤會，你聽我解釋……」

「克剛！不要解釋，我要申明一點，彩雲一死，咱們的姻親關係斷了，而我們還是朋友。徐老爺子已經向外宣佈，他的壽誕之期一過，百善鄉就交給令兄克飛，他從此以後不但代表百善鄉，也代表徐家。有過節，我自會找他結算，奉勸你最好閃開。如果你硬要湊上一腳，我也不在乎。話說完了，你看著辦吧！」

（三十七）

罪惡之橋

●朱羽

郭健業回頭就走，徐克剛很想叫住他，但他張大了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轉瞬間，郭健業帶著他的人走得無影無踪。

一陣陣的冷風拂面而過，徐克剛心頭直發寒；郭健業的心頭毫無疑問已經打了一個死結，徐克剛不知道該如何去打開這個結。

四週一片死寂，也可以說是相當平靜，一點也不像危機四伏的樣子。

徐克剛猛地打了一個冷顫，從曚曨中甦醒過來，他想到金家玉的交代，連忙以最大的速度向徐家大院跑去。

徐家的大院的壽宴還是十分熱鬧，戲台上仍是鑼鼓喧天，不過，賀客中已有大部份進入酩酊狀態，因此，喧鬧之聲已經小多了。

老爺子還是精神抖擻，徐克飛仍然陪侍在側，席間沒有任何異樣，他該如何去宣佈深藏在歡樂中的危機？

「克剛！」徐老爺子一眼就看見了他。

「爹！你老人家興子可眞好啊！」

「克剛！你上那兒去啦？」

「出去巡巡……」

「沒什麼吧?!」

「一切平靜。」徐克剛不得不說了這麼一句假話，然後他拍拍他大哥的肩頭。「大哥！有話要跟你說。」

徐克飛立刻站了起來。

二人走到一邊，徐克飛等著他的小弟開口，可是徐克剛却久久開不了口。

「克剛！怎麼啦？」

「大哥！有許多事我簡直找不到人訴說，我只有告訴你，你可千萬沉住氣，橋已經斷了。」

「你說什麼？」徐克飛一把抓住他的小弟。

「橋已經斷了……」

「是……？」

「大哥！我已經告訴過你，千萬沉住氣，別嚷嚷，行不行？」徐克剛此刻倒表現得非常沉穩。「橋斷了還可以修復，人死了再也不能復生，大哥！自天黑以後，咱們這塊乾淨的地皮上已經躺下十幾具屍體了。」

「哦?!」徐克飛突地緊張起來了。

「橋斷了算不得什麼，死了十幾個人也算不了什麼，還有更嚴重的事，郭健業對你誤會相當深，打算找你拚命，這才是最嚴重的事。」

徐克飛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克剛！你這個作大哥的一向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別人不知道你應該知道……」

「克飛大哥！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又不是我誤會你……現在，我要問你三個問題，你一定要盡你所知道的回答我。」

「好！好！」徐克飛連連點頭。

「你常常去省城，也常常和洪四舅接觸，在茶餘酒後，他一定會跟你談過許多他當年在江湖闖蕩的事，他有沒有提到過他善使飛刀？」

徐克飛很認眞地想，想了許久，他才回答：「他沒有提過，不過你這一問，我倒想起來了，他常常手不離刀，那是一把很小、很短、很薄的刀，他老是用那麼小刀修刮指甲。」

「好！第二個問題？他有沒有經常提到郭家在咱們百善鄉地面上霸佔糧食市場的事？」

「克剛！關於這方面，你好像也誤會了，洪四舅也作糧食買賣，但他對咱們地面上的糧食買賣沒興趣；因爲他知道爹的脾氣很固執，絕沒有便宜好佔。」

「第三個問題：現在我才想到，爹作大壽，請帖是由你計算發出的，爲什麼沒有洪四舅？」

「克剛！我不瞞你說，四舅那邊我發了帖子。」

「但他並沒有來。」

「他著人捎來了口信，說他有不能前來拜壽的苦衷。」

「這倒奇了，外甥女的公公作壽，竟然不來拜壽，還說有苦衷？」

「克剛！當時我跟你大嫂也著實納悶了好一陣子，不過，四舅倒送來了一份厚禮。爹也問過，我回說四舅的身子骨兒不舒坦，就搪塞過去了。」

「克飛大哥！我敢跟你打賭，洪四舅已經來了。」

「哦?!」

「他是明說不來暗著來。」

「那是爲什麼？」

「小健哥並沒有誤會，他倒眞的摸著了邊，只可憐大哥你揹了黑鍋。」

「克剛！」徐克飛著急地說：「如果他們之間眞有芥蒂，眞有一番廝殺，那我們得想法子調停一下啊！」

「這種場面誰也調停不了……大哥！現在我只希望你幫我一個忙。」

「克剛！！咱們兄弟，何必如此客氣？」

「在天明之前，一定會有一場驚天動地的暴亂，徐家大院四週的警衛我會安排的，到時你一定要穩住局面，不能讓任何一個賀客離開徐家大院；一定要讓他們明白一件事，只要留在咱們徐家大院，就不會有事。」

「好！我盡力而爲。」

徐克剛交代完畢，又去忙著囑咐那些保鄉團的團丁如何在徐家大院的四週佈下鐵桶般的防衛。

在經過花圃的時候，花叢中突然伸出一隻手拉了他一下，徐克剛回頭一看，那人是王科。

「三少爺！我虎頭萬兒欠債必還，欠情也必還，我決心不離開徐家大院，助你一臂之力。」

「多謝。」

「現在有幾個我所知道的情況要告訴你。秦上淮和羅萬車看上去是敵對的，不過，據我的觀察，他們很可能是聯手的。」

「哦?!這我倒沒有想到。」

「吳美卿對你說了不少秘密，但我總覺得她還有所保留，所以我剛才找機會向她要了點狠，她又招出了一些秘密：如今在徐家大院最少有二十個不明來路的人混在賀客當中。」

「哦?!那太可怕了。」

「三少爺，你千萬不能緊張，更不能輕舉妄動，我有把握在極短的時間內將這些人清查出來。三少爺！如今的江湖，大夥兒追逐的都是名與利。絕沒有任何人甘願受另外一個人的控制和擺佈。所以你要重新估計董貴平與龐雲的關心。如果不是龐雲將董貴平箝制得不能動彈，那就是董貴平另有打算。」

「他們過去交情極爲深厚嗎？」

「在江湖道上，交情上是極不可靠的。」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徐克剛的腦際，使他脫口問道：「董貴平可能佯裝受龐雲的箝制，其實他背後還隱藏了一股強大的實力作後盾嗎？」

「這很難說。」

「好了，我不能和你長談——王兄！你的盛情大力，日後我一定重謝……」

「三少爺！三少爺！」有人在大叫。

徐克剛連忙竄出花叢，迎了過去：「什麼事？」

「門口有一個人要見您，他說他姓任……」

任海威？這個名字似乎具備了無比的誘力，使徐克剛的脚步加快了許多。

果然是任海威。

「三少爺！很抱歉，橋斷了，整整拆了一個拱洞。」

「沒什麼，我已經想通了，橋斷了可以再修，可以再造，也許比以前更雄偉，更壯大。」

「可是，橋斷得並不值得。」

「任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在橋樑中並沒有找到任何東西。」

像一道閃電殛中了徐克剛的心臟，如果橋的橫樑上並沒有找到任何東西，董貴平豈非說了假話？

董貴平並沒有將當年刼來的財物放在橫樑中，那麼，彩雲也就沒有看到什麼秘密，董貴平也就沒有殺她……一切都是假話，一切都是假話……

「三少爺！我知道你很憤怒……」

「任兄！」徐克剛一把將任海威拖到大門邊的陰影處。「你幹這一行幹了多久啦？」

「四、五年。」

「你對江湖上的人物了解多少？」

「十之八九。」

「你可知道如今江湖道上有誰擅長飛刀？」

「飛刀絕技不但要有過人的眼力，苦練的恆心，還要有名匠打造的利器，如今江湖上已經沒有這種好手了，不過，聽人傳說，有那麼一個曾經在關外鬍匪幫混過幾天的，還能玩一手令人叫絕的飛刀。他已經改邪歸正，規規矩矩地經商了。」

「可是糧商？」

「三少爺！你問這些幹什麼？」

「任兄！如果你知道底細，就一定要告訴我，關係非常重大。」

「三少爺！人家既然已經改邪歸正，咱們又何必管他是幹啥的？」

「任兄！你又怎能確定他是眞的改邪歸正？也許，他在暗中爲非作歹……」

「三少爺！你莫非聽到了什麼？」

「任兄；你聽說過洪四這個人嗎？他以前的綽號好像叫作『閃電子』，不知是形容他的刀快，還是反應快。」

「我知道這個人。」

「你方才所說改邪歸正，規規矩矩經商的人是不是他？」

任海威猶豫良久，還是點了點頭：「是他。」

「那就對了！」

「三少爺！你在說什麼？」

「任兄！這個『閃電子』洪四是我大嫂的表舅，在省城開糧行，他垂涎百善鄉的糧食市場已久，他要剷除郭家在本地的勢力，他和武勝、楚河東、秦上淮、羅萬車，甚至董貴平、龐雲都有來往……」

「三少爺！」任海威雙手按住了徐克剛的肩膀，制止他過份激動。「安靜點，告訴我，你是聽誰說的？」

「任兄！他已來到百善鄉，我曾親眼看到他的飛刀絕技，他也許已經潛進了徐家大院，一個差點就要吐露全盤秘密的人突然死亡，他故意將董貴平掩藏財物的事喧騰得盡人皆知。當別人去注意那件事的時候，他却在暗中進行另一件罪行……」

「三少爺！這都是你的推斷和猜想嗎？」

「是眞的，是眞的……」

「三少爺！請你冷靜，就算你所說的全部是眞的，咱們應該從那方面著手，才能將這個陰險毒辣的歹徒找出來。」

「先找董貴平……」

「爲什麼？」

「因爲他說了假話，彩雲不是他殺死的；殺死彩雲的人一定是『閃電子』洪四，他恨透了郭家的人，所以先拿彩雲開刀。彩雲一死，就會使郭健業情緒不穩，他才有機會下手。」

「好．就算你說的全對，你打算進行的方針也對，咱們上那兒去找董貴平。」

「黑巷。」

「那條黑巷？」

「跟我來。」徐克剛轉身就跑，他的速度非常快，任海威人高腿長，武功底子不弱，也才勉強追上。

他一去一來也只化費了不到半個小時，即使董、龐二人合力圍殺金家玉，她也最少能撐到這個時候。可是，黑巷內却靜悄悄無聲。

難道金家玉已經遭到毒手了嗎？徐克剛凝聽了一陣，就要向黑巷衝進去，任海威却一把拉住了他。

「別輕舉妄動，黑巷中有埋伏。」

「是嗎？」

「都在那條乾溝裡……我先進去，你離我十步，請注意我的背後。」

任海威領先走進了黑巷，徐克剛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可是，任海威經過那條乾溝時，並沒有出現什麼異狀。

任海威又折回來，徐克剛幾乎和任海威同時看到了兩點亮光，那是一雙明亮的眼睛。

那人突地從乾溝中彈跳而起。

「家玉！是妳！」

若非徐克剛一聲喊，任海威已發動了攻擊。

「克剛，我親眼看到了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什麼事？」

「龐雲要殺我，我也打算全力和他一拚，誰知道董豪竟然在背後出手，把龐雲給殺了。」

「哦?!怎會有了這種事？」

「是我親眼看見的啊！」金家玉指點著：「屍首就在那邊。」

三個人趕過去一看，金家玉沒說謊，龐雲果然臥在血泊之中，他的後腦裂開了。

（三十八）

罪惡之橋

朱羽●

「任兄！我推斷的一點也沒有錯，董貴平和這連絡，和那連絡，以財帛爲餌，全是幌子，其實，眞正在後面支持他的是洪四，時機已到，他當然要剷除龐雲……家玉，妳爲什麼要躲在乾溝裡？」

「看董豪的出手我才發現這個人太可怕了。」

「妳是說他的武功非常高強……？」

「不！我是說……」金家玉似乎在找適當的措辭。「董豪這個人非常陰險毒辣，出手不但快，而且狠，我看到他殺死龐雲之後，就有亡魂喪膽的感覺……」

「不要怕有我在，」徐克剛撫著她的肩，「還有這位仁兄，正義也永遠站在我們這一邊。」

「克剛！我一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尤其不怕惡人，可是這個董豪所給予我的感覺實在難以形容，在他的面前我會手脚發軟，心慌意亂……」

「家玉！放心好了，不管多壞多惡的人，到最後都免不了一死，死神才是最厲害的……家玉！妳太累了，我送妳到徐家大院去休息，怎麼樣？」

他們在那兒嘀嘀咕咕沒完沒了，任海威却靜靜地在一旁若有所思；他似乎在重新估計面臨的情勢。

突然，有一道黑影從巷口飛奔進來。

任海威這才拉扯了徐克剛一把，三個人貼牆而立。轉瞬，人就到了面前，是楚仙仙。

「是楚姑娘！」任海威開了腔。

「哦！」楚仙仙聞聲來了一個急旋，面對著三個人。「我和大哥正在分頭找你哩！」

「有事嗎？」

「咱們發現了一起來路不明的人馬。」

「有多少？」

「約莫十來個，他們穿著一色黑衣，袖口却露出一圈白，那好像是故意顯露的連絡記號。」

「那起人馬在何處活動？」

「徐家大院的背後有一家廢棄的油坊，那起人馬都聚集在油坊裡。」

「楚姑娘！有秦上淮和羅萬車這兩個老傢伙的踪跡嗎？」

「一直都沒有見著他們。」

「見到拚命三郎小健了嗎？」

「你不提我倒忘了，方才小健從徐家大院的後面翻牆而進，後來揹了一個人出來……」

徐克剛不禁接口問道：「是揹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出來？」

「可能是他父親，喝得醉醺醺的。」

「武勝現在的情緒怎麼樣？」

「很激動，他一直嚷著要爲他的幾個弟兄復仇。」

「告訴他，他的仇人是『閃電子』洪四。」

「洪四？」楚仙仙似乎很吃驚，「我聽大哥說過這個人，他不是早就金盆洗手，改行作生意了嗎？」

「本性難移，他不但和董豪有聯繫，想染指那票紅貨，還想殺害另一個糧商，進而獨霸黃淮平原的糧食市場。」

「他人在那兒？」

「就在百善鄉，或許就在那座廢棄的油坊中，妳立刻回去告訴妳的大哥，帶著人，立刻圍住那座油坊。」

「我這就去。」楚仙仙話聲未落，人已飛快離開現場。

（十一）結局

通往油坊的那條路因爲年久無人行走，已是雜草蔓生，深及人肩，行走非常困難，而且還很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通往油坊，除了冒險之外，也沒有別的法子。

任海威決定隻身先去油坊（探動靜，徐克剛自告奮勇要陪他去，被他拒絕了。

他一踏進雜草之中，就發現了一件東西。

一根狼牙棒插在草叢中。那是一根長約三尺的木棍，圓徑有寸半大小，漆成黑色，頂端鑲了一對白森森的狼牙，有些也用野豬的獠牙作爲代用品，也算是一種兵器。然而，這根棒子插在道路中間却是別有用意。

這表示：前面有江湖人物在解決恩怨，希望別人不要涉入，過路的人也請繞道或稍等。

大凡是在外頭跑過幾天的都懂得這個規矩，也都樂意遵守。

任海威當然懂得。

因此，他又退了回來。

徐克剛和楚河東連忙上前探問：「怎麼啦？」

「有人封了道路。」

「笑話！」徐克剛冷笑著說：「誰敢在百善鄉擅封道路？」

「三少爺！你或許不懂，這是江湖規矩。」

「管他什麼江湖規矩！」徐克剛的火氣上來了。

楚河東插嘴說：「說不定是『閃電子』在故弄玄虛，故佈疑陣，咱們拔他的狼牙棒。」

「楚老大！」任海威冷冷地說：「你可知道拔了狼牙棒的後果。」

「格殺不論。」

「若有誤殺，那豈不……？」

「任兄！我和舍妹去拔棒打頭陣，若有傷亡，算咱們學藝不精，咱們認啦！」

金家玉也不甘示弱地說：「我和三少爺也可以拔棒打頭陣。」

任海威冷靜地說：「咱們誰也別冒這種無謂的危險……三少爺！你是根生土長的，地勢比較熟，除了這條路之外，還有別路可以抵達油坊嗎？」

「只有這條路。」

「無路也行，咱們可以開路。」

「東邊。」徐克剛指點著。「那邊有一座坡坎，很陡，還有一遍棘林，可以通過，不過很費勁。」

「好！咱們就從那邊去……」

任海威的話聲未落，突有一道黑影從草叢中閃了出來。

是拚命三郎郭健業，他手裡拿著短鎗，氣勢洶洶，看樣子，誰要是惹了他就一定會被他開鎗射殺。

他那兩道兇燄畢露的目光就顯示他絕對有殺人的勇氣。（一八一）

郭健業出現使得任海威等人大吃一驚，然而徐克剛却非常興奮，他衝過去，放聲喊著：「小健哥！我到處在找你，原來你在這兒啊！」

「徐克剛！」郭健業沉聲低吼：「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休怪鎗火無情，彩雲一死，咱們兩家的關係已經斷了。你沒在江湖上走動過，也應該懂得江湖規矩，狼牙棒插在這兒封了道路，你們爲什麼還要亂闖？」

「小健！」任海威連忙插嘴：「我是你的好友，你聽我說幾句話……」

「任海威！咱們之間已經說得夠清楚了，當年刼財殺人的元兇大惡我一定替你留著，如果我能找到那批贓物，也一定如數交給你落案。你我找我的對頭，我追我的仇家，你也不能過問……」

「小健！你知道你的對頭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是『閃電子』洪四。他就在油坊裡。他以爲他的行踪神不知鬼不覺，却沒科想到被我困上了……徐克剛！借貴寶地了斷一些私人恩怨，有任何責任都由我姓郭的擔負，沒你徐家的事，你放心好了。」

「拚命三郎！」金家玉也插上了口：「你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你平日裡押糧闖道，刼匪聞風喪膽，我也聽說了……我想問一句話，你手下共有多少人槍？」

「十來個血性漢子，十來支匣槍。」

「你的實力與『閃電子』的實力倒是旗鼓相當，這是數量與數量的比較，要是眞正拚起來，你就輸『閃電子』很多了。」

「哼！我是一條命，不管他有多狠，有多惡，他也只能死一次。」

「沒錯，人只能死一次，但他比你陰險，比你毒辣，比你懂得如何閃避死亡之神的邀請……」

任海威不待金家玉的話說完，他又接下去：「小健！我不贊成你這樣蠻幹，官府原則同意地方上自組武力，抗拒刼匪，保護家鄉，但是不主張人民因私怨而公然械鬥。小健！我以綏靖專員的身份請你放棄械鬥，由我出面來對付『閃電子』行嗎？」

「任專員！四鄉八鎮，歹徒橫行，刼匪流竄，人命薄如一張紙，咱們自己挺身而出，你們反而東攔西阻，你爲什麼不去阻攔洪四？爲什麼不去阻止他殺死我那可憐的妹妹彩雲？郭健業聲嘶力竭地吼著。

這時，突然有一個漢子跑到郭健業的身邊，向他低聲耳語了幾句。

「任專員！我眞懷疑你是在故意牽制我，好讓洪四溜走……」郭健業向他的手下沉聲下令：「看住他們，誰要是膽敢離開半步，就斃了他們！」

他一轉身，隱入了黑暗之中。

那大漢毫不客氣地拿出匣槍，咔地一聲將子彈推上了紅槽。

從頭到尾，趙家兄妹都沒有說一句話。

任海威輕輕地說：「楚老大！方才你們兄妹倆變成了悶葫蘆，倘若你勸勸他，也許……」

楚河東冷冷地說：「我爲什麼要勸他？」

「你難道希望他和『閃電子』火拚？」

「任專員！你勸他，阻止他，那是你的職責所在，我們的看法却不同，先前我懷疑是『閃電子』故佈疑陣，所以贊成拔了狼牙棒往裡硬闖，如今咱們既然明白這條山徑小道是郭健業插棒封閉的，咱們就應該遵守江湖道上傳流了千百年的規矩……」

「楚老大！拚命三郎不是閃電子的對手！」金家玉也嚷了起來。

「金姑娘！」楚河東的神情一直很平靜：「誰勝誰負咱們如今還言之過早，就算拚命三郎不幸落敗，一命赴九泉，他也心甘情願，只要別人心甘情願的事，咱們憑什麼去阻攔他？」

「哥哥！」聽語氣，楚仙仙顯然反對她哥哥的論調。

「住口！」楚河東沉叱了一聲。

「楚老大！」任海威沉聲說：「你曾經答應過我，處處支持我……」

「任兄！我是答應過，但我只答應你對付那些元兇大惡，並沒有答應你去阻止那些血性漢子撲擊他的敵人。」

楚河東成爲了中心人物，每個人都被他的話所吸引；如果任海威要不是身爲綏靖專員，他也會同意楚河東的說法。

「我們不去阻止他，但可以幫助他……」

「這話說對了！」徐克剛總算找到了開口的機會：「我們是要幫助他呀！」

楚河東拍拍那漢子的肩頭，柔和地問：「這位大哥！你說說看，如果我們多管閒事，去幫拚命三郎的忙，他會責怪我們嗎？」

那漢子顯然已被楚河東的話所迷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就在這一瞬間，那漢子手中的匣槍已經到了楚河東的手上；他算是一頭老狐狸，說了半晌全是計。

早幾年，如有人一走近這座廢棄的油坊，就會嗅到一股令人難受的油味兒；由於荒廢年代太久，那股子油味兒已逐漸消失。但是，現在却有另外一股子味道瀰漫其間；那是死亡的氣息。

死亡的氣息非常獨特，它很難被人察覺。只有兩種人才會感覺它的存在：一是終日與死亡之神玩捉迷藏遊戲的人；一是具有相當警覺性而又經驗老到者。

儘管這座廢棄的油坊已經瀰漫著死亡的氣息，可是一個肉眼凡胎仍然看不出有任何跡象，這裡似乎連一聲呼吸都聽不到。

有一道人影從油坊的後面閃了進來；如非有相當好的眼力，絕難察覺這個人的進出。

角落裡響起了一聲蟋蟀鳴叫。

然後是一聲回應，很像是雌雄兩隻蟋蟀在求配時相互發出的叫聲。

兩個影子逐漸靠近。

「橋斷了。」一個聲音輕輕地響起。

「所有的人都在橋這邊嗎？」

「是的。」

「很好，咱們第一步計劃成功了。」

「拚命三郎就在這附近。」

「是我引誘他來的……」

「有一件事你聽了之後一定不太愉快，郭老爺子不在徐家大院，他好像不在徐家大院。」

「我沒將老的看在眼裡，只要拚命三郎一死，我的眼中釘、肉中刺就算拔除了。」

「四爺！你的野心實在太大了，並非我不相信你有份能耐，我只覺得你的對手太強，所以我才多嘴提醒您，能閃就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被稱爲四爺的人極不高興。

「圍住這座油坊的人不僅僅是一個拚命三郎……」

「還有誰？」

「還有徐克剛、楚家兄妹、官府方面派來的那個專員，還有一個令我膽寒的金家玉……」

「老董！龐雲是你親手撂倒的嗎？」

「是呀！」

（三十九）

「你有膽子摞倒龐雲，怎麼反倒怕這幾個毛頭小子和黃毛丫頭？」

「四爺！你不了解這些年輕小傢伙，他們不爭名利又不管死活：」

「老董！你放心，我有法子對付他們……我看，時候差不多了吧！」

「老董！這好比在唱戲，最後一次輪到你登台亮相啦！」

「四爺！我心頭眞有些寒……」

「放心，你死不了的，還有一大筆財富在你身上，要是你死了，我上那兒去找那筆橫財呀？」

「四爺！我這條老命交給你啦！」

在油坊四週的草叢裏散佈著許多危險性的人物，這些人身體上的每一處官能似乎都停止了活動；唯一在活動不懈的是他們的眼睛。

這些眼睛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現了一件令他們想像不到的事。

有一個人從油坊中慢吞吞地走了出來。深更半夜走在這種荒涼的地方，竟然口中還在哼著肉麻的『十二月探妹』。

那個人手裏提著一只箱子，他全然不知道有多少支鎗口對著他。

突然，有人從草叢中竄起，一把抓住了那人的領口。

「噯！噯！」那人嚷叫起來：「你幹嗎抓……抓……任我的衣領口呀？」他顯然是故意提高了聲音。

「你是幹什麼的？」抓住他的人沉聲喝問。

「我是走路的。」

「你手裏提著什麼？」

「換洗衣服……怎麼？你想打刼呀？」

在距離他們約莫百步之處，也有幾個人，他們是徐克剛、任海威、楚氏兄妹以及金家玉等人。

這時，金家玉突然低喊一聲：「那是董豪。」

任海威連忙問道：「金姑娘！妳能確定是他嗎！」

金家玉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徐克剛已經搶著回答：「沒錯，就是董貴平，我聽熟了他的聲音。」

「你們看，他手裡提著箱子，」楚河東說：「他們贓物藏在這座油坊裡……」

「大哥！」楚仙仙切斷了他的話：「你想得太單純了，絕不是那麼回事。」

「那……」

「各位，」任海威急促地說：「洪四在董豪的背後撐腰幾乎是可以肯定的；郭健業插狠牙棒封路，那必定是他得到了正確的消息，洪四潛伏在油坊裡。如果這些情況都沒錯，洪四又怎會容許董豪在這個時候提著他的財富離開了。」

「是呀！」衆口一致。

「再說董豪也不會如此糊塗，如此明目張膽的……」

衆人七嘴八舌地問：「你知道什麼？快說呀！」

「董豪是餌，這是洪四誘殺郭健業的餌……」

「糟！」任海威脫口叫了一聲。

就在他剛剛張口的同時，沉寂的夜裡突然響起了一聲鎗聲，那邊，有人倒了下去。

就是抓住董豪的那個人，除了拚命三郎小健還會有誰？

這一鎗，只是一場酣戰的開端，緊接著，密集的鎗聲就像豆子在熱鍋裡爆裂似地從四面八方響起。彈丸曳著火尾劃過漆黑的夜空，交織成一片火網。

楚河東在這一方面是老經驗，他低聲吼道：「洪四在集中火力突圍，在這裡敵友難分，咱們退到橋頭去堵他，不能讓他溜掉。」

任海威冷冷地說道：「橋已經斷了，他無法子通過。」

「可是西頭上還有路呀！」楚仙仙插嘴說：「怎知洪四一定會從百善橋那頭走？」

這一提，大夥兒不禁楞住了。

這時，突有一個人影竄起，向槍林彈雨中奔去。

這個人是徐克剛。

他進過圓場，打獵不但要靠鎗法準，也要能追能趕，因此奔跑的速度也要相當快，他這一竄，就遠去兩三丈之遙，但是，金家玉卻比他更快，雖然起步在後，卻依然能一把抓住了徐克剛的後領。

「別拉我！」徐克剛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

「你要幹什麼？」

「我要去看小健哥，他中鎗受傷，需要人照顧。」

「克剛！」金家玉全力拉住他：「你要冷靜，如果小健已中鎗，你趕過去也沒用；萬一你中了流彈，或者引起拚命三郎手下的誤會，那還得了？」

「家玉！放開我。」他拚命掙扎。

金家玉攔腰將他抱住，死也不放。

「家玉！快放開我，這樣我會恨妳一輩子。」

「只要你能活著，我寧願被你恨一輩子。」

這邊，任海威作了個決定：「楚老大，你和令妹去守住西頭，東頭上由我負責。記住一件事，不管這一股子人馬是誰，都不准許溜走一個人。」

「放心。」楚家兄妹立刻往西頭奔去了。

任海威看看徐克剛已經被金家玉控制，也就往百善橋頭奔了過去。

就在這邊槍聲大熾的同時，徐家大院也響起了一響鎗聲，這一鎗是對天發射的，開鎗的人顯然意在警告。

鎗聲一響，就有一個大漢出現在徐百善徐老爺子的身邊，他手中的匣鎗抵在徐百善的後腦門上，大聲吆喝：「每個人都坐在原位上不要動，咱們有好幾十個兄弟在這兒，也許你身體的客人就是咱們的人，放心，咱們不搶、不刼、不傷人，只要大夥兒安安份份地坐在那兒，眨眨眼皮的工夫，這樁事兒就算過去了。如果有誰敢輕舉妄動，徐老爺子就頭一個了帳。」

他一著棋下得很絕，全場那麼多的賀客，果然沒有一個敢動彈一下。

徐百善很鎮靜，他冷冷地問：「你們要什麼？」

「跟你要一個人。」

「要誰？」

「您的親家翁郭老爺子，他得罪了幾個江湖朋友，只要他出來賠個罪，道聲不是也就算了。」

「他喝多了酒，睡在客房裡……」

「徐老爺子！別想打馬虎眼啦，咱們早就搜遍了每處地方，根本就沒見到郭老爺子的影兒……」

「你這麼做太過份了吧？沒經過我同意，你們憑什麼在徐家大院搜東搜西？」

「爹！」徐克飛連忙插嘴：「您少說幾句……」

「大少爺！」那漢子立刻就轉移了目標：「請你立刻派人去找三少爺，把我的話告訴他，要他去找拚命三郎郭健業，只要他父子二人出面，就啥事沒有，要不然咱們可能要把這兒變屠場，殺個三、五十個，當然徐老爺子是頭一個……」

那漢子的話還沒有說完，徐克飛就站起來要往外走。

「站住！」徐老爺子大吼一聲。

「爹！」徐克飛叫了一聲，似乎想說什麼，卻又張大了嘴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克飛！不准去，這兒是徐家，是百善鄉，要發號施令是咱們的事，還輪不到別人。」

「老爺子！槍在你後腦門上，你不怕？」

「我當時出頭來治理百善鄉的時候，四鄉八鎮那兒沒有散匪流竄？如果我徐百善怕槍怕刀，百善鄉還有今天這種場面嗎？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家講道理……」

「老爺子！咱們不知道什麼叫道理……徐大少爺！」那個大漢又轉移了目標：「你去不去，那是你的事，我只等半個鐘頭，多一眨眼的工夫也不等。」

他話一說完，還煞有介事地取出了一隻金鍊掛錶，在空中晃呀晃的，晃得人心七上八下。

突然，有人向這邊走了過來。

那個大漢很有警覺性，立刻大聲吆喝：「叫你們別亂動，沒有聽見嗎？」

「朋友！我有話要跟你說。」那人是王科。

「就站在那兒說。」

「我知道姓郭的爺兒倆在什麼地方。」王科邊說邊往前走。

「克飛！」徐老爺子在厲聲喝問：「這個人是誰？」

「爹！沒見過。」

「告訴他，如果他再多說一句話，事後我就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徐老爺子！」那大漢奚落地說：「當心別人剝你的皮，抽了你的筋：：：你過來。」

王科走了過去，他兩手環抱胸前，一副輕鬆狀態。

「說吧！姓郭的爺兒倆在什麼地方？」

「說也沒用，你最好把你的人分作兩起，一起留在這兒，另一起跟我去逮人，準沒錯。」

「你為什麼如此熱心？」

「因爲我恨透了這父子兩個，他們倒個小楣，有人找點兒楣氣，看我也挺高興：：：」在話聲中，王科環抱胸前的雙臂突然左右一分，空著的左手猛地格向對方握槍的右手，右手中有短刀，刀鋒刺向對方的小腹。

槍聲怒吼，震耳欲聾，由於王科這一格之勢用力甚猛，在那個漢子食指扣動扳機射出子彈的那一瞬間，槍口已經離開了徐老爺子的後腦門子，子彈射向空中，擊穿了房頂。然而王科右手中的短刀卻無情地刺進了對方的小腹。

幾乎同時，王科雙手環抱著徐百善的腰部，將老壽星推進了桌子底下，以防歹徒的暗殺。

現場一遍混亂，賀客爭相奔走，徐克剛留下來的精幹團丁立刻圍住了那張桌子，他們只求能保住老爺子不受傷害也就心滿意足了。

王科成了英雄，但是認識他的人並不多。

他趁亂閃過人羣，來到了戲台後面的換衣間。

戲當然也停止了，吳美卿正由一個老婆子在幫忙她扯下頭上的假髮、片子、珠翠裝飾，她從化粧鏡中看到了王科，低聲說了一句什麼，那個老婆子就連忙走了出去。

「吳老板！這台戲再也唱不下去了。」

「王科！你要什麼？」吳美卿的話好直截了當。

「怎麼？你把我當強盜？」

「你也不是一塊好料。」

「我承認，不過，我還懂得一個道理——人家敬我一尺，我必還人一丈……」

「好啦！別跟我說這些廢話，你是要人？還是要錢？或者，你是連錢帶人一起要？」

王科走過去，在化粧台上坐著，一手搭上了吳美卿的肩頭，慢慢搓扭著，最後停留在她的頸項間。

「錢，妳得來不易，我不忍心；人，敗柳殘花，我沒興趣……」

「那你要什麼？」

「一個小小的秘密。」

「我沒什麼秘密。」吳美卿還很強硬。

「吳老板！我可沒多少時間，」王科那隻手在她的頸項間增加了壓力。「我問一句，妳答一聲；答得一字不假，妳也許還能唱幾十年的戲；如果有半個假字，妳別說唱戲，只怕妳連喘氣也沒法子喘了。」

「我不相信你會招死一個女人。」

「我一定會……：現在給我聽著：有這麼一個傳說，說徐家大少爺克威在勾結歹徒，圖謀不軌，有這回事嗎？」

吳美卿的嘴巴是緊閉著的，可是，當王科那隻手一用力，她的嘴就張開了：「是別人冒了大少爺的名。」

「是誰？」

「大少爺的表舅洪四爺。」

「三少奶奶是誰殺死的？」

「洪四爺。」

「目的何在？」

「洪四爺的目的要剷除郭家，郭彩雲當然也是郭家一份子；殺死彩雲可以使郭健業與徐克剛大起衝突，這樣就可以使拚命三郎小健陷入孤單的困境中。」

「最後一個問題；妳是誰的人？」

「我是洪四爺的人。」

任海威在橋頭將楚家幫的人手以及武勝的一些手下聚集起來，然後又加以佈置，以防止歹徒從這邊闖關。剛剛一切就緒，卻見金家玉和徐克剛聯袂奔了過來。

金家玉打老遠就嚷道：「任大哥！你能夠撥幾個人手給我嗎？」

「妳要幹什麼？」任海威疾聲問

菊頌

■余光中

霜後的清香是烈士的清香
風裏的美名是晚節的美名
淡而愈遠，辟邪，與茱萸齊名
誰說遲開就不成花季？
古神話裏早登了仙籍
唯大勇才敢向絕處去求生
九九大刧日偏是你生日
平地已風緊，更何况是登高
西風壓東風倒了華裔
桃之夭夭盡逃之夭夭
凡迎風紅妝的都紅過了
唯壓你不倒，壓不倒
逆風赫赫你標擧的燦爛
列黃旗簇金劍耀眼的長瓣
昂向秋來肅殺的風霜
綻不盡重陽高貴的徽號
落英繽紛，也落在英雄的塚上
更冷酷的季節，受你感召
有梅花千樹競發對冰雪
你身後，餘香嫋嫋更不絕
煮茶或釀酒，那純潔
久久流芳在飲者的唇上

戊午重陽於沙田

挿圖／黃憲鐘

罪惡之橋

朱羽 （全文完）

徐克剛搶著回答：「徐家大院響起了槍聲，恐怕歹徒已經潛進去了，咱們要趕過去救援。」

任海威還沒有決定該如何處置這個情況，又看見一個人向橋頭飛奔過來。

是郭健業的一個手下，一到面前，徐克剛就認了出來。

「小健哥怎麼樣？」徐克剛疾聲發問。

「郭大哥不見了，我們受傷很慘重，現場又是一片漆黑，三少爺！小的只有跑來向你求援，……」

「好！我立刻就帶人去，」徐克剛竟然忘掉了自己家裡的危機，以幫助郭健業爲第一優先。

任海威問道：「對方很厲害嗎？」

「太厲害了，鎗法又準，而且早就在四面八方佈置了埋伏，咱們中了圈套。」

「那夥人還盤據在油坊裡嗎？」

「好像已經離開了。」

任海威立刻撥了四個人出來，幫助徐克剛去援救死傷，金家玉要跟著去，却被徐克剛拒絕了。

「家玉！妳留在這兒。」

「爲什麼？」

「妳不能放過殺父的仇人董貴平。」

「克剛！你原先勸我放棄復仇，現在怎麼又……？」

「家玉！現在我才了解仇恨的滋味多麼難受。不錯，報復並不是解決仇恨的好法子，可是，這些萬惡之徒若不誅滅，正義何在？天理何存？」

「克剛……」

「家玉！聽我的話留在這裡，我猜想歹徒必定從此地突圍，仔細想想，他們爲什麼要設計騙任大哥拆橋……」話還沒全部說完，徐克剛已經帶著人匆匆走了。

「任大哥！你說，他們爲什麼要騙你拆橋？」

「我想了好久也想不通，橋拆掉，他們不是也斷了歸路嗎？」

突然，有人大叫：「有人跳河！」

任海威和金家玉也發現了，在距離百善橋上游百多丈的地方有人往河裏跳，不止一個，最少也有七八個。

任海威大叫：「我明白了。」

金家玉疾聲說：「他們泗水過河，難道咱們就不能泗水過河追趕嗎？」

「金姑娘！他們必然早就在對岸準備了車馬，咱們可沒有準備啊！」

金家玉笑了起來：「老天爺！你到底有沒有長眼睛啊！」

幾個渾身如落湯雞的人泗水登了岸，在岸邊的叢林間立刻衝過來兩個人接應，內中立刻有個濁重的聲音：「你們趕快把董老扶上車，把你們身上的乾衣服脫下來讓他穿上，他可是咱們的寶貝，凍不得涼不得的。」

他所指的董老，必定是董豪了。

只聽董豪很有勁道地說：「四爺！別躭心我會受涼，我這把骨頭還不算老，龐雲輕易地死在我手裏，這怨婦河激流湍湍，我也游過來了……四爺！我反倒替你躭心。」

「爲我躭什麼心？」

「我認爲那個中鎗倒地的人不是拚命三郎小健。」

「董豪，別替古人躭憂。我聽得出他的聲音。」

「四爺！有件事如果我說出來你一定會洩氣。」

「董豪！說話爽脆點，別拐彎抹角。」

「那個一把抓住我的人始終沒有吭氣，喝問的人是另一個人，他一直躲在草叢中。」

「你說什麼？」

「四爺！還需要我說得更明白嗎？你神奇的鎗法撂倒了另外一個人，並沒有傷到拚命三郎郭小健一根毫毛。」

「方才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四爺！方才你下令緊急撤退，我那有機會開口呀！」

岸邊有人插嘴：「四爺！咱們再回去，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洪四打了一個手勢制止了那人的話，轉頭向董豪說：「董老！如果你害怕受連累，咱們就在這兒分手……」

「四爺！咱們說好了的，如果沒有遠離百善鄉百里之外，我是不亮財寶的……」

「好，咱們這就上路，可是她的東西呢？」

「四爺！這我可得防一手，反正我這條老命捏在你手裏，我還有什麼花樣好耍嗎？」

「好！上路！」

一聲令下，幾個人立刻離開了岸邊，路旁早已停好了一輛雙轡套車，好幾匹快馬。董豪毫不客氣地爬上了車廂，馬匹備得很多，還有剩餘的。

一共是五匹快馬，一輛雙轡套車，加上駕車的，以及車中的董豪共有七個人，風馳電掣般向東頭上奔去。

前行幾里，就是離開百善鄉界牌的一處坳口，道路彎斜。前行的兩匹快馬將速度稍緩，彎了過去，駕車的車伕也以他高超的技術平穩地駕車過了坳口，後面的三騎是洪四帶著兩名精幹手下殿後，也跟著過了坳口。

就在這一瞬間，砰砰兩鎗，前面兩騎的馬上漢子應聲翻落塵埃、兩匹馬受驚地發出嘶鳴，各自飛衝而去。

車把式緊勒馬韁，使拉車的兩匹馬，四隻蹄豎了起來，雖是驚險萬狀，他總算把大車停住了。

預告：
朱羽新作
近期推出
「大刀濶斧」

洪四不愧幹過鬍匪，聞聲知警，一溜身滾下了馬腹，馬匹空鞍前衝，他的人落了地，隱藏在大車之後。

毫無疑問，開槍狙擊的人是拚命三郎小健。

果然，小健的聲音破空傳來：「洪四！亮相吧！」

這時，與洪四同行殿後的漢子也以同樣的身法落鞍下馬，跟隨在主子的身後，洪四向他們打了一個手勢，這兩名漢子立刻矯捷地爬上了路旁的山坡。

天色已微明，洪四很清晰地看到他的兩個手下往上揉升，根據判斷，郎健業一定在前面阻道，居高臨下，兩支快槍，拚命三郎必定成爲亡命三郎。

等到那兩個漢子找到了有利的位置，趴下，亮出了快鎗，洪四這才開了口。

「是拚命三郎小健嗎？」

：多此一問。」

「小健！方才在油坊讓你逃脫一刼，是你幸運，又何苦趕到此地來送死？」

「洪四！你的口氣太大了。如果你以爲我小健只是一個莽漢，你就錯了。我粗，但我粗中有細，……洪四！你是漢子，我只問你一件事：就算你恨我入骨，要殺我，與我妹妹何干？」

洪四好像聽到了馬蹄聲，但他以爲是那些放空的馬兒又回來了。

「小健！沒有法子補償嗎？」

「說說看，如何補償？」

「有一票紅貨，其中有我一半，全給你，行嗎？」

「太少。」

「怎麼？你要全部？」

「還太少。」

「你還想要什麼？」

「你的一條命。」

「小健！你的脾氣跟我一樣，要的東西也跟我完全相同，好，咱們面對面，拚個你死我活如何？」

「可以。」小健乾脆地回答。

洪四向高處的兩個弟兄打了一個手勢，然後走了出去，他太了解郭健業那種年輕人的性格，絕不會一照面就朝他開槍，他這一著棋下得又毒又狠。

果然，郭健業從草叢中跳了出來，他的匣鎗還在腰間。

就在這一瞬間，鎗聲大作。中鎗的並不是小健，而是那兩個伏擊的漢子。洪四閃電拔鎗，小健比他更快，『閃電子』的大名受到嚴重的考驗，一陣亂鎗中，洪四的身子像風車般旋轉著，最後倒臥在血泊中。

任海威和金家玉在大車後出現，他們也是渾身濕淋，有那些多餘的馬匹，才使他們趕了來。

董豪突然從車廂中穿出，推倒車座上的車把式，一抖韁索，駕車衝了出去。幾乎同時，又響起一聲鎗聲，小健開鎗擊斷了韁索，馬兒失去控制，大車斜向路旁，終於翻倒，一只車輪骨碌碌地滾去，最後支散，路上散落好多、好多亮晶晶的東西，原來董豪將贓物藏在車輪裡了。

當金家玉的短劍刺向董豪咽喉的一剎那，被任海威强而有力的手攔住了。

那是一隻代表法律、正義的手。